

外交報

Foreign
Affairs



外交月報社發行

北平天津上海光緒門

VOL. IX No. 3 期三 第九卷 第五十二國民
SEP. 1, 1936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

目要

- 最近歐戰能否爆發？.....
英國對華關係之檢討.....
李立衡
一七八四年至一八九年中美關係之研究.....
黎維藩
近代西班牙政局分析.....
琪 嘉
蒙特婁會議之剖析.....
張後德
土耳其海峽設防的經遇及其意義.....
黃廷英
英美關係論（上）.....
關守成
日本法西斯之本質及其運動.....
許興凱

行 銀 城 金

資本一千萬元已收七百萬元

公積 共計一百六十萬元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商務

兼辦儲蓄貨棧等業

天津 北平 上海

漢口 武昌 南京

鄭州
青島
蘇州

大連
吟詠集

行
比

大連 哈爾濱

本報發售特價啓事

歡卷本報過去出版各卷，自創刊號起，至八迎六期止，發售特價，如荷定購，無任

發售特價辦法

卷數

價目

國內郵費
國外郵費

備考

第一卷	一元二	二毛	二元
第二卷	一元四	二毛	二元
第三卷	一元五	二毛	二元
第四卷	一元	二毛	二元
第五卷	一元六	二毛	二元
第六卷	一元七	二毛	二元
第七卷	一元八	二毛	二元
第八卷	二元	二毛	二元

國外郵費買一全卷二元二卷
四元三卷六元四卷柒元五卷
九元六卷十一元七卷十三元
元(缺二期)八卷十四元五角

(四卷一二期早已售罄，如欲購時，本社可登報代徵，每冊約需二元。)

特別折扣
按上列特價數目如購二全卷者按九五折，三全卷者九折，四全卷者八五折，五全卷者八折，六全卷者七五折，七全卷者七折，八全卷者亦七折。

外交月報

第九卷 第三期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號

圖

插

蒙特婁會議中英代表史丹頓伯爵

蒙特婁會議開幕法代表彭古演說之情形

德意之歡洽

美蘇選舉行中共和黨活動情形

西班牙政府之巨頭

西班牙內亂擴大

法政府決定不干涉西班牙之內亂

論著

最近歐戰能否爆發？

英國對華關係之檢討

一七八四年至一八九〇（續九卷二期）
五年中美關係之研究

近代西班牙政治分析

蒙特婁會議之剖析

土耳其海峽設防的經過及其意義

黃廷英（九五）

軍國主義之算學教材

（九四）

蔡緯蘋

李立俠

李抱宏

琪嶼

張後德

（七）

歐洲國際糾紛之現狀及其問題

張印堂(一〇九)

美國之黑衣軍團(二二二)(二三)

專載

英美關係論(上)

關守成(一五一)

日本法西斯之本質及其運動

許興凱(一三三)

譯議

英法的離合

Emile Mireaux 著
李春暉譯(一四七)

中歐政局的動搖與巴爾幹諸國的動向

餘木東民作(一五三)

保加利亞法西斯蒂獨裁的危機

蘇聯歐，愛別耳作
模熙安譯(一五九)

評

介紹幾本新版的國際法

崔書琴(一七九)

外交論文索引

慰吾輯(一八三)

外物

交介

駐美大使王正廷博士
駐波蘭公使張歆海博士

第八卷第四期「土耳其研究專號」

卷頭語 編者序 王坐言
中外使領館研查報告之實例的檢討與駐 土使館對於此項工作之短期的經驗談 賀耀組

序

言

土耳其新聞發展史及最近新聞政策 譚天
土耳其外交總評 王茂生
土耳其國際關係概觀 何鳳山
土耳其之外交政策 曾鐵忱

史 地

新土耳其外交總評 王茂生
土耳其現代國交之胚胎醞釀及成立紀略 賀耀組
由中土商約問題談到中國對外貿易政策 何鳳山
土耳其的海峽問題 姚竹修
最近半年間土國外交大事 李耀商

中土兩民族文化關係的迴溯 賀耀組
由中國文獻看古代中土兩民族的關係和土耳其民族的固有文化 王茂生
新發現的最古土耳其語 以及中土兩語的關係 王茂生

土耳其共和國地理述要（附圖） 王茂生
關於土耳其歷史之新研究 卡烈烈（Ressi Gajic）
在土耳其的漢學研究 葛瑪麗

經 濟

新土耳其的經濟政策 何鳳山
土耳其五年經濟建設計畫之檢討 陸豐

土耳其與蘇聯之經濟紐帶 曾鐵忱
從土耳其五年計畫的薔薇油工業 潘天一
到千餘年東亞和西亞的古刺水 曾鐵忱
土國安定幣價辦法 李耀商
土耳其新修之鐵路 譚天一

雜俎

土耳其民族復興之檢討 會鐵忱
土耳其內政改進之一瞥 鍾華謗
土耳其國勢調查之概況 王昭謨
新土耳其立國之精神 李耀商
洋務逸聞 王鍾莎羅
奇趣妙理 土館夜話 曾鐵忱

本報出版

讀不可不，者其土耳其研究

最新土耳其共和國憲法 會鐵忱
土耳其民族復興之檢討 鍾華謗
土耳其內政改進之一瞥 王昭謨
土耳其國勢調查之概況 李耀商
新土耳其立國之精神 曾鐵忱

曰叟

形情之說演古彭表代法幕開議會婁特蒙

三



表代英中講會婁特蒙
爵伯荷丹史

→ 德意之歡洽
(意外長伐萊訪問柏林時，柏林
熱烈歡迎情形)



← 美競選進行中，共和黨活動情形

西班牙政府之巨頭 由左第二人
爲阿柴那大總統



西班牙內亂之兩大
(叛軍佔領街市情形)



法政府決定不干涉西班牙內亂
(攝影者爲首相撒魯姆)



論 著

最近歐戰能否爆發？

蔡維藩

大戰後，歐洲國際政局經過了幾年的紛擾，在一九二三年斯蒂斯曼和赫禮歐先後主持德法兩國外交時，一般的國際關係就逐漸踏上常軌。從一九二四年法國開始撤退魯爾駐軍到一九三五年薩爾公民投票止，其間如撤退魯爾及萊因駐軍，邀請德國加入國聯，締結洛迦諾公約，簽訂非戰公約，協助奧匈等國整理經濟與財政，實施道斯與楊格賠款計劃及胡佛緩付計劃，並締結等於取消賠款的洛桑協定，召集世界裁軍大會和倫敦經濟會議，末後法德成立諒解，卒使薩爾公民和平的舉行投票，等等，除世界裁軍大會和經濟會議外，全都得着滿意的結果。無論是以法德關係為主體的，或與歐洲全局有關的，這些國際活動皆是直接的或間接的有所貢獻于歐洲和平，其中要以基于法德諒解而舉行的薩爾公民投票為最動人。所以當時歐洲

論 著 最近歐戰能否爆發？

曾普遍的嚷着「一九三五年為和平之年」。但是想不到展開「和平之年」序幕的薩爾問題解決，竟會變成戰後十年（一九二四，一九三五年）和平政局的末場。這裏頭的原因固然很多，然而最顯著的莫過于一九三一年日本的「九一八」非法行動和一九三五年德國的「三一六」整軍宣言，因為前者是予一般企圖破壞現狀國家以既成事實的例証和鼓勵，後者是予一般力主維護現狀國家以極大的激刺和不安。這兩種力量相互激盪了幾年，才造成許多顛覆現狀的事實，才形成今日的不安狀態，才把歐洲——心理的和形態的——漸漸放在第一次大戰前夕那樣的路程之上。于是「最近歐戰將重演」的話遂成為世人的口頭禪了。其實最近歐洲能否發生大戰，任何人不能遽下斷語，因為這個問題所牽連的關係非常複雜，不能從某一件事或某一時機看

出它的究竟。本文姑就歐洲戰爭的可能和難能兩方面，加以分析，或者藉此可以窺視到整個歐局變化的趨勢。

可能的方面：（一）戰後歐洲列強間顯分維護現狀和推翻現狀兩派。主張維護現狀的國家儘量維護她們所認為滿意的現狀，主張推翻現狀的國家力圖推翻她們所認為不滿的現狀；前一派的國家是在維護她們所已得的權利，後一派的國家是在企圖取得所已失的或想得尚未得着的權利。這兩種水火不相容的主張，如其不從諒解中求實現，則雙方的國際關係必日趨緊張，結果終不免走入戰爭的途徑。在已往幾年中，不滿現狀的國家，不是搖擺不定，就是還沒有以武力推翻現狀的決心，所以主張維護現狀的國家並未感受重大的刺激而表現不安。但現在情形却大不同：「三一六」整軍宣言後的德國已經在萊因事件上證明她準備以武力推翻現狀，羅馬協定後的意大利已經在對阿戰爭上證明她也完全變成推翻現狀的國家；若再證以最近德意當局對洛迦諾簽字國會議問題的相互拉攏和德奧協定後政府的友好反響，德奧意三國頗有由此攜手的可能，如再拉入波蘭和匈牙利等國，則主張推翻現狀勢力的擴大，終不免造成歐洲兩大集團的對抗情勢，而迫使歐洲走入戰爭的途徑。（二）現在，無論是主張維護現狀的國家

，或是企圖推翻現狀的國家，她們總要修繕甲兵，時時準備着以武力為後盾。不獨最傾心于維持全世界和平的英國都在擴充軍備，就連久處于中立地位的瑞士也在重視國防。她們不是說武力是維持和平的有效工具之一，就是說武力是自衛的需要。另一方面，若干獨裁政治的當局，更每每製造外交上的恐怖，為的是這樣才好把握住人民的心理，樹立龐大的軍事預算。所以近幾年來，各個國家都在充實軍備，她們逐年的軍事預算總是繼續增高。像這樣無止境的軍備競爭，內則增長人民的好戰心理，外則促成國際間的戰爭恐怖，將來只要遇到一種嚴重的爭執，雙方都會壓抑不住情感而走入戰爭的途徑。（三）列強間既然雙方主張有如水火，又復彼此競修武備，則主張相同者自必引以為友，反之亦必引以為敵；為的是擴大抗敵的陣線。于是乎大多數國家公開的或秘密的競求結合。結合中力之大者就要包圍敵國，使她陷于孤立，被包圍者則必設法突出重圍以求自拔，或者雙方都是具有同等力量的結合，以至于形成兩大集團的對峙局面。結果，孤立的要挺而走險，對峙的更會造成勢均力敵的衝突，這皆可以驅使列強走入戰爭的途徑。即或國際間的分野不能如是清楚，然而全局混亂的國際陣容，也會造成彼此之間的猜忌和懷疑，或者野心

國家混水摸魚，從中挑撥或離間，這都有促成戰禍的可能。（四）在現在普遍的經濟危困局面中，各個國家都在尋求出路——開闢市場，增加富源。這是許多政府的政策，也是大多數人民的共同要求。這種政策久久不能實現，政府就得不着人民的擁護；這種要求久久不能實現，人民就遏止不住情感的衝動。這一類的政策和要求不能從國際交換條件上實現，它們自然切望在國際戰爭中去奪取，這種情形也不免釀成戰禍。（五）此外如有關西歐全局的萊因設防問題，有關中歐全局的奧國復辟問題，有關東歐全局的俄德相仇，等等，都在潛伏着許多國際危機，如果一旦發生嚴重的爭執而又得不着和平解決的方法，列強也會被逼而走入戰爭的途徑。

難能的方面：（一）自拿破崙滑鐵盧一役至第一次歐戰爆發，整整佔有一世紀的時期，其中雖有若干戰爭，但論時間都未超過二年，參與國家都未超過四國。所以大體說來，列強在這百年長期中，在財力和武力兩方面，都有豐富的蓄養。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她們之所以能傾全力應戰，那次戰爭之所以能够造成空前大戰，正是因為她在已往百年中都蓄養了空前的力量。今日的情形却不同了，戰後列強的經濟恐慌依然存在，失業問題依然嚴重

，政府的財政依然是不健全，軍事工業以外的工商業依然是不景氣，這一些皆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試問列強那有像在一九一四年的力量來參與戰爭？況且二十世紀的戰爭決不像十九世紀的戰爭那樣簡單；從前的戰爭是一小部職業軍隊賭博式的角逐，現在的戰爭是以整個國力，作生死存亡的鬥爭。所以從前的戰爭，每一國家祇要出其全力的一小部分，現在的戰爭，她必要把全國一點一滴的物質，金錢，軍備以及整個民力，統同加以組織，集中于摧毀敵人的目標。一國是如此，他國也是如此，在上次歐戰是如此，在此後的戰爭更必是如此。然而今日的列強尚不會有像一九一四年的力量，那又如何能參與此後比一九一四年更大的戰爭？單就戰爭所需的原料而論，列強是否已集有大量的毛、棉、銅、鉛、煤、鐵、鋼和食糧？如已集有是否有可以專供戰爭消耗？否則如何護得更大量的原料？如果專向民間吸取，其結果必致通貨膨脹，捐稅加重；如果購自國外，其結果必致債台高築，輸入激增。前者是削減人民經濟力量，後者是增加全國重負。這樣下去，又如何能培養戰鬥的實力？其實在各個備戰的時候，一二國家雖想搶先集中大量的戰爭需要的原料，無論是從國內吸取，或向國外購買，終必有人力所不能打破的限度。再請以傾心

推翻現狀的德意二國爲例。德國雖爲工業化的國家，但仍然需要輸入大量的毛織品銅、鐵和金屬品的原料。意大利的鐵、煤、煤油和毛織物的原料幾乎全都仰賴國外的輸入。她們要向國外借貸，勢不可能，要增加輸出，國際市場也不容許。況且國外借貸是增加國際束縛，而增加輸出自身力量亦有所不及；這在平時是她的矛盾，也是她們的痛苦。如果發生戰爭，整個被封鎖，那她們的矛盾和痛苦，豈僅限于戰爭需要的原料供給問題而已。這固然是德意二國的實況，但其他國家也不會懸殊過甚。列強經濟現況既然如是之壞，將來戰爭規模又必較前爲大，試問列強那有比在一九一四年更大的更大力量來參與戰爭？又那有像在一個像前次歐戰的戰爭，參戰國政府的財政，不到六個月工夫，就會全然崩潰，這是各個政府所深知的」。這種說法，縱然不一定十分真確，但是也不會過于遠離事實吧；不然的話，最近兩三年中，歐洲可遇到的幾次危機，那次不可以像一九一四年奧太子被刺事件被用作戰爭爆發的導火線呢？（二）下次大戰不發動則已，如其發動，其規模必是較前爲大，其戰鬥技術也必是更要可怕。所以列強在準備軍事和經濟力量之外，必須努力於同盟的結合，爲

的是儘量加強共同抗敵的力量。于是這一派的國家努力結合，那一派的國家也在努力結合；這樣，就會形成，足以引起戰禍的對峙局面。然而這又却非短時間所可造成。譬如說，上次歐戰爆發是三國同盟和三國協約兩大集團對峙的結果，可是三國同盟雖然起于一八七九年德奧同盟，但三國協約一直到一九〇七年英俄締結協定才算完成，而這兩大集團的對峙局面，還要等到一九一二年英德海軍談判失敗以後，才算開始。換句話說，戰前列強經過二三十年的時期，才完成兩大集團的結合，它們對峙局面的開始却在三國同盟完成了三十餘年，三國協約完全了五年以後。美國史密蒂教授(B. E. Schmitt)說過：「協約國與同盟國自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雙方由各站一邊進而針鋒相對，于是戰爭不可免」。這樣說法，姑不問對與不對，但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國際間的對壘情勢，確較已往爲分明。若論今日，相差尚遠甚。目下德意雖同爲主張推翻現狀的國家，最近德奧雖已締結協定，德、奧、意三國雖有共同攜手的趨勢，或有進而聯絡波匈形成集團勢力的可能，然而德意二國不一定就有其求結合以抗英、法、俄三國的决心，同時她們也不一定就有這種舉動的必要，因爲目下德國不願意得罪英國也和意大利不願意得罪法國是同樣的道理。

講到主張維護現狀的國家：一方面看來，英、法、比、俄，小協約國和巴爾幹公約國等九個國家，至少在維護現狀主張上是較德意等國結合的力量為強大；可是另一方面看來，因種種實際問題的牽掣，英法能否澈底合作？英俄能否水乳交融？小協約國自身團結能否不動搖？小協約國與巴爾幹公約國的共同旨趣能否長久維繫下去？法國對小協約國的援助是否如昨不變？俄國和巴爾幹公約國的友善關係能否長久保持？這都是她們自身團結上的幾大疑問。現在，久久主張維護現狀國家的結合已不如從前那樣鞏固，主張推翻現狀的國家也不過剛剛開始結合。在這國際陣容變化不定的時候，國際間談不到對峙，更談不到兩大集團的對峙。對峙不成，大戰將從那里起來？（三）上次歐戰的結果，毀掉了三大帝國，產生了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一九一八年後全歐的半壁都放在赤色恐怖的籠罩之下。一般政府當局豈得不怕，這一類危險的重演？單就列強本身而論，如果因參戰而使國內經濟狀況破壞，就有引起社會主義革命的危險；如果戰爭牽及遠東和其他方面，則歐洲列強更有喪失她在歐洲以外的領土或經濟權利的危險；這一切皆可以逼使政府失去他們的政權。現在歐洲一般當局如其不太幼稚，他們豈肯冒險掀動戰爭？特別像一般法西

斯的獨裁政府，又豈肯輕易拿它們千辛萬苦得來的政權，作一次孤注一擲的嘗試？大體說來，「當政者是在期望繼續當政，一個大規模戰爭必使他們的前途非常朦朧」，確實是所有歐洲國家政府當局腦海中的一個共同意念，無論他們政府是獨裁的或是民治的。許多國際政治觀察家認為：這個意念頗有遏止大戰爆發的力量，雖則戰爭原因仍在增長。（四）戰後列強軍備競爭中，軍事科學較前進步，誠無疑義，但究竟某國的進步到何種程度，內容為何，其他國家不能知道清楚。譬如說，飛機轟炸力較前為大，這是公認的，但是一國的力量究竟大到什麼地步，其他國家更不能知道清楚；就連一國的飛機種類和數量，都沒有確切的消息。再說一般盛傳的新發明武器，如英國的新式炮彈，能以穿過十二吋厚鋼板，意國正在試驗的「死光」，可以瞬息停止海陸空的一切發動機的活動，無線電發明家馬可尼所發明電力武器，可以毀滅敵人艦隊和飛機，列強正在試驗的以無線電指揮的自動飛機，可以像海戰中魚雷發揮極大速度的轟炸力，此外還有列強急求進步的毒氣和病菌戰術等等，都是可能而不可必的新式武器。然而要來嘗試一下，各國還得要慎之又慎吧！即以空軍戰爭而論，假設甲國有極大的空軍力量，她或許可以在若干小時

以內，摧毀乙國的戰鬥力量，反之，乙國若有極雄厚的防空能力，她也許可以在若干小時以內使甲國所出動的飛機失效能；這都是可能而不可必的地方，列強也何嘗敢于輕試。況且歐洲人口稠密，都市尤多，在經濟恐慌中掙扎出來的新工商業基礎全都有不小的規模，一旦戰爭爆發，所有各種武器儘量發揮效力，則慘淡經營的一切，行見半成灰燼，列強當局一念及此，豈得不再再躊躇呢？有些觀察家說過：「新武器的發明愈多，大規模的戰爭愈難爆發。」

這句話確有相當道理。（五）目前歐洲大多數人的心理顯與戰前不同。國際情勢雖然是緊張，國際糾紛雖然是衆多，但他們終一時還忘不了上次戰爭的教訓和創痛。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已經全都具有國際和平思想，或是和平使者們的宣傳已經收到效果，而是幾年來的經濟恐慌隨時隨地在指示着：「如果再戰經濟狀況祇有更加恐慌，人民生活祇有更加痛苦」。這種從日常生活得來的經驗，在十八世紀末年以來任何戰爭——拿破崙戰爭，哭里米恩戰爭，普法之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都未曾有過；今則普遍全世界了！況且前次戰爭所造成的經濟恐慌未見消除，而最近幾年來因國家經濟主義的勃興，軍事工業的膨脹，這種舊創貨幣制度之不穩定，反使全世界的經濟恐慌益加，

深刻。在這種舊創未愈新傷又來的時候，大多數人民那能不充滿厭戰畏禍的心理，雖則少數國家的人民仍在彼此仇視着。如果再讓他們想像到新武器空前的破壞毀滅的力量，畏戰心理還得更加深刻，更加普遍。這種心理固然未必永久存在，同時它也未必能够完全遏止戰爭的爆發，然而在自下日趨嚴重的經濟恐慌局面之下，一般政府當局總不能把他們人民的意志，概置之不顧，所以這種厭戰心理究不無遏止戰爭爆發的相當力量。

從上述種種情形看來，歐戰爆發的可能和難龍的成分，孰輕孰重，雖然不能判定，可是雙方都具有相當的力量，確是不可否認。這兩方面本是矛盾的，它們有時互為消長，有時同時高漲，有時某一方面的某種成分特別增長或特別降落，這都是隨時勢而變化的結果。如果可能方面的成分陡然增高，歐洲局勢就立時緊張，反之就會和緩。如果可能和難能兩方面的成分同時增高，歐洲就會有和戰莫辨的局勢。這幾年中，歐洲之所以每有情勢弛張不定，或和戰空氣矛盾的現象，就是這種道理。我們要想臆測這兩方面力量在將來的進退就應該注意一些重大關鍵如何變化，因為它們皆足以影響和戰兩方面力量的消長。賅括說來，均有以下幾大關鍵。

(一) 待決的問題能否和平解決？目下如萊因設防，西歐空軍協定，東歐安全保障，裁軍，但澤問題等等，皆是待決的問題，其中雖有緩急不同，但必須解決，更必須和平解決。這些問題如能逐漸和平解決，則正在潛伏着的奧國復辟，德俄仇視，英意爭霸于地中海，德國向南發展，意大利準備向巴爾幹活動，德國要求殖民地，等等問題，一時或可不致發動，縱或發動，也可循着和平途徑漸求解決。反之，已經發動的問題日趨惡化，正在潛伏着的問題更會蠭擁而至；這樣激盪下去，全局由混亂而緊張，戰爭爆發終不免爲時日的問題。

(二) 經濟問題有無解決方法？目下歐洲的政治問題固屬重要，但經濟問題尤爲重要。因爲在這普遍的經濟恐慌時期，一部分國家在經濟上找不出路，國際政治問題當然不能根本解決。一般比較富裕的國家，自身厲行保護關稅政策，使國際貿易不能自由發展，在國外則把持市場壟斷資源使窮困國家無法活動。一般比較窮困的國家，雖想提高生產力量，不是得不着豐富的原料，就是無法銷售貨品，于是不是失業問題加重，就是反常地膨脹軍事工業，甚至于祇有膨脹軍事工業纔能暫時解決她們的失業問題。像這種人爲的限度，一旦不能保持，窮困的

國家自然企圖以武力尋求出路——搶奪市場，搶奪資源。這種足以媾成戰禍的力量，實比政治欲望爲大。如何免除這種危險，本是一個繁難的問題。但列強必先從降低關稅壁壘和穩定貨幣制度着手，總該是無疑的根本辦法，因爲祇有這樣，國際貿易纔能逐漸地活動起來。等到各國內的工商業恢復常態，一般人民才可以改善他們的日常生活；等到國際間恢復正常的經濟關係，列強才可以認識彼此經濟互助的必要；一般經濟狀況日趨改善，則市場問題，資源問題以及其他國際政治問題，也就可以在互助關係中漸求和平解決之道。

(三) 德意政策如何？德意爲歐洲方面最具推翻現狀決心的國家，她們的政策當與和戰問題有直接關係。在萊茵事件之後，德國政策又似乎轉趨和緩。自一方面觀之，德政府繼續與英接洽西歐問題，對但澤問題鎮靜，締結德奧協定，尊重奧國主權獨立。皆不無証明國社黨政策轉向和平外交的地方。然自另一方面觀之，德政府繼續與英接洽若僅爲暫時和緩西歐空氣，與奧締結協定若僅爲拉攏意奧，則將來或進而佔有東南歐的市場，或攫奪東歐的資源；果如是，德俄之間必不免衝突，即巴爾幹方面也難免風雲再起，其將牽動整個歐洲的和平自不待言。這兩

方面的臆測對與不對，就要以德國最近的轉變是誠意的或是策略的爲斷，而在將來五國會議裏面德國的態度，德意的關係，就可予人以判斷的準則。意大利併吞阿國以後，無疑的須要相當時期的休養，而在經濟制裁撤消以後，又似乎可以恢復她的正常國際關係，就想向外發展，也無須憑藉武力。然自另一方面觀之，她向巴爾幹求發展是否含有領土慾望？她和德國拉攏是否僅爲穩定中歐政局？她的併阿政策是否含有獨霸地中海的野心？她的一般國際政策是否不含有報復的動機？是否傾向于和平合作途徑？這都是使人不無疑慮的地方。在最近的將來，她如果能與英法合作，那她拉攏德國正可以加強歐洲的和平成分；不然，那就是準備樹立對抗英法的集團力量。究竟她要走向那一

方面，目前就看她對於將要召集的洛約國會議和已經成立的孟特斐會議議決案，採取什麼樣的政策。總之，德意二國能由携手而共同走向積極的國際合作途徑，則歐洲和平成分自會加強，否則歐洲國際的對抗局面終將形成。

(四) 英法能否合作？ 自從去年德國發表整軍宣言，英法協定的精神已漸動搖；英德締結海軍協定之後，她們的裂痕就開始顯露；等到意阿發生戰爭，她們的矛盾現象更多；萊茵事件發生之後，她們幾乎完全失掉

了彼此之間的相互信任。十餘年來，歐洲撲朔迷離的政局，就頗受她們不合作的影響，其間雖有英、法、比參謀部的會商和法國參加對意制裁，亦不過是暫時的濶縫。這以後，英法二國如何促進洛約國會議，如何應付德奧協定，如何充實國聯力量，皆爲試驗她們能否合作的重大關鍵。如果她們能够竭誠合作，斯特萊薩的陣容未嘗不可恢復，德國未嘗不可就範，英、法、德、意四國協調也未嘗無望。反之，英法相互猜忌，德意可以挑撥其間，如果再相持不下，德意則更可乘機前進；于是一般國際問題不是拖延不決，就是日趨擴大，結果無論是英、法、德、意四強角逐，或是德意和法俄對抗，歐洲總要被放在長時期的國際紊亂的局面之下。

(五) 英美政策如何？ 世界和戰局面中，英美舉足輕重，無論是在經濟力量上或在政治力量上，她們皆足以左右整個的局面。在英國未切實表明態度以前，列強在國際結合上還不能一直前進，在美國未切實表明態度以前，列強在戰爭準備上還不敢過于自信。這在歐戰前已經是如此，在今日則更是如此。自今以後，英國政策如能鮮明確切，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不蹈應付意阿問題的覆轍，在保障西歐安全方面不像在歐戰前夕的那樣模棱，則

英國當有努力于安定歐洲政局的機會；如其不然，德國整軍宣言以後的撲朔迷離的政局還得重演。至于美國方面，舉國力圖避免戰禍，已久為世人所公認的事實。但所謂中立政策，猶有深加考慮之處，因為中立範圍很難劃定，它的本質也難解釋，就連對交戰國斷絕幾種原料或物品的貿易關係，都不免有間接的捲入戰爭的危險。況在現代戰爭大半以經濟力量鬥爭為最後生死關頭的時候，最富有資源的美國，一旦斷絕她們必需品的供給，就會惹禍上身。

所以美國大多數人民正在憂慮着他們政府的中立政策，或仍不免有再蹈一九一七年參戰覆轍的流弊。最近國際政治權威美人巴魯舒氏(B.M.Baruch)在「現代史料」發表的文章裏，提出中立計劃三要點：(一)對交戰國不予以財政上的援助，(二)對交戰國不售予武器，(三)售予交戰國的貨品，在海運方面，不負安全責任；倒是最切實際的辦法。其實，美政府如果嚴格遵守一九三四年國會通過的詹森法案——舊債不清新債不借，也可以保持美國的中立地位，並且可以減少歐強的好戰勇氣；因為在這經濟恐慌中，列強捨國際借貸外，實無法準備雄厚的戰鬥力量，而在備戰或戰爭期中，捨美國外也實在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借貸。從這種情形看來，英美兩國誠然站在舉足輕重的地

位，使他們一面政策鮮明，一面彼此合作，在消極方面她們可以無形中消弭戰禍，在積極方面她們可以促進歐強合作；因為比較起來，英國終是安定歐洲政治的因素之一，美國確有安定歐洲經濟的力量。這兩國力量聯合起來，其效果甚至于可以安定整個世界。如其不然，久久紊亂的歐局無法改善，一旦戰爭發動，雖英美亦難絕對避免捲入。

(六)遠東問題如何影響歐洲？除中國題外，日俄對峙，日德默契，俄德相互仇視，法俄締結互助公約，全都在拉緊歐亞二洲的關係。如果日俄發生戰爭，俄國遭遇夾擊，法國助俄，那就是世界大戰。如日本暫不急求向北推進，日俄間還可保持相當對日的武裝和平關係，則遠東問題一時尚不致惹起歐洲的戰爭。

(七)將來有無其他事變？目下已有的問題已够嚴重，設能假以時日，和平力量當有活動餘地。萬一德俄發生直接爭執，或法德邊境發生嚴重衝突，或德國背約而合併奧國，或奧國竟自復辟，或意大利以武力分裂南國，這皆有動搖全歐和平的可能。

(八)民衆心理如何轉變？現在歐洲大多數人的心理本是矛盾的。在感覺生活痛苦的時候，他們恨不能推翻這個現狀，可是一經回憶到已往戰爭的險惡，

他們却不免厭惡戰爭。近幾年來，列強政策之不澈底，整個局面之弛張不定，大多數人民心理上的矛盾確有不少關係；然而此後時勢的變化，也必予這種矛盾以很大的影響。假若一般待決的問題能夠漸次和平解決，國際經濟關係恢復常態，德意政策不專恃武力，英法誠意合作，英國政策鮮明，美國合理的積極參加歐洲國際經濟合作事業，大部分人民心理自會轉趨和緩，而政府方面的措施也不致故悖民意，顛覆和平。果如是，則歐洲方面雖有意外事變，或遠東方面雖有重大風波，列強總可勉力維繫着她的和平關係。如其不然，一切變化多趨惡劣，大部分人民保守上與物質上的痛苦相互激蕩，終必驅使各個政府走入窮兵黷武的途徑，則雖無意外事變或遠東影響，歐洲的和平也

難久久保持下去。

總而言之：國際情勢，瞬息千變，歐洲爲尤甚。目下歐洲問題確是異常繁難，其中撲朔迷離的地方也是很多，歐戰能否爆發或何時爆發，全都不能遽下斷語；但是我們若把握着重大關鍵所在的地方，嚴密注意他們的變化，亦未嘗不可窺視到整個歐洲政局變化的趨勢。今日的世界，至狹而近，一隅之變，動牽全局，歐亞情勢，更是息息相關。我國處于今日，無論歐洲局勢如何變化，幸災樂禍固然不必，隔岸觀火也不可，倒應當了解它的和戰可能性，認清它和戰所繫的重大關鍵，時時注意它們變化，做我們策劃自主外交方略的參證才是。

廿五年七月，脫稿于天津

英國對華關係之檢討

李立俠

一

所謂英國財政部最高顧問，特派來華經濟專員之李滋羅斯爵士，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歸國，羅氏係去年九月二十日抵滬，總計在華共留九月零一日，其大部份時間居于上海，並歷游各通商大埠，與地方當局及實業界金融界晤談，更兩度赴日，試探日本政府意見，風塵僕僕，可謂備嘗辛苦。

羅氏于離華之當日，曾對新聞記者發表其在華考察感想，首謂其來華使命，係由英政府派來考察中國財政上經濟上之困難，及如何聯合關係列強，協助中國，以克服此種困難，次即贊美改革貨幣政策之成功及各地建設成績之優越，並謂解決財政困難中日應有諒解，故希望對減低關稅問題予以考慮，末謂英國對華主要關心之點，即為增加中國之繁榮及貿易而維持其和平，使中國成為英國商業實業及財政經營上更大更有效果之地。

在羅氏留華期中，中國經濟方面有兩大動人事件與羅氏不無關係，其一為幣制政策之改革，羅氏雖一再聲明，「對此膽大之步驟，並未負有責任」，但彼個人及英國政府對于此項改革曾予以同情的助力，殆無疑義。其二為完咸滬杭甬鐵路所舉之六厘借款，本借款由中國建設銀行公司及中英銀公司共同承受，總額一百十萬鎊。這是一九一四年寧湘鐵路借款契約締結後，中英間重事鐵路建築合作之始。

羅氏為英國第一流財政專家，自一九〇九年起即在英國財政部供職，至今已達二十五年以上，以如此重要之角色，而派至中國考察經濟情形，竟歷九月之久，足覩英政府對華經濟之重視。

自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來，各國除高築關稅壁壘以為抗戰外，對於殖民地市場之爭奪，更日益尖銳化，中國為遠東最大市場，不但有廣大之土地與人口，且出產極豐富之原料，故最近數年，列強對華統制之爭霸戰，較諸以前尤為深刻激烈。從歷史關係講，英國無論在貿易及投資上

均佔絕對優勢，可是自美國勢力侵入及日本勢力崛起後，英國在華基礎顯然地整個被搖動了。

美國是藉着他龐大的金融力量，來支配中國，購銀法令之施行，裏面就包藏着一幕美國企圖操縱中國市場的滑稽劇。而日本方面更簡捷的用武力佔有的方法以獨佔中國市場，從九一八發難起，凡是日本軍隊所到的地方都是日本勢力範圍，絕不許別國染指，現在並更將理想範圍擴大及于中國全部領土。

這些舉動，當然都不是英國所能漠視的，所以他也不能不急起直追，講求對策，不過英國這個國家在帝國主義歷史上，早已達到衰老殘弱的階段，他根本已喪失了和美日作正面鬥爭的勇氣和自信心。目前的希望，不過是對既得權益之如何保持，以及在新的分割上如何能取得權利均等及利益均需的地位而已。

羅斯之來華，就是肩負着這兩種使命。他于動身之前，英政府曾作非公式表示，希望美日法三國各派遣專家與羅斯合作，此議因日本之反對而罷。嗣又有羅斯經美來華之風傳，但幾經考慮，結果仍取道日本，在日本作二週之勾留後，始來中國；同時于離華返國之前，又親訪日本朝野一次，兩度接洽，似均無具體結果。

羅氏來華不經美而經日本，站在英國立場上講：當然有很大的理由，但兩次談判均告失敗，這也許是英國當初所未料及的。不過吾人試一考察英國在華經濟情形，以及近年來日英美在中國市場角逐之演變，則對於英國之對華問題，亟欲與日本獲得妥協，而結果仍為日本所拒，此中因果，或不難明瞭。

二

中國與列強之經濟關係，可分兩方面敘述，第一為貿易關係，第二為投資關係。中國對外貿易首先接觸者為葡萄牙，其次即為英國。考中英貿易關係原始於一六三七年，到現在差不多有三百年歷史，最初中國在輸出貿易上均頗佔優勢。但因無海關數字可稽，故詳情亦頗難明瞭。一八六八年中國設立海關，由是年至一八八四年之間，中國對英貿易仍保持出超地位，計共出超達一四七百萬海關兩；可是自一八八五年以後，中英貿易即陡形逆轉，對英貿易由永恆的出超一變為永恆的入超。由一八八五至一九三五年之五十年間，入超共達二二五五百萬海關兩，平均每年均在四千五百萬海關兩以上。

就中國整個對外貿易而言，英國佔據王冠地位約有兩百年之久，計一七〇二——一九〇九年之間，英國均佔第一位，至一九一〇年始為日本所壓倒而退居第二位，其後美國商業勢力大量侵入，不但壓倒英國，並于一九三二年

間壓倒日本而佔據首席，而英國乃不能不退居第三席了。
一九二九年為世界經濟恐慌開始之年，吾人試將該年起英國在華貿易上所佔的百分率與日美對照表列如下：

年 次	輸 入 貿 易			輸 出 貿 易		
	英	日	美	英	日	美
一九二九	九·四%	二五·五%	一八·二%	七·三%	二五·三%	一三·六%
一九三〇	八·三%	二五·〇%	一七·七%	七·〇%	二四·二%	一四·七%
一九三一	八·七%	二〇·八%	三二·五%	七·二%	二七·〇%	二三·九%
一九三二	一一·四%	一四·二%	二五·七%	七·六%	二一·八%	一二·二%
一九三三	一一·三%	九·七%	二一·九%	八·〇%	二五·六%	一八·五%
一九三四	一二·〇%	一二·二%	二六·二%	九·三%	二五·一%	一七·六%
一九三五	一〇·五%	一五·〇%	一八·九%	八·六%	一四·三%	二三·六%

就輸入貿易觀察，一九二九與一九三〇年日本均佔第一位，至一九三一年美國即取而代之，輸出貿易方面，一

代替了他的位置。至于英國，除一九三三年因九一八事變他時間無論在輸出或輸入均在日美之下，本年度（一九三

六年）德國對華貿易飛躍的進展，頗有奪獲首席的可能，相對地增加，英國不能追隨。另方面則因中英輸出入貿易實數降落太速，超出常態之外，計一九二九年以後中英輸

年 次	實 數	百 分 比	輸	入	超
			輸 數	百 分 比	實 數
一九二九	一八五,六三四	九·四%	一一五,八一二	七·三%	六九,八二三
一九三〇	一六八,六六六	八·三%	九七,六三八	七·〇%	七一,〇二八
一九三一	一九三,一一九	九·七%	九九,七六七	七·二%	九三,三五三
一九三二	一八五,七〇一	一一·四%	五八,五五六	七·六%	一二七,一四五
一九三三	一五四,〇四一	一二·三%	四八,七六五	八·〇%	一〇五,二七一
一九三四	一二四,六四七	一二·〇%	四九,八〇六	九·三%	七四,八四六
一九三五	九八,二三二	一〇·五%	二六,六九八	八·六%	四八,七六九

觀上表，可見入超實數之低微尚屬有限，但輸出入實數之減少則至堪驚人，輸入貿易由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五年

，約低減百分之五十，而輸出方面更減至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此種情勢，適足以証明中國貿易之對英依存性係正在逐漸消失之中，而因美日德之比例數字相對增加，更反証了英國在華貿易地位之喪失，完全是受了美日等國的競爭的原故。

不過，英國對華貿易雖日趨衰微，但投資方面，迄今仍佔據首位。據雷瑪氏（C.F.Rees）的調查，截至一九三一年為止之各國對華投資（一九三一年以後，除日本

國 別	金 額	對總額百分比	
		美 金	英 國
俄 國	二七三,二〇〇,〇〇〇	八·四	一,一八九,二〇〇,〇〇〇
美 國	一九六,八〇〇,〇〇〇	六·一	一,一三六,九〇〇,〇〇〇
法 國	一九二,四〇〇,〇〇〇	五·九	一,一三六,九〇〇,〇〇〇
惠 蘭	八七,〇〇〇,〇〇〇	二·七	一,一三六,九〇〇,〇〇〇

在東三省方面有特殊發展外，其他無甚變動），總數共二四二百萬美金，其分配情形如左：

比利時	八七，〇〇〇，〇〇〇	二·七
荷蘭	二八，〇〇〇，〇〇〇	〇·九
意 國	四六，四〇〇，〇〇〇	一·四
其 他	三，九〇〇，〇〇〇	〇·一
總 計	三，二四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英國所佔之優勢之完全係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造成，而一九一四年以後，英國投資之增加，其速率較日美相去甚遠。一九一四年英國對華投資已佔總額百分之三八，同時日本則僅佔百分之二三。試以一九一四年為基準指數，則由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一年之間，英國對華投資總額的增加，僅由四三增至一九五，而日本則由〇·五增至五一八，美國則由四〇增至三二九。

各國對華投資大概可分為政治借款及事業投資兩種；政治借款又可分為一般借款、鐵道借款及特種借款各項，普通概稱為外債。瓦格爾（Wagel）在所著中國財政論中曾說過：『中國歷史屬於對外關係之主要部份，為外債歷史，』可見外債在中國對外關係史上之重要。

中國外債之起源，始於伊犁事件（一八六四年），當時清廷政府為收回俄國所佔領之伊犁土地，在里巴特里亞條約中承認以九百萬盧布為付與俄政府之償賠金，為籌措

此項用費計，故有向外借債之舉，據哥的兒（Cordier）的統計，自一八七四至一八八七年之間，中國共舉外債十一次，除最後一次係向德國財團所借外，餘均係英國承借，各次起債年月及金額如左：

起債年	金 額	利 率	擔 保 品	債 權 者
一八七 四	二，〇〇，〇〇〇兩	八 分	關稅收入	匯豐銀行
一八七 五	三，〇〇，〇〇〇兩	九 分	同 上	東洋銀行
一八七 六	一，〇〇，〇〇〇兩	八 分	同 上	怡和洋行
一八七 七	一，六四，三七五鎊	八 分	同 上	匯豐銀行
一八七 八	九一，五三鎊	八 分	同 上	匯豐銀行
一八七 九	一，二十五，三五〇鎊	八 分	同 上	匯豐銀行
一八八 〇	五五，〇〇鎊	七 分	關稅收入	匯豐銀行
一八八 一	六〇，〇〇鎊	六 分	同 上	匯豐銀行
一八八 二	一，五〇，〇〇鎊	六 分	同 上	伯林克商會
一八八 三	七七，〇〇鎊	七 分	同 上	匯豐銀行
一八八 四	一八七五，〇〇，〇〇馬克	五分半 同 上	德國財團	
一八八 五				

第一期，第一期外債中英國債權者所佔地位之重要，觀上統計即可瞭然，一八八七年以後，不久即發生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在中日戰爭期間及戰爭結束

之後，所有戰費之籌畫及賠償金之支付，亦悉仰給于外債。

此為中國外債史之第二期，此期間共舉借外債七次。計三次為英國方面單獨承借，兩次為英德共同投資，另二次一為德國借款（即南京借款），一為俄法借款。

日美對華之政治借款，均在日俄戰爭完結之後，但美國政府因哈里曼之收買滿州鐵路計畫失敗。以及舊四國銀行團（英法德美）之解體，對於政治借款始終未顯示其積極態度，而日本方面，則乘世界大戰爆發之際，企圖以經濟努力支配中國，故當時對中國政府之借款要求，幾為有求必應。綜計在世界大戰期中，日本對華之政治投資，前後不下十餘次，較重要者計有：（一）四鄭鐵道借款，（二）吉長鐵道借款，（三）南潯鐵道借款，（四），京綏鐵道借款，（五）橫濱正金銀行善後借款，（六），西原借款，（七）京津地方水災借款，（八），防疫借款，（九）解決山東懸案借款，（一〇），九千六百萬元借款等。

截至一九三一年的統計，各國對華政治借款共計七萬一千萬美金，英國雖仍佔首位，但日本緊隨其後，所差亦屬甚微，吾人可于下表中窺之：

各國對華政治投資表

		金額	對總額的百分比
英 國	二二五，八〇〇，〇〇〇	美金	三一·八
日 本	二三四，一〇〇，〇〇〇		三一·五
法 國	九七，四〇〇，〇〇〇		一三·七
比 利 時	四八，〇〇〇，〇〇〇		六·八
意 大 利	四二，〇〇〇，〇〇〇		五·九
美 國	四一，七〇〇，〇〇〇		五·九
荷 兰	一八，七〇〇，〇〇〇		二·六
德 國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
其 他	九〇〇，〇〇〇		〇·一
總 計	七一〇，六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政治投資之中，又以鐵道借款佔主要成份，據雷瑪的調查，中國對外鐵道借款如左：（一九三一年調查）			
日 本	八三，六〇〇，〇〇〇	美金	
英 國	七〇，四〇〇，〇〇〇	美金	
比 利 時	三七，五〇〇，〇〇〇	美金	
荷 兰	一八，二〇〇，〇〇〇	美金	
美 國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美金	
法 國	一三，九〇〇，〇〇〇	美金	

日本對華鐵道投資，如前所述，多在一九一四年世界

該項借款實際並未發行，所有英國對華關係鐵道借款，茲

大戰發生以後，反之，英國對華鐵道借款，則概在一九一
四年以前一九一四年後雖有沙興鐵路借款契約之簽訂，但

表列于次：（一九三三年一月調查）

鐵路名	締約期間	債權者	總金額	現在金額	附註
北寧	一八九八年	中英公司	二,三〇〇,〇〇〇鎊	六九〇,〇〇〇鎊	已完成
京瀘	一九〇四年	全上	三,〇五〇,〇〇〇	二,七八四,〇〇〇	全上
滬杭甬	一九〇八年	全上	一,五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全上
廣九	一九〇七年	全上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一一,〇〇〇	全上
淞滬	一九一三年	全上	四,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全上
平漢	一九〇八年	英法財團	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全上
津浦	一九〇八年	（英）匯豐銀行二,五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	三,八一,五〇〇	全上
道清	一九〇五年	英德財團	（英）中吳鐵路公司二,九六〇,〇〇〇	二,〇四四,二五〇〇	全上
浦信	一九二三年	福公司	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九五,七〇〇	全上
廣湖	一九一一年	中央鐵路公司	八〇〇,〇〇〇	全上	未完成
沙興	（英）滙豐銀行	交付額	八,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七二〇	未發行
湘	一九一四年	中吳鐵路公司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未發行	
湖	一九一〇年	寶林公司	六,〇〇〇,〇〇〇	未發行	
沙	一九一一年	四國財團	一,五〇〇,〇〇〇	全上	

其次，在事業投資方面，凡歷史較久之企業，英國仍佔優勢，但歷史較淺之新興企業，日本則多已凌駕英國，至于美國，其在對華事業上之投資，較英日尚相去甚遠。

例如輪船業，英國擁有怡和，太古，亞細亞煤油公司等，總噸數在四十二萬噸以上，日本則有日清，大阪等公司，噸數亦近三十萬噸。礦業方面，英國擁有開灘及福中各礦務公司，日本則有撫順炭礦及大冶鐵礦以爲抗衡，但在紡織業方面，日本前計有四十一個工廠，資本佔全中國紡織業總額百分之六七（一九三四年調查），而英國則僅有工廠數二，資本不過爲全華紡織業百分之一，以輪船業，礦業及煙草業投資遠超出日本之英國，但在紡織企業，竟爲日本根本壓倒，足見日本在中國新興企業中所佔有力量之雄厚。

其一，第一與日本作正面衝突，第二與日本妥協，重訂在華勢力範圍。

自第一次及第二次英日同盟以後，英國在遠東方面之行動恆與日本保持着所謂「友誼的合作」，此合作的形式曾維持二十餘年之久，至華盛頓會議開幕才展開了另一個形態，華盛頓會議爲美國正式問鼎中國之始，而英國所採取之遠東外交，亦由英日同盟而轉爲英美聯合，這是日本在華勢力最受壓迫的時期。

不過美國對外立場，向取門羅主義，對歐洲各國問題，始終保持其中之不參預態度，尤其是對於英國，因戰債問題，軍縮問題以及世界霸權之爭奪問題，兩者矛盾太多，所以在遠東方面，縱然獲得一時的妥協，而結果並毫不足恃。

反之，日本因英國放棄其多年的日英同盟而與美國採取的聯合陣線，深爲痛恨，故處處對于英國在華權益加以斷然攻擊，五三慘案以後以至于革命軍之誓師北伐，英國在華勢力一落千丈，其後即有日本人作祟，亦爲衆所共知，因此英國放棄日英同盟的結果，不但未獲若何利益，且鞏固其在華勢力或進一步求發展，勢必于下列二途中選擇較英國爲甚，且日本在遠東勢力，正方興未艾，英國如欲鞏固其在華勢力或進一步求發展，勢必于下列二途中選擇

其次，就對俄問題而言，蘇聯自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

，其存在已引起各資本主義國之驚異。各國莫不處心積慮，以防止蘇聯勢力之發展，在防俄工作之中，英國是向居于領導地位。最近兩年英國所盛唱的局部的相互援助協約，就是變相的攻擊蘇聯準備。在共同對俄的大前提下，英國才承認了德國恢復軍備的必要，同時支持斯特來斯聯合陣線，主張締結西歐防空協約，也都是構築對俄戰線的具體工作，目前正在舉行的蒙德婁會議席上，英國寧肯維護德國的主張，而必須限制俄國艦隊出入海峽的自由，其反俄態度之堅決于此可見。

而且英國在攻擊蘇聯的準備階段上，他是盡力想避免足以擾亂對俄共同陣線的資本主義各國間之糾紛與戰爭，雖然這避免是以不十分防礙其本身利益為限度。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曾利用防俄的口號獲得英國同情，並使英國拒絕當時美國所要求的共同對日干涉的主張，現在因日本對華之繼續侵略政策，固然有時亦使英國不勝恐懼之念，可是在攻擊蘇聯而構築共同戰線的外交根本觀點上，英國仍願欣然與日本協力（羅斯第一次過日本時與新聞記者談話）。

第三，英國的產業革命發生最早，就資本主義的歷史觀察，英國是一個非常蒼老而且業已落伍的國家，他內在

的矛盾日益加深，所以他近來對外的一切行動，也就特別謹慎，他總是盡量採取防禦政策，並竭力避免攻勢手段，這無非是已經明瞭大英帝國的基礎現正在風雨飄搖之中，再經不起任何嚴重的打擊了。

在遠東，日本莫可一世的氣焰，即美俄等國亦有三分畏懼，英國之不敢與日本作正面的衝突，更毋待申述了。而且英國內閣，現正由保守黨組織，保守黨過去即為英日同盟的主持者，英國遠東外交由英日同盟轉變為英美合作所遭遇之失敗，使現任保守黨內閣不能再作重溫舊夢之幻想。

據上所述：（1）美國不足恃，而且英美之矛盾較大于英日之矛盾。（2）英日在對俄一點有共同利害關係，（3）英國力量不能單獨與日本作正面衝突，（4）保守黨內閣為英日同盟之主張者。有此數點，英國目前對華不願與日本衝突，而必須與日本妥協，以鞏固其在華基礎並進一步求得利益均霑地位，其理至為顯明。

羅斯來華，主要的雖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而前提工作，却在調整英日近年來之不愉快關係，即欲于經濟方面，謀所以獲得英日對華經濟上之新諒解。不過這究竟是英國方面的片面見解，日本能否接受英國的提議，又是一個

另外的問題。

前面曾說過，日本人的願望是獨佔整個中國，不但經濟方面要獨佔，就是政治方面，也要絕對受他支配才好，所以無論李滋羅斯說得如何甜蜜，日本總是以「東亞主人翁」的地位拒絕英國的要求，日本的主張是：『對華問題，各國不能與中國直接談判，必須尊重日本的立場，而所謂日本的立場，明白地說，就是日本在政治上及經濟上有絕對支配中國的權力。』

李滋羅斯回國之際，日本中外商業新報曾著有社論詳論中英日三國間之關係，大要如下：

『觀夫李滋羅斯由上海出發時所發表之聲明，始終限于經濟問題，對於政治問題，一切均未提及，若由氏之所謂考察經濟立場言之，此固理所當然，但由中國之實情觀之，設離開政治問題而僅觀經濟問題，決非所以完全明瞭中國，徵諸已往事例，無論與中國以若何之經濟的援助，結果皆為政治所破壞，故原則上，無論由何言之，最先所應為者乃政治問題之解決

。政治問題之首要者，為中國局勢之安定，使中日兩國之關係緊密，與夫澈底確保東亞全局之局面，而所應為者，乃為中國放棄所謂歐美依存主義，此為第一捷徑，否則日本將加以斷然之排斥，吾人希望關係列國首領正當認識中日之關係，而對於對華政策再加以慎密之檢討。』

有些人預料日本明白拒絕英國對華合作的要求以後，英國遠東外交政策或將回至華府會議時代再與美國聯合，抑或單獨出面不惜與日本作正面衝突，亦未可知。其實，此均為不明事實之論，如英國果有此種聯美抗日的決心，則日本亦不致對英國之提携要求加以斷然拒絕了。

試觀羅斯離華前之聲明，猶殷殷以中日諒解為念，甚至慇懃中國減低關稅以投日人之歡心，足見英國仍始終以日本政策為遠東全局之焦點。目前英國對華經濟關係正存敗退線上，既不能且不願與日本作正面衝突，結果當唯有對日本再作更大限度之讓步，而在敵人競相謀我之下，不知中國又將何以圖存？

一七八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中美關係之研究

李抱宏

(續九卷二期)

三 『因人成事時期』之美國對華外交

一 加尼之要求通商最惠國待遇與安國之開放通商口岸
加尼率領美國東印度艦隊於一八四二年三月（道光十二年二月）抵粵（¹），時中英戰爭雙方猶在相持之中。美國商人之販運鴉片者至林則徐去職時即已重操舊業，迨加氏抵粵時，美船私販鴉片之風甚熾，加氏乃命美國駐粵領事將美國政府並未許可美國船隻於中國沿海一帶違反中國法律作此種非法貿易之意通告在華僑民，並囑其答會中國官廳，聲明『嗣後美國船隻如因此而被中國官廳擋（註¹） Paulin, The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P.192;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the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P.116.

（註¹¹） Chinese Repository, vol.XI, P. 239; Dennett, Americans in the Eastern Asia, P. 124; Latourette, op. cit., P. 118; Paulin, op. cit., P. 139.

（註¹¹） Dennett, op. cit., P. 125.

（註¹⁴） Dennett, op. cit., P. 108; Paulin, op. cit., PP. 198-199; Latourette, op. cit., P. 118; Fost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 P. 75.

獲，本人決不能予以任何援助』（¹¹）。加氏雖禁止美國人民私販鴉片甚為負責，然因美國領事與私販鴉片頗有關係，不予合作，故亦無何成效可言（¹¹）。不久，中英戰爭終止締結和約於南京。加尼本已準備返國，聞訊遂決展緩行期，並不待本國政府之調令，即乘機致函兩廣總督祁墳（西人所著書籍，如 Dennett, Americans in the Eastern Asia, P.108; Latourette, The His. of the Early Rel.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處誤祁墳寫者英（Kiying））

提出准許美國人民今後來華貿易享受最惠國待遇之要求（¹²），祁墳答以美國商人來華貿易向來遵守中國法令，

殊堪嘉尚。欽差大臣不久即將來粵議訂中英通商章程，關於此事當必與粵省大憲會同查覈，奏請辦理。囑其靜候欽差大臣來粵查辦，謂諒不致使美國商人單獨向隅也（五）。同時祁墳隨將此事奏報清廷，請示辦法（六）。其時清廷尙無將中英南京條約所開通商口岸開放與各國貿易之意，然美國商人則已不待許可逕至閩浙蘇沿海各口通商（七），故清廷遣伊里布赴粵議訂中英商約時，命其仍限美國商人於廣州一口貿易，謂：『總當循照舊章不可有所增改，或洋商（此指行商）有苛累該夷之處，着查明示禁，以昭體恤。僅敢觀讞另設馬頭，務即剴切諭止，斷不准稍有遷就』（八）。清廷之態度雖然如此，而其時主持對外交涉之伊里布著英等則於締結南京條約時，預料各國援例

要求必難拒絕，然恐英國不允各國共分其通商利益，乃於簽約後探詢英使樸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之意見，英使曾稱：『各國前來福建江浙各處通商，中國但肯允准，（英國）斷不阻止，以求專利』（九）。故已早存有開放各口准許各國貿易之意矣。

伊里布知中國若拒絕各國至五口通商必有弊而無利，乃於奉命赴粵途次南雄州時，上書清廷瀝陳利害，奏請開放口岸，許各國前往貿易，謂：『若我專准英吉利添設馬頭，他國均不准來同販，恐其船隻衣服無甚區別，難以辨白，且恐阻止，致生枝節，反使各國以英國藉口，又慮英吉利串通一詞前來商販，我亦難以阻遏，反使惠出夷曾，而各國德在英國，怨在中國，亦爲失算』（十）。清廷

（註五） Paulin, op. cit., pp. 199-206; Dennett, op. cit., pp. 108-109; Latourette, *ibid.*; Foster,

ibid.

（註六） 道光夷務，卷六十三，頁十七。

（註七） 道光夷務，卷六十三，頁二十九，卷六十三，頁三十四，卷六十六，頁十一——十二，十三——十

六；十朝聖訓，道光朝，卷一〇九，頁七——一〇。

（註八） 道光夷務，卷六十三，頁十八；十朝聖訓，道光朝，卷一〇九，頁七——八。

（註九） 道光夷務，卷六十四，頁三十七，四十三——四十四。

（註一〇） 同上，卷六十四，頁三十七。

接奏，知拒絕各國至新增各口貿易並非妥善之策，但仍恐允許各國英國出面阻止，又釀爭端，遂命伊里布抵粵後與英國公使『從長商辦，妥為定議』（一）。同時兩江總督者英於查辦江防途次江陰亦以准許美國等五口通商為請（一）。清廷納其言，命其與伊里布通函商酌辦理（一）。

迨伊里布抵粵，加尼已離華至菲列賓之馬尼刺（Manila）（一四），至加尼重返廣東，則伊里布已在任病故，故二人始終未值（一五）。加尼返粵後，聞謠傳中國新開口岸祇許英國貿易，詢之英國海軍司令部郭克倫（Admiral Sir Thomas Coohrane），郭氏告以『他國須自為計』（一六）。於是加尼遂向粵督祁墳舊事重提，要求即允美國人民享受通商最惠國待遇（一七）。祁墳答以欽差大臣伊里布業已去世，一切關於中外通商均未辦竣者，皆須俟繼任大臣來粵辦理，所有請求本人無權接受（一八）。克尼嗣復照會祁墳，仍固執前說，謂：凡中國政府給予他國商人之利益，本國政府必為本國商人援例要求，又稱：『本國政府雖未授權本人與中國訂約，但中國政府若由此意，本國政府必表示贊同而遣使來華商辦』（一九）。祁墳覆稱美國遣使來華締約一節與中國向例不合，不但無此必要，

（註一）道光夷務，卷六十四，頁三十八——三十九。

（註二）同上，卷六十四，頁四十三——四十六；清史稿，列傳，卷二十五七，著英傳。

（註三）道光夷務，卷六十四，頁四十六。

（註四）Paulin, op. cit., PP. 200-201.

（註五）道光二十三年一月伊里布奏：『……至米利堅、佛蘭西各國，臣伊里布抵粵後，並無乞請往各口通商，自因英夷稅則尚未明定章程，是以意存觀望，容俟察看夷情，隨時酌辦』。（道光夷務），卷六十五，卷二十七）。

（註六）Dennett, op. cit., P. 109.

（註七）Ibid.

（註八）Paulin, op. cit., PP. 201-202; Latourette, op. cit., PP. 118-119.

（註九）Paulin, op. cit., PP. 203-204; Dennett, ibid.

且亦爲迂曲之事（二〇）。繼復告以將來中英稅則議定後，其他各國或可同樣辦理，惟西洋各國是否是能與英國一體至新開口岸貿易，則本人未敢定云（二一）。加氏未得要領，遂於是年（一八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中曆三月二十二日）離華返國（二二）。

自伊里布病故出缺後，清廷遂命耆英繼任爲欽差大臣

赴粵議訂中英商約並辦各國通商事宜（二三）。耆英抵粵後即與英使樸鼎查訂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五口通商善後條款（一名虎門續約），事前，耆英恐將來中國正式允許（註二〇） Paulin, op. cit., P. 203.

（註二一） Latourette, op. cit., P. 119; Paulin, ibid.

（註二二）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 P. 224.

（註二三） 道光夷務，卷六十七，頁二。

（註二四） 中英五口通商善後條款，第八款：

『向來各外國商人，止准在廣州一口貿易。上年在江南曾經議明，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國商人一體赴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四港口貿易，英國毫無靳惜。但各國既與英國無異，設將來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准英一體均沾，用示平允。但英人及各國均不得藉有此條任意妄有請求，以昭信守』。（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vol. I. P. 201.

（註二五） 道光夷務，卷六十七，頁二二。

其他各國至新增五口通商，英使雖前有諾言，難保事後不反覆阻撓，乃與英使於五口通商善後條款內訂明英國不得干涉，然因此遂受英人之欺瞞而訂有片面之最惠國待遇規定（二四）。此項條款不僅使中國其後權利諸多損失，且亦發生無窮糾紛。耆英不明外情，復無遠識，宜乎其於外人交涉，惟求無事，他非所知也。

美法等國駐粵領事，自中英訂立商約後，不久皆相繼要求按照新章通商（二五）。耆英遂於是年七月二十七日（七月二日）正式宣布准許各國按照新章至新增各口通商

(二六)。中英南京條約增開之各通商口岸，至是始完全開放，准許各國一體貿易。

由於上述，吾人可知中國之欲開放新增口岸于各國通商，於締結中英南京條約時，即已存有此意，其所以至中英締結約後始正式宣布者，蓋恐英人出而阻撓，重釀爭端耳。故開放通商口岸，乃出於中國之自動，既非由於英使樸鼎查之建議，亦非由於美艦隊司令加尼之要求，固彰明甚也(二七)。

二 顧盛之來華與中美望廈條約之締結

在中英鴉片戰爭未結束之前，美國政府因中英雙方猶

(註二六) 道光夷務，卷六十七，頁七；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 PP. 443-444。

(註二七) 加尼雖當向祁墳要求通商最惠國待遇，然祁墳並未允諾，僅告將來決不至使美國商人單獨向隅，囑其靜待欽差大臣來粵辦理。即使謂祁墳曾允加尼之要求，自亦不能發生效力，何則？蓋祁墳既非辦理對外交涉之欽差大臣，又無清廷之諭旨命其辦理此事，僅為普通之地方長官，初無權力可允許外人之任何要求也。外人對於當時情形不甚瞭解，以為美國在中英鴉片戰爭尚未結束之前已獲得中國最惠國優待之允諾，如美國專門研究美國外交關係，並曾一度為國務卿之福司德氏(John W. Foster)所著美國在遠東之外交(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一書即根據當時英人之記載如此云云(請參閱該書，頁七十五——七十七)，言之鑿鑿，抑若確有其事，究其實際頗為錯誤也。

(註二八)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 S., vol. V, PP. 2065-2067.

在相持之中，將來情形進展至如何地步，一時尚難斷定，故對於將採取何種步驟，迄猶豫未決，吾人上文業已述及

。至中英戰爭終止締結和約之消息傳至美國，一八四二年十二月美國總統泰祿(President John Tyler)遂咨照國會

，建議遣使赴華要求通商權利並處理外交事務與保護在華僑民。謂中國已與英國訂約增加通商口岸，惟他國能否享受同等之權利尚不可知；美國對華貿易每年平均已達九百萬元，設中國能許美國至新增口岸通商，則貿易必可大為增加(二八)。蓋其時美國對華貿易，除英國而外，無一足與匹敵，今見英國已由中國取得種種權利，為商業競爭

計自不甘落後也。

翌年美國國會通過派遣使團赴華之議案。美國政府其時對於中國政府之實際情形不甚了解，復以事關通商利益，遂由國務卿韋白斯特（Daniel Webster）致函向波士頓，薩蘭，紐約及其他各處從事對華貿易之商人諮詢意見（註119）。波士頓商人七戶聯名上書，主張：（一）使團必須伴以可觀之艦隊，因華人認爲美國僅有軍艦兩艘也；（二）除表示友誼外不可饋贈任何禮物，否則將被中國認爲貢品；（三）使團須先駐澳門，或應進駐廣州，惟以能至白河口（大沽）爲上策；（四）應先期咨照廣東地方官吏以使團來華及擬北上等由；（五）使團必聘任翻譯二人，伯駕（Dr. Peter Parker）堪充斯職；（六）中國對於一切要求必逐項拒絕，必要時或須使用武力，如事屬可能，可援英人之例訂一條約，但英人並不堅持入京，使團對於北上一節，必須十分謹慎；（七）美人在華已享有美

人所獲之一切權利，或可要求訂一條約加以保證，否則美
人之享受此等權利僅係出於中國之寬容而決非久遠之計，
惟不得因事涉任何外交問題而有損於諸既得權利（註120）。
其他商人之意見，大致皆謂使臣不可以商人充任致遣中國之輕視，使臣對於中國行商之破產，船鈔之過重，海關官吏之貪污，以及強迫全體外商停止貿易等事，必須設法獲得賠償及加以糾正（註121）。上述各地美國商人之意見；實爲其後美使對付中國之張本，吾人初不能忽視之也。

美國政府初委駐英公使依凡勒（Edward Everett）爲此次出使中國全權公使，依氏未就，乃以斯職畀之上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顧盛（Galeb Cushing）（註122）。其訓令之要點計五：（一）要求與英人享受同樣便利，得入新增口岸通商之權利；（二）與中國進行交涉應分外謹慎與鄭重，既不妄啓聲端，亦不得有損國威；（三）在適宜與可能之範圍內，應請進京；（四）嚴禁美國人民販運鴉片

（註119） Dennett, op. cit. P. 135.

（註120） Ibid., PP. 135-136.

（註121） Ibid., PP. 136-137.

（註122） Ibid., P. 113.

; (五) 應盡表現美國威力之富厚，惟不得干涉中國與其他各國間之關係（三三）。要而言之，美國此次遣使來華之目的，在要求中國正式許美國與英國享受同等之通商權利而已。

是年十月（道光二十三年九月）美國駐奧領事福士（Paul S. Foster）謁者英於廣州城外之公所，稱彼國商人蒙准按照新章至新增口岸貿易，甚為感激，本國現已派遣使臣來粵，『欲請文進京，瞻覲天顏，藉伸仰慕之忱，海內風信糜常，不知何時可到』。著莫疑英國前於訂立五口通商善後條款時，添出『將來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國，准英人一體均霑』（三四）之語，必係明知此次美國有進京之請而『豫為地步』，又以為『英美互相勾串，先由美國巧

（註三三） Ping Chia Kuo, "Caleb Cushing and the Treaty of Whanghae 1844,"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V, no. I, PP. 34-35; J. B. Moore,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V, P. 416; Dennett, op. cit., PP. 138-140; Foster, op. cit., PP. 80-81.
(註三四) 該約第八款。

（註三五） 道光夷務，卷六十九，頁三十八。
（註三六） 道光夷務，卷六十九，頁三十五——三十六。
（註三七） 同上，卷六十九，頁三十六；卷七〇，頁十八。
（註三八） 同上，卷六十九，頁三十九。

為嘗試』，然後英人可援例要挾。於是遂向美領福士竭力開導，勸以不可為人所愚弄（三五）。復告以美商來華，惟為貿易，今中國已許其與英人一體按照新章通商，且欽差大臣尚在粵省，何以欲請求進京？將來美國使臣即使進京亦必發回廣州覆議，徒勞跋涉，應即迅速阻止（三六）。福士答稱：『願即稟阻，但能否阻止，伊不敢定』（三七）。著英隨即奏聞，清廷亦以著英為然，乃諭以將來美國使臣設或來粵請求進京請覲，可告以與中國向例有違，斷不可行（三八）。著英在粵候至是年十二月，尚未得美使抵華之消息，遂首途回兩江總督任，於途次曲江縣，奏曰：『將來「美國」果有使臣來粵，仍然前奏，由督臣祁培等督飭黃恩彤婉為開導，務其消除其覬覦之心，飭令歸

國，以杜各國效尤之念。」（三九）

顧盛於一八四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乘艦由美啓程於翌年二月二十四日抵華，碇於澳門灣，三日後登陸。時祁墳已卸任，由廣東巡撫程矞彩護理兩廣總督。顧氏抵粵後，即咨會程矞彩，謂奉令來華，並齎有國書，擬暫住澳門，俾座船（勃蘭特惠號 *Brandywine*）購貯食糧，即行北上入京請覲；並與中國大臣商議兩國人民相交章程，立定和好條約（四〇）。前書尙未得覆之際，適接美國駐英公使依凡勒函告謂中英虎門條約第八款已訂明中國允許各國至新開口岸貿易與英人享受同等之通商權利（四一）。是以奉命來華之目的已不求而達，其他四項，除請求進京請覲外，餘皆爲態度及國內法事件，均無與中國官吏商議之必要。故顧盛以爲若依政府之訓令而行，務在要求北上入京請覲，若越出訓令範圍，可於通商平等待遇之外，另訂條

款，藉以獲得英約所無之權利。同時以美國務卿徵求美國對華貿易商人關於遣使赴華之意見時，曾有某商人上書稱：『中國之允許外國通商權利，若非由於畏懼武力之侵逼，即係由於一國之強迫而自動給予他國』（四二）。遂使顧盛認爲對待中國實有採取強有力或甚至侵略行動之必要，否則必至一無所得（四三）。

其時程矞彩職在阻其入京，遣人屢訪美使閣秘書伯駕（Dr. Peter Parker）未獲要領。又恐美船即行北上，致生事端，遂一方奏報清廷（四四）謂：『美國來粵貿易，百余年來，未通朝貢，今使臣顧盛懇請入京，並有全權公使之稱，及商議相交章程立定和好條約之語，其意在仿照英夷，並欲駕出其上，已可概見……惟該夷並不進省求見，番船乘風行駛，旬日可達天津。儻粵省未經奏報，而縱輔近地海口猝見夷船，殊滋疑慮；且恐夷情阻隔，或致激成

（註三九）道光夷務，卷七〇，頁十八。

（註四〇）同上，卷七一，頁七十一。

（註四一）Ping Chia Kuo, op. cit., P. 36.

（註四二）Ibid., P. 37.

（註四三）Ibid.

（註四四）Ibid., P. 38.

釁端。臣以夷情甫定之際，今昔情形不同，必須暫事羈縻，方可徐圖控馭。」（四五）一方照會顧盛，勸其勿冒然北上，謂：「若赴天津殊與體制未協。且天津尙無各國商船貿易，與粵東情形迥不相同。貴公使到彼處，既無熟識之員，可以照料，又無諳曉語言文字之通事，可以傳話往來，若欲朝見大皇帝，深恐其情無由上達……實屬諸多未便。」至於訂約一節「固屬講信修睦之雅意……貴國自與中國通商二百年，凡商人來粵者無不循分守法，中國亦無不待之以禮，毫無不相和好之處；本屬和好，何待條約？」

（四七）同時又諭程矞彩，命其通知美使原與英國訂約之大耆臣英已調任兩廣總督，馳驛來粵，即日可到，囑其在粵靜候「切勿輕舉妄動」（四八）。清廷仍恐美使或不聽阻止，逕行北上，不得不預為戒備，於是又命直隸總督納爾經額飭令天津鎮道預為籌度，及沿海各省督撫將軍分飭各海口員弁，如有美使船隻停泊，切勿開礮接仗，所需淡水食物，准其購買，但不准夷人上岸（四九）。蓋其時清廷雖不願任美使北上進京，然以中英戰事甫終亦不願冒然與美國再生糾紛，重釀爭端也。

與英之初與中國不和，後始兩歸於好，不能不堅定條約者，礙難並論。……但貴公使既有進京之請，本兼護堂必當奏聞大皇帝，候旨遵行，切不可遽往天津，致道路傳聞或生疑惑，是爲至囑。」（四六）清廷據奏遂命耆英赴粵與美使會商訂約事項，而主要目的則爲命耆英設法阻其北來，以抵禦後務當婉言開導，據理拒絕，毋使另生枝節。」

（註四五）道光夷務，卷七十一，頁八十一—十二。

（註四六）同上，頁十三—十四。

（註四八）同上。

（註四九）同上，頁十四—十五。

酌，不遇欽差大臣在邊省與本公使同議，此乃大失所望。

儻蒙簡派欽差大臣與本公使商量，立定兩國相交條款協允。至貿易章程，無關緊要，爲另有數款國家密事，必須在京都定酌。」（五〇）程撫隨即奏聞，謂美使仍復請求進京，並有願由內河行走之語（五一）。清廷復諭程矞彩，命其轉告美使，囑其在粵靜候欽差大臣，無論由外海或內河進京皆斷不准行（五二）。一面頒給者英以欽差大臣關防，命其『兼程行走，到粵後，倘該國呈遞書信，提及朝覲一節，告以中國自有定制，向例所無者，不能增加，如有非理要求，着一面拒絕，諭以礙難入奏，一面仍密封奏聞。』（五三）

著英尙未行抵粵省，顧盛已不耐久待：遂決採取威脅（註五〇）道光更務，頁十六——十七。

（註五一）同上，頁十七。

（註五二）同上，頁十八。

（註五三）同上。

（註五四）Dennett, op. cit., P. 151; Latourette, op. cit., P. 137.

（註五五）Ping Chia Kuo, op. cit., PP. 41-42.

（註五六）Ibid., P. 42.

行動。四月十三日（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顧盛令座船『勃蘭特惠』號駛入黃浦，艦長巴駕（Foxhall A. Parker）請准鳴禮礮，並至總督衙門求見程護督。顧使又照會程氏堅決請求北上，且謂：『美國已決定增加太平洋艦隊，現被風阻在途之「聖路易」號（St. Louis）及「潘理」號（Perry）兩艦，不日即可抵華。』（五四）使團秘書伯駕復屢次煽動顧盛採取強硬手段，謂對華若取正當與公平之政策，則態度稍爲強硬亦非過火，而公使對於北上進京一節亦必需堅決表示（五五）。四月十六日（二月二十九日）顧盛巡照會程矞彩，除告以即將啓程北上外，竟謂：『本國政府或有使中國人民再嘗戰禍之必要。』（五

告顧使謂者英已奉命來粵，不久可到，囑其靜候辦理（五七）。顧盛旋復得者英自途次蘇州來函，稱正兼程行走不日即可抵粵與貴公使會晤（五八）。顧盛其時實際上固極願在粵等候與者英交涉，蓋『聖路易』號及『潘理』號等二艦均尚未抵華，若僅持其座船『勃蘭特惠』號，即抵白河口，亦無威脅中國政府之能力（五九）。且北上請觀亦

爲要求權利之一種手段，初非其來華主要目的（六〇）。然顧盛其後表面上仍對程矞彩及者英等再三堅持要求進京（六一）。其所以然者，蓋爲他項索欵地步計耳。

者英於五月三十一日（五月十五日）抵粵，六月一日（四月十七日）顧盛得者英照會謂不日可赴澳會晤（六二）。

（註五七） Ibid.
（註五八） Ibid., Dennett, op. cit., P. 152.
（註五九） Ping Chia Kuo, op. cit., PP. 42-43; Latourette, op. cit., P. 138.
（註六〇） Dennett, op. cit., P. 139.

（註六一） Ping Chia Kuo, op. cit., P. 43; Latourette, ibid. 道光夷務，卷七十二，頁二。
（註六二）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I, PP. 635-636.
（註六三） Ping Chia Kuo, op. cit., P. 44; Latourette, op. cit., P. 139. 道光夷務，卷七十二，頁二——三。

（註六五） Ping Chia Kuo, op. cit., P. 44.

望廈村。翌日訪顧盛，顧盛旋即答拜（六四）。當議定華方由廣東藩司黃恩彤，及趙長齡，潘仕成等，與美方使團秘書威伯士（Eletcher Webster），伯駕，及別治文（E. Bridgeman）爲議約專員（六四）。

者英志在阻止美使北上，故隨即咨照顧盛，囑其起草條約草案，該項草案美方於二十一日提出。翌日者英復照會顧盛云：『現在吾等二人已獲把晤，意見皆同。且條約草案業已擬定。不久當可辦妥，換約之期諒在不遠，此事即將就叙，貴公使自可無再行北上請觀之必要矣。』（六五）

但在雙方會議尚未正式進行之前，中美間突然發生司法事件，此事雖與其後會議並無若何重大之影響，然顧盛侵害中國法權之態度及耆英之辦事顛摲皆可由此看出。

初耆英離省赴澳之前夜，粵垣有遊民闖入英人花園，翌日復入美人花園，美人命其退出，不從，雙方致起衝突，美入遽爾開鎗，遂擊斃一華人名徐亞滿者（六六）。程撫聞訊，隨即向美國領事要求交兇懲辦（六七）。並將經過情形報告耆英，美領亦將此案頗未報告大使（六八）。此案之交涉遂移者英與顧盛之手。二十二日耆英照會顧盛，請求詳查答覆（六九）。顧盛初答稱對於此種不幸事件不勝遺憾，該案詳情自當遵命嚴加調查（七〇）。繼乃竭力責備中國地方官吏，謂皆因彼等辦事不力，放縱遊民，致發生此不幸事件，美國人民之開鎗乃被中國暴民所迫不得已而自衛其性命之舉，故不能承認美國人民有何過失（七一）

（註六六）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I, PP. 333-335.

（註六七） Ibid., P. 334.

（註六八） Ibid., vol. XIV, P. 487-488.

（註六九） Ping Ghia Kuo. op. cit., P. 44.

（註七〇） Chinese Repository, op. cit., P. 490.

（註七一） Ibid. PP. 491-492, 531-532.

）。一方美使復訓令駐粵美領，命其拒絕將徐亞滿案兇手交與中國官廳，復引其杜撰之學說以自障其侵害中國法權之行爲，曰：

『歐美之國家，緣以文化及宗教之相同，復互相受條約之束縛，及皆遵守國際公法，故形成一國際社會。歐美各國因遵守國際公法，故外人居住於任何一耶穌教國中，一旦違犯法律，自當受所在地國司法之裁判，其本國使領人員不得加以保護。』

然在回教國家則異是，凡居住於此等國家中之耶教國人民皆受其本國使臣或其他代表法權之支配，而不受當地官廳法律上之管轄。

上述兩項原則，美國在華僑民必須擇一遵行，此外初無他道可循，易詞言之，即彼等若不向中國官廳屈服，遇違犯法律時受中國縣官之審訊與懲辦，即受

本國任命駐華官吏法權之管轄。

余之意見認爲歐洲人在回教國家所獲之特權應實施於中國。故美國僑民應受彼等本國政府所委任駐華官吏法權之保護與管轄。彼等之受本國官吏之保護而不受當地法律之支配，與彼等之必須受本國法律之管轄，乃不可分離之事實。

故余命足下拒絕將徐亞滿案之兇犯交與中國官廳，因其與美國官吏之責職不相容納故也」。（七二）顧氏之所認國際公法原則，以耶教國與非耶教國而異，自翔爲特創之理論。然中國向來信教自由，外國任何教徒之入中國者，從無剝奪其身分之觀念，與回教國之對於基督教者，法律上不予資格，自由財產悉受限制者，迥然不同，何足爲實施治外法權於中國之根據？其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已許英人免受中國法律之管轄（七三）。故顧氏主張美國僑民之不受中國法律支配，與其謂根據學說，（註七一） Ibid., PP. 525-526.

（註七二）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See Customs, I, P. 196.

（註七四） Chinese Repository, op. cit., PP. 306-310.

（註七五） 道光夷務，卷七十一，頁一。

（註七六） Ping Chia Kuo, op. cit., P. 45.

無寧謂基於英國以武力取得之特權爲愈也。

著英其時主要之目標，仍在設法阻止顧氏入京，故對於此案不再堅持，交衛遂無形終止，其後由美人兇手撫恤死者家屬若干即行了事（七四）。中國對於在華美僑之司法管轄權，在望夏條約締結之前，固已即被破壞矣。

詞甚得閃爍，加之第詰，無可置喙，則稱俟備文申復，再將原委訴明，非面議所能遽定。」（七七）美使之所以屢次要求進京講覲不肯表示讓步者，乃欲藉此要挾獲取權利而已，固非其來華之主要目的也。此點吾人上文業已論及。今中國已允訂約且對於其要求之各種重要權利又不吝讓步，自己無入京之必要，故遂即告知黃恩彤謂：『連日熟思欽差大臣所說，甚為明晰，似可暫泊澳門，不行北駛。』

』者英恐面談之語難以爲憑。旋又據美使覆照稱：『本使臣將此事再三思繹，方敢允許停止北上，並藉此以顯出本

國實欲立和好之確據。』（七八）但爲將來計，復聲明保留條件，謂：『然他日西洋別國，倘有使臣進過京後，則凡所有本國使臣之到中國者，均應以格外恩禮，款接北上。』

（註七七）道光夷務，同卷，頁一一一，

（註七八）同上，頁七一一八，

（註七九）同上，頁八，

（註八〇）同上，See also: Latourette, op. cit., PP. 139-140.

（註八一）同上，頁六，

（註八二）For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of the Treaty of Whanghae, see Customs, I, PP. 473-580 W. M. Malloy, Treaties,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 Acts, protocols, and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 S. and other Foreign Powers(1776-1939), vol. I, PP. 193-211,

外交部印四朝條約，道光朝，美約，章程，頁十五——二十一，

，故先行聲明在案，以免臨時又復有推阻之事。』（七九）嗣恐因此次宣言而議約時有撓其求，而無法對付，又稱：『本大臣與貴大臣現議各款條約章程，必須秉公妥爲辦定，不然則本使臣進京之事，亦未能已，合併聲明。』（八〇）著英之主要目的已達乃急速了結議約交涉，其向清廷自釋之詞稱：『敗夷之法，必先遏其所逞，乃能破其所謀，該夷使既以訂約爲名，即應速與會議。』（八一）於是中美兩國初次締結之望廈條約遂於七月三日（五月初八日）雙方簽字（八二）。

著英等對於美使顧盛所提之草案四十七款，共分爲四類：（甲）其有關貿易之款，仍飭照上年所定章程（即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以免歧異；（乙）其無關貿易之款，有

見於上年善後章程（中英五口通商附加粘善後條款），亦即准行；（丙）間有新章未載，而事非難行，無關緊要者，不妨姑如所請；（丁）於新章大相齟齬，及定制不便更易，均即嚴行駁斥（八三）。此類相持辯駁未決者，據云尚有四五款，然初奏詳述者，僅呈遞國書及京中部院接收文書等二項。美方專員威伯士口頭提及欲求中國皇帝派員收受國書，經黃恩彤當面拒絕。雙方會議時，耆英等請以國書作何辦理，則隱約其詞，驟難窺測，難保不以條約議定後，仍爲非分之干，彼時若一切推托，則彼又以國書無從呈遞，重申北上之請『故不可不預爲防閑』，再則，美方欲指定京中一部院接受文書，以利將來交涉。據耆英揣測，認爲『未必不爲進京投遞國書起見……是以於此堅持不允。』（八四）旋奉清庭諭：『不但向無此體制，而京師實無通曉該國言語之人，諒該夷亦必知之……仍須詳加曉諭，開其悔悟之萌，絕其覬覦之念。』（八五）耆英關於此點，連日往復辯論，該夷使始肯將日後如有國書，

（註八三）道光夷務，卷七十二，頁六。

（註八四）同上，頁六——七。

（註八五）同上，頁八。

（註八六）同上，頁十四——十五。

即呈請辦理夷務之欽差大臣，或兩廣，閩浙，兩江總督代奏之處，載入約冊……該夷業已就我範圍，惟國書未肯遞呈，仍未十分可靠，當復……詳細諮詢，乘其可轉之機，即破其堅執之見，該夷使始信服無疑，隨即將所齎國書備文呈繳前來。復查該夷使之請求北上者，不在條約而在國書……故國書一日未繳，則一日未定，即使條約均有成言，是否北駛，尙無把握。現據該夷使將國書呈出，求爲代奏，是其不復希冀進京，已屬毫無疑義。』（八六）

上述草案丁類其他條款，據耆英另奏，計下列數項：（一）各口領事官有事，請准其逕赴都察院申訴；（二）洋樓偶被焚燒沿洋行賠修舊例，請官爲賠修；（三）洋貨業經開艙，若三年不銷，請退還稅銀；（四）請官設棧房，代爲貯貨；（五）中國之敵國與國均准往來貿易；（六）商船進口停泊，除歸領事管束外，應請中國護理，倘遇別國凌害，仍請中國代爲報復；（七）貨船如遇戰爭被敵兵追襲，應請中國護助攻擊；（八）兵船一到港口與礮台

互相放礮以示敬意；（九）若值中美兩國用兵，仍須准予商人搬回，免遭殃害（八七）。耆英等認為『或窒碍難行；或諸多流弊，此外瑣屑悠謬，貪利取巧者，尤不一而足』。經耆英等『逐款措駁，不敢稍為遷就。往復辯論，多者十餘次，少者亦五六次』，美使『理屈詞窮，始肯照依芟撤』（八八）。

吾人若以望夏條約與英國已得權利相較，則新增之權利，為數不少，且自大體上言之，規定亦均較英約嚴密得多，茲請依次述之：（一）關於領事裁判權，雖濫觴於中

（註八七）道光壽務，頁十六。

（註八八）同上，頁十六——十七。

（註八九）請參閱本章註七十III。

（註九〇）第二十五款。（See Customs, I, P. 481.)

同約，第二十一款（Customs, I, P. 481)英文本作美國人犯罪者（shall be subject to subject to be tried and punished only by the consul or other public functionary of the United States)而中文本作：『合衆國人民由領事等官捉拿審訊』……，『捉拿』二字查係訛譯。

（註九一）第十款。

（註九二）第六款。

（註九三）第二十款。

（註九四）第十八款。

英五口通商章程，並非美約所新增，然二約之規定頗有不同之處，如英約所規定者僅為中英兩國之訴訟事件（八九）。而美約則一概為美人而他皆為外國人在中國通商口岸之司法案件，中國亦不得干涉（九〇）。（一）商船進口並未開艙，限二日出口，不征稅鈔（九一）。（三）商船納稅已畢，因貨未全銷，改往別口轉售，勿庸重征船鈔（九二）。（四）商船進口，納清稅餉欲將已卸之貨，運往別口轉售，免其重納稅餉（九三）。（五）延請中國人士教習方言，幫辦筆墨，並採買中國各項書籍。（九四）

(六) 貿易港口，准其租地自行設立禮拜堂及殯葬之處（九五）。(七) 此後投遞文書，除欽差大臣外，得交兩廣及閩浙等總督代奏。(九六) 此外尚有一款亦爲英約所無，即美商擅赴五口外私行交易，走私漏稅，或携鴉片及別項違禁貨物至中國者，聽憑中國地方官吏辦罪（九七）。

耆英頗以此條爲得意，謂此款『係屬增入，該夷使亦允從，足見該夷使遵守天朝法度，不敢任意妄爲』（九八）。

實則此條皆爲美人卸責之文，在我棄多權，而徒斤斤於緝私，已屬輕重倒置，况約無明文，我國官吏可邀美國官吏以共同負責。查上年（一八四三年）五口之外，英人有遣人登陸散發廣告，兜售毛織物品及煙土雜貨等物（九九）

(註九五) 第十七款，顧盛之提出此款要求，係受使團秘書原爲教士伯駕及別治文等之慇懃，蓋其時美國之社會頗重視中國之傳教事業也。(See Danton, *The Cultural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P. 112-113.)

(註九六) 第三十一款。

(註九七) 第三十三款。

(註九八) 道光夷務，卷七十二，頁十八。

(註九九) 同上，卷六十七，頁五十八——五十九。

(註一〇〇) 同上，卷六十九，頁十七。Dennett, op. cit., PP. 165-166.

(註一〇一) 即美國近代著名學者鄧納(Tyler Dennett)亦謂當時英美兩國關於此事政策之不同者，僅爲兩國人民參加走私漏稅之範圍大小而已。(See Dennett, Op. cit., P. 168)

(註一〇二) 第三十四款，

論著一七八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中美關係之研究

。英使即明知亦不加干涉。是年十一月（九月），耆英照會英使對於英人此種違反條約行爲提出抗議。樸鼎查覆稱『

：『禁止此種違反行爲最有效之方法及責任，厥在中國地方長官，此等地方長官，務須協力禁止內地奸民私相交易

，方能有濟。余向貴大臣及其他高級官憲，陳述此意，何止十次。』(100)是英人早已圖謀規避責任，此時顧盛亦得此而卸責，又何樂而不爲？此款之直接影響，使其後

，美商儘量私販鴉片及爲其他走私漏稅之事，而美國政府及駐華使領人員毫無責任，是以望廈條約實不免有庇護違禁奸商之嫌(101)。該約未復規定於十二年酌量修改(102)。此款對於此後之中外關係頗有相當影響，吾人

當於下文中述之。此外該約各項規定大致與英約相同。自通商權利方面言之，中國給予英國者，美國人民實際上即早已同樣享受，顧盛僅係因人成事，加以條約保證之法定基礎而已。至於英約所無，而美約新增之權利，則初非美國政府本意之所及，吾人觀其給予顧盛之訓令自己瞭然。

故嚴格言之此次中美初次訂約交涉顧盛對於中國之態度，與其爲基於本國政府之訓令，無寧爲由於其個人之主張爲愈也。

顧盛之所以如此者，其原因有二：（一）其時美國政府對於中國情形不甚了解，而顧盛則因來華後得僑華有年之美國人民襄助，故對於中國之虛實洞若觀火，知中國對英戰事甫終，瘡痍滿目，一時不願與他國再發生糾紛，重譴戰爭，遂不惜以威脅手段，勒索中國之權利；（二）當時中美間交通不甚便利，往返頗需時日，故顧盛不待政府（註一〇三）顧盛被任爲赴華全權公使時，不但其本國政府中之敵黨，攻奸不遺餘力，甚至宣稱此舉爲泰祿總統酬勞私人（因顧盛與泰祿同一政黨，且在國會中竭力擁護泰祿）；即英國輿論亦備加嘲笑，謂欲抑乞英國對華戰勝所得權利之餘瀝，恐終必爲中國所拒，一事無成，悵然而返也。（See Dennett, oP. cit., PP. 112-133, 143.）顧盛既飽受刺激，則其欲自中國竭力攫取權利以爭着

之訓令而自行處置，若能獲得若干重要權利，不但政府決不致以其爲非，且可因之而受國人之贊許，又何樂而不爲乎？（一〇三）此種在外使臣不待政府訓令逕即自行處置之事，在美國與遠東各國之初期關係中，其事屢見不鮮，固不僅以顧盛之對華爲然也。

（註一〇四）請參閱同年成立之中法五口通商章程，及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之中瑞那通商條約，

（註一〇五）Dennett, oP. cit., P. 170.

下，對外交涉之最後決斷權，依法律言之，當然操諸皇帝之手，然實際上，君主對於信賴之重臣，常言聽而計從，故自中英江寧締結和約至道光末年，著英感於應付英人廣州入城交涉之棘手，遂自請調京任用為止，皆為著英主持對外交涉之時期。

在此時期中，著英對於美國可謂毫無認識，自始即認為美國及其他各國與英國暗中互相勾結以謀中國，其於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一八四三年一月）奏請准許美國等按照新章與英國一體至新增口岸通商時即稱：

『……即如英夷犯順之初，兵船本屬無多。迨後日益加增，約計總有一百數十隻，該夷遠隔重洋數萬里，徵派調發，談何容易。謂非與各夷勾通，臣實未敢深信。今英夷既遂所欲，而各夷仍在廣東向隅受累……竊恐心有不平，各夷既可資助英夷，英夷何獨不可贊助各夷？……縱使該夷（指美國）不敢公然犯順，而附於英夷，潛赴各口貿易，又孰從而覺察之？是英夷竟可布德於各夷，而陰操我國之利柄。各夷不克邀惠於天朝，而維繫英夷之手足，從此夷與夷則相結日深，而夷與我則乖違日甚，一英夷已足為害邊疆

，況乎衆夷而使之為一耶？』故著英主張『如米利堅等國，必欲在閩浙江蘇通商，似可准其一併議定稅則，任其所之，但不得於閩浙江蘇之外另有覬覦，亦不准在閩浙江蘇等設馬頭……可將聚集一處之夷船，散之五處。其勢自爐，其情自離。籍以駕馭外夷，未始非計』（一〇六）。

著英既早存有英美互相勾結之成見，故其後美使顧盛之請求進京覲見，遂疑為英國於善後條款內添出之語，及明知美國必有此請而預為地步。其時中英戰事甫定，清廷對於外使人京請覲自所深忌，且復恐英國援例而有所要挾，故命著英無論如何決不可任美使北來。顧盛諒知進京之請為中國政府所忌憚，遂據之以為要挾之手段，著英懵然不察，於是不惜多方讓步，俾其勿行北上。故對於美使之要求，除若干欵者英等視為重要者外，幾無不承允。吾人若僅就其時清廷之諭旨而言，著英此次對美交涉，或可謂之成功，然自另一方面言之，若使者英於外情稍有認識，顧盛此次奉命來華能否為美國獲得如許莫約所無之權利，固尙為一疑問也。

（註一〇六）道光夷務，卷六十四，頁四十三——四十六，

III 美國之要求修約

中美兩國自締結望廈條約之後，美國對華貿易之數量增加頗速。其重要之原因，概言之約有下列數端：美國在中英鴉片戰爭之後，快艇之改良頗有長足之進步，中國茶葉之輸出國外，有一時期幾半爲美船所壟斷，甚至中英間茶葉之運輸，亦在其營業範圍之內，蓋因其轉遞迅速，茶葉得以不致變味，而他國船隻則多行程遲緩，故無

(註一〇七) Alexander 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vol. I, PP. 229-230; Dennett, op. cit.,

P. 179.

(註一〇八) Michie, op. cit., PP. 230-231.

(註一〇九) 一八五一年上海進口外國商船隻數與噸數統計表：

國別	船隻	噸數
英國	101	三八，四二〇
美國	六六	三六，五三三
其他	三三	三一，一一一

上項統計表載 North China Herald, Oct, 30th, 1852,

係自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 P. 343, 所轉引 Dennett, *Americans in the Eastern Asia*, P. 180 載有「一八五一年上海進口英美商船之隻數及噸數統計表」，按一八五一年上海尚未開放爲通商口岸，「三三」二字，恐係「五三」二字之誤植。

法與之競爭也（104）。同時保護美國運輸業之航海律又適於一八五〇年廢止（105）；復值其時發生克里米亞戰爭（the Crimean War）歐洲諸國來華商船隻數銳減，於是美國對華之運輸業遂盛極一時。即以一八五二年而論，上海一埠進口之外國商船，美國船隻計佔百分之四十七（109），此爲中美貿易迅速進展原因之一。美國國會於一八四六年通過「新關稅法案」，規定此後徵收關稅須

以自由貿易之原則 (Principles of the free trade) 為依歸。(一) 茶稅本為美國國庫歲入之一，至是始完全豁免，茶葉輸入美國之數量於是突然大增。其他貨物與製造品之進口稅亦相繼減低百份之三十左右 (二)，故由華輸美之物品，如生絲，熟絲，羊毛，香料及糖等數量亦一時激增 (三)。此為中美貿易迅速進展原因之一。

在中英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徵收關稅雖有一定之稅則，然稅吏於額外之需索，常超過正稅，至中國與英美相繼締結商約後，此種陋規遂廢，各種貨物之稅皆按價值百抽五。

- (註一) F. W. Taussig, *The Tariff History of the U. S.*, P. 156;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VII, P. 382.
- (註二) Taussig, *ibid*,
- (註三) The Trade of the U. S. with China, P. 24.
- (註四)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VII, Chapter XXII; See also C. A. Beard and W. C. Bagley, *The His. of American People*, Chapter XV, XVI.

千里之勢。一八四五年中美貿易之總額僅九百餘萬元，至一八五二年即驟增至一千四百餘萬元 (一)。吾人若返觀美國國內之情形，則其時各種工業俱有長足之進步，而尤以棉織及毛織工業，因機器之改良，進步更速，出產激增。且交通亦日益便利，同時美國人民日向新大陸之西部發展，至一八五〇年，加利福尼亞 (California) 加入聯邦，美國之領土遂伸張至沿太平洋一帶 (二)。由於此種經濟及地理上之種種原因，美國之感覺有要求中國之多開通商口岸，以擴充其貿易範圍，固勢所必然也。

在另一方面，自中美望廈條約規定美國人民得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嗣清廷復明令開放教禁，准許人民信奉耶

教後（一一五），於是各國來華之傳教士日衆，而其中尤以美國爲最多（一一六）。其時名義上雖云已開放教禁，然實際上則除通商口岸之外，內地皆無傳教之可能，此等美傳教士之希冀中國開放內地任其傳教，甚至較美國商人欲擴張貿易範圍之心爲切；且彼等對於美國輿論頗有相當勢力。因此種種，美國政府遂根據中美望廈條約第三十四款十二年雙方各派代表公平酌議修改條約之規定（一一七），於一八四五年（咸豐四年）遣公使麥蓮（Robert M.

（註一五）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V, pp. 587-589.

（註一六）自一八〇七年英國傳教士瑪禮遜（Dr. Robert Morrison）來華傳教起至一八五一年爲止，各國來華宣傳基督教之教士人數共計一百五十，而其中以美國爲最多，計八十八人，英國佔四十七人，歐陸各國僅十五人而已。（Chinese Repository, vol. XX, no. 8-12, pp. 513-521.）

（註一七）該款因文爲：『和約一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

（註一八）Dennett, op. cit., p. 232; Pan, op. cit., p. 224.

（註一九）英外長訓令英使包令其向中國政府提出修約要求，其計八點：

（一）要求中國將內地全部及沿海各城市開放，准許英國商人貿易。

（二）如中國不允上述要求，則要求揚子江自由航行，並開放鎮江，南京及浙江沿海之溫州及杭州，爲通商口岸。

（三）要求承認鴉片爲合法貿易。

（四）廢除內地通過稅。

（五）要求訂明中國勞工出口章程。

（六）要求外國使臣得與各省總督直接會晤。

（七）各國使臣得與各省總督直接會晤。

（八）條約之解釋須以英文本爲根據。

（See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 I, pp. 414-415.）

McLane）時，命其根據上述條款之規定向中國政府要求修約（一一八）。其時英國亦已十分不滿意於舊約，以爲商業之不發達，乃由於通商地點之過少，且多偏於東南沿海一帶，揚子江及華北均無通商口岸，又以爲貨物之不能暢銷，中國內地通過稅之過繁，亦爲一重因。於是英國政府亦於是年訓令駐華公使包令（Sir John Bowring）根據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所訂之第八款最惠國待遇與美法兩國使臣一致行動向中國要求修改條約（一一九）。法

國政府亦同時訓令駐華公使命其根據中法黃浦條約第三十四款要求修約（一〇一）。英國當時之提出修約要求，與中英條約之規定顯不相符，因（一）中英南京條約乃政治條約，而非通商條約，且效力並無限期，當然不能要求修改；（二）英國之要求既然根據最惠國待遇一欵，則不能在美國修約之前提出，因美約訂於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一年），修約之期應在一八五六六年（咸豐六年）；（三）修約期限不能包括於最惠國條款之內，設中美修約後，中國復以新權利給予美國，則英國自可援例要求惟英國不能自行要求修改條約耳。

麥蓮於一八五四年三月間（咸豐四年二月）抵華後，隨即要求與兩廣總督葉名琛會見，葉氏偵知美使此次來華

（註一〇一）中法黃浦條約第八款規定：

『日後大法蘭西皇上若有應行更易章程之處，當就互換章程年月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至別國所定章程不在法蘭西此次所定條約內者，法蘭西領事等官與人民不能限以遵守，惟中國將來如有特恩贍典，優免，保祐，別國得之，法蘭西亦與焉』。

（Customs, I, P. 577.)

（註一一一）咸豐朝夷務始末，卷八，頁四，Dennett, op. cit., P. 233; Foster, op. cit., P. 214.

（註一一二）麥蓮奉命來華要求修約時，美總統畢亞士(President Pierce)及國務卿慕瑞(William L. Marcy)登臺未久且對於中國情形不甚瞭解，遂決任其自行處置，未與以任何詳細之訓令，故麥蓮向怡良及其後向清廷提出之要求修約條款，係出諸自擬。(Dennett, op. cit., PP. 235; 238.)

將要求修約，又恐言詞難以退却，遂藉口政務忙碌，拒絕接見。（一一一）麥蓮知與葉名琛交涉無望，遂離粵赴滬。抵滬後即赴崑山拜會兩江總督怡良，提出修約要求（

（一一二）其要求者計二項：（一）准許美國人民至揚子江及其支流之任何口岸，城市及港口貿易，其貨物應課之稅無論進出口皆在上海徵收；（二）美國人民如能享受此種權利與特權，美國政府願在條約中訂明採用有效之方法俾美國人民按照望夏條約中所規定之稅率照章交納，而美國政府復願對於任何一美國人民之假借美國旗號作違反中國法律及條約之貿易者加以阻止，惟中國無論何時若以

上述同樣的權利及特權讓與他國而不使其負擔此種責任，則美國亦即可不再負此種責任，而美國人民亦必須與其

他各國人民同樣充分與絕對享受該項擴大之權利；（三）美國人民得至中國任何地方，有信奉彼等宗教之自由，並得於任何地方租賃民房，或租地自行建造店面，醫館，禮拜堂以及殯葬處所，一如業已開放之通商口岸，又謂：『伊係該國全權大臣，可以便宜行事，若江省因關礙舊約，不能主張，即請奏明欽派重權大臣前來，以便面交國書，酌商定議。復交出照會一件……大致所言無異，惟添出如蒙奏准，自當襄助中華，削平反側，否則奏明本國，自行設法辦理，有不盡已道之處，咎在華官』（二二三）。以相恫嚇，蓋其時洪楊之亂蔓延日廣清廷已頗感應付之棘手矣。怡良答以『條約內載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更，應俟十二年公平酌議』，既云海面各款，則江河陸路，斷不在內；既云稍有變通，則不過就五口之中，因時制宜，略為斟酌，必非大為更改』而『天朝制度，君尊臣

（註二三）咸豐夷務，卷八，頁十九十一〇。Dennett, op. cit., P. 235.
（註二四）同上，頁二十。
（註二五）同上，頁四，二十三，二十八。
（註二六）Dennett, op. cit., P. 237; Morse, op. cit., P. 415.
（註二七）咸豐夷務，同上，頁二十六一一一十七。
（註二八）同上，頁二十七。
（註二九）同上，頁二十八一二二十九。

卑，從無全權臣子；廣東欽差大臣，管理各國事務，即屬欽派大臣，未便另行濱請』（二二四）。雙方交涉毫無結果，清廷其時初無允美國修約之意，又恐英法藉端要挾，會疊諭粵督葉名琛，命其嚴詞拒絕各國修約之要求（二二五）。不久美法二使皆得本國政府之訓令，命彼等相助英使定三國公使同行北上至天津要求修約，並備文照會怡良（二二七），怡良勸其赴粵與葉名琛商辦，決不可前往天津（二二八）。各使允再『赴粵東，若難與葉督憲商辦，仍須前赴天津與北京大憲會商』。復稱：『葉總督肯見與否，尚在未定，如仍拒絕我等應辦之事，尚須奏請欽差來滬會商』（二二九）。英法各使抵粵後，隨即照會葉名琛要求修約，葉氏藉詞拒絕不見，僅派屬吏二人，告以並未奉有諭旨辦理修約事宜，若條約稍加變通尚可酌商，其重大

事件必須奏明請旨。又稱：『天朝大臣無權，但知僅守成約』（1110）。各使知在粵交涉修約絕對無望，乃決北上赴津要求。途經上海時，復與蘇撫吉爾抗阿商議修約亦無結果（1111）。於是各國公使遂乘軍艦離滬北駛，法使布爾布隆（de Bourboulon）因臨時發生意外，不能乘坐本國軍艦，變更計劃，改派屬員哥士著（Comte Kleczkowski）為代表借乘美艦偕英美二使同行（1111）。

吉爾抗阿與諸使會晤後，隨將交涉經過詳情奏報清廷，謂：『該酋等業已合而為一，與七月間情形又已不同：

……辯論竟日迄無成議……據云天津之行……竟難中止。又

向再三開導，據云此番前去，如蒙恩准，欽派重權大臣兩三人前來查辦，中外利益實屬不小，倘仍照舊飭回廣東，伊等實屬無賴，亦不敢即生異議，惟有將伊等無可如何情

（註1110）同上，卷九，頁二；Morse, op. cit., P. 415.

（註1111）同上，卷八，頁三十三——三十五；卷九，頁二——四；Morse, op. cit., P. 415;

appendix, R. S.

（註1111）Morse, ibid; Dennett, op. cit., P. 239.

（註1111）同註1111。

（註1114）咸豐夷務，卷九，頁六，十九。

（註1115）英美兩使修約說帖原文見上書，卷九，頁四十一——四十七。

形，奏知該國待命而行，以後之事，即難豫定。已擇於十八日啟碇前去』。吉爾抗阿認為其時清軍正與太平洋軍相持於長江南北一帶，決不可絕諸國太甚，否則『一朝決裂，「各國」乘金陵未復之際，闖入長江，諸事不復受商，動輒為所牽制，一誤再誤，長江又添一巨患』。又謂『今美使既堅持要求修約，欲由長江直至漢口，設立碼頭，勢將無從阻止，莫若將計就計，欽派耆望深重之大臣，前來議定妥協章程，約其所請……且英米二夷，外和內忌，暫可借米以敵英』（1111）。清廷未加採納。

英美諸使於十月十五日（九月十七日）行抵大沽口外

，清廷據報，隨即命長蘆鹽政崇綸，文謙及天津鎮總兵雙銳等接待諸使，準備交涉（1114），雙方會晤後，英美兩使皆提出修約說帖（1115），英使說帖中之重要要求

與其政府之訓令，無甚出入（一三六）。惟添出要求中國履行准許英人入廣州城之許諾；英人被華誑騙財物，或別受枉屈者請求立即查追伸理；及請求於各貿易港口官爲設立存貨堆棧，以便英人貨物未能脫售者仍能出口；並請廢止廣東所加之茶稅，其已繳納者應照數退還等數款。美使所提出之修約帖中之條款，則較諸前在上海要求怡良者，增加頗多，除與英人要求相同者外，亦添出要求重訂稅則，嗣後凡屬中美兩國土產及製品應准兩國人民任意攜進彼此港口不必納稅；中國『沿海貿易』（Coastal trade）應准美國人民均沾其利；中國海岸洲島之捕魚及採礦等事業亦應准美國人民參加。

清廷以爲美法兩約雖有修約之規定而皆尚未到期，英約則並無修約之規定，雖有一體均沾之條款，亦不能於美法之前提出要求。（一三七）故初無各國修約之意（
（註一三六） 請參閱註一二九，及 Dennett, op. cit., PP. 235, 239。
（註一三七） 咸豐夷務，卷九，頁二十四——二十五。
（註一三八） 同上，頁六一一七，十四，三十五。
（註一三九） 同上，頁二十五——二十九。
（註一四〇） 同上，頁三十九。
（註一四一） 同上，頁四十八。
（註一四二） 同上；頁四九一一五〇，五三一一五七。

（一三八），然以各國業已一致行動，知若完全拒絕其要求，『斷不能折服其心，而杜以後無厭之請』（一三九）。崇綸等復奏請『察其情理可原者，交辦理夷務督撫大臣，查照原立條約悉心酌覈，妥爲查辦，以示懷柔之意』，以爲『英夷詭詐多端，桀鷩不馴，即若米利堅國亦不過聽其指使……竟若一無所遂，必致羞憤而返。雖不敢遽肆鷄張，惟南氛未靖，倘再暗生詭譎，辦理更爲棘手』（一四〇）。同時蘇撫吉爾抗阿亦奏請許各國條約略爲變通以副其望，謂否則該商等若藉端起釁……抗稅不交，則不但上海一營，立即斷餉，即金陵，京口紅單船等營，亦皆無協濟』（一四一）。清廷遂允英美等國，外人與華人相爭請爲伸理；上海滋事求免欠稅；及廣東加抽茶稅請求廢止等三款，惟各使仍須回至上海或廣東聽候辦理，其餘各要求認爲料係『顯背成約』，一概不允（一四二）。英美等使見要求不

遂，遂廢然相偕南返（一四五）。

其時英法兩國皆從事於克里米亞之戰，組織聯軍助士抗俄，故兩國政府於訓令其本國駐華公使要求修約時，曾囑其不可以武力對待中國，蓋因對俄戰爭相持不下，兵力不克東調故也（一四五）。至於美國則本未存有以武力

要求中國修約之意，故美使麥蓮自北上要求修約失敗由津返滬後，將經過詳情報告美國國務卿時，曾附函向美國總統建議謂：

『欲與中國維持外交關係，惟有以敵口相向』。〔一四五〕主張美國政府應聯英法兩國政府共以海軍封鎖中國各地海口，強迫中國接受修約要求。又謂英法駐華公使皆承認對華應開始採取一更堅決之政策，彼等皆希望英美法三國政府能繼續維持一致和諧之行動，未復力陳歐美各國對於中國應採取強硬政策之必要（一四六）。美

（註一四三）同上，頁五十一。Morse, op. cit., P. 317-324.
op. cit., op. 311-312; Foster, op. cit., PP. 214-218.

（註一四四）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XI, PP. 317-324.

（註一四五）Foster, op. cit., P. 225.

（註一四六）Ibid., P. 318; Dennett, op. cit., PP. 239-240.

（註一四七）Dennett, op. cit., P. 240

（註一四八）Ibid., P. 280.

國政府對於麥蓮之建議未表贊同。國務卿慕瑞隨即訓令麥蓮云：『總統對於汝之聯合英法以侵略手段對付中國之政策，即聯合三國海軍威脅，或使用武力強迫中國同意修約藉以獲得擴大的通商特權——表示嚴重反對』云云，該項訓令抵華時，麥蓮已辭職返國矣（一四七）。

其後英法兩國皆因對俄戰事之牽制，無暇他顧，故對於修約要求不得不暫時擱置。至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美法兩約均已屆修約之期，美國政府遂於一八五五年任命伯駕（Dr. Peter Parker）繼麥蓮為駐華公使，賦以全權，命其來華要求中國政府修改條約。其訓令計下列三點：（一）要求美國使臣得入駐北京；（二）通商範圍之無限制擴大；（三）關於限制美國人民個人自由之禁令一概廢止（一四八）。時克里米亞戰爭猶未結束，英法兩國因在

華武力單薄不足以威脅中國，迫其承認修約要求，不得不等待時機，故一時並無表示。美國政府恐一國單獨向中國要求修約復遭拒絕，又不明英法兩國政府對華之意嚮，遂命伯駕於赴華時繞道歐洲，與英法兩國外交當局交換對華採取共同政策之意見。乃伯駕越出其政府訓令範圍之外，竟表示美國政府願與英法兩國對華採取同一行動與政策，並甚至表示願與英法締結『三角同盟』以便一致對付中國之意（一四九）。英法兩外長遂皆訓令本國駐華公使與美使伯駕合作（一五〇）。伯駕於一八五五年終抵粵後，即與英法兩使各自照會督辦葉名琛，通告修約之期已屆，即將赴津交涉，要求代爲入奏，謂『現欲巡行各港，六月初旬前後，便可啓程』（一五一）。葉名琛不允所請，復藉詞推托拒絕接見（一五二）。葉氏於各使中對於伯駕之印象最爲惡劣，以爲此次各國要求修約皆其主動，其於奏報清廷時稱：『該使素稱狡黠，且曾前通匪（此係指太平天

國）。以前英美法三國赴津要求修約，皆英會包令爲之唆使，此次復生異議，似又美會伯駕遇事生風』。又稱：『現在伯駕既有前赴天津之意，現已力爲阻止，其英法兩國尙無此說，惟伯駕性多詭詐，誠恐復又煽惑包令，顧思（Comte de Courcy）復同北上。復自信其有應付此次各國要求修約之把握，謂：『道光三十年夏間英美文翰（Sir S.G.Bonham）遣商前來天津；咸豐四年間，英美法等國夷會，各赴天津，兩次皆蒙……仍令回粵查辦。計自七載以來，各海口尙稱敉靖，但恐此無可應，彼或可乘，奏委希冀之心。嗣後該會無論行抵何省，如有呈懇代爲陳奏之件，總令其回粵，聽候查辦。臣自當恪遵疊次訓示，堅持定約，俾得隨時駕馭，設法箝制……』（一五三）清廷據奏復疑伯駕欲赴天津，藉口要求，實爲私銷違禁貨物起見，遂諭直隸總督桂良，設伯駕北來，可命其仍返廣東，並禁止沿海居民及商漁船隻不准與該船交易，謂：『使之

（註一四九） Ibid., PP. 280-281.

（註一五〇） Morse, op. cit., P. 417; appendix I.

（註一五一） 咸豐夷務，卷十三，頁十一——十二。

（註一五二） Foster, op. cit., PP. 221-222.

（註一五三） 咸豐夷務，同卷，頁十一——十二。

無利可圖，自必廢然而返也』（一五四）。

伯駕在粵交涉既無眉目，遂向英法兩使建議三國實行聯合之強有力行動至天津威脅中國政府使其接受各國修約條件，但英使認為美使僅有軍艦二艘，英法在華又均無充足之武力以壯聲勢，此行必無效果，故拒絕參加（一五五）。而英使對於伯駕向英法政府建議之要求修約條款亦認為不切實際，表示不能完全同意；至於法使顧思則因其時尚未接得政府之訓令，故對於此事與英使採取同一步驟，惟包令之馬首是瞻（一五六）。

伯駕之所以未能得英法兩國公使之合作，其原因言之約有下列數端：（一）英法其時皆從事戰爭，一時不擬對華採取積極行動；（二）伯駕未能獲得英國外交當局之信（註一五四）咸豐夷務，頁三十一—三十二。

（註一五五） Morse, op. cit., p. 417; Dennett, op. cit., p. 281.

（註一五六） 伯駕向英法兩國外交當局建議一致向中國政府要求修約之款項計下列四點：

- （一）中國應許英美法三國使臣常駐北京，復應派代表常駐英美法三國都城。
- （二）中國應對英美法三國開放全國，許上述三國人民之在華貿易範圍無限推廣。
- （三）中國應許其一切人民有信奉宗教之自由。
- （四）中國應改良司法。（See Morse, op. cit., p. 417.）

（註一五七） Dennett, op. cit., pp. 299-300.

（註一五八） 咸豐夷務，同卷，頁十六——十七。

（註一五九） 同上，頁十七——十九，三十。

任；（三）美總統畢亞士領導之政府行將結束，而其時復因英國駐美公使在美鼓吹激起美國人民對於英國抗俄助土之同情，及英國駐美使領在美徵兵等事，英美兩國政府發生齷齪（一五七）。在此種情況之下，欲英美兩國其時一致行動，自屬不可能之事也。

伯駕在粵既未獲與葉名琛會晤商榷，又未得英法兩使之合作，遂於是年七月（五月）離粵北上。途經福州，伯駕根據條約規定要求閩浙總督王懿德將美國國書代為進呈清廷，王督接受國書，允為轉呈（一五八）。旋奉清廷諭旨斥其不應收受國書代為呈遞，王督遂將原物退還伯駕（一五九），而國書已被開封，伯駕認為此事有辱美國國體，決即北上赴津要求中國政府解釋，並乘機提出修約要求，

嗣因過滬時座船忽行損壞，修理需時，復以與江督怡良往返交涉毫無結果亦費時甚多，不久北方港口皆已凍結，無法前往，遂於十一月復返廣東（一六〇）。

伯駕返粵後，不久英使因粵督葉名琛屢次推托不接見，及廣州人民之拒絕英人入城問題與前次要求修約之一無所得，懷恨已久，適遇中國官廳遣役至一曾在香港英國官廳註冊而已期滿之華船『亞羅』號（Arrow）捕拿海盜，遂藉口中國辱及英國國旗，不待交涉即率英國海軍進攻廣州，美法等國皆表示維持中立。（一六一）英人開始軍事行動後，葉名琛即通告各中立國謂對於中立國在廣州之人民無法再加保護，各國人民遂相率退出廣州，時有美國軍艦奉命溯珠江上航保護美人退出廣州，經橫掃礮台，守臺兵士不察，以爲英船，誤擊之，翌日美駐華軍海司令奄師大郎（Commodore James Armstrong）遂命美海軍

（註一六〇）咸豐夷務，頁二十三，頁二十八——三十。

（註一六一）同上，卷十四，頁十四——十五；Morse, op. cit., chapter XVI.

（註一六二）中西紀事，卷十二，頁四；咸豐夷務，卷十四，頁二十一；Dennett, op. cit., P. 282; Morse, op. cit., PP. 432-433.

（註一六三）請參閱本章第二節。

（註一六四）Foster, op. cit., PP. 218-229; Dennett, ibid.

進攻橫擋礮臺，二日內盡被擊毀，事後復要求葉名琛道歉，葉氏以形勢危急，不得已允之，其事始寢（一六二）。

伯駕對華本主張採取侵略手段（一六三），此次奉命來華要求修約復屢遭拒絕，又以其時中英衝突之刺激，遂向美國政府建議謂：

『此次英美法三國如赴天津要求修約仍被拒絕，則英國可暫行佔據舟山，法國可暫行佔據朝鮮，美國可暫行佔據台灣。設中國能對於過去種種使各國滿意，並對於將來予各國以正確之諒解，則各國即將上述諸地退還中國。若能如是，則將來會議必不致再行發生波折，而一切最有利與合意之結果亦必可『垂手而得』』。伯駕未復解釋上述之辦法爲『最後之手段』（一六四）。其時美國政府頗不願因在華代表之不審慎行爲致使美國捲入中英糾紛漩渦之中。這授得伯駕之建議，復聞美國

轟毀中國礮臺，及香港美國領事於英軍攻破廣州城時，手持美國國旗隨軍越垣而入等事件，甚感不安，國務卿慕瑞遂即訓令美使伯駕及駐華海軍長官云：

『總統對於本國駐華海軍之行動，開始既未能審慎，其後之步驟又未能忍耐，表示不勝遺憾，英國政府之目的顯已超出美國所企圖之範圍之外，雖英國渴望我國與之合作，然吾人亦決不應與其一致行動，總統竭誠希望足下及本國駐華海軍長官，能為一切保護美國僑民生命及財產所必需之事，惟不得預問中英糾紛，或造成任何嚴重妨礙本國與中國間親善邦交之事』（一六五）。

美國畢亞士總統領印下政府之任期其時行將告終，不願為繼任者留一對華足資彷彿之辦法，故關於對華要求修約事項，伯駕從此即未接得本國政府其他特別訓令（一六六）。

（註一六五） *Ibid.*, pp. 229-230; *Dennett*, op. cit., p. 283.

（註一六六） *Dennett*, *ibid.*

（註一六七） *Ibid.*, p. 284.

（註一六八） *Ibid.*, p. 276.

（註一六九） *Ibid.*, p. 285.

其時美國之建造汽船已頗有進步，美國之擬創設太平洋聯絡美亞兩洲間之航線，已非一日。其理想中之給汽船燃料煤之地點有三，即日本，台灣及中國大陸，其中尤以台灣首先得美國駐華官吏之注意。一八四七年

一八四九年，美國駐華海軍曾兩次派遣海軍考察台灣，現該地藏煤豐富，煤質優良（一六七）。至一八五四年海軍艦隊司令潘理（Commodore M. C. Perry）奉命赴日本交涉通商事宜時，亦會往台灣考察煤礦，歸即即竭力勸告政府佔據台灣，美國政府未加採納（一六八），其後不久有二僑華美國商人獲得台灣樟腦專賣權，並就一機關於台灣某港。彼等知台灣物產豐富，垂涎已久

恐美國海軍拒絕援助，乃慤通知伯駕報告美國政府，謂茲願得美國認可及保護之保證後，於台灣成立一獨立政權（一六九）。伯駕知美國政府不日即將更迭，本人去期已在不遠。辦理修約交涉已非其事，若不為美國自

取得若干重要權利，行將有虛此行，今接得美商之請求，適令其意，遂上書美國政府，力陳永久佔領台灣之利益，謂：

『我國如欲創辦加利福尼亞，日本，及中國間之航線則台灣實爲供給燃料最優越之根據地。台灣不久或將不歸中國統屬，乃可能之事；此島在政治上及地理上既將與中國分離，則爲尊重『均勢』之原則，美國亟應佔有該島。』

『英國之屬地於太西洋有聖海倫那島(St. Helena)於地中海有直布羅陀(Cibraltar)及馬爾他(Malta)於江海中有亞丁(Aden)於印度洋中有馬麗修斯(Mauritius)，錫蘭(Ceylon)檳榔嶼(Penang)及新加坡(Singapore)，於中國海有香港。設美國如此處置並能妥貼佔有台灣，英國當然不能反對』。

繼復列舉國際公法中之原則，謂因中國不尊重條約，故美國可佔據台灣以示報復(一七〇)。

伯駕上述企圖侵略中國領土之建議，迄未得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自要求修約屢遭中國拒絕，及廣州人民拒絕英人入城等問題，久已即有以武力對付中國之意，徒以對

最後手段」，則本國海陸軍無國會之授權，不得有何軍事行動。所謂「最後手段」，即係戰爭，本國之行政當局並無宣戰之權……如爲保護本國在華僑民之生命及財產起見，自以增加本國駐華海軍爲宜，惟總統此舉並無侵略他國之意』。(一七一)

不久畢亞士政府結束，蒲却南總統(President Buchanan)執政後，即任命列衛廉(William B. Reed)繼伯駕爲駐華公使，於是伯駕企圖侵中國領土之計劃遂隨之消滅(一七一)。

四 所謂『四國合從』與天津條約

(註一七一) Foster, op. cit., p. 230.

(註一七〇) Ibid., pp. 287-288.

(註一七一) Ibid., p. 290.

之答覆，至畢亞士政府即將卸任時，國務卿慕瑞，訓令伯駕，答覆其聯合英法兩國各自暫佔中國領土以強迫中國允許修約之建議云：

俄戰爭之牽制，未遑東顧。至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亞戰爭。是年十月，『亞羅』號事件之消息尙未傳至英國，英法兩國外交當局已會商對華政策，其時適法國政府接得廣西西林縣殺死天主教馬神父 (Peré Augustine Chapedelaine) 之消息，法皇拿坡倫第三 (Napoleon Third) 欲借此機會耀國威於海外，以收國內之人心，並博教會之歡，乃決與英一致行動，共同以武力強迫中國承允賠償與撫卹馬神父案，並取締廣州人民之排外，及修改條約 (一七三)。

翌年初英國接得廣東中英衝突之報告，首相巴麥尊 (Lord Palmerston) 力主對華從事報復，要求國會協助軍費，上院議員陀貝 (Lord Derby) 及下院議員可勃登 (Cobden)，格蘭斯東 (Gladstone) 狄斯拉里 (Disraeli) 等皆一致抨擊此舉，否認中國處置失當，並力斥英國駐華代表對待中國行爲之奸詐及魯莽，於是下院以多數否決。巴麥尊乃解散國會，重行改組下院後，始克通過先遣使赴華要求修約及賠償英人損失否則以武力解決之議案 (一七四)。

英法既決連合出師，遂一方任命額爾金 (Earl of El-

gin and Kincardine) 及葛羅 (Baron Gros) 為赴華交涉全權大使，一方英國復命駐美公使勞貝 (Lord Napier) 要求美國與英法兩國對華合作，並請美國政府命美國駐華代表及海軍長官與聯軍代表一致行動。復致備忘錄 (Memorandum 譯覺書) 與美國政府，大致謂英法兩國此次之出師中國，純為人道，公義，及未來之重要利益計，並無擴張領土之企圖。彼等之目的僅為要求中國成立通常之外交關係，如開通商口岸，改訂稅則，剿平盜匪，及准許傳教而已。至於欲要求中國承認鴉片為合法貨品則並未提及。並謂俄國駐美公使已表示俄國維持中立，決不反對聯軍任中國之行動。希望美國政府切勿效法俄國，因中美貿易日益增加，初非中俄之關係可得同日而語也。未復要求美國政府：(一) 對於英法兩國上場之目的，宣言表示贊成；(二) 派遣一全權大臣，以一與美國國家及使團尊嚴相稱之艦隊載之先往倫敦及巴黎，俾其於抵華之前，得知中國簡言之，即邀請美國與英法聯合，共以武力解決對華問題。

(註一七三) Morse, op. cit., P. 483.

(註一七四) Michie, op. cit., PP. 318-319; Morse, op. cit., P. 427.

而已（一七五）。

美國政府認為於其時中美兩國關係之狀態而論，並無放棄對華修好態度而訴之武力之必要，且美國輿論又皆不直英法，以爲英國之所以聯合法國出師中國，目的僅在壓迫中國承認鴉片爲合法貿易而已（一七六）。加之當時美國嚴守傳統之孤立政策，不願輕易捲入他國政治糾紛之漩渦，縱使政府行政當局有參加英法聯軍共同以武力對付中國之意，國會亦必無通過之理。故美國政府遂決派遣全權公使隨同英法兩國使臣赴華要求條約及賠償美國人民於過去廣東中英衝突中所受之損失，惟不允參加英法之軍事行動。

美國國務卿卡斯(Lewis Cass)隨即答復英使勞貝云：

『正確之經驗，昭示吾人於歷次使中國開放於世界各國交往及貿易之企圖中遵守和緩及審慎之態度，

欲求努力之穩妥與成功必須假以時日，種種改革『時（註一七五）Foreign Policy Reports, vol. III, no. 3, pp. 64-65; Dennett, op. cit., pp. 301-302; Morse, op. cit., p. 485.

（註一七六）Dennett, op. cit., p. 304.

（註一七七）Ibid., p. 302.

（註一七八）For, Policy Reports, op. cit., p. 65.

（註一七九）Dennett, op. cit., pp. 302-303.

間』必漸漸使之實現，固非一蹴即能成功者也（一七七）。

本國海軍官員不僅有權可指揮海軍以自衛，且可於中國或其他任何地方遇美國人民之生命及財產遭非法之侵害而陷於危險時加以保護，如必要時亦可重行爲之，此固彼等之職責也。然若派遣遠征軍至中國領土之內，則無本國國會之授權決不能從事者也』（一七八）。

卡氏繼復向英使解釋謂以美國與中國目前之關係而論，實無戰爭之理由。在另一方面，美國固將注意英法兩國之要求，而派遣一全權公使與英法使臣同赴中國，惟必須說明者，即美國決不爲英法聯合與中國締結任何條約中之一項，將來美國將與中國單獨訂約，與英法各不相干（一七九）。

不久，美國政府即明令發表任命列衛廉爲赴華要求修

約之全權公使，此爲美國與其他各國合作解決遠東問題之初次。

(二) 國務卿卡斯授予列衛廉者，除訓令外，並有英使勞貝邀請參加英法聯軍及美國政府答函等公文全份，關於此等公文，卡氏命其特別注意，謂：

『英法間之意見及行動幾已完全一致，甚至武裝合作，亦復如此。足下於訓令所附之函件中可知英法兩國曾邀請本國參加聯合及對中國之敵對行動，至於總統之所以拒絕，理由已由上述答覆英使之照會中充分說明，並曾提及美國於何種範圍之內可與英法兩國作公正之合作』(一八〇)。

美國政府給予列衛廉之訓令，乃當時美國對華態度良好之說明，其中重要之點計八，茲略述之如下：

(一) 將本國總統認爲英法兩國之目的乃公正及適合於情勢之意明示英法使臣及中國政府，美國政府並非與中國作戰，此點足下應切記於心，若足下與中國交涉不能發生效果，則第

(二) 是下應與俄國使臣維持與對待英法使臣同樣之友誼關係，與中國交涉時，可接受彼之援助，美國之對華政策與中俄兩國間之和平關係並無不相符之處。

(三) 明示中國，美國所欲者僅爲擴充貿易之機會，及關於徵收外貨之內地稅成立一較好之章程，此外並無侵佔中國土地或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四) 明示中國，美國並無企圖要求鴉片爲合法貿易之意。

(五) 要求中國政府誠意遵守並執行條約之規定。

(六) 要求外人有傳教之自由，中國政府不得干涉。

(七) 要求外國使臣得駐扎北京，並得覲見中國皇帝，及與正式任命之外交大臣往來。

(八) 中國如遇英法發生戰爭，可利用中立地位，

(註一八〇) For Policy Reports, ibid.

爲雙方交戰國從中傳言，俾戰爭得以早日結束（一八一）。

美使列衛廉於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咸豐七年九月）抵華後（一八二）。隨即以其訓令咨會英法二使，英法二使始悉美使不能與之作武力合作，頗感失望。（一八三）列氏復照會粵督葉名琛，要求會見商議條約，葉氏向以置之

（註一八一） Foster, op. cit., PP. 231-232; Dennett, op. cit., P. 306.

美國所以採取此種緩和之態度，理由已如上述，美國其後不但獲得英法所有之權利，且因不使武力，使中國政府對於美國逐漸發生好感，爲中美兩國之邦交計，此實上策。乃鄧納氏（Tyler Dennett）於其所著之美國人在東亞（Americans in the Eastern Asia, P. 305.）一書中，批評當時美國對華之態度大意謂英國其時不僅爲世界各國之貿易而使中國開放，且欲藉此於遠東獲得最優越之地位，美國當時不準備作同樣要求，未免遺憾，繼復舉一妙諭，以譏刺當時美國之對華態度，大致謂：當時美國公使奉命赴華，手中攜筐，立於果樹之下，以待其同伴（指英法兩使）踩升樹巔，搖落果實而盛之返國。甚至奉命於遇事牽涉此樹之所有主時出面調解。美國代表在國際舞台上所扮演之角色，確爲從未有較此更可恥者，鄧氏之意，簡言之，即以美國未以武力對待中國爲遺憾，而以因人成事爲可恥。此乃帝國主義侵略弱國之論調，固不應出諸研究學術者如鄧氏之口也。

（註一八二） 咸豐夷務，卷十七，頁二十五——二十六，Dennett, op. cit., P. 311.

（註一八三） Morse, op. cit., P. 486; Foster, op. cit., PP. 232-233.

（註一八四） 咸豐夷務，卷十七，頁三十八——三十九。

（註一八五） Morse, op. cit., P. 486; Foster, op. cit., 233.

不理爲應付外人之唯一辦法，恐接見美使則英人『乘時來援』，遂覆以前此接見「外使」，率在舊洋商伍怡和之仁信機關已於去年爲英人所焚，雖有願見之心，並無可見之地（一八四）。至於要求條約，則答以前訂約雙方皆滿意與有利，並無修改之必要，且亦無暇商議此事（一八五）。葉氏一方則捏詞欺騙清廷謂：

……適值米利堅國亦復更換公使，該國備知上年英夷滋事，實由於伯駕之暗助唆使，先已撤回，此次列衛廉在國，即公同議定，照常通商，毋得另生枝節，前於九月十九日到粵後，英夷恐其照會先行上省多方阻撓，列會不聽，遂於十月初八日，將照會由澳門同知轉送前來，旋於初九日照復，列會接閱之下，甚為欣感，即將照復之文，刊刻分送各國，並云可見我國與中國和好無嫌，粵省大憲如此相待予以體面，較之從前接見者尤為光榮，米國各商人，無不歡呼載道。英國各官聞之，大為神驚氣阻，英商皆歸怨於額會：彼米國公使，到粵不及一月，得佔先著，我國公使來粵，前後兩次，已越半載有餘，竟無隻字往通音問，究竟何時了局？……查英佛米三國本皆世讐，各不相下，然每遇中國交涉事件，彼此又復勾連一氣，以爲力合勢衆，皆可有挾而來；適本國六月中旬，美商土達治等，來至黃浦懇求開船貿易，當即允行，復於照復列會文內，所有上年伯駕在此助虛犯順各情，並未一語提及，使之得以轉頤，米夷各會以爲中國

(註一八六) 咸豐夷務，頁三十六——三十七。
(註一八七) 同上，頁三十七——三十八。

『……適值米利堅國亦復更換公使，該國備知上年英夷滋事，實由於伯駕之暗助唆使，先已撤回，此次列衛廉在國，即公同議定，照常通商，毋得另生枝節，前於九月十九日到粵後，英夷恐其照會先行上省多方阻撓，列會不聽，遂於十月初八日，將照會由澳門同知轉送前來，旋於初九日照復，列會接閱之下，甚為欣感，即將照復之文，刊刻分送各國，並云可見我國與中國和好無嫌，粵省大憲如此相待予以體面，較之從前接見者尤為光榮，米國各商人，無不歡呼載道。英國各官聞之，大為神驚氣阻，英商皆歸怨於額會：彼米國公使，到粵不及一月，得佔先著，我國公使來粵，前後兩次，已越半載有餘，竟無隻字往通音問，究竟何時了局？……查英佛米三國本皆世讐，各不相下，然每遇中國交涉事件，彼此又復勾連一氣，以爲力合勢衆，皆可有挾而來；適本國六月中旬，美商土達治等，來至黃浦懇求開船貿易，當即允行，復於照復列會文內，所有上年伯駕在此助虛犯順各情，並未一語提及，使之得以轉頤，米夷各會以爲中國真可謂大度包容，同聲感戴。至於佛國葛會前已力勸英會日酌息事……現在葛會之曉瀆不已，實由於英會自立條約以後，猶復貪得無厭，狼狽爲奸。其要挾團結之心，幾於牢不可破，經此設法反間，已令自相攜貳，果使英國之勢自孤，定知各國之心亦轉……溯自從前許以二年後進城……十二年後更換條約，原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詎料包藏禍胎，貽患至今，若不乘此罪惡貫盈之際，適遇計窮力竭之餘，備將節次要求各款，一律斬斷葛藤，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否則得罷望蜀，伊於胡底，不獨當前之錮憂莫解，更恐此後，流毒方長』(一八六)。

清廷對於葉名琛依畀頗深，得奏信之不疑，以爲葉名琛『既窺破「其」底蘊，該夷（指英米法等國公使）技倆已窮……大局即可粗定』。遂諭葉名琛『務將進城賠貨，及更換條約各節，斬斷葛藤，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一八七)。

美使已要求未遂，而英法二使之要求亦爲葉名琛所拒

絕（一八八）。英法聯軍遂致最後通牒與葉名琛，限於四十八小時內獻城退兵（一八九），粵省巡撫將軍聞訊皆相率謁名琛詢應付之法，名琛安若無事，既不設防又不妥協，於是不數日英法聯軍即陷廣州（一九〇）。葉名琛被英人所擄，被囚於印度。

廣州失陷後，廣州將軍穆克德納及粵撫柏貴等聯銜據情入奏，清廷乃撤葉名琛職，授黃宗漢爲兩廣總督兼欽差大臣，赴粵查辦（一九一）。

（註一八八）咸豐夷務，頁二十八——三十四，三十九；Morse, op. cit., PP. 497-499.

（註一八九）同上，頁三十九；Morse, op. cit., P. 499.

（註一九〇）中西紀事，第十二卷，第五頁及國朝柔遠記，第十三卷，第七頁，皆謂此次戰事係英人糾合法，美、俄等合從稱兵，實則美俄兩國並未有軍隊參加作戰也。

（註一九一）咸豐夷務，同上，頁三十八——四十一。

（註一九二）同上，卷十八，頁十九——三十三；Morse, op. cit., PP. 507-508. 俄國政府自中國開放五口後，亦思享受此種海路通商權利，遂遣使臣普提雅庭（Count Putiatin）來華要求，俄使欲由恰克圖循陸路至北京，清廷拒之。（見咸豐夷務，卷十五，頁十九——二十四）俄使乃間道至大沽，致書理藩院，要求議約及進京覲見，（同上，卷十六，頁十二——十四），理藩院亦覆函拒之，（同上，卷十六，頁二十六——二十八），俄使遂南下至粵，與英美法三國聯合一致行動，俄國政府給予俄使之訓令與美使之訓令，大致相同，即以和平方法要求中國，非至極端危險時不得使用武力。（Morse, op. cit., PP. 477-478.）

（註一九三）咸豐夷務，卷十八，頁三十三——三十四。Morse, op. cit., P. 509.

英法聯軍自進佔廣州後，擬挾戰勝之餘威，要求清廷修改條約，遂於一八五八年年初與美俄兩國公使聯名致函大學士裕誠，要求清廷欽派全權大臣赴上海與各國商議修約事宜（一九二）。裕誠旋咨覆江督何桂清，謂已派欽差總督黃宗漢赴粵『秉公查辦』，可轉告各國使臣返粵聽候辦理，『欽差大臣向無上海督辦之理』；至於俄國則向不准在五口通商，中俄兩國查勘兩國邊界事，中國已派大臣至黑龍江，俄使自應赴該處會辦（一九三）。

各國使臣抵滬後，江督何桂清復奉命勸其返粵靜待新任欽差粵督黃宗漢與之交涉。各使知在滬交涉無望，遂決北上赴天津要求修約（「九四」）。

吾人於此有一述美使對華態度之必要。列衛廉自在粵遭葉名琛拒絕見後，頗爲憤激，乃向美國政府建議，謂美國對華必須改變態度，西洋各國皆應堅持其所求之權利，雖使用武力亦所不惜，因中國不若西洋各國可以任何通常之法則相繩者也。其後與各使聯合致書裕誠時，列氏復請求美國政府賦以指揮軍事之全權，俾必要時得以『必要之壓制手段教訓中國政府』。國務卿覆以目下尚無此必要，如遇危機不可避免時，總統自當請求國會准許此事也（「九五」）。美國政府仍恐列衛廉擅自以武力對待中國，嗣復予以訓令云：

『本國並非對中國作戰，派遣足下赴華除擴充合法貿易及保護美僑之生命及財產外，並無其他目的，此點足下須切記於心，因本國政府政策性質之關係，

（註一九四）咸豐夷務，卷二十，頁二一一四；Moise, op. cit., PP. 510-511.

（註一九五）Foster, op. cit., PP. 234-236.

（註一九六）Foreign Policy Reports, op. cit., P. 65; Dennett, op. cit., P. 312.
（註一九七）Dennett, ibid.

汝等之行動必須限於上述之範圍，決不可對中國存一切侵佔領土及企圖獲得政治上權力之目的』（「九六」）。

列衛廉因隨同英使之泰晤士報（The Times）訪員，曾對其肆行侮蔑，稱之爲『最卑怯者』，復謂四國間之合作應聽命英使指示共同行動之政策，頗感不快；抵滬時又接得上述美國政府堅囑不可擅用武力之訓令，已存有獨立行動之意；在另一方面，英俄兩使之態度復迥然不同，一則冷淡，一則和易，因此美俄兩使之關係日密，而英美兩使之關係日疏，四國使臣中途無形之中分成兩派（「一九七」）。

清廷其時接得江督何桂清奏，知已無法阻止，各國使臣逕將來津。何桂清等皆請欽派重臣準備交涉，謂清軍與太平軍正在相持之中，若一旦再與外人發生戰爭，則太平軍氣焰益張，必將無法收拾，復主張聯絡美俄以制英法謂：

『……聞此次之前赴天津，英夷已在國中議定而

來，佛夷則係得受偏値，隨同生事……米俄二夷則乘
豐附和，希冀坐受現成之利，狡獪已極……蓋聞現在
與我通商之國，實繁有徒，不第英米佛三夷而已也。

因五口馬頭顯爲英夷所創立，米夷則能獨樹一幟，不
受英夷鉛制，佛夷則爲天主教國；其入中國也，較英
米二夷爲早，其自稱雄，凡各國之前來貿易者，分附
於該三夷名下，懸其旗號，該三夷即抽重稅，一二十
倍於我之關稅，以爲募兵爭長之計，大約英夷得十之
七，米夷得十之三，佛夷則不及十之一，得利既有懸
殊，故有事雖合而爲一，無事則各不相能。俄夷亦附
與英夷，往來五口，貿易有年，既不甘英夷之抽收重
稅，又未奉天朝之命，故不敢自立馬頭，遂有往來籲
求之舉，觀俄夷前致軍機處照會，遂附入米夷文內，
(註一九八)咸豐夷務，卷二十，頁六一七。

(註一九九)同上，頁十九一一一〇，一十五。

(註二〇〇)同上，頁三十一三十二。

(註二〇一)同上，頁十三一一十五；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y*, PP. 150; Morse,

op. cit., PP. 514-515; Dennett, op. cit., PP. 312-313.
(註二〇二)咸豐夷務，卷二十一，頁五一一七，五十；卷二十二，頁十四一一十五。

就米，已有明證；是不難設法離間，以夷制夷，使之
互相攜貳，漸行削弱……』(一九八)。

清廷雖以四國互相勾結，『同惡相濟』，然以美俄兩
國於致大學士裕誠文中，尙有調解之意，復以俄國究爲中
國百餘年交好之國，美國在粵亦遵守條約，並未幫助英法
，遂決計以美俄兩國，『從中說合』，俾與英法交涉得以
出而轉圜(一九九)。此即爲清廷於締結天津條約前後，
應付英美法俄四國態度之張本。

四國使臣抵大沽口後，清廷即命直隸總督譚廷襄與各
國商議修約事宜，英法二使以其無全權委任，拒絕與之交
涉，並限清廷於六日內委派欽差全權(二〇〇)。惟美俄
兩使願與譚督會商(二〇一)。譚廷襄遵奉清廷諭旨，竭
力聯絡美俄，俾設法轉圜，使英法不致遽行決裂，乃俄國
公使普提雅庭藉此機會，諸多要挾(二〇一)。美使則堅

持要求，不肯讓步（二〇三）。譚廷襄等遂奏稱：『英法陽示其惡，米俄陰濟其奸，強弱不同，其爲貪得無厭，則均歸一轍』（二〇四）。繼又奏稱：『大抵俄會陰爲主謀，英佛則恃強要挾，米酋則兩相依附；詭計多端，合而圖我』（二〇五）。然恐英法遽啓釁端，對於美俄仍不得不相機聯絡（二〇六）。

不久，美使遣衛廉士（S. Wells Williams）爲代表攜帶條約草案，就譚督代表錢忻和處商議訂約，雙方正在討論條款之際，忽得美使通告，謂英法聯軍已進攻大沽礮台，於是會議即行中止（二〇七）。

（註二〇三）咸豐務夷，卷二十一，頁四十二—四十五；卷二十一，頁二。

（註二〇四）同上，卷二十二，頁七。

（註二〇五）同上，頁二。

（註二〇六）Martin, oP. cit., P. 156.

（註二〇七）咸豐夷務，同上，頁二十三—二十三，Martin, oP. cit., P. 161.

（註二〇八）咸豐夷務，同上，頁二十四。

（註二〇九）同上，頁二十九—三十，四十二—四十三。

（註二一〇）同上，卷二十三，頁一。

（註二一一）同上，頁六。

（註二一二）同上，頁七，三十五。

英法聯軍旣佔大沽礮台，英法二使遂乘軍艦溯白河上航駛抵天津，美俄二使隨之。清廷其時戰和不定，一方責提督張殿元及副將達年『握要堵禦，一經得手，即設法攻擊，毋令久據』（二〇八）。一方又欲藉美俄兩使重行說合（二〇九）。俄使覆文拒絕斡旋，謂除派全權大臣來津與各使商議，或許進京外，別無可商酌之事（二一〇）。

英法兩使復致最後通牒與譚廷襄，要求二日內另派全權大臣，否則即將進京，並攻擊天津羣城（二一一）。其時形勢危急，戰守兩難，清廷不得已，遂派大學士桂良及吏部尚書花沙納赴津與各國交涉。（二一一）清廷命其不必再

托俄使從中轉圜，可囑美使相機說合，謂：『俄夷自來說

合，俄美二夷，不過欲坐享漁利』（二一四）。

會，實爲自請通商地步計，迨允其通商，又稱英法二夷，必欲進京，如果不允，伊即不管此事。是以俄夷已遂其所求，全不足持，若仍托該夷說合，恐徒勞無益。米夷與英

江准許外人貿易，及准許外人至內地遊歷等三款外，皆已承允（二一五）。而英使則堅持決不讓步，屢次以率兵進

佛同在海口通商，已閱多年，此次在津與譚廷襄等接見，尚無狂悖情形，桂良等若向其理論，或能勸英佛息事』（二一三）。

桂良等抵津接見各使後，即認爲欲藉美俄從中說合，俾使英法讓步，皆不可能，謂：『諒該夷（美使）

足惜（二一七）。清廷和戰未定，猶豫不決。其時美俄兩約已相繼簽字（二一八）。清廷尙擬托美俄兩使從中設法。俾英法得以讓步（二一九）。嗣接桂良等奏知俄使『言語傲慢，藉英夷爲恐嚇。坐間將要求各款，曉曉置辯，

所開款目亦較譚廷襄所議者加增過多，斷難望其向英佛說

不足恃』，美使則稱欲開船（二一〇）。以爲美俄與英法

（註二一三）咸豐夷務，卷二十四，頁二十。

（註二一四）同上，頁三十三——三十四。

（註二一五）同上，卷二十二，頁三十一；卷二十三，頁十一——十三，二十七——三十九。

（註二一六）同上，卷二十四，頁三十七；卷二十五，頁四。

（註二一七）同上，卷二十五，頁八——十九，九——十一；卷二十六，頁十一——十五，十五——十七，十八

——二十四。

（註二一八）Mores, op. cit., P. 525; Martin op. cit., PP. 180-181.

（註二一九）咸豐夷務，卷二十五，頁六——七。

（註二一〇）同上，卷二十六，頁二十九——三十。

『故屬通同一氣』，（二二七）遂放棄托美俄轉圜之意。

英使因桂良遷延不允，遂大肆恫嚇（二二八）。其時礮臺未經修好，海防驟難整頓，而天津至北京，一帶平原，無險可扼，戰端一起，諸形棘手（二二九）。桂良復瀝陳決不可戰之理由，請求清廷姑允所請，謂：『英法驕悍異常，不可輕試其鋒……仍以暫借和好之說，迅速了結爲計也』。清廷遂命其從權辦理，於是桂良等盡允英法之要求（二二九）。英法兩約隨即先後簽字（二三五）。

中美天津條約計三十款，規定與英法等約大致相同（二三〇）。

（註二二七）咸豐夷務，卷二十六，頁二十九——三十。

（註二二八）同上，頁二十四——二十五；Moise, op. cit., PP. 522-523, 528-529; Foster, op. cit., PP. 241-242

（註二二九）中西紀事，卷十四，頁四。

（註二二四）咸豐夷務，卷二十六，頁二十九。

（註二二五）同上，卷二十七，頁四——六，Moise, op. cit., PP. 527-529.

（註二二六）中美天津條約全文請參閱Customs, I, PP. 509-523; Malloy, op. cit., PP. 211-221.

（註二二七）英約第三款，英約原文見；Customs, I, PP. 212-229.

（註二二八）美約第五款。

（註二二九）美約第六款。

（註二二九）美約第十四款。

（註二二九）英約第十款及第十一款；法約第六款，法約原文，見；Customs, I, PP. 602-623。

英約之前，雖未若英約之規定英使及其他外交人員得在京長期居住（二二七），而僅規定美使得在北京暫住，且每年不得過一次，亦不得因小事輕於請求（二二八）；然恐他國獲得駐使之權利，故復規定將來無論何時，中國若允他國使臣駐京，或久或暫，皆應許美國使臣『一律照辦，同沾此典』（二二九）。（二二九）增加通商口岸，美約新增之通商口岸，僅廣東之潮州，及福建之臺灣等兩處（二二九）。表面上似不若英法兩約所開口岸之多（二二九）。

然美約繼又規定嗣後中國與他國訂約加開之通商口岸，美國人民皆可前往貿易（二三三一）。故實際上英法兩約所開之通商口岸，美國皆得一體享受通商權利。（三）關於領事裁判權；本約與中美前訂望廈條約中之規定稍有改變。望廈條約中，美國人民犯罪，中國官廳有無拘捕之權力，並無規定（二三三三）。至於本約則規定美國人民在華有違法行爲者，中國地方官廳得加以捉拏『以備質訊』（二三四）；美國人民有在船不安本分，離船逃去，避匿中國內地者，經領官照會，中國地方官廳亦可拘捕送交

（註二三三一）美約第十四款。

（註二三三三）中美望廈條約第二十一款。

（註二三三四）中美天津條約第十一款。

（註二三三五）上約，第十八款。

（註二三三六）望廈條約第二十款。

（註二三三七）中美天津條約第二十八款。

（註二三三八）上約，第十四款。

（註二三三九）上約，第九款。

（註二三四〇）

『最惠國條款，雖非僅限於商務航務，而得延長及於領事及商標事項；且並因規定國及被規定國之條款事項；而其範圍亦可擴張，但就該條款之性質而論，其未能適用於政治性質之協約，固無疑義』（See HEROD,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P. 2.）

領事館治罪（二三五）；至於中美兩國人民遇事涉訟，望廈條約中規定各自審訊（二三六）。本約則為會同審理（二三七）。（四）沿海貿易（Coastal trade）權。（二三八）（五）軍艦停駐中國領海權及會剿海盜權（二三九）。（六）關於最惠國條款，按最惠國之條款，原為彼此謀通商便利而設，各國通商條約所恒有，然其通用之範圍，僅以商務為限，而不能及於政治主權事項，且多為雙方互惠及附加條件，故締約國得互受利益（二四〇）。此約最惠國條款之為片面規定，固無論矣，且規定將來中國給

予他國任何政治上之權利及特權，美國亦得援例『一體均

沾』（二四一）。是實逸出所謂最惠國條款之範圍矣。（七）

宣傳耶教權；英法俄等約均有此款（二四二）。美約之加入此款，乃出於美使秘書衛廉士及翻譯員丁桂良（W.A.P. Martin）二人皆為教士之授意，美使列衛廉初未堅持。（

二四三）蓋其時美國教會之重視對華傳教事業，固不下於美國商人之重視其對華貿易也。其他美約尚有一款為他約所無者，即『他國將來若對於中國有不公平或壓迫之行爲，一經中國咨會，美國必須從中善為調處，以示友誼關切』（二四四）此款之加入約中，係出於桂良之要求（二四五）。良以其時英法皆以武力壓迫中國，俄國雖陽為調解，實則包藏禍心，欲藉此要挾，至於美國雖與英法俄三國聯合要求通商等權利，然尚無大不利於中國之野心；以當時四國使

（註二四一）中美天津條約第三十款。

（註二四二）英約第八款；法約第十三款；俄約第八款。

（註二四三）Martin, op. cit., pp. 181-183.

（註二四四）中美天津條約第一款。

（註二四五）Martin, op. cit., p. 183; Dennett, op. cit., p. 231.

（註二四六）國朝柔遠記，卷十四，頁四十一。

（註二四七）同上，頁十。

臣對華之態度比較而論，固僅美國最易使人親近，在此種

情形之下，桂良之欲美國為中國排解糾紛，故非無故也。

然其時清廷對於美國之疑懼及厭惡，初亦未嘗稍有改變。在清廷之目光中，美與英法俄等皆係通同勾結以共謀

中國。其後至桂良及花紗納等奉命赴滬與各國商議訂立通

商稅則事宜，其時通商口岸各國領事遇事輒與中國地方官作梗，諸多掣肘，桂良等患之，遂致書各國公使商防範之

法（二四六）。各使復書，態度尙皆誠懇，美使覆書中且

曾有：『……至天津條約內所云永久和好及遇有要事之語

，美國固以友好為心，中華有何需要美國之處，美國定當以和平之法，竭力襄辦』之語（二四七）。桂良等遂以之

奏聞，謂：『可見此時夷情，較之天津大有不同，稍堪仰

慰寢塵』，咸豐帝尙斥之曰：『此等語如何可信？不過激

而用之，以夷制夷則可」（二四八）。可見清廷主政者對美人之態度猶未轉變也。

五 大沽之役與中美換約

清廷自英法以武力迫盟，締結天津條約後，自感創痛鉅深，恐英法再度來津尋釁，不可不防，遂竭力整備軍備。大沽口各礮台皆重行修繕，力求堅固（二四九）。復以中英天津條約中之駐使，入江及遊歷內地等三款，關係重大，欲設法挽回，知否認條約，必至重啓戰禍，遂於遣桂良及花沙納等赴滬與各國商定稅則時，命其乘機面商英使要求取消此等款項，而以完全免除外人關稅為交換條件（二五〇）。桂良等抵滬後，江南地方官吏皆反對此種辦法，以為中國即使不收關稅，外人亦未必即肯讓步，若一方免

（註二四八）咸豐夷務，卷三十二，頁十五。

（註二四九）同上，卷三十二，頁十一十一十四，二十一一二二十二；卷二十九，頁二十四，二十九十一三十；

卷三十三，頁三十九——四〇。

（註二五〇）同上，卷三十一，頁二十八十一三十一，三十三十一三十四，三十九——四〇。

（註二五一）同上，卷三十一，頁二十九十一三一，三三十一三六，四四一一四六。

（註二五二）同上，卷三十一，頁四十八十一五十二；卷三十二，頁一十二；卷三十五，頁三十六十一三十一；卷三十六，頁十五一一十六。

除關稅，而一方又不願放棄駐使及入江等權利，中國必至無法應付；且有洪楊之亂蔓延至長江下游後，江南軍餉秦半皆賴關稅以資挹注，倘發不以時，亦不足數，窘困已極，若一旦放棄關稅，必致不堪設想，況免稅以後，流弊滋多，非但無益，反受其害（二五一）。桂良等亦不敢向英使明示此事，恐其疑為背約，又遽興兵，乃與英使婉轉曲折，商之再三，英使額爾金始允於駐使一欵，稍行讓步，表示：『如果明年兩國條約交付之際，英國特派大員進京，貴國果然無不盡禮優待，悉按所約興辦，則本國大員自命令別擇地居住，或照定次，或因要務，隨時進京之議為善』。桂良等認為此外不能再有所得，遂決定奏請批准英國條約（二五二）。

翌年，英法兩國政府因天津條約皆於一年後於北京換約之規定（二五三）。乃各遣普魯斯（Frederick W. A. Bruce）及布爾布隆為駐華公使，來華換約（二五四）。美國政府自列衛廉返國後，亦遣華若瀨（John E. Ward）為駐華公使，並負有換約之使命（二五五）。美使抵滬時，桂良因職務未了，故仍留滬未返北京，美使以美約雖有換約之規定，而未明定地點及日期，遂根據一體均沾之規定，援英法兩約例，向桂良等要求進京換約並呈遞國書（二五六）。英法兩使抵華後，因有人傳言謂清廷對於天津條約中數款頗為不滿，而駁使一款為尤甚，已命曾格林沁嚴修武。

（註二五三）英約第五十六款；法約第四十一大款。

（註二五四）Morse, op. cit., PP. 573-574.

（註二五五）Dennett, op. cit., P. 334.

（註二五六）Ibid., P. 334.

（註二五七）Morse, op. cit., P. 574.

（註二五八）Ibid.

（註二五九）Ibid., P. 575-576; Martin, op. cit., P. 190.

（註二六〇）咸豐夷務，卷二十八，頁二十九。Morse, op. cit., P. 576.

（註二六一）咸豐夷務，同上，頁二十九。

（註二六二）同上，卷三十五，頁四十一—四二。

備，防止各國兵艦駛至天津（二五七）；復以本國政府令除北京外不許在他處換約（二五八）。於是遂拒絕與桂良等在滬會見，決逕行北上（二五九），一方復勸桂良等乘英艦同行北上，桂良等未允（二六〇）。清廷初欲各國在滬換約，繼知桂良等無法阻止，乃允各國來京換約，口爲各使預備行館（二六一）；惟命桂良等轉告各使，進宮時所帶人數，不得過十名，換約後即須出京，不得久駐。且須俟桂良等返京後，各使始得由滬赴津（二六二），清廷嗣又聞英法二使皆攜帶軍艦多隻，以爲意在尋釁，恐駛入內河，即無法防範，於是復命桂良等轉告各使，軍艦務必

停泊大沽口攔江沙外，等候桂良接待，不得遽使天津，一方諭令佳良等迅速兼程北返（二六三）。初桂良等奉清廷命勸各使於上海換約時，美使已有允意，嗣見英法二使堅持北上，遂亦決意同行（二六四）。

英美法等三國公使，各乘軍艦駛抵大沽口後，見海口戒備森嚴，安設木筏鐵餉，阻礙軍艦通行，英法二使疑中國阻其前赴天津乃有心廢約（二六五）。遂命艦隊司令赫伯（Admiral Hope）通告中國官吏，限三日內撤去海口防禦，否則即自行撤除（二六六）。直隸總督遣人駛告英

（註二六三）咸豐夷務，卷三十八，頁十六——十七。

（註二六四）同上，頁十五；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II, p. 664; Dennett, op. cit., pp. 335-338; Morse, op. cit., p. 567.

（註二六五）咸豐夷務，卷三十八，頁二十九，三十八。

（註二六六）同上，頁三十三，三十四。

（註二六七）同上，頁三十七；Morse, op. cit., p. 578.

（註二六八）同上，頁四〇，四十三——四十五。

（註二六九）同上；Martin, op. cit., pp. 191-193; Williams, op. cit., pp. 666-668; Morse, op.

（註二七〇）Morse, op. cit., p. 584-585,

使，謂不日即可至海口會晤，囑其稍候數日，英使不允（二六七）。英法軍乃自動掃除海口防禦物，復開礮轟礮臺，於是戰端遂開（二六八）。戰事之經過情形，因本文性質之關係，不能詳述，總之，英法兩國因對於中國軍備向存輕視之心，此次大沽礮臺戰鬥力之堅強，實非其意料之所及，故軍艦被擊沉及轟毀者幾半，兵士死傷且超過半數，英艦隊司令赫伯身受重傷（二六九）。英法二使知暫時無法報復，遂南下返滬（二七〇）。

各國武裝進京，既無廢約亦無與英法決裂之意，故迄戰事發生後，尙擬籍美使從中調解（二七一）。

美使華若翰自英法準備與中國地方官吏，未達目的。乃偕美艦隊司令達底拏（Commodore Tattnall）駕小汽船溯河上駛赴津，中途被阻，有便裝者數人於岸邊告以直隸總督恒福於北塘接待外使，可往該處，美使未從其言（二七二）。旋即停泊於英艦附近，翌日英法開始攻擊大沽礮臺，大敗而退，英艦隊司令赫伯受傷頗重，達底拏聞訊，頗表同情，認為不能坐視同種人被殺戮，乃徵求美使之同意，即使艦前往救護。迨抵赫伯所乘軍艦，見士兵死傷枕籍，大半已失戰鬥能力，遂命美水兵助英兵燃砲作戰。嗣以破船載援兵進口助戰，逆潮無法上駛，達氏又以美艦爲之掩曳至作戰地點。繼復以美艦救護陷於砲台前泥淖中之英軍受傷兵士（二七三）。達底拏當時曾有言曰：『血濃於水』

(註二七一) 咸豐夷務，卷三十八，頁五十四—五十五；卷三十九，頁一—二。
(註二七二) Martin, op. cit., p. 191; Foster, op. cit., p. 247; Williams, op. cit., p. 665; Morse, op. cit., p. 578.
(註二七三) Martin, op. cit., p. 192; Williams, op. cit., pp. 666—667; Foster, op. cdt., p. 247—248; Dennett, op. cit., p. 339—340; Morse, op. cit., p. 579.

(註二七四) 咸豐夷務，卷三十九，頁六一—八。Martin, op. cit., p. 194.
(註二七五) 咸豐夷務，卷三十九，頁二十一—三，四一五，十四—十四，十六—十七。
(註二七六) 同上，頁十四，十八。
(註二七七) 同上，頁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五—三十七，三十九—四十。
(註二七八) 同上，頁二十六。
(註二七九) 同上，頁二十六。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意爲英美乃同一種族，義應援助，豈有目擊其被異族之中國人所戮之理。實則此舉顯屬違反國際公法之中立原則也。

自英法二使相偕率艦南返，美使以未與中國失和，無追隨彼等之必要，乃決定由中國指定之任何鐵線進京換約，遂致書直督恒福，表示此意（二七四）。其時清廷因大沽礮台與英法作戰時，捕獲一兵，自稱美人，以爲美人會參加作戰，故對於美使懷疑莫釋（二七五）。恐美使進京若多帶隨從，一旦有事難以約束，遂命其不得多帶隨從人（二七六）。直督恒福及倍格林沁等皆以爲美與英法皆係合黨同謀，奏稱今美使之願遵命進京換約，非備於兵威，則別有詭謀（二七七）。清廷隨命僧格林沁等對於美人嚴密防範，勿稍怠意（二七八）。嗣美使欲托僧格林沁代爲轉遞一函與駐京俄國公使（二七九）。僧格林沁遂認爲：『去歲英法兩國滋擾，實係俄使從中推波助瀾。此次若令其

推波助瀾，又恐兩國煽惑，別生事端，似以不與通信爲妥，所交原信，仍由督臣恒福收存，俟該夷到京後，自行投遞。清廷接奏亦以其所見爲是，遂諭恒福：『米夷所寄俄夷書信，該大臣恐其兩相煽惑，所慮亦是……不如官爲經手，轉可杜私自通信之弊。所有米夷信件，著……即封寄軍機處，交理藩院轉付俄夷，較之令其自行投遞，更覺妥協』（二八〇）。清廷其時對於美使雖不甚信任，然又恐英法『再圖報復，若再來肆其猖獗，其兇鋒必更甚於前』，以爲托美使從中調解，英法或可乘機轉圜，曾屢命恒福及僧格林沁等『相機辦理』（二八一）。恒福等遵命向美使表示此意（二八二）。美使覆稱：『換約後，自京回滬，必爲轉致』（二八三）。

美使不久由北塘抵京（二八四）。美使在京，起居飲食，備受優待，惟不許其與俄國公使館往來，亦不許與外界信扎交通（二八五）。蓋清廷防其與俄國公使勾結也。數日後，桂良奉命與美使商覲行儀節，桂良堅持美使於觀前時須遵中國向例行跪拜禮，美使不允，於是清廷遂命其即日離京仍返北塘換約（二八六）。美使抵北塘與直隸總督

恒福正式換約後，隨即乘艦南下返滬（二八七）。

由於上述觀之，可知中國自與美締結望廈條約至大沽之役，固以爲美國與英法俄等國『互相勾結，共謀中國』，雖其間中國數次與英法爭端，每欲藉美國從中調解，然對於美國之懷疑，初未或釋也。其所以然者，中國之不明外情自爲原因之一，惟最大之原因，尚在美國方面，蓋美國在此時期中，雖未與中國發生戰爭，亦未嘗存侵略中國之野心，然每遇他國以武力壓迫中國取得權利，美國亦必隨而要求，從未落於人後，況其行動復常與英法聯合一致，欲中國之不認其爲一邱之貉，烏可得乎。

中國對於美國態度之轉變，據吾人之觀察，當在英法聯軍進兵北京迫中國訂城下之盟一役之後。蓋其時英法聯軍之兇狠殘暴，及俄國之陽爲從中調解，陰謀蠶食中國邊疆土地，與美國之僅謀通商權利，實爲一極強烈之對照，加以廷臣疆吏漸明外情，知美國對待中國並不若其他各國之包藏侵略之野心；於是對於美國之態度逐日漸改變，其具體之表現，吾人當於下文中述之。

（未完）

（註二八〇）咸豐夷務，頁四十二。

（註二八一）同上，卷三十九，頁三十八；卷四〇，頁四一—五。

（註二八二）同上，卷四十一，頁五十一—六。

（註二八三）同上，頁十五。

（註二八四）同上，頁二十三；Martin, op. cit., p. 195; Williams, op. cit., pp. 668-669.

Morse, op. cit., p. 580; Martin, op. cit., p. 199; Dennett, op. cit., p. 341, Foster, op. cit., p. 251.

（註二八六）咸豐夷務，卷四十一，頁一九一—三〇。Martin, op. cit., pp. 199-201; Foster, op. cit., p. 249-252; Morse, ibid; Williams, op. cit., p. 670.

（註二八七）咸豐夷務，卷四十一，頁三十九；Williams, ibid; Morse, ibid; Martin, op. cit., p. 202; Dennett, op. cit., p. 342.

近代西班牙政治分析

琪 峴

最近西班牙所發生之內戰，截至本文完稿時止，尚在繼續中。在這一個多月裏，我們雖然可以看到不少描寫此次叛亂的文字，但大半都祇限於分析此次事變的本身，而少追究西國歷史，或政治背影的文字。為遺補此種缺憾見，作者現在請將西國近代之一般政治情形，自十九世紀初年起迄現在，將其中比較最重要的事情敘述於下。

一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年之西班牙

政治

談起西國在十九至二十世紀初年的政治，我們須稍稍

左右，便變成由各城市和鄉村來選舉了。並且還得着一種法定的任務，凡君國大事都由這個會議決定。這是當初的情形，並且這種情形在西國因伊斯柏拉（Isabella of Castile）和斐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結婚，而獲得統一後，也還存在着。

談到西國以往的歷史。簡單地講，西國最初是不只一個國家的。反之，當初在伊伯利蘭半島的國家數目是相當的多的。這些國家的名稱，和他的分合情形，我們現在可以不去管他。但有一點應該注意的，便是這些國多半有一個地方，與歐洲當時的許多國家相似。這就是當初伊伯利蘭半島許多國家都會實行過一種帶有民治色彩的政體，都有一種代表民意的機關，叫做科特（Corte）或議會。而這個議會最初雖然祇是貴族，或要人的會議，但到了十二世紀

大陸發現後，西國政府極力圖向外發展，連年戰事不休。同時優秀及有毅力的人民，亦多向外發展，對於國家元氣也有很大的損害。（四）一六〇九至一六一〇年西班牙曾驅逐信奉回教之莫烈旭（Moorish）民族出境。這種民族是十分勤奮，和耐勞的民族。這於國家也算不利。有了這幾個原因，所以西國的政治日趨專制，而社會也日趨腐化了。這可以說是西國近代政治不進步，文化落後歷史的原因。

到了十九世紀初年，自由主義和民治思想，因為美國和法國的革命，彌漫於歐洲，西班牙的政治也就跟着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而在這新階段中，第一件事便是一八一二年的憲法。這事的經過是這樣：在十九世紀初年統治西國的本是布爾傍王朝，但這布爾傍王朝却是庸君相繼，沒有一個英明之主。所以那破崙崛起於法國後，他便於一八〇八年廢西王查理第四，而代以斐迪南第七。不久，又廢斐迪南而代以他自己的弟約瑟。但他不為西班牙人民所愛戴，所以一八一〇年，他們便於唯一未被法軍佔領之開的斯城（Cádiz）召集議會，一方謀抵抗法軍，他方他們就頒佈了這個憲法。按照這個憲法，西國的主權係屬於西國全國。凡一切根本法，及政體等等問題皆要取決於全國。行

政方面分七部。其餘如地方自治，人權保障，及議會職權等也都有明確之規定。並且都趨向於擴大議會的權柄，縮小君主的權柄，很適合新潮流。這可以說是共和政體在西國第一次的抬頭和嘗試。

這憲法公佈不久，那破崙失敗了，所以斐迪南第七便得復位。復位的條件是：斐迪南須遵守憲法。但不久局面又變了。這其中的緣故大概有二：（一）比較根本的是八一二年的憲法雖然很適合那時的潮流，但却不合西國的國情。因為西國迄當時止，已經受了好幾百年的專制，人民對於共和政體是毫無經驗的。（二）比較直接的，是斐迪南的違反諾言，和暴虐政治。所以斐迪南復位後不久，到一八二〇年便有軍人發起革命。這革命的經過，我人在此不能詳述。簡單地講，最初革命軍是十分勝利的把斐迪南放逐了。但却因此引起了神聖同盟的干涉。神聖同盟於一八二〇年於土拉坡（Tropas）地方開會，對於西國革命軍大加譴責。並且於一八二二年由法國用武力幫助斐迪南復位，廢除一八一二年的憲法，於是西國遂又回到專制的路上去。而第一次的維新運動便告失敗。

第一次維新運動失敗以後，一直到了一八三三年斐迪南死去，西國的情形纔又一變。那時西國的王位，按理本應

由斐迪南的女兒伊思柏拉（Isabella）繼承，但因為他年紀尚少，於是乎他的母后克里丁那（Christina）便與他的叔叔卡羅斯（Don Carlos）爭奪政權。克里丁那皇后本來是不同情於民主主義的，但為了對付卡羅計，他遂不得不和自由黨聯絡，於是民主的思想又漸漸的抬頭。一八三六年克里丁那王后因軍隊的要求，遂允准恢復一八一二年的憲法，一八三七年又召集一個憲法會議由二個自由主義的黨派——維新黨和進步黨（Moderados and Progresistas）的擁護通過了一個新的憲法。這個憲法雖然也主張主權在民，和責任內閣，但比起一八一二年的憲法，却是保守得多。最顯著的就是議會分成上下兩院，而上院議員的資格和選舉方法與下院都不同。選民的資格也有極端的規定。此外國王還保留有絕對的否決權，這是西國第二次維新運動的經過。

一八三七年的憲法公佈不久，到了一八四〇年因為克里丁那王后的不仁，西國又發生內亂。克里丁那王后見勢不佳，便取消攝政，逃到法國去。上下兩院就舉傾向自由主義的袁斯帕爾的羅將軍（Espartero）攝政。但西國自卡羅戰事後，國內連年紛亂，民不聊生，一般人民都非常不滿，所以袁斯帕爾的羅將軍攝政不久至一八四三年西國

便又出了亂事。結果袁斯帕爾的緣逃了，伊恩柏拉女皇便於同年十一月八日正式親政。連着各黨派便互相陰謀，一時西國遂又陷入非常紛亂的狀態。直至一八四五五年五月間，議會乃又將一八三七年的憲法加以修改。這次修改憲法在西班牙維新運動中是一個退後的步驟。因為按這些修改案，差不多憲法所付與老百姓的權利都附帶了一個條件，或但書，使這權利等於沒有。此外，修改案尚取消了一八一二及一八三七年兩個憲法中關於陪審制度的規定，而上議員也改由政府任命，任期終身。

這次西國修改憲法既然是一種反動的步驟如上文所述，自然不能得到人民的同情，加以自此以後政府又下令解散城市政府，取消自治法令，而伊恩柏拉的品行又卑劣，政府又腐敗，所以在一八六六年便有索蘭諾（Serrano），帕里姆（Prim）二大將與托帕特（Topete）上將三人領導軍隊，再行叛變的舉動。由他們公舉索蘭諾組織一臨時內閣。到了明年九月王軍敗於亞哥拉（Acola），女皇伊恩柏拉逃入法國，臨時政府遂又召集一個憲法會議。於一八六九年不顧伊恩柏拉女皇的聲明，由共和黨與進步黨合作，通過一個新的憲法。按照這個憲法，西班牙雖然仍採君主政體，但另一方面却予地方政府以重要的職權和地

位，其餘如議會由人民普選，省議會及市長官由民選，取消貴族特權，人民在法律上皆得平等，及宗教自由等皆表示當日這個憲法是盡量採納自由主義的。這可以說是西班牙第三次的維新運動。

憲法既然通過，第二問題便是王位問題。上文曾說伊思柏拉女皇是不受人民愛戴的，所以臨時政府便不能不向別處尋求王室。結果是他們選定了薩淮朝，(House of Soveroy)的亞索達公爵(Duke of Asota)名叫阿迷達(Amadeo)的做西王。但阿迷達雖然繼任做西王，而西國當時的情形却仍是毫無改良的。這裏頭的原因大概有二：(一)自伊思柏拉女皇出走後，西國政治陷入極端紛亂的局面，政黨又非常的多，政治的整頓極不易。內閣的壽命尤短，統計亞迷達即位後二年中，共有八次內閣之多，短的並且只有十七天。(二)阿迷達係外國人，在西國本來沒有什麼恩澤，或根底，所以並不能得人民的愛戴。

阿迷達退位後，西國的國體便成為當時最大的問題。但是時內閣也已經隨着阿迷達的退位而瓦解了，所以議會就變成惟一負責的機關，來解決這問題。以當時的情形來說，大抵議會裏的保皇黨對這問題是不知所措的。反之，主張民主理論的各黨，都有相當的準備與把握。結果在他們指導之下，上下兩院乃開一聯席會議，決定採用共和國體，並選一行政委員會，以費格羅(Estamila Figuero)為委員長。而以組織新政府的責任付諸將來的制憲會議。不久這個政府且得美國的承認，於是西國乃再度變成民主國了。

但過了不久憲法會議還未召集，這個共和政體便因軍隊的苦迭達而宣告消滅了。這裏頭的原因大概有兩個：第一是西班牙人民素來缺少民治的經驗，與背影，實行民主政體有許多內在的困難。特別是西國一般貴族，和教會是根深蒂固的。他們對於民主政體是深閉固拒，和深惡痛嫉的。第二在這次共和政體下，西班牙會發生過三次戰事，鬧得民不聊生，政局非常的不定，接連換了好幾任狠短期的總統。因此，一八七四年一位將軍名帕斐亞(Pavia)的，便實行苦迭達，舉索蘭諾佛蘭斯哥(Francisco Serrano)為獨裁者，組織臨時政府，予索蘭諾以無限制的權柄，於是一次共和也就烟消雲散了。

二次共和消滅後，接着便是布爾傍王朝的復辟，即伊思柏拉女皇之子亞爾豐蘇第十二世被擁戴做西國的王。起先，一般民衆本想由議會來宣佈，和執行這個復辟。但以

後陸軍方面爲先發制人計，竟不經國會通過，於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陸軍巡行宣布亞爾豐蘇即位。

至於布爾傍王朝復辟後，亞爾豐蘇在位時的西國政治，有幾件事我們可在此稍稍持及。第一件便是亞爾豐蘇十二世即位後立即廢止一八六九年的憲法，而恢復比較保守的一八四五年的憲法。於是普選制便爲有限制的選舉權所取代，而教會也漸漸的恢復他以前的地位，一方由國家維持他的存在，另一方教育也仍歸他包辦。

亞爾豐蘇十二世在位時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採用一八七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新憲法。這憲法的壽命大概是西班牙憲法中最長的一個。因爲在名義上他一直有效到一九三一年革命時纔告終止。而他的特點大抵則有下列幾個：（一）這個憲法並不採取主權在民的理論，反之他却聲明亞爾豐蘇的王位是上帝賜予的。憲法則是由王按照國會的意見，所公佈的根本法。（二）民權可以因國家的需要，按照法律暫時停止。（三）內閣雖然須對議會負責，一切任命雖須經一位閣員副署，但內閣在議會通過不信任案件時却可以不辭職。反之國王却可以隨意任免內閣，甚至停止及解散國會等。此外如上議員之世襲，及由王任命等則尤其餘事了。至於西班牙在亞爾豐蘇十二世統治下之情形，則

除政治方面稍稍安定外，進步方面仍是談不到的。

二 西國近代政治之原動力

讀過上文的人，大概都會感覺得西班牙在十九世紀整整一世紀中，在政治方面是毫無進步的。一切的事實，如革命，復辟，共和等等都是重演了好幾遍，而毫不見有什麼段落或時期。這種現象自然如上文所說的是有他歷史的背影。但我們若便就十九世紀的來論，西國政治的動力，或不長進的原因實不外下列四種因素。這就是王室，貴族，軍隊，和教會。換句說這四種因素乃是十九世紀操縱西國政治最大的力量。而一切的不進步他們自然須負全部的責任。但我們還要注意的是：這四種因素中，實以貴族和教會尤爲反動。而且他們的力量也較大。這是因爲皇室雖然昏庸，暴虐，但他還不能是最後的力量，並且也只是一種工具。而軍隊雖然反動但却也有開明的。我們只要看十九世紀以來西國國王的屢次更迭，和若干軍官之傾向共和，就可以明白了。至於貴族和天主教會那纔真是根深蒂固，頑固絕倫了。我現在引下列幾段文字來說明這一點。

(一) 關於教會者，顧伯爾氏 (Coopers) 所著了解西班牙一書 (Understanding Spain) 曾云：

『歷代與軍隊及貴族共同統治西班牙之另一種官僚厥為天主教會。此教會在名義上殆包括西班牙全體之居民。……凡教堂及主教皆係由國家維持，年須八百萬元（美金）。全國約有三千二百五十個寺院區；中六百所為男寺院，二千六百五十所為女寺院。蓋為一組織極完全之官僚階級，且具有極權團體之一切優點與劣點。個人則除信奉，交費，服從外殅不能有任何作為也。』

『西班牙今日仍為歐洲天主教之支柱，其在國家

中，蓋為宗教而兼具半政治性質之團體。彼以其衆多之堂，寺，廟，院及學校操縱全國，勿論其土地及其他產業之豐富也。歷代西國最重要之政策，莫不由政府會同教會共同取決，而此種政策之成績則實不能予此兩種官方袖領以異常之榮譽，蓋教士與政客在西國實二而一者，對於今日西國之落後狀態，一般觀察家實無從獨恕教會也。倘天主教會有表示其本質之機會

之國家斯蓋西班牙矣。

復次顧伯爾又云

『按估計，教會約支配西國財富三分之二。……一有地位之南西班牙人曾對余云：「天主教會之在西

『一八五一年伊思柏拉二世女皇（與教皇）所簽訂之條約曾以享有財產權，請求寺院津貼，及教育訓練之領袖權給予天主教會。此蓋為天主教會之大憲章，且為多次戰爭之原因。其實佈此條約有效之法律第一條如下：

『天主聖徒教應繼續為西班牙國家維一之宗教，永遠保存於天主陛下領土之中。且依上帝之法則，及信條之解釋，享受教會所應有之一切權利，與特權。此外，西班牙不得有其他宗教。』

『關於教會在西國教育權柄之詳細立法，則見於一八年一年之法律中之第二條：

『由上述之結果，所有大學，學院，研究院，及其他公私立之各級學校之教育，在一切方面皆應遵從天主教義。為達到此目的計，負有保護教義，及兒童信仰，習慣，及宗教教育使命之主教，及區教長在實行其責任時，應不受任何阻礙即在公立學校亦應如此。』

西班牙，特別於南部西班牙，其對於宗教及普通事業之

勢力，如在美國即天主教徒本身亦不能容忍。蓋彼仇

視進步，而且不信任一切不在彼指導下之改良也。』

至關於貴族在西班牙之地位，眼前各雜誌所發表關於此次西國戰事的文字多已有說明。顧伯爾氏書中對於此點亦有極詳細之敘述。維以此刻顧氏書不在手邊，不能援引。祇能引下列一段文字聊以窺見貴族階級在西國的一般情形（一）。

『然以往政府之形式，及土地制度皆不利於經濟

之發展。未革命前，甚至眼前多數大塊土地皆在大地主手中。而此種地主毫無改良土地耕種之意向，一般農民則極無知，生活程度亦低，且亦無從學習改良農種之方法。』

『西班牙土地制度加強西國農民所已感受之天然困難，上文既已言及。當一九二八年西班牙農業報告書擬竣時，百分之九十地產權皆在十海格特（Hectare）以下，乃一大地主竟佔有九萬五千海格特。此外，有

十萬地主佔有十二萬基羅米突之地，而同時一百廿五萬之中等地主則僅佔地六萬基羅米突。』

這以上所引的兩節文字有的雖是形容廿世紀的情形，

但我們可以想見十九世紀西班牙情形的一般了。有這樣的教會和貴族自然西國的社會要整個的受他的支配。要整個的不進步。所以雖然在十九世紀中，歐洲許多國家的君主都漸漸的開明了，軍隊都漸漸紀律化了，但在西國因為一般社會環境的關係，君主與軍隊則是始終與反動的勢力勾接起來的。

三 二十世紀初年的西國政治

以上談的是十九世紀西國的情形。現在我們可以談談廿世紀初年西國的情形。在本個時期中，我以為我們最應

注意的事情就是：社會主義勢力的興起，或左翼份子的增加。這件事的經過，我們此刻不能詳談，簡單地講在亞爾豐蘇第十三世即位的時候，即一九〇二年這種勢力已經是不可侮的了。所以在亞爾豐蘇即位後之數年中，西國便發

數不能載出

論 著 近代西班牙政治分析

生好幾次左翼勢力的騷動和罷工。結果以前君主，貴族，軍閥，教會獨尊之局便漸漸的動搖，而變成左翼勢力和右翼勢力對抗的局面了。這是第一件事。

但右翼勢力却也因此加強。而具體表現此種勢力的便是軍隊的會社。這個會社據說是成立於一九一七年的。最初本由下級軍官組織，目的則在干涉軍隊內部的組織和反對政府的引用私人。但不久不知何故，這個組織却為上級軍官及政府要人所收買。於是這個機關便由秘密而變成公開合法的組織，改稱為情報會社 (Juntas Informations)。結果他遂完全變成反動派的工具了。這可以說是西國在二十世紀初年新的局面。

軍隊社團既然變成反動的工具，於是便開始干涉政治。最初他們迫了四個內閣辭職，以後則鼓動停止憲法所予的民權三年之久，且用極狠的手段壓迫加特倫尼的工團運動，和安渡拉西亞 (Andulasia) 的勞工運動等等。但他們最顯著的動作則為李維拉的獨裁。這事的經過如下。

一九〇九年西屬摩洛哥的里夫民族叛變了，西班牙的政府遣兵去打他們。但是說也奇怪，里夫民族竟能以五千

半開化的游牧人民，抵抗，并且常常打敗西班牙近代式軍隊十萬人之衆，經過十五年之久。最後並且能於孟迭拉 (

Medilla) 地方大敗西班牙軍隊。結果西班牙民衆大形激昂，政府激於民意，遂不得已不考察這件事的責任，但為軍隊的會社所反對。於是政府就想消滅會社的力量，曾一度發了一種等於解散該種社團的命令。亞爾豐蘇十三世當初本想不簽字，但迫於民意結果也簽了。這自然是民主政治一時的抬頭。不料軍閥們是絕不悔禍的，所以過了不久他們便將歐洲大戰後西國一切不安的狀態，和經濟不景氣的責任推到政府身上，最後並且借口一九二一年孟迭拉事件責任判斷的不公，由李維拉將軍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三日發表宣言，要求現內閣辭職。內閣本來要下令逮捕李維拉，並召集國會但亞爾豐蘇第十三世不許。於是內閣辭職，亞爾豐蘇便召李維拉至馬德里，處理政務。李氏由於軍隊的擁護就做了臨時執政部 (Directorate) 的主席。亞爾豐蘇予以發布命令以代法律的權柄。不久，這執政部也就成為永久的機關。李維拉乃進一步廢內閣及各部。停止憲法中關於人權之保障，並於各省區中設立索馬達 (Somas) 類法西斯之下級組織)，於是西班牙獨裁之局遂以成立。

據一般人的觀察，以為如就李氏執政數年之成績來論，可以證明他不是一個極端暴虐，或相信獨裁的人。也沒

有像莫思里尼那樣培植法西斯力量於西班牙。反之，他却有許多差可人意的設施。譬如一九二五年他恢復內閣，由文人來任閣員。又如一九二七年，他曾發宣言聲稱『現政體之存在，完全以國家之需要為前提，俾國家能早日恢復常態』。繼之，他又於同年十月召集一國會。凡此種皆可以證明大抵他與別的獨裁者稍有不同。此外據說在他治下數年中，西國的經濟狀況也的確好得多。但是雖然如此他却免不了失敗。這其中的原因是他自實行上述的這些設施後，即不能得到軍隊教士和財閥的同情。但更直接的原因却是他曾與軍隊反對，罷了一些重要的軍官。殊不知這些軍官乃是西國傳統貴族最堅固的堡壘，得罪了他便是十分危險。所以李維拉的地位便因此動搖了，加之天主教會與資本家也與軍隊聯成一氣，結果李維拉雖然極力拉攏新派政黨，和提議恢復憲法但也無及了。這是一九二九年的事。

李維拉失敗後，在拉魯 (Lerroux) 所領導下之共和黨便大露頭角。為收拾人心計，西王乃任命柏連格 (Beren-guer) 將軍為李維拉之繼任人。柏連格一方把李維拉所能免的軍官復職，一方則應許恢復一九二三年所停止之憲法。並取消前李維拉所行一切與憲法不合之設施，維請求各黨

勿再批評政府。但一般共和黨及急進黨對於政府的批評，却更加厲害，甚至亞爾豐蘇十三世親身飛巴黎請求共和黨領袖唐珊的雅哥 (Don Santiago) 亦無效果。柏連格在一九三〇年初本定舉行一個選舉，以後以情形不佳又想緩期舉行，到這時因為民衆的激昂遂又下令定該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下院選舉，二十八日舉行上院選舉。訊不久政府又借口十二月二十八日係愚人日，取消上述二項選舉，於十一月十三日下令改下院選舉於明年三月一日舉行，上院選舉於十五舉行。這自然是政府企圖拖延的辦法，所以民衆方面就非常不滿，共和各黨中，卡特蘭國家主義黨 (Catalan Nationalists) 本來與他黨是不合作的，到這時各黨遂共同聯合一致，於同年十二月於古雅特里淮陶斯 (Cuatri Vientos) 飛機場舉事，但為政府所克服。於是他們乃進一步表示將抵制選舉。政府為緩和局勢計，乃又於明年二月間先後下令取消戒嚴，並恢復憲法，定三月廿五日召集議會，共和各黨則表示要求召集憲法會議討論國是絕不參加國王所召集的議會。於是政府乃取消上述所已宣佈之上下兩院選舉，而內閣也隨着辭職。乃亞爾豐蘇仍想維持個人地位，竟又請了一個海軍上將名亞斯納爾 (Aznar) 來組閣。但也毫無辦法，因為不久在四月都

市選舉時，共和各黨無不大得勢。於是亞斯納爾便於四月十三日辭職了。同日共和黨領袖柴姆拉就向亞爾豐蘇十二世提出哀的美敦書，請他於同日下午四時退位，否則實行革命。亞爾豐蘇不得已，便於那天離開馬德里，隨着柴姆拉就宣佈西班牙為共和國。自己做臨時大總統，並召集憲法會議。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制定憲法，同月正式政府成立。柴姆拉被選為第一大總統。這便一九三一年西班牙革命的經過。

四 一九三一年後之西班牙

我們現在要特別注意的就是：這次西國革命對於西國政治的影響。就這一方面來講，這一次西國革命的意義，實至為重大，比以前任何次革命都重要。原因是：以前的革命祇是內亂的重複，並不表示任何進步，或解決任何問題。但這次革命却的確帶有社會的色彩。並且他的確解決了一些問題。而重新引起新的問題或使舊的問題有發洩的機會。这其中最好的例子便是：（一）卡德倫尼亞（Catalonia）自治問題，如左右翼的對立問題。這兩個問題是西班牙自一九三一年以來的最重要問題。現在我請稍稍加以說

明對於明瞭這回西國內戰或亦不無少補呢。

說起卡特倫尼亞的自治問題，真是一件復雜而富有歷史的事。以往的事太長了，我們不便在此重複。簡單地講從很早起卡特倫尼亞本來是與西班牙其他的部份分立的。

他有他的語言，有他獨持的文化，也另具有一種民族意識。所以很早就有一部份的卡特倫尼亞人想獨立。不過以前因為君主或獨裁者的壓迫不能得到正當的發展而已。但到了西班牙革命時，這自治運動便又劇烈起來。所以在新政府成立後未久，他們便請求新政府承認他們自治，而以獨立為威赫。但為憲法會議所拒絕，僅於憲法中規定將來議會須通過法律，予各省以大限度之自治。各省將來須有與中央共同立法之權柄，各省可以頒行附加條例，並與中央相議由中央給與某種行政權柄，但以此種法令須由議會通過，並可由議會收回為條件。卡特蘭國家主義黨本想拒絕接受此種辦法，無奈該地工人團體反對，此問題遂暫行擱置。此為該問題之第一段落。

至於左右翼努力的對立問題，可以說是其他兩問題，即土地問題與教育問題的另一面。上文曾說過教會和貴族是西國近代政治最大原動力，並且他們佔有西國大部份的土地或財富，霸佔西國的教育等。這自然是極不合理的，

而應改革的事情。所以自一九三一年以後這兩個問題便成爲西國政治上最中心的問題。起初社會黨組閣，議會便於一九三一年宣佈前王亞爾豐蘇叛國之罪，並沒收皇室及耶穌會的產業，把他分給最貧苦的農民。以後雖然因爲卡特倫尼亞問題，政府無暇顧及，但到了一九三二年卡特倫尼亞問題告一段落的時候，議會便又重新提起這土地問題。

於同年九月通過一條法律，要點如下：（一）政府可以無報酬的沒收西國貴族，和參加是年八月珊瑚羅（Sanjungo）將軍叛變之保皇黨人物的地產。（二）政府可以收買未耕或須要特殊灌溉之地，並近城未耕地，及土地之逾一定數量者——由一百海格特（Hectare）至六百海格特。（三）此種收買之酬額係按前產主納稅時，所陳報地價付給。而這些被沒收或被收買的地，則全以分給一般個人，或已有組織之貧農，尤注意後者。

復次關於教育方面西國在廿世紀開始以後，雖然因爲學術護衛委員會的設立，大學教育稍有進步，但中下級教育則仍完全在天主教會手中，毫無進步，而且不識字的人數目尤高，這自然是社會黨人所反對的，所以該黨人自一九三一年以後便努力改革這個現象，而改革的成績便是下列幾條法案：（一）一九三二年正月之法案，解散耶穌會

，並沒收其前用於高等教育而值約三千萬元美金之財產。

（二）同年十二月之法案，停止教士接受政府津貼，（三）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之法案正式准許政府沒收教會全部財產，約值美金五萬萬元之譜。凡教堂，主教住宅，區主教住宅，及神道院等亦皆在被沒收之列。（四）同年五月十七日之懺悔與禮拜律，規定天主教各級教士由司法部管理，禁止其購買生活及傳教所需要以外之財產，並令彼等每年必需將產業投資狀況，報告政府，並照例納稅。而最重要者則爲該法律令傳教士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以後，不得在中一校授課，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不得在小學校，或初級學校授課。這些可以說是西政府的另一種新政。

上述兩種新政不利於一般保守勢力如天主教及地主資本家等自是毫無疑問的。所以這些新政施行不久，這些保守勢力便加以反對，而最能代表這種勢力的，便是拉魯（Leroux）所領袖的急進黨。結果因爲他們大肆活動聯合右翼各黨的緣故，在一九三三年四月的地方選舉，和同年十一月的議會選舉，右翼各黨遂獲勝利，於是左派首相馬丁那柏利烏（Martinez-Ballesta）便於同年十二月辭職，由右翼內的急進黨領袖拉魯聯合右翼及中翼各黨組閣。一直

到本年二月間，左黨纔又得勢。這是西國革命後右派各黨得勢的時期。

在右翼各黨得勢期內最可紀的是：左翼各黨和卡特倫尼亞省的騷動。這兩件事對於此次西國的內戰有直接的關係，所以不妨稍詳的敘述一下，當作本篇的結束。至於本次內戰的直接原因，及其影響或結果則時賢論者已多，我就不再重複了。左派各黨的騷動本是對右派得勢的一種示威。最初是由無政府黨及工團主義黨於卡特倫尼亞，安度拉西亞等地發動，但因為社會黨的不加入，所以不久就平息了。以後雖然因為不來突(Audalecio Prieto)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以實行聯合，奪取政權，取消私產為口號鼓動右翼各黨，因而引起各地騷動和罷工，並且引起拉魯內閣的辭職，改由瑞倍爾(Señper)組閣，但以政府實行戒嚴所以不久也就平息了。至於卡特倫尼亞問題，則遠為嚴重。本來這問題在左派得勢時候，經憲法的擔保，是已經告一段落了。但以後因為右派各黨的得勢，又以卡特蘭民族黨人和省長遇難的緣故，所以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四

日卡省議會選舉時該黨人便在前左派領袖亞斯納領道下，大肆活躍，打敗了極左和極右各派。因此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中，該省議會不得中央政府許可，便通過關於土地的法律，規定佃農經過十二年後，可以變成所耕地的主人。這種法律自然是帶有左傾色彩的，所以右傾的中央政府便起來與他為難，起初由憲法担保法院宣告這法律違憲，繼而復由首相聲明凡有關土地法案皆應歸中央政府辦理，地方政府不得過問。於是一方卡特蘭民族黨議員，和十二位帕斯克(Basque)議員遂行退出議會藉表示其反對中央遲延承認卡特倫尼亞和帕斯克二地自治地位之意見。而他方卡德倫尼亞議會又拒命，將上述土地法案重行通過；而省長康伯尼斯(Componys)更為激昂。結果瑞倍爾內閣遂辭職，重由拉魯組閣，詎拉魯不悔禍，竟請最右翼之天主教行動黨黨員三人入閣。左派各黨遂於同年十月五日舉行總罷工，同時卡特倫尼亞省長康伯尼斯亦宣佈該省獨立。經政府下令戒嚴，並調陸軍進攻，始告平息。這可以說是左翼勢力失敗和右翼勢力最高時代。

(完)

蒙特婁會議之剖析

張俊德

一 緒論

在歐洲最優良的海港，除了直布羅陀海峽與蘇彝士運河而外，要算韃靼尼爾(Dardanelles)與博斯普魯斯(Bosporus)兩個海峽了。因為這兩個海峽介於歐亞兩洲，扼地中海與黑海交通的咽喉，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因為有這樣大的重要性，所以不但在歷史上為列強角逐之所，即在今日亦為列強爭奪的主要目標了。

韃靼尼爾海峽位於愛琴海，地中海的後面，由此經馬爾馬拉海(Marmara Sea)，而至博斯普魯斯海峽，再前則為黑海。所以，韃靼尼爾海峽等於第一道門戶，而博斯普魯斯海峽則為第二道門戶。這兩個海峽，不但為黑海的門戶；並且為土耳其國防唯一的重鎮，因之牠的歸屬問題，也就不啻成為黑海的歸屬問題。

在從前土耳其之奧托曼(Ottoman)帝國時代，奠都

居士坦丁堡，曾利用這兩個海峽為中心，南征北討，吞併了東羅馬帝國，威力振於歐，亞，非三洲，而成為一強盛龐大的帝國。迨自十六世紀以後，帝國之勢力漸漸的衰落了，英，俄及其他列強乃乘虛而入，發生了劇烈的競爭。

彼時俄國企圖南下，以冀由黑海而出地中海，對於兩海峽之控制野心，不惜出死力以求實現，但它終為英國所扼。

一八四〇年二月所召開之倫敦五國會議（英，俄，法，普，奧），用意即在以國際力量，打破帝俄控制海峽的企圖。一八五六年巴黎條約劃黑海為中立區，禁止海峽地帶軍艦的出入。於是英國獲得了海峽地帶的支配權。及後歐戰爆發，英，法，意合力進攻海峽，以期因此而控制東歐，同時與俄國亦可取得聯絡。於此可見海峽之重要與列強競爭的劇烈了。

歐戰告終以後，土耳其為戰敗國之一，於一九一〇年八月土耳其與協約簽訂塞佛爾條約(The treaty of Sevres)，在此約中土耳其喪失了許多領土與主權，將韃靼尼爾，博斯普魯斯兩海峽與馬爾馬拉海完全開放成為非武裝地

帶，由國際共管。不過這種屈辱的條約，未被土國新成立的國民黨承認，於是在凱末爾(Mustapha Kemal)領導之下，戰勝了希臘，結果於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簽訂一洛桑條約(The treaty of Lausanne)。在此約中土耳其總

算收回了不少的領土；並收回領事裁判權與關稅的自主，但是對於兩個海峽，仍是不允許土耳其設防，並且規定在

韃靼尼爾與博斯普魯斯兩岸，各劃出二十公里的地帶，作為非武裝區域，在馬爾馬拉海中的各島，亦都限制軍備，海峽供國際自由通航，商船通過不特別徵稅，各國的軍艦可以自由出入。這種的限制對土耳其當然是有很大的剝削，所以熱血的土耳其青年在民族英雄凱末爾將軍領導之下，厲精圖治，時時作收復的準備，不過在從前因為時機未熟，一時未能作到。迄今，歐洲的事態，大異於十年以前，一方，德國恢復了國防自主權與奧國恢復了徵兵制度；他方，國聯權威的失墮，是顯露了國聯的無力。前者就是刺激土耳其海峽再武裝的動力，後者更予土耳其以充分的口實。所以在德軍開入萊因非武裝地帶以後的一個月，土耳其即以合法的手續，向洛桑條約簽字各國提出請求，要求韃靼尼爾與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重行設防。土耳其這次提出的要求，不但是恰逢良機，而且是合乎國際法上的一情

勢變遷」原則。雖然各國因為利害的關係，不免有糾紛的發生，但是其結果，土耳其達到了目的，所以這次海峽會議的成功，不能不說是土耳其外交的勝利了。

二 蒙特婁會議之召集

一九三三年國際軍縮會議開幕的時候，土耳其外長魯舒第即有恢復兩海峽一帶軍備的要求。一九三四年歐洲的情勢益覺不安，土耳其在加入國聯後，又提出第二次的要求。到了今年，土耳其於德國破壞了凡爾賽條約，遂於四月十二日照會洛桑條約簽字國，要求修改條約，擬在韃靼尼爾，博斯普魯斯兩海峽及馬爾馬拉海上重設防備。其照會內云：「……於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簽訂之際，土耳其政府對於國聯會盟約所可提供之集體保障，不能視為滿足，故要求英，法，意，日四國，聯合担保，此固保障土耳其領土完整之最低限度。無如自茲以還，歐洲一般局勢，不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業已大起變化，地中海方面，已有机隙不安之象，敦倫兩屆海軍會議之結果，各國趨勢無不在海空兩方，重整軍備，而陸上防禦工事，則不斷擴充。至在政治方面，事變迭起，亦足證集體安全原則之適用

，太形濡緩，今昔時移勢異，若斯其甚，故以上四担保國，現在所處之立場，是否猶可作軍事上互相合作，以應付可能之事變，實不能無疑……土耳其政府有鑒於此，現已準備進行談話，俾得在安全條件之下，即保障土國領土不可侵犯性，與發展黑海與地中海間航務之必要條件之下，立即成立協定，以期制定韃靼尼爾海峽新制度，不勝幸甚。土耳其既將此項照會，送達洛桑條約各簽字國後，一方面作軍事恢復的準備，他方面又進行外交上的活動。同時，各國因為歐洲情勢的所使，對於土耳其這種合理的要求，不能不予以商討的機會，於是蒙特婁會議乃因之而產生了。茲將其會議的前前後後，述之於次：

三 各國對會議之態度

英國的近東政策，主要是在控制君士坦丁堡及韃靼尼爾海峽，以維持地中海的均勢及帝國的商務，無論如何亦不使它落於他國之手，因之對於海峽的支配權，永久是在掌握着，在歷史上的種種措施，吾人是完全可以得見出來。然而，這次土耳其提出要求後，英國不但沒有反對，而且欣然同意欲召集會議以討論海峽問題，這豈不是一件很奇

怪的事嗎？原來英國亦有難言的苦處在也。因為目前的歐洲，自德國進兵萊茵非武裝區域後，繼之德奧協定成功，德意又有聯盟的傳聞等等，危機已經四伏，加以意大利對地中海的野心勃勃，大有取英霸權而代之趨勢；在東亞又有日本的秣馬厲兵，進行其大陸政策，英國在東亞的威脅，日益加甚，何況土耳其近年來國勢蒸蒸日上，海峽的恢復勢在必然。所以，老奸巨滑的英國，處在這種嚴重環境下，唯有希望蒙特婁會議能生產一種新的方法，以維持其帝國的霸權。

俄國對於海峽之爭奪，處心積慮，已垂數百餘年，以期由黑海而出地中海。於十七世紀末葉，當彼得大帝企圖發展帝國權威的時候，即認韃靼尼爾與博斯普魯斯兩海峽在政治，軍事，交通，宗教，商業上有極重要的關係，所以與英國有很熱烈之爭奪，直至歐戰告終，俄國的企圖才完全失敗了。俄國此次同意土耳其的要求，實在有她的理由。因為蘇俄自革命後，對外政策一反帝俄時代的主張。於一九二一年之蘇土條約上，關於海峽主張曾有：「海峽國際地位之決定，以不妨害土耳其主權，或君士坦丁堡之安全為條件」。這即不啻表示蘇俄已不願爭奪海峽，

但海峽之主權應歸土耳其，則反對為列強所佔有。而且近十年來蘇士邦交非常親睦，所以蘇俄之暗助土國要求恢復海峽武裝，實在不是偶然的事情。

法國過去對於海峽所持的態度，即不欲某一國加以控制。以先曾助士倒俄，復又助俄倒英。因爲海峽爲法國通達羅馬尼亞之捷徑，及土耳其與敘利亞邊界之糾紛，本不願意放棄從前時開放政策。但於今德法關係日益惡劣，同時與蘇俄又爲同盟國，爲着聯合各國一致的來應付德國，所以對土國之要求，不能不予以贊助。

其他如希、保、羅、南等小國：則唯英法等馬首是瞻，其態度並無如何輕重。即日本亦無如何利害的關係，所以並不甚注意。

現在這些國家，今日的情勢與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締結的當時，已有很大的變化，土耳其已經變成了一個復興而強盛的國家，這種合理的要求，各關係國亦不能太堅持自己利害，而同土國爲難。所以這次會議的成功，實在賴各國的合作。

四 會議之經過情形

參加這次海峽會議的國家，計有英、法、日、俄、土

，希臘、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等九國代表，意大利原亦應派代表出席，因爲對意制裁尚未撤消，拒絕參加。會議自開幕直到閉幕恰爲一月，中間經過若干次的波折，才完成了新海峽公約，實在是件很難能的事情。茲將會議的經過情形及爭論之焦點，略述之於次：

(一) 會議之開幕——洛桑條約簽字各國，應土耳其的要求召集會議，討論韃靼尼爾與博斯普魯斯兩海峽重設防務問題。會議於本年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開幕於瑞士之蒙特婁城。英國以現任公共工程大臣右丹賀浦氏爲代表，後浦氏因故返國，以史丹萊勳爵繼之；法國以前不管部長彭古氏爲代表，而佐之以駐土大使龐梭；土耳其代表爲外長魯舒第氏；蘇俄代表爲外長李維諾夫氏；日本代表爲佐藤氏；希臘代表爲波里蒂斯氏；羅馬尼亞代表爲外長帝杜裏斯哥氏；保加利亞代表爲民哥拉夫氏。此次會議主要角色爲土耳其外長魯舒第氏。開會初，首先由瑞士代表謨達致歡迎辭，魯舒第致答辭後，繼向衆演說，解釋土政府的提案，謂「一九二三年之條約，已無存在之理由，土政府願以國際合作之形式，解決韃靼尼爾問題，因土政府關心地中海及黑海商務交通之重要，故不能允許戰艦之自由航行，魯氏並希望此過去二百餘年紛爭之區，能爲此後各民族

之和平通道」云。

(二) 土耳其之提案——土耳其於六月二十二日以擬定的新草案提交參加會議之各國代表團，該草案中規定：商船於和平期間，可以自由通過海峽，則在戰爭時間，而土國守中立之際，亦可通航，惟須遵守國聯盟約之規定。

土國參加戰事時，不以任何方式幫助土國，敵國之商船，亦可自由航行。戰艦於和平時，先期一個月通告土政府，亦可自由通過，惟潛水艇則絕對不許通過。凡非黑海沿岸之國家，可派遣戰艦通過韃靼爾海峽，惟艦艇噸數，不得逾一萬四千噸，總噸數不得逾二萬八千噸，逗留時間不得逾十四日。在戰爭時間，而土耳其中立時，交戰國戰船於若干限制之下，得通過海峽，惟不得作敵對行為，如土耳其參加戰爭，則戰艦不得土政府之核准，即不得通過海峽。

(三) 各國所處之立場——就土耳其所提出之新公約草案而觀，可見蘇士兩國旨趣同相，即欲限制韃靼尼爾與博斯普魯斯兩海峽之自由通航，俾在實際上封鎖黑海，而使黑海沿岸各國無從任意出入是也。關於此層蘇俄外長李維諾夫在會議席上滔滔而言，其詞旨與一九二三年洛桑會議時，該國代表所發言論如出一轍。蓋在俄國之意，以爲黑海在地位上形勢應予特別重視，一面須封鎖其門戶，

毋任非黑海沿岸各國軍艦叩關而入；一面則當留此「衣帶

水爲黑海沿岸各國艦隊的自由出路。此因該國之傳統政策

，李維諾夫所言，乃係秉承前人遺策而重言以申明之也。

此在羅馬尼亞亦係黑海沿岸國家，自可具有同情，以故該國外長蒂杜裏斯哥對於蘇聯所持見解，即竭力予以贊助。

再以英國而論，適與蘇俄衝突，蓋英國商船通過海峽者，噸數很大，自由通航，苟受限制，實百害而無一利。此在

英國對於嚴行規律限制通之議，亦所反對，而對於設立特

殊制度以利於蘇俄海軍，尤若芒刺在背，未便贊同。至於

日本對於自黑海出地中海之俄國艦隊的限制，認爲不免失

之寃大，與對其他諸國艦船之限制，有欠平衡之嫌，故亦

持反對態度。再次就法國代表彭古氏所發言論而觀，可知

該國對於土俄兩國所持見解，不欲加以反對，但以爲各國

因他日爲履行互助公約或國聯決議案爲共同目的而赴戰，

以故不論在戰時或平時，各國均須享有自由通過海峽之權利，勿稍受限制。法國此項立場，在該國內閣總理勃倫

姆與外表台爾博斯在參衆兩院所發表外交政策宣言中，已

可窺見一斑了。其他如希臘則唯英國馬首是瞻。南斯拉夫

對土甚表同情，當無何問題。保加利亞因地位不無困難，

若海峽重行設防之後，該國即有禁錮於黑海以內之虞，因

而提出異議，但若能稍微予以一點權利，則亦可不成問題。

(四) 會議之爭持——會議自六月二十二日開幕後，首先土耳其提出新公約草案，為會議討論的基礎。於二十三日大會中，蘇士代表即發生小爭執，蘇對土之草約，顯非完全滿意，原來約中規定，蘇俄與黑海沿岸諸國，得以二萬五千噸戰艦一艘，出入韃靼尼爾海峽是也。^{二十四} 日賡續開會，蘇俄代表李維諾夫即提出建議案，主張（一）土耳其所提之軍約中，關於通過海峽之最大噸位限制，祇可施諸非黑海沿岸各國，（二）潛水艇不許通過海峽一項規定，應將航空母艦一併列入。并謂黑海沿岸各國軍艦，經由海峽開出黑海者，與非黑海沿岸各國軍艦，經由海峽開入黑海者，不能同樣限制。蘇俄提出後，日本代表佐藤即表示異議，並謂新草約所定各國軍艦開入黑海之限制，日本雖準備加以接受，但以同時施諸開出黑海者為條件。英國拒絕討論。旋蘇俄又提出修正案，主張禁止交戰國軍艦開進黑海，但其目的在履行互助條約義務者，不在此例。法國代表彭古贊助蘇俄之建議。二十五日又繼續開會，當將土耳其新公約草案初讀予以通過，該約第九條載明各國軍艦凡通過海峽者，當於事前獲得土國之允許，同時並

當通告國聯。迨會議討論此案時，日本代表即發言謂：「各國軍艦通過海峽，除獲得土政府允許外，祇須通告其他各簽字國於事已足，毋須再通告國聯」。後英代表卜魯斯，則謂：「新公約既須請求國聯登記，通告手續，自屬必要」。日本答稱，關於此點，日本政府最後之主張，當俟下屆會議再行說明。至是會議遂告延會了。至於促成延會的原因，約有三種：（1）會議此際若果繼續進行，則各國意見參差情形，即將暴露無遺，如此現象，自當加以避免，俾各國得有充分時間，在外交上設法消除困難。（2）國聯行政院與大會先後在日內瓦開會，各國首席代表均須前往參加。（3）意國未派代表出席，各國首席代表均須取確定而無可挽回之決議。迨至七月六日經旬日的延停，乃又重行開會，關於視為會議最難點的軍艦通過海峽，英解，同時關於通過海峽軍艦隻數，蘇士兩國代表間已成立協定。此次開會決議以英國提案為討論的基礎。英國提案乃係對土耳其新公約之條正案。其要點為：（1）非黑海艦，驅逐艦兩艘為限，其噸位不得超過一萬五千噸；又非黑海沿岸各國，准許停留黑海中之軍艦總噸位為三萬噸，

遇特殊情形時，得增至四萬五千噸。（2）遇有戰爭威脅時，須經國聯大會以全體三分之二的多數，予以贊同，土國始得封鎖海峽。（3）在戰時各參戰國軍艦，得以自由通過海峽，追逐敵方軍艦，而不受任何限制。（4）海峽委員會繼續存在，但其制度，當另訂之，今後職權當側重於造具統計與供給情報。（5）他國任何軍艦，凡奉有酬酢聘訪性質之使者，得由土耳其延請其通過海峽，不加限制。（6）一俟各關係國（意國在內）簽字以後，新公約當即發生效力，各簽字國得與土耳其另訂議定書，准許該國在海峽地帶設置防禦工事。（7）新公約有效期間，定為五十年，每隔五年得修正一次。會議又於八日繼續開會，討論各國軍艦在戰時通過海峽問題。英國主張在戰時亦應繼續開放，俾各國軍艦得自由通過，尤建議組織常設巡防隊，俾與土耳其，希臘兩國合作，為維持海峽開放之用；蘇俄對此則主張黑海在戰時應加封鎖，反對英國所持自由之議。因之英俄意見的衝突，實為會議中之主要問題。關於海峽委員會，僅英一國贊成保留，其他代表多贊成土耳其主張將該委員會撤消。英俄兩國的爭執，經數日各國之磋商，雙方皆有讓步，於是在十五日的大會中，英國放棄其尊重交戰國權利之要求，條文中仍保留英國草案第十六條第

一節，另加俄國所提出之修正案，其要點為：戰爭期內，而土耳其保守中立時，戰艦與輔助艦可自由通過海峽，如第九條至第十五條之規定，惟交戰國軍艦與輔助艦除非按照二十三條之規定（執行國聯盟約義務）及土耳其在國聯盟約機構以內締結之條約外，皆不得通過。根據此種規定，土耳其可於戰爭時准許遵照盟約之規定而行動，或扶助與土耳其訂有互助公約國家之交戰國戰艦通過海峽。因為英俄的衝突已釋，所以大會頗能順利進行。於是於二十日舉行最末次會議，通過海峽公約之最後稿文，約中附有議定書，載明土耳其自八月十五日起，能臨時實施公約中各條款，土耳其有權即在海峽重設軍防，自公約簽字日起，該議定書即發生效力。於是於當晚十時在蒙特婁皇宮飯店簽字，各國代表依循其國名字母的次序，在約文中正本上簽字，此本交法國保存，簽字各國及國聯秘書處，則各得副本一件。各國代表依次演說後，複雜艱難的海峽會議一，遂即宣告閉幕了。

五 新海峽公約之內容

，會議的情形頗為緊張，中間雖經過若干時的停頓與無數次的爭辯，大有破裂的危險。但是，終經各國代表努力的折衝，終於七月二十日晚十時在蒙特婁城由英，法，日，土，俄，保加利亞，希臘，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澳洲等十國代表舉行簽字。新公約第一條聲明海峽自由通過航之原則，其後分為四部份，贊附件四項，議定書一件。茲摘要述之於下：

第一部份——即關於商航部份，規定各國商船，在平時均得自由通過海峽，在戰時則除與土耳其交戰之國所屬者以外，亦得自由通過，但不論如何，各該商船在駛入海峽之前，應受衛生檢查。

第二部份——即關於各國軍艦在平時與戰時通過海峽之辦法，規定如下：

平時辦法

(一) 各國軍艦通過海峽者，其噸位不得超過一萬五千噸，但下列兩項，作為例外：(一) 黑海沿岸各國所屬軍艦，不受上項限制，但須陸續通過海峽，得數艘并駛。(2) 對於日本練習艦所採之

辦法。

(二) 各國軍艦通過海峽者，其總數以九艘為限，但

其奉命聘訪海峽各處港口，及在通過海峽時，受有損壞者，則為例外。上項受損壞軍艦之修葺工事，當遵守土耳其法令行之。

(三) 各國艦隊凡應土耳其政府邀請而駛入海峽者，不限噸位，不分艦種，均得通過海峽。

(四) 黑海沿岸各國所屬潛水艇，凡在外國建造，或向外國購買者，均得通過海峽，駛往所屬根據地。

(五) 各國軍艦，應於通過海峽之前八天，向土耳其政府提出通知，其能在十五天之前通知者尤佳。

(六) 非黑海沿岸國家軍艦，停留黑海者，其總噸位不得超過三萬噸；但若黑海沿岸任何國家將其現有黑海艦隊噸位，增加至一定限度以上，則三萬噸之限額，可以加至四萬五千噸。

(七) 非黑海沿岸各國中任何一國軍艦，在黑海內停留者，其噸位不得超過各該國准許停留總噸位三分之二，此項總噸位，現既定為三萬噸，則非黑海沿岸任何一國准許停留之噸位，即不得超過二萬噸。

(八) 各國為救濟災禍起見，得以軍艦派往黑海，其

噸位不得超過八千噸，但以取得土耳其政府同意爲條件。

(九)若因上條所載軍艦駛入黑海，以致非沿岸各國停留黑海內軍艦噸位，超過限額之時，則土耳其應於准許此項軍艦駛入之前，向其他沿岸各國徵

得同意，而於四十八小時以內，發出准許証。

(十)非黑海沿岸各國軍艦，駛入黑海者，不論因何動機，其停留期間，不得超過二十一天。

戰時辦法

(一)若土耳其並未參加戰事，則上述各項條款，繼續有效，但各交戰國所屬軍艦應禁止通過，關於

此層並訂有三項例外辦法：(1)凡履行國聯會

盟約義務各國所屬軍艦，(2)凡履行各項互助

協定義務各國所屬軍艦，此項協定，係在國聯會

盟約範圍內訂立，而土耳其亦係簽字國之一，(3)

各交戰國軍艦駛回其原來根據地者。以上三

項例外，均許通過海峽。

(二)土耳其若係交戰國之一，則他國軍艦通過與否，悉聽土耳其政府決定之。

(三)土國若受戰爭之威脅，亦得適用上條規定，該

國並應以所採決定，通知本公約其他簽字國，及國聯會秘書長。若國聯會行政院及本公約簽字國，均以三分之二之多數，決定土耳其所採辦法，並無理由足言，則土耳其政府應即予以取消。

遇有疫病時施行檢疫辦法（從略）。

第三部份——即關於飛機部分，規定各國民用飛機，凡自地中海飛往黑海，或自黑海飛往地中海，及在歐亞兩洲間飛行者，均得飛過海峽，但應遵守土耳其政府所定路線。各項定期航空線之時刻表，應於通航之前，向土耳其政府提出，遇有特別情形，即在定期之外，須飛過然峽時，應於三天之前，通知土耳其。

第四部份——即關於一般原則部份，規定如下：

(一)原有海峽管理國際委員會，應予以撤廢，其職權改由土耳其政府行使，今後各國軍艦通過海峽之額數，以及各種常年統計數字，均由該國政府通知國聯會秘書長，及本公約各簽字國。

(二)本公約應由各簽約國儘速加以批准，并以批准文件，送交法國政府，其中日本政府，得於批准之後，通告法國政府，日後再行送致批准文件。

(三)俟法國政府接到簽約國六國批准文件之後，

本公約即行生效。一九二三年洛桑公約其他簽約國亦可簽字加入。

(四) 其他各國若欲簽字加入本公約，只須通知法國政府即可，法國政府應向本公約各簽約國提出通告。

(五) 本公約有效期間，定為二十年，但第一條所載海峽自由通航之原則，則永久有效，任何簽約國，若欲宣布廢止本約，當於滿十八年之前提出通知，否則本約滿二十年之後，仍當繼續生效，但簽約國得在兩年之前宣告廢止。

(六) 本約每逢五年，得以修正一次，但要求修正之議案，應視所要求修正之條款，由其他兩簽約國，或僅一國，加以贊同，始可提出討論。

(七) 關於要求修正之條款，各簽約國若不能由外交途徑成立妥協，則應召集新海峽會議加以討論。

第一附件——規定各國船隻通過海峽之捐稅。

第二附件——係將一九三六年英，法，美三國海軍條約，關於各種軍艦所下定義，加以推廣。

第三附件——關於日本練習艦通過海峽問題，規定該國現有練習艦三艘，服務年齡業已屆滿，其中兩艘得以同

時通過海峽，其噸位即使超過一萬五千噸，亦得作此數論。第四附件——規定計數總噸位之辦法，即非黑海沿岸各國軍艦准許停留黑海之總噸位。

議定書一件——規定土耳其政府，得在韃靼尼爾與博斯普魯斯兩海峽，立即重設防務。(註)——見七月二十日之上海申報。

就上面的公約內容觀察，便知道這次會議的結果，土耳其對於韃靼尼爾與博斯普魯斯兩海峽的重設防務，是完全達到目的。而其他參加的各國亦都獲有相當的利益，則在遠東的日本，亦獲有一萬五千噸練習艦可以通過海峽的權利，所以，這次的蒙特婁會議，可以說是有相當的圓滿了。

土耳其於新公約簽字後，即將大批武裝軍隊，正式開入海峽非武裝地帶。分離數百年的國土，又重歸故國，這不能不承認土耳其民族奮鬥的成功了。

這次蒙特婁會議的圓滿結果，實在是土耳其外交的絕

大勝利，因為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條約，加諸土國者，本來就是「恃強凌弱」「以衆暴寡」的措置，頗為違背國際平等的正義，遲早土耳其一定是要廢除的。此次會議得以成功，實賴土國要求的適宜與外交的運用。總括說來其或功不外下列三個原因：（1）動機在乎自衛，異乎帝國主義國家之侵略性的廢約或擴軍，故不但無害，且有益於國際和平。（2）訂約時之情勢，已有重大變化，惶然安全保障之不足，土政府始迫而提出此項要求。（3）竭力避免片面廢約的嫌疑，而作重行談判的建議，由外交途徑解決此問題，於方式上樹立要求修約的模範。以上的三點與德奧之廢約行為，迥乎不同，所以能够獲取國際的同情，才有今日的成功。

海峽新公約的締成，不但是土耳其的勝利，並且亦是蘇俄的勝利。因為蘇俄對於海峽在戰時必須封鎖，一向是贊成的，所以對於土耳其的設防要求，予以極力的援助。在會議中爲了戰時封鎖海峽與黑海艦隊自由開入地中海的問題，曾與英國發生嚴重之衝突，幾至會議因而破裂。蘇

俄之所以堅持在戰時封鎖海峽的原因，實在爲藉此可以鞏固她的第一道國防線；英國之可以反對的、是想在戰時可以發揮她的地中海威力，量大的艦隊闖入黑海，地中海的霸權不致受蘇俄的威脅。後來，英國因爲意大利拒絕參加會議，而且還與德國勾結，拉攏德奧訂立親善協定，在此種情形下，英國如果仍堅持已見，則不但蒙特婁會議不能成功，甚至而引起土國的武裝恢復，片面的廢約，結果仍然如德國的既成事實，還不如此時的讓步，而可以獲得國際的合作。因爲英對俄的退讓，所以會議急轉直下，以至於成功，這不能不說是蘇俄的勝利了。

蒙特婁會議的經過與結果，不但是對於近東的和平，有很大的貢獻，即對於集體安全制度，亦增加力量不少，由此而觀，土國恢復海峽軍備，不管對東西帝國主義企圖顛覆近東政策的一大打擊，這不能不爲會議的收穫。可是，因爲蒙特婁會議的成功，歐洲的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的分野，更見顯明，而未來的危機，更是越發逼近了。

（完）

軍國主義之算學教材

邇來各國備戰之花樣，日新月異，民衆之軍事訓練，亦無微不至。戰爭宣傳狂，動員準備狂，在在使人有大戰不知何時爆發之感！德國日重行武裝以來，備戰比各國尤為積極。試讀左列之德國算學教材，不難見其一斑。一般國家算學之教材，係為經濟關係之教材，而德國則否，例如：

中學一年級算學習題

(一)『日間轟炸機飛行速度每小時為二百八十公里，晚間轟炸機速度為二百四十公里。則由柏列司拉維爾至不拉格，由民興至司特拉司堡，由克倫至麥茨，兩種飛機需時各若干』。

(二)『按不拉格乃捷克首都，司特拉司乃愛爾蘭司首都，麥茨乃羅達林首都，吾人可見數課有實踐性質。四十六架轟炸機組成中隊以轟炸敵人城市，每機裝炸彈五百枚，每枚重一千五百公分。總計各炸彈共重若干，如每三枚炸彈有一枚爆炸，每二十次爆炸則成火灾，則此種數目之炸彈可引起若干次火灾』。

(三)『德國同盟國出兵一千一百七十五萬，德國本身四年半戰爭內動員男子及青年一千三百二十五萬，而德國敵人出兵四千七百萬，則中歐各國每十名兵士有敵人若干？世界戰爭繼續一千五百六十三日，德國兵士須犧牲若干：(一)每日若干？(二)每時若干？(三)平均每分鐘死若干？』

(四)『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止，德國國境計六千公里，而「保護國境」須兵士十萬名。法國國境為二千七百公里，計有兵士六十萬名。則法國守境兵士密度如何，法國將如何始能達此密度？德國須有兵士若干？』

土耳其海峽設防的經過及其意義

黃廷英

一 緒 言

巴爾幹爲近代國際政治的重心，自十八世紀以來就爲歐洲列強明爭暗鬥的焦點。因爲巴爾幹半島橫跨亞歐兩大陸，地理上佔軍事和商業極重要的位置。就中實握巴爾幹的咽喉，爲達達尼爾及博斯破魯斯兩海峽。該海峽等地帶橫隔亞歐二洲，自昔爲亞歐陸地交通必經之地。並且海峽連貫黑海及地中海，尤爲近代海洋交通緊要的水道。

海峽地帶橫亘土耳其境內，且狹處兩岸距離不超過六海里，就法理及國際慣例來講，管轄及設防，自然爲土國主權範圍內的事，誰也不能加以過問，但歷史告訴我們，自從十七世紀起，海峽通航和設防的問題，絕對不由土耳其自由規定，而成爲國際上一個重要的問題。直至現在，這問題仍然存在，而且中經好幾次國際條約的規定。可見海峽等地因爲地理的重要，不是一個單純國內的事，而簡直成爲一個重大的國際問題了。

論著 土耳其海峽設防的經過及其意義

現在國際社會，因科學發明，交通利便，各國相互間的關係，愈加密切，海峽的位置，將益見其重要，自無庸贅言。巴爾幹問題爲上次歐戰的導火線，而握巴爾幹生死關鍵的海峽等地帶，尤爲注意歐洲平和前途的人們所屬目。這次土耳其趁歐洲多事之秋，毅然提出海峽重行設防的要求，現經蒙德裏會議，有關列強竟接受土耳其的意見，將一九三三年在洛桑訂立關於限制海峽設防的規定，加以修正。海峽新公約已於本月二十日在蒙德裏正式簽字，俟簽約國中有六國批准文件之後，公約即行生效。自去年意阿戰爭發生以來，歐洲戰氛有密雲欲雨之勢，而此次土耳其提出海峽設防的問題，竟於陰霾四佈空氣當中，得各關係國的同情，而結果非常圓滿。此固土耳其外交絕大的勝利，爲我們所當額手稱慶，然而就目前歐洲政局及今後國際關係因受海峽新位置而生的影響來觀察，新公約的成立，其意義的重大，自當爲一般研究國際政治的人們所不能忽視的事實。本文爲敘述有係統起見先略述海峽的歷史和此次設防問題解決的經過，次分析新公約的內容，末申

論海峽設防的意義。

二 海峽問題在國際上的階段

我們要了解這次海峽設防的意義和其重要性，應該首先明瞭近幾百年來海峽在歐洲國際關係史上所佔的重要地位。現在因限於篇幅，祇能作一簡單的敘述。

在緒言裏已提及達達尼爾海峽與博斯破魯斯兩海峽，因為地理上爲聯絡歐亞兩洲領土之關鍵，北接黑海，南出地中海，爲黑海沿岸的國家對外發展貿易唯一的門戶，所以他們對於海峽的封閉與開放，自然應有切膚的關係。同時歐陸上的列強，欲向東南歐及小亞細亞一帶謀政治的勢力或商業上的進展，也認定爭奪海峽的控制權，爲他們帝國主義向外發展的前提。換言之，一部海峽條約發達史，也可以說是有關各帝國在巴爾幹半島上競爭暗鬥的事實。

就中參加逐鹿的重要角色當然要算俄國。俄國自十七世紀大彼得帝時代，因欲向外發展，即認定黑海及地中海爲南下政策的一路線。在當時俄國領土雅然橫跨歐亞二洲

，但大部分國境偏處北方，不與暖海相接，因之全國覓不到一個優良的商港。在此種景況下，大彼得帝一貫的精神，自然在尋覓優良的海口。但是依照當時俄國的地理來看，可尋覓出口的路徑祇有三條，第一條是東出太平洋，第二條是西出波羅的海，第三條是由黑海南下地中海。就在當時是不能適應俄國迫切的需要；第二條路線，因爲會與西歐列強發生衝突，恐一時也不容易實現，況且波羅的海非純粹的暖流，一年中有半年會受結冰的影響，所以俄國當時即認爲這條路線，不是盡善盡美的。那末祇第三條路線，就軍事上商業上經濟上等等着眼，乃是一條最好尋求的出路，因爲黑海是終年不凍，由黑海出地中海尤屬便利。在這種情勢下，所以俄國自大彼得帝建國以來：即積極進行實現其南下的政策。但是南下先決條件，當在樹立黑海的勢力，及獲得海峽的控制權。當時土耳其已屬老大帝國，以近東病夫見稱於世。俄國正好施行南向侵略方策，一方以武力威迫土耳其割地讓權；一方以陰謀手段，挑撥離間，煽動土國屬下與俄國同種族同宗教的民族，叛土耳其，結果，全巴爾幹都擾攘不已，俄國趁火打劫，自一六八九年起，不斷的向土國進攻。強奪暗算，幾經成敗，至十八世紀末，俄國南下政策，已有顯著的成功，黑海北岸盡爲俄國領土，俄國對於黑海視如禁臠，不讓任何國家

侵犯。黑海已在把握中，俄國向外發展可說有了根據地。但是控制黑海咽喉的海峽不在俄國之手，則南下政策，終不能算達到圓滿目的地。因之，爭奪海峽的控制權，遂成爲俄國南下政策的第二步重要工作。

當俄國着着向黑海及海峽進行侵略的時候，土國因積弱之邦，無法抵抗，故在十七世紀末及十八世紀初期，俄國在黑海的軍事和外交，可謂一帆風順。但是自從一七三八年後，俄國南下政策，遭着第一次外面的阻力。

法國自從十七世紀路易十四當國的時候，國力日張，到了十八世紀初年在近東一帶，已取得相當的地位。所以俄國南下政策，自然引起法國的妨忌。因之在一七三八年法國竟看不過俄國南下進逼的成績，乃有助士擊敗俄國同盟的奧國軍隊之舉。以致俄國對割據黑海北岸之地和黑海自由航行及海峽自由出入等要求，一度爲法國所破壞。

到了十八世紀末期，俄國南下政策，更爲激進，因之近東的局勢益趨險惡。除了法國因近東利益的關係與俄國爲難外，英國也加入反俄的陣線。因爲英自十七世紀獲得海上霸權以後，無論任何國家欲想與英在海上抗衡，都爲英國所不容坐視。俄國的勢力若能南出地中海，則英國海上上的優勢將爲之動搖，其與印度及東方屬地的交通將有被

截斷之危險，故英國爲維持海上霸權和保障與殖民地交通路線的安全計，勢須阻止俄國伸張勢力於近東和地中海。但是欲達阻止俄國南下政策，只有竭力維護土耳其國權，使海峽不落在俄國勢力範圍內。故自十九世紀初起，英國遂成爲俄國南進的勁敵，自後每遇俄國在土耳其或近東方面，有所圖謀，或國際間發生有利於俄國南下政策的舉動，英國必設法阻撓或破壞而後已。

當一八三二年埃及叛變，俄國乘機援助土國撲滅亂黨，藉此結獻土皇，結果俄土於一八三三年締訂互助條約，土國允許對於俄國以外的各國軍艦，一概都拒絕通過兩海峽。同時允許俄船得出博斯破魯斯峽。此次土俄訂約，引起不少英國的嫉妬，故當時英國有名外交家巴麻司頓施逞外交手腕，盡力破壞俄土的結合。未幾土復受埃及叛兵所迫，英法俄出兵援土，始將埃及兵擊退。一八四〇年各國公使會於倫敦，共議解決土事，英俄爭持控制兩峽，相持不下，遂廢俄土一八三三年所締互助條約，另由英俄普奧法五國訂倫敦條約，該條約於一八四一年締成，其第三條載明，列強約定平時禁止一切外國軍艦通過海峽，遂使俄國已得獨佔海峽的權利，破壞無遺。此爲第一次關於海峽的國際條約。

一八五三年，俄土因教案爭執，英國認定俄國對土要求正統教的保護權，是干涉土國內政，目的在威脅土國取得海峽控制權利，故英國出面干涉。法國因俄向土的要求，會侵害法在近東的權利，遂亦與英沆瀣一氣，一致聯合助土攻俄。宣戰後，土在黑海方面失敗，危及首都君士但丁，土乃請英法艦隊駛過海峽，結果俄國因而失敗。一八五六年巴黎條約，就是收拾這次戰爭殘局的國際協定。依照巴黎條約，上次倫敦條約的原則仍依舊維持，即平時禁止一切外國軍艦駛入達達尼爾與博斯普魯斯兩海峽；黑海岸上不得設置兵工廠。自這次條約成立後，俄國南下的政策，又遭一次阻力。此為關於兩海峽第二次的國際條約。

自經這次條約約束後，俄國似轉移其視線於遠東，稍抑南下急進，只想保存黑海北岸已得的勢力，以圖後日乘機捲土重來。

至一八七〇年，俄乘普法戰爭的機會，且憑藉法俄協定，乃悍然不顧國際信義，片面宣告巴黎條約關於黑海及海峽的條款無效，並恢復黑海上軍事設備，重樹其在該海勢力，以圖南下政策具體化。此次俄破壞條約的行動雖經一八七一年敦倫宣言的非難，致使俄國仍未暢所欲為，攫取自由航行海峽之權，然俄國重樹黑海的勢力，終算為列

強事實上所默許。

俄國得寸進尺，復於一八七七年乘土屬保加利亞是叛變，出而與土為難。俄因保人為斯拉夫族，係屬同種，乃藉口保人為土所屠，強土作戰，俄勝土敗，遂與土締結聖斯德弗諾條約，獲得其所希望的權利，但是英國恐土為俄所脅，不利於己，乃遣艦隊越達達尼爾峽進泊於馬爾馬拉海，嗾土重新反抗，德相俾斯麥出面調解，遂約英俄法奧意土各國會於柏林，於一八七八年締結柏林條約，取消聖斯德弗諾條約。關於海峽仍維持巴黎條約的規定，禁止各國軍艦通過，俄國的計劃，又遭英國的中傷而失敗。此為關於海峽第三次的國際條約。

自柏林條約成立後，俄國因感於南下政策之不易實現，乃改由波斯及西伯利亞向中東與遠東方面發展。於是英俄在近東競爭的趨勢，因之日熾，而海峽的爭端，亦暫時告一段落。但是事有不幸，英俄爭霸剛停，而新興德國乃乘調解英俄爭端的成功，頗思在近東獲得相當的立足地。故自柏林會議後，德國因國力日張，有意向近東發展，虎視眈眈，欲取英俄而代之。及野心雄略的威廉第二繼位後，對近東的政策，益加推行不遺餘力。德國所取政策，一變英俄強權的色彩，而以懷柔土國為目標。例如一八八九

年德皇乘赴希臘之便，到土訪問土皇，藉以籠絡土國。一八九〇年後，幾瓦德爲土相，更積極進行排英親德的國策，例如贖還英公司承築斯庫台里至伊斯密得之鐵路，以之轉售給德國，而由伊斯密得經安哥拉至庫尼已等處之鐵路，亦許德承築。一八九六年正當亞美尼亞屠殺案發生後，土國爲各國所共棄之時，德皇於土皇誕日，仍餽以照片，以示親好。此後復供給土國軍器，並訓練其軍隊。一八九七年希士戰爭，卒因德國助力而土獲勝。一八九八年德皇赴耶路撒冷時，經君士但丁復聘土皇；同時德皇公開宣稱誓爲土皇及散處世界各國三萬萬回民的良友。於是不獨土皇爲彼所惑，即土人亦復墜其術中。因之於是年土國復許德國接築白格達通波斯灣之鐵路。德國獲此路之承築權，益爲英法所嫉視。昔日英法聯合以阻止俄國南下，乃一變而爲英法對德之陣線，直至一九一四年，巴爾幹海峽的爭端，竟而無法解決，卒引起上次歐洲的大戰！

歐戰發生：土耳其本擬嚴守中立。後來因土國處境險要，環境迫使不得不加內戰爭漩渦。土國自經柏林會議後，即節節爲德懷柔政策所羈縻，故土國加入協約方面作戰，實爲意料中事。

土耳其在大戰中因海峽的險要與協約國以不少的助力

。自土加入作戰後，着着與德以便宜。如德艦戰敗常以君士但丁港爲庇護所，復封鎖達達尼爾峽以斷俄與地中海之交通。英法聯合艦隊，兩次會攻達達尼爾峽兩面要塞，均因各塞防守鞏固，無隙可乘，大受挫折，英兵因第二次進攻而遭犧牲者達十一萬人，可見海峽的重要。直至一九一八年土國因在小亞細亞各處陸戰失敗，乃迫而與協商國停戰議和，允許達達尼爾與博斯普魯斯兩海峽自後完全開放，協商國軍艦，均可自由航行。馬爾馬拉海及黑海所有海峽要塞，均歸協商國聯軍管理。

自此約簽定後，英法聯合艦隊即進佔海峽要津，停泊君士坦丁城外，控制一切。一九一九年大戰告終，凡爾賽條約成立，其對土條約第四第五條如下：（四）君士坦丁與馬爾馬拉海兩海峽，歸國際聯盟管理。（五）土國京城，移至布魯薩或安哥拉。一九二〇年協商諸國乃與土國締訂色佛爾條約，約中第三章政治條款內關於兩海峽部分之條文有如下：「土國在君士坦丁僅能維持名義上之主權。馬爾馬拉海及其兩峽，完全開放，由列強組織海峽委員會管理之。如遇必要時，並可派兵佔領。」又約中第五章軍備限制內，復有關於海峽部分之條文：「爲保證海峽自由起見，兩海峽及馬爾馬拉海兩岸三十公里突以內之要塞

一律蕩廢。英法意三國并得駐海陸空軍於此」。

協商國除對於海峽絕對維持開放原則外，復任意將土國領土瓜分，把一個戰前偉大的帝國一變而爲地蹙人希的弱邦。依色佛爾條約之規定，達達尼爾海峽與博斯破魯斯海峽變爲國際中立化，對於兩海峽之航路，採取完全開放主義。任何船舶，無論爲戰艦爲商船，無論爲平時或戰時，一律有出入航行之自由。此外更將兩峽及馬爾馬拉海兩岸劃出若干啓羅米突爲海峽地帶，由英法意日希羅各國組織海峽委員會，共同管理。

然而戰後之土耳其在凱末爾將軍領導之下，忍辱負重，堅決地作復興運動，與惡劣環境奮鬥。對於亡國之色佛爾毒約，絕對否認其效力。幾經苦戰，始將該約廢除。於是協商國於一九二三年召集洛桑會議，重行考慮對土的和約。結果，簽訂著名之洛桑公約，以替代失效之色佛爾和約。其十八條關於海峽所規定者之摘錄於下：「海峽航行，對各國商船軍艦，一律開放，但各國軍艦，不得超過三艘，每艘載重不得超過一萬噸，海峽地帶，解除武裝。但土國爲防衛君士坦丁計，得駐兵一萬二千人，并得設立一處兵工廠與海軍根據地。此外正當達達尼爾海峽進口之伊布洛與敦勒多二島，仍交還土國」。除上載各項外，該約

並規定在兩海峽邊界，各劃出二十啓羅米突爲非武裝區域，不准土國設置軍備。馬爾馬拉海中各島，亦有軍備之限制。海峽公約又規定設立海峽委員會，由公約簽字國之代表組成。土國之代表爲委員會之主席，其他委員爲英法意日保希羅馬尼亞，蘇俄，與南斯拉夫之代表。美國如同意承認該公約，亦得派一代表。委員會在國聯會監督之下，執行職務，並送常年報告於國聯。設有違約事項發生，締約國將應用國聯行政院所決定的方法，共同對付之。

洛桑條約關於海峽之條文與色佛爾和約相比較，則對土已有相當讓步。例如，海峽委員會由土人擔任主席，並且委員會活動與權力亦只沒於航路之管理，而不及其他政治之問題。經過海峽戰艦之隻數與噸位，予以相當的限制。當土耳其爲交戰國時，土國有權變更海峽公約中之非武裝地帶之條文，並有阻止敵艦駛入之權利。然而就實際來觀察，洛桑條約關於海峽的條款，仍不過是敷衍面子的辦法。譬如，海峽地帶既經解除了武裝，若是交戰國有違條約的限制，而強制通過海峽，向黑海沿岸國家作戰時，土國必無阻止的能力，何能維持及執行條約所規定的中立之權利與義務！再則假定土國與他國發生戰爭時，根據洛桑公約，土國一方要抵抗敵艦的進攻，一方又要讓中立國

家的軍艦自由出入，這種不合情理的規定，土國何能忍受。加之在這種情形下，土國因無海峽要塞為防禦敵艦的工具，則於戰爭發生時應急的辦法，祇能於海峽的入口處，埋設水雷，以防敵艦的侵入。然而結果，又會害及中立國的軍艦和商船的通行，於是受害國又將責土國以違反條約之罪。總之，洛桑條約關於海峽的規定，是有害而不利於土耳其的。土國詞知領土主權，受盡剝奪，深為痛恨。不過當時土耳其在久戰之後，精疲力竭，且外交上孤立無助，不克再與協商諸國武裝衝突，故暫時隱忍接受。然土國要求修改洛桑公約關於限制海峽主權之條文，固為戰後土耳其外交家努力的一大目標。

三 十年來恢復海峽設防交涉的經過

自洛桑條約訂立後，土耳其在國民政府領導下進行復興運動。對內，則求政治勢力的安定，社會制度的改進。對外，則努力於恢復國權交涉。戰後海峽之開放由於強力所造成，剝奪土耳其國防上最關要緊的權利，自為土耳其愛國領袖，日夕痛心疾首。故交涉重行設防海峽，實為他們對外關係上，重要的工作。

其實，早在一九二〇年，土國新議會通過的國民公約，已將此項復興民族原的則列入。該公約第四條關於海峽會議席上，土國提出設防的意見，雖因環境所迫，未達所期目的，然土國政治家仍在積極努力改善國際地位，以求一日達到恢復海峽主權的目標。故自洛桑條約訂立後，土耳其上下頻年厲精圖治，內政刷新。而對外交方面，亦運用靈敏，博得不少與國之同情。土國外交，除依照洛桑條約第二十八條之規定，撤廢治外法權，恢復關稅自主，藉立國際之地位外，並於一九二五年與俄訂友好條約，一九二七年與美訂暫行條約，一九二八年與意訂友好條約，一九二九年與法訂新協定，藉以增進土國國際之地位。此外，如一九三二年土國被邀加入國際聯盟，與希臘重修舊好，聯合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富汗等國。最有政治意義的國際條約，為與希臘，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在一九三四年所訂的巴爾幹協商公約，組設政治會議；及去年與伊蘭，阿富汗，伊拉克三國訂立之互不侵犯條約。最近俄土延長友好條

約之文書，亦經兩國批准互換。英與法希等國本年春因意阿戰爭緊張而成立之地中海互助協定，土亦同意加入。此皆土國近年來運用外交的成績，博得大多數與國的同情。

在外交節節順利進行當中，同時土國外交家亦乘機活動，進行修改其他尚存之不平等條約。最着意的，自然爲恢復海峽地帶軍備之要求。一九三三年土外長魯舒第在國際裁軍會議席上，曾有恢復海峽一帶軍備之要求，因與裁軍會議宗旨不符，未得各國代表同意，遂無結果。同年夏土政府在外交上積極活動，向黑海有關係的國家，建議訂立黑海公約，依此公約，黑海沿岸國家應援助土耳其取消解除達達尼爾海峽武裝之公約，事雖未成，然土耳其已表示積極進行恢復海峽主權之願望。去年春因德國宣布恢復徵兵制後，土耳其代表復屢向國聯行政院提出，羅馬尼亞，希臘，南斯拉夫，蘇俄等國且允予援助。當時因英，法，意，未表同情，結果仍未通過。同年五月在羅馬尼亞京城舉行之巴爾幹協約國會議中，土代表復重申土耳其願意武裝海峽者，志不在於侵略而爲維持國際的和平。同年凱末爾接見倫敦每日電聞記者，亦發表設防海峽，實以維持和平的意見。去年十二月間，當意阿戰爭發生，英國政府會向地中海沿岸各國接洽海軍合作問題，土耳其亦在被

邀之列。彼時土國認爲千載一時之機，曾擬乘機要求將洛桑條約規定海峽不准設防之條款，予以廢止，土國外長魯舒第曾與法國前總理賴伐爾一度談及此事，希望法國對於土國之要求，予以贊助。嗣因當時德國已有要求在萊茵河沿岸非武裝區域重行設防之意，土國當局受英法勸導，知道斯時苟果提出海峽設防，將與德國以口實，殊非所宜，因此，土耳其乃暫時將此事撤回保留。

迨德國於本年三月七日廢止羅加諾公約，並派兵入開萊茵河左岸非武裝區域後，土耳其即利用此機會，於列強顯於應付之際，於三月二十四日，以國聯行政院理事之資格，正式向國聯提出恢復海峽軍備之要求。同時土京安喀拉亞發出消息謂：土政府如不能藉談判廢止洛桑條約中關於海峽不設防之條文，則或將自行廢止之。

土政府既提出海峽設防，乃決按照在日內瓦所發表之要求，按步進行修改關於海峽之規定。四月十日，土總理將此議案交付議會中之人民黨，該黨即通過之。四月十一日，土政府以照會一件送達洛桑條約各簽字國（即英，法，意，日，保加利亞，希臘，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八國）與其他各關係國，對於該條約第十八條，即關於達達尼爾海峽博斯普魯斯海峽及馬爾馬拉海撤廢軍備與自由通航之

條款，要求加以修正。其原文略云：「當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簽訂之際，土耳其政府對於國聯盟約所可提供之集體保障，不能認為滿足，故要求英法意日四國聯合擔保，此固保障土耳其之領土完整之最低限度。無如自茲以還，歐洲一般局勢，不論在軍事上或在政治上，業已大起變化，地中海方面，已有墮落不安之概。倫敦兩屆海軍會議之結果，各國趨勢無不在海空兩方重整軍備，而陸上防禦工事，則不斷擴充。至在政治方面，事變迭起，亦足證集體安撫全原之運用，太形濡緩，今昔時移境易，若斯其甚，故以十四擔保國現在所處之立場，是否猶可在軍事上互相合作，以應付可能之事變，實不能無疑。土耳其政府有鑒於此，現已準備進行談判，俾得在安全條件之下，即保障土耳其領土不可侵犯性暨發展黑海與地中海間航務之必要條件之下，立即成立協定，以冀制定達達尼爾海峽之新制度，不勝幸甚云云」。

同時，土耳其政府復向國聯會秘書愛文諾致一照會，內稱：土國政府準備在短時期內，與關係各國簽訂新協定，用以改正達達尼爾海峽現行制度，而保障土國安全，並保障航運自由。土國政府並請國聯將此事列入五月十一日開始之國聯行政院會議議程中。

土國既將此項照會送達各關係方面後，乃更進一步作堅決之表示。於四月十八日突然不待各關係國之同意，遽爾遴派軍隊，開入解除武裝之區域，重築防禦工事。土政府所以出此急促政策，實因當時國際情勢，危迫萬狀，且鑒諸既往，英法對於處置重要之外交，往往過於慎重而遲緩，釀成不可收拾之變局，故出於激進，以求海峽設防早日實現。

自四月十二日土國照會發出後，各國政府即予以答復，大體都表示願考慮土耳其政府之要求，其中尤以英、法、俄、希，四國的態度為可注意。英政府表示加以同情的考慮，據英國負責人宣稱，英國前此所以表示異議者，係恐德國援為口實，今茲土國依照合法手續，向關係各國送達照會，正式提出要求，自可加以稱道，又況德國片面廢止羅加諾公約之後，此項要求實已具有充分之理由。同時倫敦各大報對於土耳其之要求，均加以好評，以為土國此項要求，係以合法行動出之，自未可與德國片面廢止羅加諾公約所為同日而語云。法國亦抱同樣的態度。蘇俄復文表示贊同。希臘政府亦不加反對，惟望如果洛桑條約關於達達尼爾與博斯普魯斯兩海峽非武裝制度之條款，加以撤銷，則希臘萊姆諾斯，撒摩特喇斯，米蒂林，奇沃斯四島

之非武裝制度，亦當經由各簽字國之同意，而加以廢止。蓋四島之地位，亦受達達尼爾海峽公約之拘束，其他關係各國如保，羅，南斯拉夫近年都頗與土親善，不持異議。日本與該海峽無大關係，故樂得贊成。惟有意國保持緘默態度，而不願過問，因意國當時尚受國際制裁故也。但意國政界中人當時露有國聯對意制裁，擾亂國際時局，土之要求，爲當然之結果等憤慨語。

當巴爾幹協約國於五月四日在南國京城開第一次政治會議，由土國提出海峽設防議案，希臘，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三國都表示完全同意。後經土政府代表在國聯行政院向各關係國代表從速召集會議討論，有關政府協商後，乃決於上月二十二日在瑞士蒙德婁城舉行會議，此蒙德婁會議之由來也。

四 蒙德婁會議及海峽新公約

蒙德婁會議於上月二十二日如期開幕，到有英，法，日，俄，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希臘，保加利亞，土耳其等國代表，意大利因國聯之經濟制裁尚未撤消，故未派代表出席。開幕時首由瑞士聯邦政治部部長穆泰以東道主資

格致辭聲譽土耳其以合法手續提出修改條約，並希望土國及其他關係國家，都得到圓滿解決問題的益處。次由土外長魯舒第將該國所提要求，敘述一遍，並加以辯護，其所提之新公約草案的主要內容爲以下數點：（一）除潛水艇以外，各種軍艦及輔助艦，均得自由通過達達尼爾與博斯普魯斯兩海峽；（二）各國軍艦如要通過海峽，應在一個月前通知土耳其；（三）凡不在黑海沿岸的國家，准許通過海峽的軍艦，以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二艘爲限，其總噸位不得超過一萬四千噸，又停泊黑海中的軍艦，其總噸位不能超過二萬八千噸，停留期限，不得超過十五天；（四）一切軍用民用飛機不能飛越海峽；（五）海峽重設防務一節，草案中沒有規定，不過聲明新公約簽訂後，洛桑條約，即行作廢，其意即准許設防（六）新公約所有條款，不得加以曲解，或引申其原意，以致妨礙土國的主權；（七）新公約應由洛桑條約各簽字國加以批准，各該國批准文件，應依照洛桑條約所定辦法，存入法國外交部檔案中。

士代表申述要求後，大會即選舉英國和希臘的代表做會議的正副主席，且決定於二十三日舉行不公開會議，討論土耳其提出的新公約草案。二十三日，會議續開，討論各國商船自由通過兩海峽的問題，且研究土耳其提出之新

公約草案中對於國際商務利益可適用的條款。但均未有特別結果。最後祇成立一專門委員會，研究各種專門問題；並定二十四日舉行第二次會議。

二十四日，會議重開，討論土耳其提出的草案中關於禁止軍艦通過達達尼爾海峽的問題，蘇俄的代表李維諾夫即席補充意見二點：（一）土耳其提出的新公約草案，關於各國軍艦通過海峽的最大噸位，祇可適用於非黑海沿岸的國家；（二）潛水艇不許通過海峽一項規定，應將航空母艦一併列入，凡黑海沿岸各國軍艦開出黑海的，不能和非黑海沿岸各國軍艦由海峽開入黑海的受同樣限制。蘇俄的意見，經多次協商，未獲妥協，而尤以英國的態度不贊成。因為蘇俄的提案，是與英國利害會發生衝突的。到了二十五日，大會草草初讀過了土耳其政府的新公約草案，就宣佈延會，等到國聯非常大會在六月底開幕以後再繼續討論。延會原因大概不出兩種：第一，因為屆時國聯非常大會將通過撤銷對意制裁的決議，使意國屆時可派代表參加會議，以免會後別生枝節。第二，因英俄意見差池，延會時或可藉此在會外接洽妥協。

洛桑條約簽字國的代表，在國聯非常大會閉幕的第二天（七月六日），又重新在瑞士的蒙德裏城召集會議。當

時國聯雖已通過撤銷對意制裁，然意大利仍藉口地中海英船未撤，以及沿海各國互助協定的依然存在，始終不派代表出席會議。同時呢，英俄對於地中海和黑海海軍均勢問題的見解，始終於延會期間沒有得到妥協的方案。英國對於土耳其的重整軍備，所持的態度，是主張黑海在戰時應當繼續開放，俾各國軍艦，得以自由通過。蘇聯則表示贊成土耳其的設防要求，主張戰時封鎖海峽，不准任何帝國主義的軍艦自由通行。雙方懸柄的意見，幾至把會議無法進行。當八日繼續討論黑海在戰時開放與否的問題，英俄爭持益趨極端。英代表宣稱原則上贊成各國軍艦自由通過海峽，但土耳其對於交戰國之所屬艦隊認為有危害其安全時，得禁止其通過。蘇俄則提出相反的意見，以為戰時任何國之軍艦除履行國聯盟約之交戰國外，皆不得通過，惟蘇俄軍艦當有出入黑海之完全自由，如不能達到此項要求，即退出會議亦所不惜。結果，因英俄積不相下，會議幾陷於僵局。各國代表紛紛返國請訓，於是會議祇好停頓。

予以解決。計此項次要問題懸而未決者，共有以下幾項，均先後圓滿解決：（一）海峽管理委員會存廢問題，土耳其政府原要求予以廢止，英國讓步，予以同意。（二）各國飛機飛越土耳其領空問題，土耳其原要求予以禁止，因英法兩國堅決反對，土國讓步，大會乃得以採取折衷辦法，禁止各國飛機，飛越軍事區域。（三）日本所提修正案，主張土國依照國聯會盟約第十六條所可採取之手段，應由國聯會行政院以三分之二多數票，暨新公約各簽字國大多數票加以贊同之後，始可付諸實施一層，大會亦在原則予以滿足。（四）准許日練習艦兩艘同時通過海峽駛入黑海，其總噸位即使超過一萬五千噸，亦作此數論。（按非黑海沿岸任何一國軍艦得通過海峽者，其噸位以一萬五千噸爲限）。

會議順利進行，於本月十八日舉行全體大會，當即通過海峽新公約草案，議定書兩件，其一，准許土耳其於本月二十日起，在達達尼爾與博斯普魯斯兩海峽重設防務，至於新公約其他各項條款，則土國得自八月十五日起暫時予以實施。其二，准許日本在練習艦兩艘同時通過海峽。新公約已於二十日在蒙德婁正式簽字。同時土耳其依照新約的允許，於是日午夜將軍隊正式開入海峽地帶駐防，於

是束縛了土耳其主權十三年之達達尼爾海峽非武裝區域條款，因告廢止。

截至作者屬稿時，新公約已由報章宣布。茲爲節省篇幅起見，祇將該約主要內容幾點列下：（一）各國商船不論在平時或在戰時（除與土耳其交戰之國所屬者外），均得自由通過海峽。（二）非黑海沿岸各國所屬軍艦得在平時駛入海峽，或在黑海停留，但以三萬噸爲限，不過潛水艇與航空母艦，一律不許通過海峽。（三）在戰爭時間，中立國所屬軍艦得以自由通過，但以土耳其亦爲中立爲條件，至各交戰國所屬軍艦則不許通過海峽，不過因執行國聯行政院命令或履行區域公約，而此項區域公約已由土耳其簽字加入者，不在此例。（四）土耳其認爲有戰爭危險時得任便禁止外國軍艦通過海峽。（五）撤銷海峽國際管理委員會。（六）新公約簽字後，土耳其即得在海峽兩岸，重行設置防禦工事。

五 結論——新公約成立的意義

蒙德婁會議，自從上月二十二日開幕以來，經過若干時日的停頓與無數次的爭辯，會議幾瀕流產，現在已經圓

滿地閉幕了。新公約經與會十國代表（除了意大利，加入澳洲）正式簽字，依據新公約，簽字國有六國批准文件，公約即行生效。故公約的執行，大概不會有問題發生的。

新公約的意義，概括而言，有下列數端：

（一）新公約的締訂，表示出一種國際合作的新精神。歐戰後十多年，雖然名義上國聯盟約第十九條有關於修改不合時宜條約的規定，然歐戰後媾和條約經由合法途徑而加以修正者，此乃第一次。各國在會議中，因利害不同，意見分歧，然卒因主要與會國都能為大局着想，犧牲自己目前利益，竭誠合作，使新公約得以圓滿實現。實足稱

為國際會議中一種良好的現象。英代表之對蘇俄關於軍艦通過海峽的讓步；及徇土耳其之請，將海峽委員會撤銷，一種決絕大國風度，尤令人起敬。

（二）新公約的成功，昭示我們歐洲和平的陣線又多一層。照歷次土耳其負責人員的表示，海峽的設防，直接

固然為着保衛土國生存權利，然而間接即藉以阻止侵略國家的野心。稍為注意此事的人，都知道土耳其所以急切在海峽設防，目標是特意防備野心勃勃的意大利。而英法俄及其他歐洲國來簽字於該公約者，大都是現時站在維持和平陣線上的重要角色。

（三）蒙德裏會議的圓滿結果與新公約的締成，可說是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又一勝利。土耳其自歐戰後，幾經艱難，幾為歐洲列強俎上之肉，洛桑條約關於海峽的規定，可說是帝國主義剝奪弱小民族的鮮明醜史。新公約竟將舊約妨害土國主權的條款一掃而盡。可見弱小民族非無抬頭之日，祇要埋首苦幹，充實國力，拒絕橫暴勢力之侵入；同時須賴外交運用靈活，乘機識時。現下尚在不平等條約重重束縛並遭受空前絕後的強鄰威迫的中國，鑑於此次土耳其外交的成功，亦當知所警惕，努力奮起，而隨土耳其踏上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

二五，七，二十四。完稿

美國之黑衣軍團

文明的非二十世紀的情事存在。今日如問及最高文化之國，任何人必不致猶豫回答爲美國。但文明最高的美國却有蓋世無比的非

黑衣軍團之發與昇

此事唯何？即起於最近實行恐怖行動之黑衣團是也。該團人員頭戴魯威帽之黑帽，面上戴階級之假面具；全身着黑色衣服，手持手槍，短刀，鞭，及爆彈等物，裝成一種嚇人怪狀，深夜橫行於美國之街上，實行種種極恐怖之行為。此種團員遍及十七八州，為數約六百萬，故人人聞之，莫不胆戰心寒。

此種戰慄恐怖之黑衣軍團，其明顯之存在，始於去年五月十三日晨特羅第市，於特安波村道溝中，發現一身受十數槍慘死之男屍，經市警從殺害狀況證明為匪徒所劫殺，旋即動土探破此案。被害者由指紋檢驗，為約莫三十二歲之男子勞勃者，由特羅第市檢事局刑事當局，以神敏之手腕，訪得其家屬，從其家中探查其平素行為，卒得有力之新聞證據。即該殺者常出入於威爾林共和黨俱樂部，兇手即為該俱樂部之人。兩刑事得此新的消息，旋乘汽車馳赴該俱樂部，搜獲手槍，鞭，黑色及格鬥假面等物，同時並捕獲俱樂部以外十三名之殺人嫌犯十三名。由警察局嚴加詢審，結果從此案當中，發現黑衣軍團之秘密。據該班犯人供稱，威爾林俱樂部，表面上為共和黨之俱樂部，利用黨員集會，討論政治。但實際上為黑衣團之集會所。團員在深夜中召集，關於團員之獎勵與處分，皆在秘密中執行。

該被害者以前名呼得伊士，為特羅第市黑衣團聯隊長，一日該團上校利特召集團員，討論者該害之一切行為問題，據團員報告，得伊士最近虐待其妻，鞭打足蹠，妻已折骨而入醫院，此等虐待妻子之人，有犯團規，應即予以處罰，結果議決以團員特因謀殺其於郊外。而特因為特羅第市電燈公司之雇人。此案詳情，即為其陳述也。同時因更供出黑衣軍團之組織與規律，並謂如有洩漏團中之秘密者，即處死刑。犯規則者亦受嚴厲處置。

歐洲國際糾紛之現狀及其問題

張印堂

歐洲的重要 歐洲的面積遠不及亞非美各洲那樣的龐大，但其國家之多，為任何他洲所不及。現在世界上七大列強（英美法俄義日）歐洲便佔有五個，故在國際政治經濟上，歐洲實據中樞地位，其勢力則遠達世界各地，新闢的大陸及亞洲弱小國家幾全為牠們分割佔領，所以近代世界有：歐人世界之稱。而其間的國際關係可以影響世界全局，是以最近列強為處理遠東問題及東非問題，都以首先調整歐局為先決條件。如英國年來不願牠在亞非兩洲的政治威勢和優越的經濟地位受絲毫損失，所以牠第一步用全力進行歐陸上如何實行牠的集體安全政策。現在國聯的組織也何嘗不是為着這個目的，所以有人說現在的國聯乃歐洲一洲的國聯，蓋言其對歐洲國際問題特別重視之意。不過歐洲的國際關係也確有轉移世界全局的重要。

例如今年俄法的協定其目的在歐洲為對德，在亞洲，則為對日；德國乃引以為口實，宣言廢除凡爾塞及洛迦諾二和平條約，並隨即進兵駐紮萊因河非武裝區域。東亞的日

本對此法俄協定也大示不滿，但日俄在滿蒙的衝突乃因此得稍緩和。所以歐洲的國際關係在現在世界的政治地位上，確有定歐洲便可安天下的重要。

歐洲國際大勢的分配 歐洲面積除海洋洲外，小於其他各洲，但其政治區劃分之多，則為各洲冠。其中獨立國家，大小不下三十餘個，蓋為本洲自然環境與種族的複雜所致；其中因政治地位及國際關係而成立的，為數也不在少。茲就本洲各國的成因及現在所處地位分類，可得下列四種（歷史上傳下的最小的王國如安道耳(Andora)馬拿哥(Monaco)與聖瑪利臘(San Marino)等不算）：

一為強國如英法德義俄等；二為老弱國（指政治勢力薄弱與軍事設備不完備的國家而言），如葡萄牙，西班牙，丹麥，瑞典，挪威；奧地利；匈牙利，希臘等國；三為緩衝帶小國，如德法英三強間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及德奧匈與蘇俄間新興的波蘭與羅馬尼亞，及波羅底海東岸新起的芬蘭，愛沙尼亞，拉提維亞，立陶宛四國，對於緩和德俄的衝突，大有關係；四為新興的民族強國，為歐戰

係由大多數民族自決而成立的國家，如芬蘭，愛沙尼亞，

拉提維亞，立陶宛，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及波蘭等國。今將此四種國家在歐洲所處的政治地位，略述如後。

一 老弱國家 本洲的老弱諸國對於國際紛爭，都常抱中立態度，不好干預外事，蓋因所處的自然環境很不好，土地貧瘠富源有限，自顧猶不暇，自然談不到其他。其中如斯堪底那維亞半島之挪威人口僅二百二十餘萬，瑞典人口不過六百萬，丹麥人口則祇三百五十萬，三國雖均屬人少地窮，但因能善於利用牠們的自然富源，如開採木材，發展水力，改良農牧，振興漁業，提倡船運等事業，所以人民尚能安居樂業，文化也較高。袁本瑞半島(Iberian Pen.)上諸國，則一般民智未開，文化程度較低，政治常生不安現象。如目前的西班牙內亂又起，政府頗為不安。局勢若趨惡化，難免引起國際干涉。

二 緩衝地小國 本洲的緩衝小國，因地位關係各具國際背景。如比國與法國親善，荷蘭與德國接近，波蘭向日之連絡英法與其最近之傾德等，都由於利害關係造成。這些緩衝小國本身也多自相連合，以抗強隣如東歐的小協約國(Little Entente)包括捷克，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三國，其目的則為東防俄，西抗德奧匈，藉瓦助的力量，講

求自衛之道。

這些緩衝小國，多由於兩大強國相爭而促成的，所以地位都很重要。牠們每一個國家差不多都有一個強大的隣國予以政治與經濟的協助，所以農工商業都較發達。不過有的因為國土狹小，如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瑞士等，實力都很有限的，或有因為國家成立不久如波蘭等國，諸般事業多在建設期中，尚無偉大成績可言。所以照現在的情形概括說來，這些緩衝國家多為列強的羽翼。

三 新興的民族國家 大戰後新興的民族國家，面積大小不等，窮富也極不均勻。沿波羅的海東岸諸國，土地磽薄，氣候寒冷，物產不豐，居民多以漁林船運為生。東歐的波蘭，捷克，羅馬尼亞等國，疆土稍大，富源較多，惜多因地處內陸：海外交通不很自由，對於工業發展很多防礙。且因鄰近列強：常受威脅，牠們自處的方法，便是一方聯外強以控制敵隣，如波蘭向日之親法以抵德及其目前之傾德以防俄，一方自組同盟互相協助，如捷克，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三國組有多瑙同盟(Danube Alliance)以防禦德，奧，匈，與蘇俄。立陶宛，愛沙尼亞，拉提維亞三國組有波羅底同盟(Baltic Alliance)以抵抗俄德。

四 強國 歐洲列強在歐洲雖據優越的地位。但牠們

本身間也是勾心鬥角，互相爭雄。例如義國在歐戰前本與德奧聯成三角同盟以抗諸協約國家，後見德奧勢力漸弱，乃又與協約國聯合，最近因爭奪土地權利，受英法排擠，志不得逞，於是又與德奧重訂舊好，以抗英法，而有所謂德義同盟之說。法國則努力聯合英俄，並協助東歐新興的弱小國家以與德國相抗。英國則利用牠的圓滑而老練的外交手腕，一方與德訂海軍協定，以免英德的正面衝突。一方則又盡力聯法以控制義國。最近更不惜犧牲其一貫的反共主義，進而交歡蘇俄，俾近可牽掣德義同盟，以安定歐局，遠則制止日本在遠東的侵略，以保其在亞洲的政治威勢與既有的優越經濟地位。近復與土耳其修好，准其在達爾達奈爾海峽(Dardanelles)建設防禦工作以控制蘇俄自黑海經地中海出入之自由。以上所說的，為目前歐洲國際形勢的概況，將來的情形如何，則仍難預言。

歐洲的主要問題　由目前歐洲各國的組織及國際形勢看來，歐洲國際問題極為繁雜，其急待解決的有下列數項：

(一) 新興民族國家命運的危機　新興民族國家多從以前的德奧俄三大帝國分出，由多數民族自決而組成。其歷史與文化的根據容或有之，但其現代政治經濟的團結，

確很缺乏，且多數都缺乏自然疆界，所以假使一旦沒有適當的國際保障，或將有再被強隣吞併的危險。

(二) 民族自決與少數異族的保護問題　歐戰後的收獲，最可稱道的，可以說是民族自決的覺悟(Self Determination or Self-Consciousness)及對於少數異族存在的擔保(Protection of the Minority Peoples)。由於民族自決成立了很多的新國家，由於巴黎和會的少數異族條約(Minority Treaty)少數向被虐待的異族生存問題，可以說是有了保障。所以就其意義說所謂大戰的收穫不啻為近代文化的新結晶，但我們再考查一下目前的事實，又覺得與我們理想，相差很遠。例如歐洲新興的國家，名義上雖多以民族自決相號召，但與實際真象相距很遠。

現在歐洲多數國家新的民族都很複雜，而其一切大權往往操於最強的民族之手。例如波蘭居民約有二千七百萬，其中真正的波蘭人(Poles)僅佔百分之六十七，以外則露斯尼人(Rhothenians)佔百分之十四，白俄人(White Russians)德人及猶太人共佔百分之十九。捷克斯拉夫境內居民共約一千五百万，真正的捷克人(Czechs)僅佔百分之四十八，斯拉法克人(Slovaks)佔百分之十五，而德人竟佔百分之二十四之多；此外尚有百分之十五的馬格亞人

(Magyars)百分之三的烏克蘭人(Ukraines)及百分之五的猶太與波蘭人。南斯拉夫的人民，除去最有力之賽爾泊人(Serbs)外，尚有柯爾克人(Croks)與斯拉弗恩人(Slovenes)等。羅馬尼亞的居民，也同樣的複雜，除大多數的羅馬尼亞人(Romanians)外，尚有很多的斯拉夫人(Slavs)與韃靼人(Tartars)。不同的民族當具有不同的語言與習慣其信仰與生活也就各不相同。如捷克人，多以工商業為生，文化較為進步；而斯拉法克人則多業農，知識較為淺近。波蘭國的波蘭人多市居，從事工商業，而露斯尼人(Rhothenians)則多居鄉村，以農為生。這種民族雜居的情形，不獨有碍行政管理，且當可引用作民族復興運動的根據，而遭當地政府的嫉視。是以歐戰以來，各國的少數異族，不但未得到條約上的保護，其遭受虐待的，也時有所聞。而且按照這種民族自決的規定，禁止德奧合併，這點也未免與原則不合，常貽同盟諸國的口實。

(三) 國際經濟合作問題 近代工商業日見發展因原料與市場供給的需要，國際間經濟關係更加密切。自新工業發軔以來，世界工業的中心，乃為德國的魯爾(Rhur)阿爾薩斯(Alsace)及其戰前的洛林(Lorraine)一帶。蓋因近代工業，莫不以煤鐵為直接的或間接的基本原料，

而該地有魯爾的煤，洛林的鐵及阿爾薩斯的石油，鉀，與農產，再加以萊因河與海外連絡的水運便利，乃使此大三角工業區成為世界最大的重工業中心。惟自大戰以後洛林割讓法國，於是此大三角工業中心，遂為法德所分割。現在法德為雙方的利益計不得不暫時規定條約，以互相維持其工業進行。但此種國際經濟合作，雙方都不甘心。德人視之為喪權辱國的奇恥，而具有恢復的決心，法人則當以不能獨據為憾事，故望其長久維持這種和平現狀，實勢所難能。此種經濟組織的破壞不獨見於德法，中歐舊奧帝國經濟組織的顛覆，也極顯著。現在奧匈兩國疆域大減，各種富源均極缺乏，且地處內陸，又為強隣包圍，工商業都難振興。但一般人民對於牠們舊日帝國的輝煌歷史都思念不置，長此以往，欲其安定無事，恐亦屬不能之事。

(四) 列強立國主義的互相傾軋 自工業革命以來，歐洲在世界政治經濟上，常居首要地位，其在近代國家思潮上，也常居領導地位。目前各國所奉行的主義而以為立國基礎的，大別可分為資本帝國主義，共產大同主義與一黨專政的法西斯帝主義三種。各主義的倡導國家與發展最盛的國家都在歐洲，而可以英俄意三國為其代表。本洲其餘各國則各就其國情，選擇一種，如法比荷等的資本帝國

主義政策，德奧之法西斯蒂政策，東歐各國的漸趨共產政策。其奉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國家疆土（包括殖民地）多很龐大，故以保守固有領土爲目的；其奉行法西斯蒂主義的國家，多強而不富，故以武力擴張其疆土爲目的；其奉行共產主義的國家則以打倒帝國主義與法西斯蒂主義爲對象，而造成世界大同的局勢爲目的。三者因主義不同，時時在互相傾軋，歐洲政局之所以不安，多由此所致。

(五) 國界問題 歐洲自大戰以來，國界爭執很多，近年來雖經國聯數年的苦心排解得以調整的不少，但已解決的國界問題，都屬較小的紛爭，如芬蘭與瑞典之阿樞

美國之黑衣軍團

黑衣軍團之構成

黑衣軍團之構成，爲軍隊之組織，最高司令官爲副少將（旅團長）以下分爲上校少校，上尉，中尉，兵士。其他尚有婦人之補助團，但其範圍不大。此外更有徵兵司令官，指揮發展團員組織。對於上官之命令，絕對服從，與軍隊初無二致。在大陸審之預審庭，判事問特因爲何殺得伊斯，彼即答稱爲服從上官命令。

在入團之際，團員須宣誓，爲擁護白人新基督教主義，當努力消滅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而信奉美國主義，當作合衆團忠實國民，遵守國家之憲法與法律。團員百分之百爲信奉美國主義之新基督教者，故以排斥共產黨，無政府黨，猶太人，及黑人等爲目標。美國在一九一二年時，有風行全美使國民戰慄之KKK團，該團與現在之黑衣軍團，實相類似也。事實上黑衣軍團與三K黨，確有密切之關係。無異三K黨之再生。黑衣軍團最高幹部西安巴特，表面稱爲贊生，彼即爲三K黨之幹部。不過因彼與三K黨幹部大王哥爾斯特意見相左，乃分離而出。三K黨着白衣，彼即着黑衣，而且努力擴大其團員之組織。三K黨於一九年因紐約報紙暴露其戰術，備受攻擊而崩潰。從此黑衣軍團之數，遂日見增加。一九三二年，美國中西部確有相當之基礎。現在團員已達六萬有餘。以密西根州爲中心

島問題（Aland Island）。其較重大的仍多懸置未解。如法德間洛林與萊因河非武裝區問題，波蘭西部邊界問題，因德國從未承認，所以仍是一種懸案，即丹澤自由市（Danzig）的劃分亦非德人所心願。故有德國武力佔據萊因河區之舉與其奪回丹澤自由市之醞釀，置歐洲國際政局於殲死之地，戰爭何能幸免。南斯拉夫的邊界也是東南歐洲難於解決的問題。本洲國界糾紛，所以如此複雜，則因國界缺乏自然根據而與種族，民族，文化，語言，經濟等分佈界綫又多不相符合所致，且本洲國家最多，各國爲謀發

彼，瓦全美三分之一州，隱然構成一大黑衣軍團帝國。而且擁有此等多數之團員，外間尚無人明等運用非合法團員發展之戰術，以秘密結社法而構成此巨大之組織。其方法如左：怪象團員之前，一面以手槍威嚇，一面縱飲妖血，在團長之前宣誓，則使之入團。

團員無論入會時，於深夜集會之時，舉行入會式，裹以黑衣，合立於團員之團員，絕對無失業之名詞。故不景氣深刻化，同時團員更迅速地增加云云。爲何彼等無失業者，此點可從特羅第市某雇主，因黑衣軍團被檢舉即提出一說明書於當局，詳述黑衣軍團之恐怖行動，其內容謂余因事業縮小，解雇勞動者，不憶翌日彼挾手槍而來，要求復業，如團員允許，即請黑衣軍團復仇云云。由是不欲失業之勞動者，爭相入團，團員於是膨脹。此等最初徵收入團費七元，以爲黑頭巾，假面具，黑衣服，及徽章之費用。惟據當局調查批入團費爲一元二角五分，月費爲一角。若以六百萬團員計，則每月可收費六十萬元，加上大團費，其幹部經費，殊可樂觀也。

政府之對策

黑衣軍團暴露以來，各地舉發其犯行者甚多。據傳密西根愛斯哥士市長官邸之炸彈與市長慘死，巴其阿克市之殺人事件，勞動總同盟之馬其野克殺害，而彼等所爲，至於議會書記官長及下屬候選總統羅克氏之暗殺，亦聞爲彼等所爲。密西根州檢事長克洛林氏及特羅第市檢事馬克利兩氏，爲消滅此等恐怖行動，特令州知事塞拉氏嚴厲搜檢，務期一網打盡。上院議員伯遜氏主張迅速組織兩院合委員會，調查本事件，並將決議案提出於華盛頓，要求徹底究明。特羅第普利報及紐約波斯特報，皆以廣大篇幅登載，謂黑衣軍團，企圖將美國化爲第二德意志及意大利報，及今不根絕，貽禍將不堪設想。武笑當局但一般觀察，欲一旦消滅此嚴密之組織，殊非易事。警官雖竭其心力之所至，但彼等冷感，且豪稱，黑衣軍團爲向一切反美國主義者挑戰，吾儕六百萬人，如全體立武裝起來，立刻敢行美國之獨裁政治。彼等常將華盛頓大總統之肖像，掛於彼輩住宅之壁上。

六月三日特羅第法庭，第一次審理上述被殺之案件，當日傍聽者滿場，審畢犯人放聲高歌，公判之後，突然狂風暴雨，襲擊特羅第市，裁判所之建築物，竟爲雷鳴所震動，實特羅第市空前未有之氣象。由是，黑衣軍團，更豪稱：「上帝保佑，裁判其如吾儕何！」

(轉載外論通訊稿)

專載

英美關係論（上）

關守成

本文主要取材於『世界政治經濟情報』日譯本第八輯『英美之世界的對立』一文，特此

附註。

緒言

帝國主義各國總投資額的一半，同時她對於拉丁美洲各國的貿易，金融，也獲得了支配的地位。在英國自治領加拿大，美國的勢力也日益強化。

大戰後的美國，從大英帝國手中奪取了海上霸權，邇

之途邁進，就中最主要的對立，要算是英國和美國的對立了。在本世紀的二十年代，美國所最致力的，就是怎樣去鞏固她在大戰中所獲得的地位。迄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前為止，美國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即已占世界的第一位了。僅十年之間，美國無論在資本輸出方面，或世界貿易方面，都已經斷然壓過了英國。

在恐慌以前，美國對於拉丁美洲的投資額，約占世界

部的對立中，最主要的，是英國和美國的對立；無論在成製品輸出領域，或資本輸出領域，主要是英美之間，實行鬥爭。

英美的利害，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都發生衝突，而其他資本主義各國或殖民地國家，則被配合于這一主要衝突的周圍。

戰後，英美兩國的競爭，成爲帝國主義諸國內部對立的主要威脅。自彼時以來，所謂『金圓征服世界』，所謂『合衆國之和平的純經濟的帝國主義』，所謂『歐羅巴是亞美利加的食物』，以及高調所謂美國資本主義的『特異性』等等的『理論』，乃層出不窮。這些『理論』，歸納起來，不外是『超帝國主義論』的舊調新彈，而『超帝國主義論』，在距今三十年前，首先是由英國的經濟學者霍布遜提出來的，其後德國的考茨基又加以潤澤。

所謂合衆國之『和平的』帝國主義這一『理論』，是以美國軍備之相對的落後爲理由的。這一『理論』，一時對於華盛頓的對外政策，曾波及某種影響。世界經濟恐慌，把所謂合衆國之『和平的』帝國主義『理論』打得粉碎。美國現在已經一改舊觀，熱烈的去從事于整頓軍備了。

然則在恐慌以前，英美的鬥爭如何進展？恐慌使這二鬥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英美兩國在遠東和南美的武裝衝突如何？在殖民地分割戰線上，戰債所演的角色如何？『和平的』帝國主義『理論』的命運如何？最後，英美兩國如何熱中於武裝整備？這些問題，就是本文所要檢討的。

一 軍艦，殖民地，貿易

英國前殖民大臣兼有名的保守黨領袖葉梅利氏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曾用意味深遠的三句話去表示大英帝國主義的政策，該三句話是：『軍艦，殖民地，貿易』。

三世紀之間，大英帝國一向盤據着該三位一體。凡一位。不圖戰後美國竟一躍而占世界貿易的第一位，並獲得了和英國同等的海軍力。

所謂海軍力的均等，根據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條約，英國軍艦的噸數，在二十五年前，本較美國艦隊超過了五，六倍，現在却意味着減少了一倍半。這一均等的結果，在一九三三年，大英帝國艦隊的噸數，較之一九一四年減少了一百分之四十七，兵員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五；反之，美國

艦隊的噸數，較之大戰前夜，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兵員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總之，美國海軍力是增加了，英國海軍力是減少了，美國是前進了，英國是後退了。

在世界大戰前，英國的軍國主義者所最感不安的，是德國的海軍案。威廉二世的造艦案，曾刺戟了倫敦帝國主義者的反德感情。可是當真說起來，在世界大戰砲火相交之時，德國艦隊的噸數還不及英國艦隊噸數的三分之二，而自彼時起七年以後，英國却不得不咬定牙根去承認和美國的海軍力均等了。在一八八八年時，大英帝國曾宣言她的艦隊必須要有次等海軍強國全體艦隊的二分之一，然而三十四年以後，情勢全非！

直到現在，英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強國。不過，能維持住這一地位，就已經煞費苦心了。美國的議會和美國帝國主義的主要機關報，曾再三向英國要求用殖民地去償還借款。關於這一問題，等我們談到戰債時再詳細討論。

茲轉談貿易問題。

除開世界大戰期間不算，在一九二九年，英國竟把歷史上三百年的世界貿易的第一位，讓與美國了。在半世紀以前，英國占全世界貿易的五分之一以上，一九一一年

一九一三年，均占六分之一，至一九二九年竟降落至七分之一以下。在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英國占世界貿易額的一六·三%，而當時最主要競爭國的德意志所占的比率，却不過一一·七%，可是在一九二九年，大英帝國的貿易額却降落為一四·八%，而美國竟占一五·七%。一九二九年，在世界輸出總額中，英國占一二·五%，美國占一八%。

大英帝國的三位一體，已經支持不住了。在一九二九年恐慌爆發前，美國的國富比英國多三倍，國民的一年所得，比英國大五倍。美國使用比英國多四倍的機械力，生產比英國多六倍的銳鐵和鋼鐵。美國的人口不過占全地球的六·三%，面積不過占全地球的五·三%，但在恐慌以前，電力生產額竟約占全世界的一半，石油生產額占三分之二以上，銻鐵和鋼鐵的生產額約占一半，銅和建築用材的生產額占一半以上，石炭，鉛，磷酸鹽的生產額約占四〇%，木棉的生產額約占六〇%。此外，美國更有現在全世界自動車數的七五%，電話的七二%，鐵道的三五%，世界金屬的約四〇%。在礦物方面，能和美國匹敵的國家，只有蘇聯。至於英國，除了石炭以外，主要食料品和原材料品的大部分，都不得不仰賴於輸入。

一九二九年英國和美國的貿易額大略各為一百億金元。然而，這一同額的貿易額，在英國和美國，都決非持有同等的意義。在美國，平均不過輸出其生產額的百分之十，在英國則輸出其生產額的百分之三十。美國，輸出穀類與肉類；英國則約輸入自國使用穀物的七五%，肉類約六〇%。貿易額的數字雖同，而該額竟等於英國國民所得的一半，等于美國國民所得，不過一二%。其後數年間，美國的貿易比重着着增進，英國則江河日下。

從前，英國某殖民地日刊新聞的編輯先生，曾經寫過：『大英帝國特對外貿易而生活。為確保市場，維持市場，英國必須向國外投資，必須獲得殖民地，必須支配海洋。借債也必須支付。金本位也必須維持。同時，也必須維持國政的形式，確立法律和秩序，鎮壓革命。英不是為了世界的德莫克拉西，而是為了必須要整頓世界貿易。這是布列顛頑人的國策，無分於自由黨員與保守黨員。這是布列顛精神的根幹。』

一九二九年世界恐慌爆發前五十年之間，美國的商品遂着着驅逐了英國的商品，次第征服了英國的市場。

一直到世界大戰爆發，英國一向在南美的市場占支配地位。迄二十世紀初頭，英國對南美三大國的輸出額遠超

過美國，計對阿根廷的輸出超過三倍，對巴西超過二倍，對智利超過八倍。

一九一三年，英國對對阿根廷的輸出額比美國超過二倍半，對巴西的輸出額超過一倍半，對智利的輸出額超過二倍。可是到一九二九年，美國對阿根廷和巴西的輸出額却一躍竟比英國的輸出額超過一倍半，在智利則約超過二倍。一九二三——一九一四年，英美對于科倫比亞，委內瑞拉，秘魯三國的輸出額，殆相伯仲，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美國對于科倫比亞的輸出竟為英國的四倍，對委內瑞拉的輸出為英國的三倍半，對秘魯的輸出為英國的二倍半。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美國對於尼加拉瓜的輸出，凌駕英國三倍，對於墨西哥的輸出，凌駕四倍。比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美國對於尼加拉瓜的輸出，竟凌駕英國六倍，對於墨西哥的輸出，竟凌駕十二倍。此誠為『散文的數字』。

從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七年之間，美國對於南美諸國的輸出額增加了二倍。當美國前大總統胡佛氏，在一九二八年選舉勝利後向拉丁美洲作『善意』旅行的時候，曾在美國最大的新聞紙上很誇耀的寫道：『在一九二九年

，合衆國比英，法，德，三大競爭國向南美賣出更多額的

商局」。

美國人，甚至在歐洲的市場上，也把英國人驅逐了。

其實例，就是法國，比利時，以及其他各國，在戰前多消費英國商品，而在戰後，則多輸入美國商品。然而比這更重大的事情，却是美國的貿易竟侵入了英國的自治領以至英國的殖民地。在和美國接壤的加拿大，美國的輸入常占第一位。戰前美國對加拿大的輸出額，凌駕英國三倍，而在一九三〇年竟凌駕四倍半。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英國對澳洲的輸出額爲美國的五倍，而在一九三〇年，美國的輸出額竟等於英國的二分之一。美國商品對於英國最重要最大的殖民地印度，也着着侵入。在戰前的一九一三年，美國對印度的輸出額不過爲英國的二十三%，而在一九二九年，既已等於其二〇%了。

對於美國對外貿易的躍進演很大任務的，是在短期間內美國對外輸出莫大的資本。資本輸出刺戟了商品輸出。在歐戰期間，美國的資本輸出，造成了帝國主義史上空前的一頁。在短期間內，美國已由債務國一躍而爲債權國了。在一九一四年，美國借給歐洲的款子達五十億金元。同時，美國對於加拿大，墨西哥，古巴以及其他鄰近諸國的投資額，則達二十億金元。降至十五年後的一九三〇年，

美國的對外投資額，除去戰前的公債不計，竟達百七十五億金元之譜！

戰前，在拉丁美洲六十億元的外國資本中，英國資本約占四十五億金元。當時美國對於此等諸國全體的投資額，約爲十二億五千萬金元。至一九三〇年，紐約竟追上了倫敦，英，美兩國在南美洲各有五十億金元的資本。英國自治領加拿大的美國資本，在一九一四年不過爲七億五千萬元，至一九三〇年竟達四十五億金元。英國的『經濟學家』雜誌，在一九三三年夏天曾寫道：『無論施行什麼政策，在加拿大自治領所包含的多數省份中，大部分都得遵循美國的經濟軌道』。美國的資本，大部分藉由美國買出，自動車，農業機械，以及其他工業製品給予長期賒欠的辦法而侵入了加拿大，南美洲以及其他諸國。這樣，多額的資本輸出，乃非常刺戟了美國商品的國外販路。

美國前大總統胡佛氏，于一九二八年在南美旅行中，會作如次的演說：『一年超過二十億金元的美國和南美間的貿易，約占美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最近八年間，向南美投資的紐約銀行家，其數目爲其他各國向南美投資的全體銀行家的六倍』。

一九二九年，紐約某雜誌在『安克魯薩母電業王國』

的標題之下，對於美國發電所之具體的實例，曾作如次的敘述。該雜誌謂，美國帝國主義在阿根廷，巴西，智利，以及其他諸國的進出，實屬醒目，大英帝國主義之頑強的代表者，已在美國面前一步一步退却了。英國人已無能與美國人抗衡。紐約方面對於倫敦各商會在南美的股票，不辭用比市場實價高出二五%的價格收買。該雜誌寫道：『美國資本的活動法則如次，即美國的會社着眼於英國會社在南美任何部分的伸張勢力。普通，英國的企業是保守的，其經營方法是非常慎重的。美國人確信將來對於電氣事業富有希望，乃和英國人開始交涉，擬收買其股票。可是和英國人打交道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英國人竟宣言股票的價格須在實價一倍以上，才肯出賣。美國人折衝的結果，畢竟用三五%的高價收買了』。美國電氣會社的股票決無紅利可圖，至今猶然，可是在恐慌以前，它在紐約交易所，竟能長期間保持標準以上的市價，而且很急速的賣出。原來美國的銀行家們對於南大陸每一個角落之經濟的侵入，都非常重視。彼等深信，現在下本錢，將來一定能得到報酬的。因此，彼等一時不惜投置資力，人力，以至犧牲了益利而蒙受相當的損害，俾取償於將來。

美國的評論家諾爾曼·殷傑爾氏在一九三一年，曾追

叙英國的黃金時代如次：『在世界大戰的前夜，倫敦一向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大英帝國一向確保着世界貿易，海外投資，領土擴張，的第一把交椅。英國一向為美國的大債權國。美國的海軍力和大英帝國海軍力比較起來，殆無足道』。實際上，美國已經急速地追過大英帝國了。不均等發展法則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數年內，來得特別顯著。

二 恐慌；英國反攻

一九一四年，在大英帝國的議會上，連一個人都沒有預言到在德意志艦隊全滅以後，會有新的海軍競爭國出現，至於英帝國主義的前途如何，更沒有一個人來占卜了。可是戰後資本主義的歷史，却到處產生了預言家。

當投機熱正在盛行，金圓的音響波動世界的當兒，於是所謂特殊的，異例的，和平的，『純經濟的』美國帝國主義的『理論』，乃應運而興。人們都說，英帝國主義在美帝國主義之前，沒有流血，就一步一步的退却了。

一九二九年，丁尼氏『證明』了美帝國主義因爲是純經濟的，所以沒有獲得新領土的必要。他主張，在這一特

殊性中，美帝國主義的力量是藏而不露的。

丁尼氏寫道：「因為我們政府別有鴻謀，所以不用戰爭去求得領土與委任統治地。我們躍進的經濟帝國，和大英帝國的舊式政策比較起來，是非常有力，非常有利的，而且弱點很少。因此，我們沒有用戰爭追求新領土的必要，沒有獲得從屬國的必要」。

丁尼氏在美國及其他諸國的布爾喬亞新聞上，曾重數十年之間，提倡這一論調。此外如托洛茨基，羅布敦斯等，也千百遍地重複這一陳腐的『理論』，然而激烈的經濟恐慌，却把這一幻想打得粉碎！

另外有一位天才的預言家，曾指摘過，美國的工業生產指數達到最高點的月份，也正是醞釀着恐慌的月份。他寫道：『今日有許多人認為世界資本主義之一般的危機，襲不到美國。這一論斷不但不正確，而且完全錯誤。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正在用非常的速度推進，這必然要襲擊到美國帝國主義。美國今日有三百萬的失業者——這就是美國將發生恐慌的第一聲』。

資本主義發展不均衡法則的作用日益加強。實際上，世界經濟恐慌之打擊美國經濟比打擊英國經濟還來得強烈。一九三三年三月羅斯福掌握政權的時候，美國的工業生

產比一九二九年春季竟減少了百分之六十，而英國在同期內，則不過減少了百分之八。由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四年之間，銑鐵生產，英國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六，美國則減少了百分之八十，鋼鐵生產，英國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七，美國則減少了百分之七十六。在同期間內，英國的國民所得不過減少了百分之十二，而美國則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在恐慌的四年間，美國有七千銀行倒閉，而英國的銀行竟能免於破產。一九三二年的英國貿易，和一九二九年比較起來，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五，而美國則減少了百分之七十。

恐慌期間，英國乃再度占取世界貿易的第一位。一九二九年英國占世界貿易的一四·八%，美國占世界貿易的一五·七%，但一九三二年局面一變，英國竟昇為一五·四%，美國則降為一二·四%。廣大的殖民地領土，在恐慌中促進了英國世界貿易比率的增大。

英國輸出額的四〇%以至四五%，是由廣大的殖民地和自治領來吸收的，而美國的殖民地則不過吸收美國輸出額的七十八%而已。倫敦的金融勢力，對於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及自治領，掌握着支配的地位。根據英國有名的經濟學家金達斯雷氏最近的計算，英國國外資本總額的約三分

之二，是投於英國的殖民地及自治領了。

在倫敦交易所上場股票的英國投資額三十一億八千六百萬金磅中，有十二億八千七萬金磅是屬於自治領的，有五億金磅的資本，是投於印度和錫蘭的。

在恐慌爆發前，英國每年由四個自治領——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南非洲——獲得四千萬磅以上的投資收入。反之，美國對殖民地的投資，曾不足該國全體國外投資額的百分之十，原來美國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二，是落于歐洲，加拿大，和澳洲三地了，可是美國在此等地方，並不能行使擁護自國資本的力量。在恐慌數年間，美國國外投資竟減少了百分之八十，而英國則不過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一九三三年紐約某威權雜誌曾這樣寫道：除去國家所提供的軍事公債不算，個人的國外投資額十五億金元，現在實際上僅變成三億元以下了。減少最利害的是南美的投資。可是在恐慌爆發前，紐約的銀行家們，竟不惜出任何價格去收買英國在南美的有價証券。例如，原來總額二億六千萬元的智利公債，降至一九三三年初頭，實際上不過值一千五百萬元而已。

英國不僅在商品輸出方面，就是在資本輸出方面，也擊退了美國。一九三三年，美國的資本輸出為英國的二倍

。降至一九三三年，英國輸出資本的數額雖不算大，但即已一變而為美國的五倍了。

從以上的事實中，我們不難明白：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英國在加拿大，在南美，以及在其他諸國，為恢復她在大戰中及戰後美國所奪去的地位，已開始向美國肉搏了。一九三二年七月，英國為改進其本國與海外領土及其他諸國間的貿易關係起見，曾在加拿大的奧大瓦召開特別會議，這一會議的銳鋒，不用說，自然是對準美國了。

我們只要檢查一下一九三三年先行的十年間，美國單對英國及加拿大的輸出額每年平均即已超過十六億金元這一事實，就可以充分明白了。

由於奧大瓦協定的結果，單在一九三二年，美國和加拿大間的貿易，即已減少了二億二千七百萬金元，而在同一年，英國和加拿大間的貿易則不過減少一千三百萬金元而已。為的克服苦難的農業恐慌，美國會施行各種方策使農產品的輸入減少。例如，由加拿大輸向美國的家畜，在一九二九年值一千二百萬元，一九三一年却減至八十萬元了。像這樣激急的減少，與其說是由於恐慌的結果，無寧說是由于一九三〇年關稅法採用的結果，因為華盛頓方面，已對於國外輸入，築成了很高的壁壘。根據該關稅法，一

布雪爾（Bushell）小麥課四角二分的稅，一磅肉課六分的稅，一磅亞麻課六角五分的稅，這無異於禁止農產品入口。這時英國乃從加拿大與阿根廷購入穀物及肉類，而此等諸國則從英國購入商品。從這一點來看，美國的關稅法，不會是英國發跡的最好條件。

美國和加拿大的貿易額，在一九三〇年達十三億八千

五百萬元之譜，過一數額，竟凌駕過其他全體世界對加拿大的貿易總額。一九三二年英國竟奪取了美國對加拿大的貿易地位而代之。一九三一年，加拿大對美國的輸出額為二億五千七百萬元，加拿大對英國的輸出為一億七千一百萬元。一九三二年，加拿大對美國的輸出額乃落為一億六千二百萬元，而對英國的輸出額則增為一億七八百萬元。

同樣的狀態，在南美也可以看到。一九三二年，美國和南美諸國間的貿易，較之一九三〇年減少了六〇%，反之，英國在恐慌三年間則不過減少了三五%。僅在一九三二年一年，美國和南美間的貿易就減少了四二%，而英國則不過減少一一%。根據一九三二年末，在孟特賓丁所召開的汎美會議籌備委員會的統計，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美國對外貿易總額減少了六九%，而對南美的貿易額則跌落了八二%，美國對拉丁美洲主要諸國（阿根廷，

巴西，智利，科倫比亞，秘魯，委內瑞拉）的輸出，一九二九年為六億三百萬元，一九三〇年為五億七千八百萬元，一九三一年為三億三千七百萬元，一九三三年為二億五千萬元，而從一九三二年七月至一九三三年六月，竟跌落至一億六千六百萬元了。就中輸出減少得最利害的是阿根廷和智利兩國。

一九三二年美國對阿根廷的輸出額較之一九三一年減少了四〇%，對智利則減少了八八%。

一九三二年，英國在阿根廷開始向美國肉薄。蒲林斯·威爾斯之阿根廷旅行，大英帝國博覽會在布諾薩雷斯的召開，在在都證明了英國對阿根廷的關心。當一九三三年春，麥克唐納在華盛頓和羅斯福實行會商的時候，曾和阿根廷締結一個對英國有利的條約。根據該條約，阿根廷必須用對英國輸出所得金額的全部，去購買英國的商品。為達成這一目的，英國依條約提供阿根廷一千萬磅的公債。按阿根廷和美國的貿易，本是入超。於是該條約乃規定：阿根廷須用她和美國貿易的這個入超差額，去購買英國貨物。因此，根據該通商條約，英國對于阿根廷的國外匯兌基金的支配權，乃顯著地確立了。受這個條約打擊的，當要是恐慌前對阿根廷輸入貿易占第一位的美國，美國的地

位是越發微弱了。根據該條約，阿根廷對於從英國輸入各種商品，計二百八十種的關稅率，一概加以減低，特別是對於英國紡織品的關稅率，竟減至一半以下。

一九三三年，英國商人在南美收買美國人所有的有價證券。這正與恐慌前美國銀行家收買英國的股票相似。不過，不同的是：美國人當時用高價收買，而此刻英國人則用低價收買。

美國經濟之戰後的繁榮，使所謂金元和平征服地球的『理論』甚囂塵上。然而這一『理論』，在四年間之恐慌的潮浪中，是完全破產了。金元不但沒有征服了地球全體，而且在四年之間，竟至把從前所獲得的地位轉讓給她的主要競爭國了！

不過，英國二、三年間從美國奪回了市場，却決不是意味着英帝國主義全盛期的復來，英美間的鬥爭緩和，以及帝國主義內部的主要對立鈍化。恰恰相反，恐慌使英美間的對立更進一步地激化了。英國利用美國的衰頹，從長年的退却轉爲攻勢。美國也覺悟到：當世界再分割之際，單靠金元是不足以實行帝國主義政策的。膨脹增大的美國的生產機構，在長年失業，慢性農業恐慌，以及國內市場日趨狹隘化的衝擊之下，乃強烈地要求着擴大國外市場。

美國想把大英帝國的『負擔減輕』，想把大英帝國肩上的『白種人的負擔』，轉到自己肩上。

三 在南美的武裝鬥爭

西半球的熱帶地方發生了戰爭。波利維亞與巴拉圭兩國爲爭奪大夏谷而開戰。大夏谷，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地方。地理學者與旅行家，記述大夏谷的時候總說它是一塊人口稀薄，毒蛇毒蟲叢生的地方。大夏谷，經過攸久的時間，迄沒有人把它收爲殖民地。和這塊地方隣接的諸國，直至十年之久，並沒有在這一地帶張布國境線。然而，自一九三二年以來，對於這塊地方，竟開始演激烈的爭奪戰了。

波利維亞和巴拉圭間的武力紛爭，從一九二八年即已開始，不過沒有重大化罷了。一九三二年夏天，兩國間乃開始了正式戰爭。特別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兩國竟頒發了宣戰布告，據云當時的死傷者，既已達數萬之夥。交戰國狂熱地煽動國民的愛國心。動員復動員，募集了義勇隊，編成了娘子軍。像波，巴，這樣的後進國，竟演現代式的科學戰爭！巴拉圭向國聯訴訟波利維亞使用達姆彈。波利維亞則訴巴拉圭使用毒瓦斯。

這兒當然發生了這樣的疑問：像這樣完備的戰爭技術，是怎樣輸入此等農業後進國的？誰是戰爭的煽動者？誰是波，巴，兩國的軍資資金供給者？一九三三年二月，美國的某雜誌曾寫道——當一九二八年波，巴，武力衝突開始三個月前，波利維亞為購買軍需品起見，曾向華爾街的銀行家舉二千三百萬元的借款。然則，華爾街何故貸款與波利維亞？因為大夏谷內地出產石油。但尚不僅因為石油問題。據該雜誌言，波利維亞自身就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理想國』。該國，資源極富，半數以上的人口是印第安人，能提供極度低廉的勞動力。波利維亞儲藏着非常豐富的錫礦。錫是軍需工業的必要品。而美國却消費世界產錫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可是世界產錫額的百分之八十，是握在英國的手中。首先是英屬馬來聯邦，即約出產世界錫產額的三之一。因此，英國對於這一產業部門，竟操一個獨占地位，在錫的加工方面，英國也遠較美國便宜。

波利維亞的錫礦，係屬於美國的會社。該會社或將礦石由波利維亞運至太平洋的港口，或經過巴那馬運河，輸向英國，精製以後，再輸回美國，其精製費是非常昂貴的。最近美國的會社，曾拼命減低錫礦的採掘費，以償補其高價的精製費。

波利維亞，至今尚存在着事實上的奴隸勞動，工資低得可憐，勞動時間延長的可驚。因此，錫礦石是相當低廉的，不過苦沒有出海之道。礦山遠離鐵道，須經過長途的驛馬運輸。要想敷設從礦山到太平洋的鐵道，要想向各地張布自動車道路，則必須經過他國領土，事實上非常困難。如果佔領了大夏谷，則波利維亞的錫，通過巴拉圭的河川，運至大西洋的道路就開通了。

石油也是重大問題。在波利維亞，在大夏谷，都有巨大的石油坑。然而和錫的採掘同樣，波利維亞的原油採掘，也遭遇到嚴重的運輸問題。美國美孚石油公司，曾在波利維亞獲得了七百四十萬英畝的石油坑地的採掘權，期限五十五年。該公司同時並獲得了鐵道，自動車道，河川航行，電信電話等等的敷設權。

大夏谷的石油採掘量，至今尚沒有精確的調查。不過隨着美國國內石油儲藏量的日趨竭涸，則美國將來屬望于大夏谷的石油寧為當然。美孚公司現正着手于波利維亞石油開發的準備工作。一九三〇年，該公司曾計劃敷設由波利維亞經大夏谷至巴拉圭的輸油管。不過因為大夏谷屬於巴拉圭，所以這個計劃在實行上非常困難。假如大夏谷由波利維亞合併，則錫與石油的連輸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至於巴拉圭則爲英國的半殖民地。特別是巴拉圭的英國資本，一部分爲阿根廷商會所有。阿根廷商會，約擁有巴拉圭的一半土地，四分之三以上的鐵道，三分之一的外國投資，以及二分之一的家畜。阿根廷商會，實際上是英國倫敦銀行的僕從，由倫敦銀行給予融資。阿根廷不僅供給巴拉圭以軍需品，而且公然派送將官。阿根廷有多數士官在巴拉圭的軍隊內服務。阿根廷——更正確說是英國——對巴拉圭的援助，爲的是阻害玻利維亞的錫和石油開闢捷便的運輸路線，因爲這與英國資本的利害互相衝突。

所以，大夏谷山野間的戰爭，實際上是英國和美國間的戰爭。

英美兩大帝國主義的鬥爭爲什麼首先在拉丁美洲爆發了武裝衝突？原來拉丁美洲，約有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投資總額的一半。百年之間，拉丁美洲變成了英國產業上的重大資源地和販賣市場。當世界舊殖民地既已分割完了而爲當然。因此，在西半球的南大陸，英美之世界爭霸戰，乃上演着特別重大的節目。

最近數年間，大多數的南美共和國，相次發生了叛亂

與軍事革命。在此等地方所頻發的內亂暴動，首先是反映着最大帝國主義列強在此等諸國的鬥爭激化。

美國幾年來就和南美大西洋沿岸南部的英國勢力相對抗，她想把科倫比亞，秘魯，智利，玻利維亞等國打成一片，而形成新世界太平洋諸國的布洛克。一九三三年，英國會煽動秘魯與科倫比亞間的戰爭，以回答美國這一計劃，這樣，以美國爲盟主的南美洲太平洋諸國同盟的計劃，遂被打破了。

一九三二年七月，巴西勃發內亂，約有二十五萬新式武裝的軍隊參加。顯然地，這一內亂的背景，是英、美兩國資本，爭奪亞馬遜河谷的巴西富源地與巴西市場。

再經過數月之後，即同年九月，英國更藉另一南美共和國對美國復讐。英國竟承認了——美國是斷然拒絕承認的——掌握薩爾瓦多政權的馬爾納將軍的政府。

這樣，英美兩大帝國主義在南美所撥動的武裝衝突，一幕隨着一幕開演。除了戰爭以外，同時也發動了外交武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美國爲對抗英國在一九三二年所召集的奧大瓦會議起見，曾在烏拉瓜首府門台比豆召開第七次汎美會議。在門台比豆會議席上所提出的最重要問題，就是審議：爲使英國自治領加拿大受美國指導起見，是

否應使之加入這一組織。十二月十八日，遂由墨西哥、智利、等國領銜，提議要請加拿大加入汎美同盟。

英美兩國在加拿大的鬥爭，不僅限於市場方面。加拿大是美國的工場主們向大英帝國，特別是向英國本部進出的緊急集合地。何故？原來由加拿大向英國輸出，最有利益。因此美國的工業企業，多在加拿大設立支社。一九三三年初頭，美國有一千以上的產業組織在加拿大設有支社，此等支社的製品，因為冒牌為『帝國商品』向英國輸出就可以免稅，所以全掛着加拿大的商標。倫敦方面窺破了這一機謀，乃特別規定只有含百分之二十五的英帝國材料和勞動力的商品，才算作『帝國商品』。然而，無效。在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十五個月間，美國竟有一百五十個工業會社，在加拿大設立支社。自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起，英國的貿易局又把英帝國商品的資格提高：須包含百分之五十的帝國材料與勞動力。這一新的比率，在起初，誠然會使美國的工業製品輸向英國，發生困難。然而同時，却使美國對加拿大的投資額增加了。當倫敦方面規定新比率的時候，紐約的新聞曾這樣寫道：加拿大美國支社的百分之九十，恐怕要因為這一比率的增加而加倍投資吧。迄新比率頒定時為止，即一九三三年初頭，美國在加拿大的企業

會社的支社，共投資十五億元。

當美國資本源源流入加拿大的當兒，英帝國主義也侵入了美國的主要海上地帶。門羅主義，是美國在去今百年前，對抗西歐君主國神聖同盟的最初武器。在當時本是進一步的標語，——美洲者美洲人之美洲——至二十世紀，竟變成美國獨霸南美，首先是中美政綱了。美國前外交部長加斯特氏在一九三三年八月曾寫道：『美國不但是此等諸國對待歐洲的保護者，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此等諸國之當然的監護人』。同時，加斯特更特別指出來美國在中美各國確立支配權的原因。『在巴那馬運河開通的時候，此等國家和美國的關係，與其他拉丁美洲各國對美國的關係，全然不同。該運河不僅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海上貿易航路之一，而且也構成了我國國防的主要部分。我國的海軍戰略根據地，非以貫通我國東西兩沿岸的巴那馬運河為中心而裝備不可。』

恰好這一戰略中心地被英國侵入了。最近數年間，大英帝國的會社，已獲得了巴那馬共和國全領域的四分之一面積，以及該國的礦山開採權。這一利權區域，竟由大西洋綿亘到太平洋！

四 在遠東的對立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竟突然向中國進攻。二年之間，日本佔領了滿洲，熱河，內蒙古的一部，連同所謂非武装地帶在內，竟約達五十萬方哩的廣大領土！現在更囊括了整個的華北！計其面積，約相當于英，德，法，三國本部領土的總和，為日本帝國整個領土的二倍，等于中國領土的八分之一。計其人口，占中國全體人口的十三分之一。而且，這一領域，正是切帝國主義者所最唾涎的——占中國對外貿易的四分之一，占輸出總額的三分之一。

日本學習過去的經驗，長期間從事于奪取滿洲的準備工作。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的當時，日本在大強國干涉之下，未得飽吞戰勝的實果。在法國，德國，以及帝俄的襲擊之前，日本是退却了。這時日本，利用英，俄，在遠東競爭的有利條件，在英國援助之下，乃着着整頓軍備，向亞洲大陸伸其血手。世界大戰後，日本則利用英美的競爭，向前躍進。一九一五年，當歐洲列強喋血方酣之際，日本乃逼迫北京簽字二十一條。一九三二年華府會議的時候，日本在美國的衝擊之下，對於她在大戰中所獲得于中國

的領土與特權，乃不得已而斷念。日本又退却了——退却後的日本，却蓄着整頓軍備，伺機而動，十年之間，竟把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條約撕得粉碎，公然向美國挑戰。

一九三一年，日本的軍國主義者燃起了九一八的烽火，當時美國正苦于三年的經濟恐慌，忙煞於國內問題。

然而不拘東京的籌算怎樣週密，假如沒有大英帝國為之後台，則恐怕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也決不敢斷行那樣大膽的冒險吧。英國在對華戰爭上，竟不惜援助日本。原來英國不願意日本向中國的西南部——英國的勢力圈——膨脹，而願意日本向與英國資本沒有多大利害關係的中國東北方面躍進。

在今日，不論英國的議會或政府的構成如何，倫敦的外交政策，首先不能不滿足英國海軍部的要求。本來英國在大戰以後，已經斷念于海上支配權的保持，忍痛承認了和美國海軍力均等。這樣，英國海軍部乃不能不重新考慮其戰略。該戰略為何？第一，使美國艦隊分配於廣泛而零散地域上，俾華盛頓方面不能集中其海軍全力以指向英國的力量，而為達到此目的，則只有在太平洋上存着另一個強大的海軍國和美國敵對，才有可能。第二，當其他二大

海軍國對立激化之際，英國則努力使其太平洋上和印度洋上的二大競爭國——美國和日本——相互對英國中立。

煽動美國和日本的反目——是今日英帝國主義一切政策的根幹。英國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曾煽動日本和帝俄對抗，世界大戰以前，曾煽動俄、法、和德國對抗，在今日，則煽動日本和美國對抗。

英國這一傳統的以敵制敵政策，歷史上會有幾多的事實為証。例如倫敦方面對於日本的撕破華盛頓協定，不拘華盛頓方面再三向他提議對日本發共同抗議，但他却始終保持著頑固的模稜態度。英國老練的政治家前英國艦隊士官兼下院議員（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的）金波爾氏，在滿洲軍事行動開始以後十五個月的時候，曾寫道：『英美兩國在遠東的政策與實際之間，存在着很深的疏隔，誠然是遺憾而確實的事情。……英國外交部最近二十五年之間，一向實行在歐洲和法國繼續着緊密的關係，在亞洲和日本保持着友好的關係這一政策。……和日本暗中繼續同盟，是英國外交部的暗默政策』。

這一政策，依照金波爾的話，是『國家最強力的制度』——首先是大英帝國海軍部的要求。金波爾繼續說：『英國對日本的同情尚有其他理由。大英帝國的支配階級，

就全體來看，是軍國主義的，帝國主義的日本的支配階級亦然。……』

英國外務大臣西門氏，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下院報告英國對滿洲事變的立場時曾力說英國政府贊成中日直接交涉。依此，西門氏拒絕華盛頓方面所提出來的英美對日共同壓迫的議案。在西門演說五天以後，英國的

『經濟學家』雜誌曾指出來：滿洲事變是英日共同的陰謀。

國聯的事情通，日內瓦新聞的編輯，馬爾欽，在一九三三年曾寫道：『我確信英國和美國的海軍力均等，這起了在太平洋上存在着海軍強國的必要。麥克唐納，至少斷然拒絕採行在軍事，外交以及道德方面減弱日本立場的方策。英日同盟已經不復存在，但至今尚繼續其作用』。

為實現日英友好，英國方面所出的代價並不便宜。首先，日本帝國主義是被英國助長了。日本利用低廉工資所製造的廉價商品，像狂潮似的向不列顛帝國及其他英國市場氾濫。在今日，日本方熱中于獲得海外公債。然而，不僅和日本有『親屬關係』的法西斯帝德意志，就是日本的盟友英國，也沒有力量融資日本。於是日本軍費之瘋狂的增加，一部分只有用商品傾銷來抵償，而這種商品傾銷，轉又使英國殖民地，自治領以及英國自身，蒙受損害。一

九三四年一月五日，日本和印度在達里締結協定。根據這一協定，日本對於印度棉製品輸入率，一年定為四億英碼。

英國蘭開夏的工廠主們，對於這一協定，甚表不滿。可是蘭開夏和曼薩斯特決定英國海外政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英帝國主義的首腦部，甚至忍受本國布爾喬亞陣營內部門爭的激化，也要和日本維持友好關係。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的倫敦『泰晤士』報，曾論述日印協定對於蘭開夏的不利，『然而從廣汎的見地來看，我們寧歡迎這一協定』。

一九三四年夏天，英國為和日本協議種種的經濟問題，曾向日本和滿洲派遣一個特別的工業觀察團。倫敦方面聲明，該觀察團帶有公的性質。至於英國的極端保守派，則認為該觀察團的派遣，是英國承認『滿洲國』的第一步。

日本帝國主義的膨脹，引起了澳洲，新西蘭，及其他不列顛領土的不安。日本海軍力的增進，加深了英國的警戒之念，以致使她在太平洋領土上建築要塞，並改築新加坡海軍根據地。本來帝國主義間同盟的基礎，不是建立在條約上，也不是建立在相互信賴上，而是建立在現實的勢力關係和自國利害的打算上面。所以，日英兩國之暗默的

協定，決沒有緩和了兩帝國主義間的對立，否，寧可以說是增大了。

在英國庇護下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佔領了中國的大部。然而，日本自己尚沒有最後勝利的確信。到現在為止，紛爭並未終結。日本海軍的主腦部會再聲明，『滿洲問題的最後解決之鍵，在太平洋上』。美國，因為種種關係，在軍備擴張這一點上，顯然是較其他海軍競爭國落後了。美國並沒有充分利用海軍列強戰後會議所賦予她的機會。反之，日本則不僅最大限度的利用了海軍會議所提供的最大可能性，而且還密秘在委任統治羣島建立海軍根據地，在太平洋西部着着增強其戰略的優勢。馴至一九三一年九月，竟公然用武力撕毀了華盛頓協定，並聲明建造『滿洲國』艦隊，由是倫敦協定也被撕毀了。

根據一九三四年倫敦協定，美國和日本的海軍力比率，為十比七。這一比率，直到最近尚維持着量的關係，但在質的方面，兩國艦隊的比重却全然變化了。一九三三年，美國艦隊，在量上，超過日本艦隊二十八萬八千噸（百三萬八千噸對七十五萬噸），但美國艦隊的大部分——三十萬噸——是由老朽船所構成的。反之，日本艦隊的老朽船，全部亦不過五萬七千噸。日本艦隊之質的優位，尚

有其他事實證明。一九三三年日本艦隊，論噸數，雖然比美國少百分之三十，但論發動力，則等於美國艦隊。今日本艦隊也明明占取優勢。日本巡洋艦的舷測一齊射擊量，在一九三三年，有美國巡洋艦的二倍半。

美國艦隊，利用其生產能力，除在噸數上的優勢以外，在技術方面也可以很快地追上以至追過日本艦隊。可是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戰略地位，却遠較美國為有利。從美國海岸到夏威夷一帶，殆沒有什麼足資利用的羣島，反之，在太平洋的西部——將來日美的衝突地帶——却散在着許多小島，為日本艦隊的根據地。日本東南方面，散在着小笠原羣島——日本艦隊的要塞。現在日本禁止外國人及外國船入航該島。假如一旦日美開戰，則日本的主力艦隊大可伺伏於此等羣島的絕壁，以襲擊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從小笠原要塞向南，羣島的要塞線延長二千海哩，這樣，一旦日美開戰，則美國和中國的一切交通路將完全遮斷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許多根據地，相隔沒有過五百海哩的。日本既然有這樣的根據地，則可以不必多貯燃料，可以建造比美國巡洋艦更有利的大巡洋艦隊。反之，在太平洋上活動的美國軍艦，因為缺乏根據地的關係，則必需要

多貯燃料，從而該國軍艦的兵力，速力，與活動力，也必然地要減少了。

日本和美國的戰爭，第二幕是太平洋西部的海戰。在日本海岸和美國太平洋海岸間的距離——舊金山與橫濱間的距離，竟等於現代海軍行動半徑的二倍，而太平洋上日美兩國的海軍主要根據地，距離尤遠。美國艦隊西端的海軍根據地——夏威夷，離太平洋上日本艦隊東端的根據地小笠原羣島，竟達一千五六百海哩。這一距離已經超過了現代海軍艦隊的有效行動半徑二倍乃至二倍半。至于日本屬下的加羅林羣島，則離菲利賓羣島南部不過三百海哩。菲利賓羣島的北端——呂宋島——離日本的臺灣亦為三百海哩，美國最北端的羣島和日本最南端的羣島——菲利賓與台灣——距離則不過六〇海哩，這樣，日本的領土和美國的領土，簡直相接了。因此，將來日美開戰，日本不但在太平洋西部的戰場斷然佔取優勢，並且可急速把菲利賓一帶的美國領土儘先佔領。至於開戰的時間——假如戰爭是不可避免——日本則主張從速。日本的首腦部願意在華盛頓新造艦案實行以前開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日本在夏威夷

會散布描寫將來日美戰爭的小冊子。該小冊子說：「現在是對美戰爭的好時機……」，末附海軍大將與軍事參議官加藤海軍大將對於該小冊子的讚辭，這一切都是偶然的。

然而，日本雖然佔如此有利的地位，可是如果沒有英帝國主義站在她的背後，則恐怕日本也決不敢大膽的破棄了華盛頓協定，也決不敢大膽的向美國挑戰。何故？因為

日本對美國之戰略的優位，也不過是一時而已。假如一九三四年日美開戰，則這一戰爭無疑地是綿亘數年的長期戰爭。美國最初也許把關島和菲利賓放棄，而在夏威夷群島採取守勢。於是這時候兩國乃開始了軍需工業之狂熱的競爭，在這一競爭上，日本當然不是美國的對手，恐怕不久美國艦隊就要轉佔優勢。首先也許要從夏威夷灣中出來許許多多的艦隊，去攻擊日本的海軍根據地。日本艦隊的戰略根據地，後來也許會變成美國海軍力與飛行力的支撐點，由此而對日本加以打擊。

日本軍部的法西斯蒂運動，顯然是以英帝國主義為後盾的，而因為這一運動係由英國最保守最反動的份子牽線，所以也特別危險。

日本保守黨勢力下的各團體，是日益迫切的世界大戰的鼓舞者。彼等激動中日，日美的關係惡化，同時並煽動日本軍國主義者進攻蘇聯。英國海軍部雖然樂于日美關係的激化，但日美戰爭的前途，却對英國謀以非常複雜的問題。英國雖不願其主要競爭國美國戰勝，但日本戰勝亦所不喜。何故？因為日本軍國主義之過度的膨脹，將直接威脅了英國在亞洲在太平洋在印度洋以及其他各處的領土。這樣，在日美開戰的場合，英國要想維持中立實屬困難，但至少英國不願賭其帝國的運命而參加這一戰爭。

起初，日本對英國所給予她的保證非常懷疑。帝國主義者的話，本來是不足信賴的。特別是在既沒有保証人，

(未完)

日本法西斯之本質及其運動

許興凱

一 日本法西斯之發展及其特質

(A) 日本法西斯的發展原因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法西斯運動一時風起雲湧，十分興盛，最近雖然是消沉，但是暗中仍然活躍不已，而且新的法西斯又在醞釀。世界終不免一戰，日本自亦不免一戰，法西斯本是政治的戒嚴狀態，在戰爭期間有他的必要使命，因此，日本法西斯運動在最近期間，必有進展，這是無疑的。

日本法西斯運動的發展，雖然在九一八事件以後，但是，他的發生已經很久。在日本資本主義的初期便有法西斯的萌芽。日本法西斯完全是沿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線而發展。這是日本法西斯的特點。因為什麼緣故呢？

(B) 日本法西斯的三大期

第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立腳在中國的犧牲之上，所以日本資本主義有先天的侵掠性與軍國主義性。如大亞細亞主義的發生均在明治年期，不是最近纔有的東西。

專 載 日本法西斯之本質及其運動

第二，日本資本主義發生較晚，時時受西方先進資本主義的壓迫而不能不圖反抗。這便是亞洲門羅主義的發生原因。

第三，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直接參與的地方太多，而且軍事的要素（中日及日俄兩大戰役）佔了太重要的位置，有人把日本資本主義叫作「溫室資本主義」，或「軍事的『封建的資本主義』」。因此，日本資本主義當中封建成份過重而軍人的勢力把最近代金融資本獨占的一部份地位。這是軍部及封建思想在日本資本主義內部潛在的原因。

第四，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程度比較不高，直到現在日本經濟仍然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金融資本」與「封建的農業」兩種東西的複合體，而中產階級數目在全人口比例中又佔的那們多，在資本主義沒落及資產階級動搖以後，另一方面的勢力自然容易伸張起來。

日本法西斯怎樣沿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線而發展呢？可以分三期來說：

第一期，從明治年間到世界大戰為止。在這期間內，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懸命於中國市場確保及東北侵略，同時感覺到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的壓迫，而不能不圖反抗，於是標榜大亞細亞主義的團體，如玄洋社，黑龍會等發生。

第二期，從世界大戰到一九二九年資本主義大經濟恐慌為止。在這期間內，日本資本主義乘着歐戰的好機會而飛躍的發展起來。和這件事實相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德模克拉西和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運動的急速發展。因此，在反對方面便有五種法西斯雛形團體發生：（一）反對新興思想運動抬頭的國粹派，如大日本國粹會，大和民勞會，正義會，赤化防止團，浪人會，尚有其他所謂「反動的學生團體」。（二）立腳在大亞細亞主義，同時受新興思想影響而斷行國內改革的一派，如猶存社——行地社。（三）借用馬克思基礎理論一部而成國家社會主義派，如大衆社（譯資本論的高畠素之），大化會，經倫學盟。（四）資產階級的教化運動派，如修養團，希望舍，報德會及一般教化團體。（五）因爲受資本的掣肘而生的官僚及軍僚間的自衛團體，如東洋思想研究所——金雞學院，恢弘會，有終會。

第三期，從一九二九年直到現在。在這期間內，國內以及國際的資本獨佔化進行，同時恐慌也深刻化了。結果，在國內，勞動者及農民窮乏深化，中產階級日趨沒落。在國際，因爲集團經濟的尖銳對立，政治的及軍事的角色更爲濃厚，國家思想昂揚，因而在有三種法西斯團發生：

（一）因爲中產階級的急速進化傾向，從來的國家主義團體將社會主義的傾向與復古主義相結，而高唱國內改造運動，如大日本生產黨，神武會，愛國勤勞黨等。（二）因爲中產階級的急進化傾向，從社會主義運動的分野向國家主義轉向，和日本國家社會黨（愛國政治同盟），大日本國家同盟等。（三）因爲濱口內閣的緊縮政策，裁員減俸，使官僚軍人的政治社會地位低下，又因爲倫敦海軍條約對於日本的不利，促小壯派軍人的急進化，因而有國會（官僚團體），櫻會，小櫻會，洋洋會（現役軍人團體），明倫會，皇道會（現役軍人及在鄉軍人團體）的組織。

在這三大期間，日本社會一般對於法西斯的印象不同。在第一期被呼爲「愛國運動」。在第二期，最初被呼爲「國粹主義運動」，以後被呼爲「反動」。在第三期，被呼爲「反動」乃至「右翼」。最近又被叫作「國家主義運動」或「國家改造運動」。

(C) 日本法西斯的主張及派別

總而言之，日本法西斯是資本主義內包封建勢力的反動及由中產階級沒落，彷徨，急進而生的自救改造運動。因此，日本法西斯標榜：

1. 反對財閥及財閥支配的政黨。
2. 反對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思想。
3. 反對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4. 主張復古的日本精神及日本主義。
5. 高唱資本主義的修正。
6. 高唱「昭和維新」及亞洲復興。
7. 非當時，及一九三五，一九三六，或一九三？
8. 統制經濟及資源問題。
9. 亞細亞門羅主義。

此外，還有一可注意之點，即軍人及軍部在日本法西斯運動中的特別重要位置，因而日本法西斯的軍國主義色彩更爲濃厚，使他們每天的吶喊：

日本法西斯本來分爲國家社會主義及日本主義兩大潮流。這兩派彼此攻擊也很厲害。國家社會主義派罵日本主義派爲「反動日本主義」。日本主義又詬國家社會主義爲「僞似日本主義」，或「僞裝馬克思主義」。國家社會

主義來借用一部份馬克思理論，而且大部份都係由無產政黨轉向而來。不過，國家社會主義派又多再轉向，而爲日本主義，所以現在日本法西斯運動當中，日本主義實在佔壓倒的優勢。

因此，日本法西斯乃含有半封建的色彩。因爲日本資本主義從最初便是與半封建東西苟合的基礎上而發展出來的。日本法西斯可稱爲「半封建的法西斯」。世界各國法西斯，大體上雖然一致，細目各有差異，截至現在止，有「意大利型法西斯」，「德意志型法西斯」，和「日本型法西斯」。「日本型法西斯」的特點即含有封建的成份較多是也。

二 日本法西斯的暗殺恐怖活動

(A) 血盟團事件

日本法西斯的馳名世界不在他的組織和實力而在他的幾次暗殺恐怖事件。暗殺和恐怖增加了日本法西斯聲勢，暗殺和恐怖也就斷行了日本法西斯的前途。日本法西斯的驚人也在此，日本法西斯的始終難得政權亦基於此。

日本法西斯的第一次暗殺事件是在昭和七年（一九三

（二年）二月九日，民政黨要人井上準之助，因為應援選舉

， 在本鄉駒本小林演說，將下汽車時，被小沼正用手槍打死。

一個月後，三月五日，三井合名理事長團琢磨在三井銀行前，又被菱沼五郎行刺而殞命。小沼正和菱沼五郎都是血盟團團員。因此，世人叫作「血盟團事件」。

據說，血盟團豫備暗殺尚不僅此。有一個暗殺名單，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東京朝日新聞登載如下：

公爵西園寺公望（池袋），公爵德川家達（須田），伯爵收野伸顯（四元），首相犬養毅（未定），鐵相床次竹二郎（田中），「以上政友會」；前首相若槻禮次郎（田倉，森，星子），前外相幣原喜重郎（久木田），前藏相井上準之助（小沼），「以上民政黨」；三井系池田成彬（古內），同團琢磨（菱沼）；三菱系鄉誠之助（黒澤）；安田系人物選定中；大倉系人物選定；住友系內定爲八代則彥。

（括弧內係暗殺擔當豫定者）

由這個名單可以看出來暗殺的對手爲元老，重臣，政黨要人及財閥要人。

血盟團的首領爲井上日昭。在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延許久，方纔判決如下：

判決（括弧內係求刑）

殺人罪

無期懲役（死刑）

井上日昭（四九）

懲役十五年（同）

古內榮司（三四）

無期懲役（同）

小沼正（二四）

同（同）

菱沼五郎（二二）

懲役十五年（無期）

四元義隆（二七）

同八年（懲役十五年）

池袋鉢八郎（三〇）

同六年（同十年）

久木田祐弘（二五）

同六年（同十年）

須田太郎（二七）

同六年（同十年）

田中邦雄（二六）

同四年（同八年）

田倉利之（二七）

同四年（同六年）

森憲二（二三）

同四年（同八年）

星子毅（三七）

殺人幫助

懲役三年（懲役七年）

伊藤廣（四七）

（備考）見「社會運動年報」（昭和十年版）。

（註）未決者通算五百日。

(B) 五·一五事件

不久，又有一個大空前暗殺事件發生，警動全世界的「五·一五事件」是也。五·一五事件的主動者爲海軍青年將校，陸軍士官學校學生及水戶愛鄉塾學生共三十餘人

• 愛鄉塾是一個農村學校，自號爲「自營農村勤學校」。首領爲橋孝三郎，在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末成立。幾次暗殺事件都有關係。

五·一五事件，大家都知道是刺死首相犬養毅。日期在五月十五日晚。陸海軍人十七名，乘汽車三兩，襲擊首相官邸、牧野內府邸，警視廳，政友會本部，及日本銀行，三菱銀行，發手槍及手榴彈，結果，首相身死。同時，愛鄉塾的青年組織農民決死隊襲擊東京的變電所（田端，下尾久，鬼怒川，龜戶，鳩ヶ谷）。

由五·一五事件的暴動範圍看來，他們的目的，實不僅限于暗殺，實在有造成恐怖，奪取政權之意，可惜並未成功，以後日本法西斯運動便因爲失去人心和信仰而下落了。

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海軍方面犯罪人在橫須賀軍法會議法庭判決如下：

判決（括弧內係求刑）

專載 日本法西斯之本質及其運動

反罪亂禁錮十五年（死刑）

軍中尉 古賀清志（二六）
軍少尉 伊藤龜城（二六）

同 同 十年（無期禁錮）

同 中村義雄（二六）
軍少尉 黑岩勇（二七）

同 同 十五年（死刑）

同 三上卓（二八）
軍少尉 村山格之（二六）

同 同 十三年（同）

軍少尉 大庭春雄（二五）
軍中尉 山岸宏（二六）

同 同 十年（同）

軍少尉 伊藤龜城（二六）
軍中尉 林正義（二八）

同 同 一年（禁錮三年）

軍少尉 伊藤龜城（二六）
軍中尉 林正義（二八）
軍大尉 球野道雄（三五）

陸軍方面犯罪人，昭和八年九月二十日在青山第一師團司

令部内法庭判決如下：

判決（括弧内係求刑）

反亂罪禁錮四年（禁錮十年）

前士官候補生後藤映範（二五）

中島忠秋（二五）
（同）同

篠原市之助（二四）
（同）同

八木春雄（二四）
（同）同

石關榮（二四）
（同）同

金清豐（二四）
（同）同

野村三郎（二三）
（同）同

西川武雄（二三）
（同）同

管勳（二三）
（同）同

吉原正己（二三）
（同）同

坂本兼一（二三）
（同）同

（註）未決通算百五十日
民閒方面犯罪人，昭和九年二月二日，東京地方裁判所判

決如下：

判決（括弧係求刑）

無期懲役（無期懲役，違反爆發物取締罰則，殺人及殺人未遂）

人及殺人未遂）

愛鄉塾（橘孝三郎義弟）林正三（二四）

塾頭橋孝三郎（四二）

懲役十五年（懲役十五年，違反爆發物取締罰則及殺人幫助）

神武大川周明（四九）

後藤映範（二五）
會頭柴山本間憲一郎（四五）

懲役八年（懲役十年，違反爆發物取締罰則及殺人幫助）

天行頭山秀三（二八）
會長柴山本間憲一郎（四五）

懲役十年（懲役十年，罪名同右）

柴山本間憲一郎（四五）
塾頭柴山本間憲一郎（四五）

懲役十五年（懲役十五年，違反爆發物取締罰則及殺人及殺人未遂）

愛鄉塾後藤彌彦（三三）
少年係後藤彌彦（三三）

懲役十二年（懲役十五年，罪名同右）

元明奥田秀夫（二五）
大生奥田秀夫（二五）

懲役十五年（懲役十五年，罪名同右）

士官候補生池松武志（二五）
中途退學

懲役十二年（無期懲役，違反爆發物取締罰則及殺人未遂）

農川崎長光（二四）

懲役十二年（懲役十二年，違反爆發物取締罰則及殺人及殺人未遂）

懲役七年（懲役十年，罪名同右）

同 生塾 矢吹正吾（二三）

同 （同） 農 黒澤金吾（二四）

後藤，林，矢吹，橫須賀，墻，大貫，小室，春

同 同 橫須賀喜久雄（二三）

田，奥田，池松，高根澤，杉浦，掘川，照沼，

同 同（懲役八年，罪名同右）

黒澤，川崎，大川未決拘留四百日，頭山，本間

同 同 塙五百枝（二三）

同三百日。

（懲役十年，罪名同右）

「備考」見「社會運動年報」（昭和十年版）

同 大貫明幹（二四）

其中最可注意的爲神武會頭腦大川周明，天行會長頭

同 同 小室力也（二三）

山秀三，及愛鄉塾頭腦橋孝三郎。

（C）神兵隊，挺身隊等事件

懲役三年六個月（懲役七年，違反爆發物取締罰則，殺人及殺人未遂）

在五·一五事件以後，日本法西斯運動一落千丈，但是，一兩件恐怖仍在醞釀，可惜均未成功。

同 高根澤興一（二四）

第一最有名的便是所謂「神兵隊事件」。這是在五·

同 長代理杉浦孝（二六）

五事件以後，昭和八年中，以大日本生產黨青年部爲中心的恐怖事件，可惜被當局破獲。昭和八年，末山口及安

田兩中佐，天野，前田，鎗木等六十餘名，以違反爆發物

則及殺人幫助）

愛鄉塾

心的恐怖事件，可惜被當局破獲。昭和八年，末山口及安

田兩中佐，天野，前田，鎗木等六十餘名，以違反爆發物

則及殺人幫助）

長代理杉浦孝（二六）

一天，東京上空突然來了所屬不明兩架怪飛機，於是一般

懲役八年（懲役十二年，違反爆發物取締罰則及

教唆殺未遂）

前小學

心的恐怖事件，可惜被當局破獲。昭和八年，末山口及安

田兩中佐，天野，前田，鎗木等六十餘名，以違反爆發物

則及殺人幫助）

愛鄉塾

心的恐怖事件，可惜被當局破獲。昭和八年，末山口及安

田兩中佐，天野，前田，鎗木等六十餘名，以違反爆發物

則及殺人幫助）

長代理杉浦孝（二六）

一天，東京上空突然來了所屬不明兩架怪飛機，於是一般

懲役五年（懲役十年，罪名同右）

人更爲疑神疑鬼。現在這事件就要判決，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

前小學
校訓導 照沼 操（二四）

第二，還有所謂「墮墮青年挺身隊事件」。這事件是

計劃在昭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政友會鈴木總裁出席在川越市所開政友會關東大會時候，實行暗殺。可惜未成，被政府破獲，逮捕三十餘名，其中七人以殺人預備罪起訴。被告如下：

拓大畢業生吉田豐隆（二六） 市川國助（二四）
上野常次郎（二七） 豊備步兵少尉淺見知治（二六）
杉田幸作（二五） 井口幾造（四三） 水野綬茂（二六）——皆埼玉縣人。

第一，「軍民離間」反擊運動——自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八月，日本第六十五議會中政友會和民政黨對軍部爭辯以後，陸海軍當局即發表「軍民離間聲明」。各法西斯團體從而應之，大叫「政黨排擊」或「政黨解消」。他們說：『既成政黨議員在議會中對軍部及在鄉軍人的質問不僅蹂躪皇軍之威信和立憲法治國民的在鄉軍人的政治大任而且把帝國國防根本陷入危地』。皇道會，明倫會，生產黨，青年日本同盟，愛國政治同盟及其他法西斯團體均有同樣的決議和聲明發表。

第二，「在滿機構改革」運動——所謂「在滿機構改革」一本是軍部在東北的獨佔手段，目的在把財閥政黨勢力下的南滿鐵路公司放在軍人支配之下。代表財閥的拓務省反對這件事情。外務省持不即不離的態度。日本法西斯團體發表聲明作演說支持軍人的主張。

第三，倫敦條約廢棄運動——日本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聲明廢棄華聲頓及倫敦條約。在廢棄以前，日本法西斯團體很是活動，維新懇話會，青年日本同盟，和生產黨都有決議文提出及聲明書發表。

第四，陸軍小冊子支持運動——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旬日本陸軍省新聞班發表「國防之本義及其強化之提唱」的年間的活動事項就可以明瞭了。

小冊子。內容所論不僅是國防並且牽連到內政和經濟機構。這種軍人干政的行爲當然引起各方的不滿意，尤其是財閥及代表財閥的政黨。但是，法西斯團體，如愛國運動一致協議會，大日本國家社會黨，及明倫會都發表聲明表示熱烈的贊成。

第五，天皇機關說排擊運動——日本軍部的荒木系爲打倒岡田內閣，奪取政權，發起了一種反對天皇機關說運動。因爲天皇機關說的主要提倡者美濃部達吉是樞密院議長一木的學生。一木和牧野內大臣，岡田首相是一團，日

本軍人所謂「重臣集團」是也。不過，這運動在思想上是法西斯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衝突，日本法西斯團體自然也在後面搖旗呐喊。在鄉軍人會會爲這件事開全國代表大會請願。各法西斯團體也組織「天皇機關說排擊聯盟」。一時甚爲熱鬧。

(B) 一敗塗地的總選舉

一九三六年二月，日本舉行總選舉，日本法西斯一齊總動員，但是結果異常的不佳，當選者僅陸名，所得票數僅佔總數的百分之二。如下表：

日本各黨派成績表

	立候補者 數	當選者 數	得票 總數	對 總
資產階級諸黨	七一	八一%	四一四	八九%
民政黨	二九五	三三五	二〇五	九五三五一一七
政友會	一七四	一五	四四四四二三七	四一六六一三二
國民同盟	昭和會	四八	四〇一〇七五	五二三七七三
無產派	三〇	二四	六六五三五七	五一八七九四
社會大衆黨	一八	六	一四六五六三	一九二九五二
其他無產諸派	六	五	一四四	二二
法西斯諸派	八	三一	三六%	一%

中立其他	九六	二八	七七五六三六	一〇%
合計	八七六	一〇〇%	四六六	一〇〇%

(備考)此表根據「日本經濟四季年報」第四輯。

由歷史上看來，日本這一回選舉，無產政黨為空前大勝利，非但比前回的五名，增加約五倍，達二十四名，而且和過去最多的八名相比，也有三倍的增加。法西斯第一

次加入選舉運動便不振，所得票數僅為無產政黨的三分之二。如下表：

日本普選各回候補者數及政黨別當選者數

定員	候補者數	民		政		友		無		產		法		西		斯		其		他		
		候補	當選	候補	當選	候補	當選	候補	當選	候補	當選	候補	當選	候補	當選	候補	當選	候補	當選	候補	當選	
第一回	四六六	九六五	三四二	二一七	三四四	二二九	八九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第二回	四六六	八四〇	三五五	二七三	三〇五	一七四	九五	八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第三回	四六六	七〇七	二七九	一四七	三五〇	三〇四	三三	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第四回	四六六	八七六	二九五	二〇五	三六六	一七四	三八	二四	三三	六	一四五	五七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備考)此表根據「日本經濟年報」第四輯。

日本普選各回政黨派所得票數

第一回	有效投	民	得票		政		友		無		產		法		西		斯		其		他		
			總數	政	%	得票	友	%	得票	友	%	得票	友	%	得票	友	%	得票	友	%	得票	友	%
第一回	九六〇七五	四三六五〇	四三一	四三〇一五九	四三一	四九三四	五〇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第二回	一〇四〇三七	五五三二七六	五三·九	三九三七九六	三七·五	五〇八六二	四·九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第三回	九七〇五八	三三七八九九	三四·八	五七二六一	五九·〇	三七八七九一	二·九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第四回	一二三五五三	四四四二三七	三九·九	四二六二三	三七·四	六五五七	六·〇	三	〇	三	〇	三	〇	三	〇	三	〇	三	〇	三	〇	三	〇

(備考)此表根據「日本經濟四季年報」第四輯。

如若就當選者所得票而論也以法西斯團體爲最少，每名平均爲四千二百零一票和無產政黨的七千五百六十九票相比，真有天淵之別。如下表：

	無產	民政友	國同盟	昭和會	計
東京府第四區	二七五六九票	一三八二五	一〇四四二	八三六〇	二二
第五區	四三〇六	四二〇一	四二〇一	〇	五四
第六區	四八八五	四二〇一	一〇七	〇	三三
神奈川第一區	中立	法西斯	法西斯諸派	四五	四二八一二
第二區	社大	中立	中立	二二四六六二九	七四六五六四
	候補者數	當選者數	得票數	二五二〇七	三三〇八二九
	四	一六	加藤喜孝	八七九二五	五三七一四
	五	一三	菊地義郎	一六九〇九八八	
	六	一二	松谷與二郎	一三八	
	三	七	津久井龍雄	六〇	
	四	七	守田貞記	三	

在都市方面。法西斯尤爲失敗，候補六名竟沒有一個當選。如下表：

日本六大都市各派比較表

候補者數	當選者數	得票數	其他無產	民政黨	國同盟	昭和會	計
東京府第四區	四	一六	加藤喜孝	一二六六	落(十五位)	立憲養正會	一二
第五區	五	一三	菊地義郎	三九七五	落(十一位)	明倫會	一二
第六區	六	一二	松谷與二郎	七九四〇	落(十位)	勤勞日本黨	一三
神奈川第一區	三	七	津久井龍雄	三〇〇九	落(七位)	國民協會	一三
第二區	四	七	守田貞記	二〇二八	落(六位)	明倫會	一四

關係如下表：

(備考)此表根據「日本經濟四季年報」第四輯
法西斯團體諸派的候補者，當選者，落選者及其團體

琦玉縣第二區

綾川武治

一二三〇

落（四位）

千葉縣第三區
羣馬縣第一區石橋彌
田中澤二四六六〇
九六八六落（七位）
落（七位）

山梨縣

平野力三
今井新造一二九七三
一〇〇六〇當（四位）
當（五位）

山梨縣

若尾金造
赤松克麿七八六一
八二六一落（七位）
落（七位）北海道第四區
秋田縣第一區今作之助
中原謹司六一三六
一一〇四九當（四位）
當（七位）長野縣第三區
第四區關重忠
田中耕七九七六
七八七七落（六位）
落（七位）富山縣第二區
京都府第一區高慶三郎
手島剛毅一四四〇
一〇四九當（四位）
當（四位）大阪府第一區
第二區斎藤源九郎
梅澤次作四五四八
五二四五落（七位）
落（九位）滋賀縣
奈良縣石原廣一郎
伊丹松雄一九八四一
九五九三落（五位）
落（九位）岡山縣第一區
廣島縣第三區原利重
青木作雄三〇三九
一二五七五落（八位）
次點（五位）

山口縣第一區

立憲養正會
明倫會

大日本護國軍

立憲養正會
明倫會

皇國農民同盟

立憲養正會

明倫會

新日本國民同盟

鄉軍同志會

立憲養正會

新日本國民同盟

鄉軍同志會

立憲養正會

勤勞民衆同盟

明倫會

明倫會

福岡縣第一區	四	九	中野正剛	二一六八六	當（最高點）	猶興會
第一區	四	九	簡牛凡夫	八五七三	落（八位）	大日本革新黨
第二區	五	九	青柳長次郎	一三三三	落（八位）	猶興會
第三區	五	三	木鄉松春	一二五〇	落（九位）	立憲養正會
第四區	四	八	稻富稜人	八〇七二	落（九位）	皇道會
長崎縣第一區	五	九	小池四郎	八三〇七	落（六位）	愛國政治同盟
候補者三二名			犬塚卯作	一五一二	落（八位）	立憲養正會
				二三四二〇〇		當選者六名

（備考）此表根據「日本經濟四季年報」第四輯

此外，中立者當中還有略帶法西斯色彩的，如大阪第

三區的池崎忠孝，北海道第二區的渡邊泰邦，愛知縣的第五區的杉浦武雄。就是把這些人都計算在內，也不過十名左右。日本法西斯選舉結果如斯！

了。這便是轟動世界的二·二六事件。

二·二六事件的先行爲永田鐵山暗殺事件。一九三五年夏，日本軍部內閥達於極點。統制系的林鍛十郎陸相把荒木系的眞崎甚三郎免職。所謂少壯軍人的相澤三郎中佐就把林鍛十郎的謀臣永田鐵山刺死，東京憲兵隊長新見英夫大佐也負重傷。這實在是一個政治暗殺。據相澤中佐第一次公判庭上特別辯護人滿井佐吉中佐說：

（A）先行的永田暗殺事件

日本法西斯在民衆裏已經沒有力量了。但是，他們祇有一個力量就是軍人。他們也祇有一個方法就是暗殺暴動。果然，在日本法西斯運動衰落之際，暗殺和暴動又起來

閣，政黨，官僚等軍部以外不純支配勢力攬亂，左右皇軍本然之統制，遂至惹起對統帥權敢然干犯，爲將皇軍自此危機中救出的不得已處置』。

在公訴狀中又說：

『真崎教育總監的更迭是永田中將爲達到政治野心的策動。把這個排除了，爲的是期望陸軍的革正。』

自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軍法會議開廳，二月十八日將事件當時的陸相林大將及次官宮橋本中將召喚訊問，二十五日又召喚被免職的真崎大將。到二十六日大事件發生了。相澤公判是二·二六事件的直接導火線。

(B) 裏相不明的二·二六事件

二·二六事件發生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前五時頃。真相至今不明。據二十六日午後八時十五分日本陸軍發表如下：

『此等將校驟起之目的依趣意書爲在內外重大危急之際，以芟除元老，重臣，財閥，軍閥，官僚，政黨等團體破壞元兇，正大義而擁護國體……』。

事後知道岡田首相是被和他相貌相類似的姻弟代替死了。

叛兵殺人以後就佔據山王飯店作爲根據，盤據宮城附近，東京戒嚴司令沒有辦法，直到二十九日方纔決定武力解決，但是也沒有真用武力，便完事了。

事後據日本陸軍省發表。此次參加叛亂的共有一千四百數十名。主謀者除野中四郎自決外，主謀之村中孝次，磯部淺吉，及濫川善助收容在衛戍刑務所。關係將校免職。免職名單如次：

陸軍步兵大尉

同

香田清貞
安藤輝三
野中四郎

關於二·二六事件需另文詳論，今止于此。

中橋基明

栗原安秀

丹生誠忠

坂井直

田中勝

林八郎

池田俊彦

高橋太郎

青屋清濟

常盤稔

清原康平

鈴木金次郎

河野壽

對馬勝雄

竹島繼夫

安田優

中島完爾

陸軍航空兵大尉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中尉
陸軍砲兵少尉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陸軍工兵中尉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陸軍砲兵中尉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陸軍工兵中尉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野的河野壽也自殺。 三月四日逃到箱根的山本又也自首。六日在湯河原謀刺牧
野的河野壽也自殺。 三月十日戒嚴司令部又發表逮捕東京憲兵司令部及警
視廳和二·二六事件有關聯的民間人物，北一輝，西田稅
，中村義明，薩摩雄次，龜川哲也，福井幸等一百五十名
。特別是北一輝，日本法西斯的名人，所謂「右翼的惑星
」是也。

英法的離合

Emile Mireaux 著

李春暉譯

——譯自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英法的關係，在過去曾經遇到很嚴重的危機，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從最近這兩次的分裂來看——一係因意阿糾紛；一係因德國進兵萊茵——顯然的在兩國國民的民意上，劃成一條很深的鴻溝。像這樣的事實，使兩國政府在政策上感受很大的衝動，因為兩國當局並未有放棄了妥協與合作的工作。不過兩國人民的公意，已征服了各該國政府的欺詐，陰謀及缺乏諒解的行動。

當意阿戰爭爆發時，多數法國人很同意政府對英國的措置。法國因受英國的要求而承認意大利是侵略國；同時法國亦容納對意財政及經濟封鎖的制裁。英國並且又請求法國擔保英國在地中海的海軍，如遭受意大利的攻擊時，法國亦應立即援助。事實上法國所採取的對英各種措施，對法國本身並無何重大的利益；但是法國完全實行了。不

過在英方的意思尚不滿意這種措施，她認為這是缺乏固定性的行動。在意大利如堅決的侵略英國在阿比西尼亞的權利時，英國是需要與法國密切合作的。不然在消極方面，亦應請法國對意大利的長期掙扎不應與以實力的支持及援助。

現在我們再來檢討一下德國武裝佔領萊因河畔的事件。在這次事件揭幕以後，很顯然的法國人民是很鎮靜的，並沒有像幾個月以前英國那樣的慌恐和焦慮。在阿比西尼亞問題中，主張英法兩國一致行動的法國人士們，現在對國人又大聲喊叫謂：『在今日的世界，如果我們不願意孤立的話，我們必需追隨（Must follow）英國，尤其在德法之間發生齟齬的時候。』不過一般的法國人，他們相信在本年三四月間，他們並未得到英政府及英民的幫助，雖

然這種幫助從法人看來是應有的需求。但是，一般英國人他們覺得有充分的理由來證明，法國對英國所希求的援助是全部達到了。例如法國請求英國譴責德國違約，英國則向德國提出抗議。此外法國請求英國保證毗聯法國邊疆的完整不受侵犯，英國復文同意保證，並且法國還要求兩國參謀本部，會議協商一切辦法，英國亦完全同意。

前面所舉出的事實，在英法兩國政府他們全相信他們已完全忠實履行他們的諾言。基於這種的自信，他們不相信他們有任何不忠實的地方。但是事實勝於雄辯，結果兩國並未有顯著事實表現出來。在擁護己國利益的立場下，終於不免互相失了一致行動的合作者。不過雙方受矛盾律的支配，又覺得對方雖然不是賣友，而多少亦有明知故犯的嫌疑，像這種的行動，足以構成損害和平的原因。

英法最近的合作是遭受挫折了。這是不可諱言的，因此我們對這兩國的關係，有加以探討的必要。在這裏，我們第一要問法國對英合作是否必要，英法合作失敗以後，法國能否從中得到其他的便宜！反過來說，英國對法合作是否亦屬必要，英法合作如遭受失敗後，英國能找出高興的理由麼？

這個問題立時可以解答的。『不是的』。在友誼方面

這兩國的任何一國，拋開了一切的疑慮，始終仍保持他們的友誼。所難一致的事情，祇是法國想取得東部國境的安全保障與優先佔領權。法國相信所謂安全保障，大部份是與英國有密切連繫的。英首相鮑爾溫不是說過，萊因河是英國的國防線了？這種事實，本來是可以使兩國常常光明磊落的合作；但是進一步推論，事實上又往往不然。無論國際間發生什麼樣的事件或糾紛，全可轉移英國注意萊因河畔的視線，使她集中她的注意和力量到地球上另一部份。結果不是減消了她的威權，就是使法國陷於一個懵弱的地位。在英國現在最感重要的問題，是希圖在任何的場合下亦要保護她大海上航線的自由。例如她已竟佔領的直布羅陀海峽，地中海，蘇彝士運河，亞丹港等地，這些地方是英帝國的生命線，他是決然不能忽視的，但是想保護這些航線的自由，最主要的是應與法國取得友善的諒解（Good understanding），更應當與法國在地中海上有極活潑的合作。如去年秋天英國政府正式請求法國保證英國地中海艦隊的安全，這是很好事實的証明。為英國利益計，亦應使法國不再受萊因問題的牽掣，俾可增加她在歐洲自由措置的力量。如果萊因問題愈趨嚴重，而隱現重大危機時——如最近所暴露的事實——（指德廢棄洛加諾條

約事件譯者按）那祇有迫使法國採取冒險行爲了。法國如果真的採取這樣的政策，對英國在世界的地位有什麼影響呢？

總括的說，英法的合作不祇爲謀目前的利益如過去幾個月的時離時合的情形，而是應當謀永久的利益。假設雙方很公正無偏見的注視到最近所發生的事件，他們可以覺出他們彼此並未做到爲互相利益而援助提携的地步。因此所謂永久共同的協助，此刻不免發生動搖了。兩國人民和政府的視線，受過去事件與未來的幻覺的影響，而陷於歧途。這種現象是很危險的。

現在英法關係的危機是很簡單的，可以說是『彼此不諒解的結果』。現在我們探討英法的關係，必須先找出兩者不諒解的原因來。這些原因全由過去事實演變而來的。

英法協約（Entente Cordiale）成立已三十餘年（占

一世紀的三分之二）兩國在歐戰前的十餘年間，就有過極友善的合作。尤其是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兩國更成爲難兄難弟。像這些事實，雖已變成歷史上的陳跡，隨着光陰的流逝漸趨漸遠，但是在法國人民心房的深處，還殘留下一條永不能泯滅的遺痕。關於一般人的沉痛的感覺，姑暫不論，現在最主要的是要找出決定目前事實的原因。

像這種原因，是很普遍的蘊蓄着，隨時隨地全可找出的。據我的意思，應將過去十五年中所有的問題順序加以詳密的分析然後加以清晰的檢討。

戰爭與和平籠罩了歐洲所有的問題，舉其最重要的問題如：賠款問題，海軍比例問題，協約國戰債問題，軍縮問題，國聯盟約問題。關於這些問題，英法兩國的見地並未一致。而且在現在的傷合下，亦難作如是的希望。但是這些問題亦並未引起兩國的攻擊和仇視。前面已經說過，這些問題是很簡單的。祇要能調整兩國的利益，合協兩國的觀點，統一兩國的姿態，兩國間的暗雲就可打開了。自然想解決這些問題是不能無波折的。但是相信在磋商中不會引起兩國的糾紛。在討論各項問題時，必須有一整個的計劃，如找出各項問題互相牽連的關係，與解決後的影響，不如此是不能有滿意的收穫。

我們同意討論各項問題應先從經濟與財政問題討論起，在這個範圍內，無論從那一方面說來，如果兩國政治家措置稍不得當，即易引起經濟危機。戰債與賠款問題在不久或稍遲的將來如得不到圓滿的解決，那是很危險的。在這個嚴重的政治問題中，關於民族的生存，與世界和平已感到危機四迫了。英法兩國正是這幕劇中主要的角色！

現在我們再回顧一下擺在英法面前有十五年之久的三大政治問題：一、海軍比例問題；二、軍縮問題；三、國聯盟約問題。關於這三大問題，很顯然的看出來，牠們彼此是互有關聯的。在解決這些問題上，必須要尊重其他各國的權利與義務，同時在締訂約文時，還要明文規定出來簽約國須用平衡的力量來負責保證『權利』與履行『義務』。因此在解決這些問題時，自不能僅限於英法兩國；其他關係國亦應參加。不過現在最急切的問題，祇是希望英法兩國能够合作就行了。

但是在現在英法兩國，在各方面真有切實的合作嗎？正確的事實告訴我們，『不是的』翻開歷史書看，在過去任何時期中，全找不到真正的合作。就是在大戰神聖同盟時，兩國當軸要人頻繁往還，甚至國家元首常相晤晤，亦未實現真的合作。雖然有時因時事的需要，兩國常常開會磋商，調整雙方意見，但這只是表皮的工作，無濟於事。

在談任何方面的合作中，在開始時就要注意各政治家對不同問題的意見，應使他們有密切的連繫而形成一完整的集體。解決一個問題。除了很公正的解決外，同時亦要顧及到其他的諸問題，如果太偏重某一方面，超乎一般的計劃，那一定是得不到一合理的協定。

那麼現在實際上應怎樣辦呢？這些問題是全連繫在一起的，正如一個國家（State）裏面有許多省分（States）是一樣的道理。據英國方提出的方案，解決世界海軍比例問題是可能的，因為英國的政治家以為在一九二二年中的冒險行為是終於成功了。不過按實際來說，所謂華府會議海軍比例問題的解決，雖然是超乎其他問題而獨立的，但是事實上牠並未打破解決其他問題的障礙。這對於英國所收穫的大部利益，就是自國的安全（Personal security），亦未達理想的境界。並且對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反而愈趨愈遠了。反過來再看，在法國主持下國聯期內的集體安全，十餘年來，對英國的意見，始終保持和善與平等態度，這種事實值得永記的——雖然民族（Nation）的記憶有時是很短促的。

法國為什麼堅決的擁護集體安全？主要的原因是想保持他被一般人所承認的歐陸霸權的王座，正如英國想保持海上王冠一樣。可惜時機太晚了，海軍比例問題已解決了，集體安全對英國國民及政府因無重大的利益，所以早失去重要性。換句話說，這個問題使英國很躊躇，他憂慮這件事，如果他加入集體安全將要加重他的責任。因此在一九二四年海羅梯政府時（M. Horiot's Government）致譏國

聯理事會，通告將安全制包括在日內瓦議定書（Geneva Protocol），因而立時加重了英國廣泛的責任的議案否決了。自那時起決定了幾年來維持和平最有力的集體安全制的命運，亦可說決定了國聯自身的命運。

由此推論，軍縮問題前進的命運當亦受到阻礙。不過有些唯心論的理想家，很虔誠的相信實現集體安全必須施行軍縮。但是陷於悲慘境地的軍縮會議，牠的存在又有什麼用處呢？

戰後英法的外交政策只是採取維持和平的。他們各盡他們的力量擁護和平並且與其他各國取友善的合作，不過他們終於失敗在並未了解『和平』是整個的，不可分的東西。因為這種的不了解才影響到歐洲政局的不安，致陷吾人於今日的艱苦掙扎中。試問失敗的原因是什麼？是理想不同嗎？不是的！是利益的分歧嗎？更可以說不是的。最大的錯誤祇可說是解決問題方法上的錯誤。

現在應如何的恢復兩國的元氣與加重合作的力量？我相信，無人懷疑這兩個愛好自由的民族，他們的合作是不樂觀的。因為他們是歐洲和平唯一的因素（Factors of peace）。

依據前述各項問題及事實的回答，無疑的我們應另覓

一新的途徑，換言之，就是應當探一新的方法，來防止如過去十五年間陸續發生的問題及各種困難的發生。我們應當未雨綢繆的闡明他們各種連繫的關係，而後再謀有效的防止。總之一言以蔽之，我們現在必須要作到底力克斯（Delcasse）與英政治家在本世紀初期所作到的事。在那

時期他們勇毅的肩負起來解決英法長期抗鬥的重擔。結果他們集中不分的智力與密切無間的友誼精神，造成一完整的統一的結論。在這偉大完整的結論裏，解決了多年糾紛的埃及問題；摩羅哥問題及其他許多殖民與海軍問題。像這種結果可以說是歷史中最偉大而永久不可泯滅的事蹟。現在想解決英法間的問題，可以說比本世紀三分之二年以前的時候容易多了。因為在今日地球的各部份英法的利益並沒有像已往那樣嚴重衝突事件的存在。

現在我們暫時拋開任何的建議。我們祇要將目前的大問題鳥瞰一下（Take a birds eye）及比較的觀察一下，可以找出來那些問題需要解決，那些問題需要英法兩國外交家的注意就行了。

法國當前最感重要的是西歐安全保障；而英國則側重在維持地中海航行的自由。致於對摩斯理木（Moslem）回教徒及阿拉伯（Arab）的政策，英法利益是相等的；中

歐問題的命運是與國聯有連繫關係的；國聯的組織及約文這是國聯本身問題。在上述各問題中，決找不出來英法兩國政策根本相反的點來。但是亦並未發現出能推動兩國在各方面妥協的動力來。從另一方面言，如果兩國全能諒解對方所處的地位，及問題糾紛的原因而採取一個相同的總意見，那麼兩國間不同的理想可以一致的，利益的糾紛亦可解決了。不過考慮各個問題如忽略了他們聯繫的關係，而祇順其自然的發展，這樣就不免要發生些困難了。

最近的阿比西尼亞及萊茵問題不是很好的例証嗎？這些例証很可提醒英法兩國的人民及政府應急速將他們遲疑不決的『分』或『合』的大問題，加以詳密的考慮，而定他們合作或分離的方略。

這兩國的合作，自大戰終了一直到現在，除了官方的片面聲明外，簡直沒一點事實的表現，祇是一片空言。由過去各種事件醞釀的結果，繼續兩國嚴重而不可解的誤會。我們是否想將兩國的合作變成事實，抑係允許兩大民族及歐洲走到危險混沌境界內？這是我們目前應當先考慮的重要問題。

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要目

- 暹羅考察之印象與感想 ······ 淩冰
蘇聯的現狀 ······ 平羣
美國之中立態度 ······ 崔宗壇
國際勞工組織 ······ 程海峯
國際近事述評 ······ 周書楷
國內瓦簡訊 ······ 呂浦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定 價 大 洋 一 角

中歐政局的動搖與巴爾幹諸國的動向

鈴木東民作
樂安譯

字國之一受簽字國以外國家侵略時，他簽字國無援助的義務。此條在議定書內明白的記載着，同時議定書第三條規定着若巴爾幹諸國之一，與巴爾幹以外之他國成立共同戰線，侵略巴爾幹公約簽字國之一時，其他簽字國家負有援助被侵略者的義務。

羅加諾條約破壞的宣言，維尼捷羅斯在巴黎客舍中聽到了。以殘敗之身，臥在死床上的「希臘革命之父」，「未曾忘記了傾其最後的努力為祖國運命鬪爭，他自巴黎寄希臘總理兼外長德麥爾斯函，論述了在此險惡的歐洲情勢之下，希臘的立場，特別是希臘之巴爾幹協約國一員的責任；因為羅加諾條約破壞宣言，使他聯想到了，巴爾幹公約的運命。

維尼捷羅斯反對希臘參加巴爾幹公約；但當時以查耳達理斯為總理的政府，抑壓了國內自由主義者的猛烈反對，於一九三四年二月在雅典與猶哥斯拉夫，羅馬尼亞，及土耳其四國簽訂了。

但當巴爾幹公約批准案提出議會之時，希臘政府會與

說明：縱然巴爾幹半島以外之大國未簽訂巴爾幹公約者成立共同戰線，侵略簽字國之一時，希臘仍得保守中立，例

巴耳幹公約規定了四國間互相援助的義務；但祇限於簽字國之一侵略他一簽字國的場合，援助被侵略者。若簽

如助意大利與保加利亞或亞爾巴尼亞協力侵略猶哥斯拉夫時，希臘不負有援助猶哥斯拉夫的義務。

維尼捷羅斯與德麥爾斯函中，特別的加重了此點，他

想起了一九三四年六月希臘外長馬克納莫斯與其他協約國外長簽訂議定書之際，希臘政府畏懼國內輿論的反對，特別在議會上避免觸及議定書第三條；但事實上却與他國同樣的宣誓完全參加了巴爾幹公約，最近巴爾幹協約國與小協約國提携，在中歐情勢的發展中，與多腦集團對處的傾向，日漸顯著，希臘的前途難容樂觀，即維尼捷羅斯看到因查耳達理斯內閣所負的義務，國際情勢險惡加深的時候，希臘的危險，亦日漸增大。

據謂維尼捷羅斯在其書信中，指摘了查耳達理斯內閣與巨哥斯拉夫政府間計劃締結軍事同盟的事實，一九三五年十月因查耳達理斯內閣瓦解，計劃未成；若此計劃成立，則希臘當局與意大利形成了對立之勢，而被置於危險之中。三月十八日維尼捷羅斯當結束其富於波蘭之七十三年生涯的最後一幕瞬間，仍未停止其巴爾幹公約的挑擊，這裏亦可以看到了集團的安全保障主義與孤立主義的對立了。

信奉孤立主義的希臘自由主義者，反對德麥爾斯內閣走向集團安全保障主義的外交政策，他們是懼中歐醞釀着的險惡情勢發展，竭力不使希臘捲入了此旋渦以內，同時他們又畏懼被意大利指認爲敵對者。

因此他們企圖阻止希臘政府與猶哥斯拉夫接近。猶哥斯拉夫政府曾向希臘政府詢問若意大利與猶哥斯拉夫之間發生紛爭的時候，希臘之意向如何的回答；又，與此相關聯的，在中歐戰爭勃發的場合，或巴爾幹半島諸國間發生紛爭的場合將取何對策。他們堅持由兩國政府商討，同時關於德國進軍萊茵問題，猶哥斯拉夫不僅對於希臘，並且其他巴爾幹協約國家，發出了同樣的詢問。

自由主義者要求政府正式表示對於以上詢問將如何回答，又政府將採取何種態度，但德麥爾斯首相反覆的答辯，僅止於「希臘政府無論關於中歐及對於小協約國家，不負任何義務」一語，極力避免對於巴爾幹公約的意義及範圍加一說明。

三月十一日各國通訊社發出了日內瓦小協約國與巴爾

幹協約國家聯合會議聲明書（*Communication*）的報告，據此聲明書，兩協約國家的代表以羅馬尼亞外長奇萊斯克爲主席，商討了關於德意志的羅加諾條約破壞宣言，與萊茵進軍所惹起的新事態，結果各國的政策一致確認了對於國際聯盟與條約神聖的擁護，即在目前情勢之下，毫不於躊躇的支持法國政府，兩協約國代表商議了當然維持羅加諾條約的一切規定，並爲維持此規定，將盡最大的努力。

此次報告刺激了希臘的自由主義者，使他們大叫着祖國的危機，但是德麥爾斯內閣否定了此等事實，德麥爾斯辯解日內瓦的會議，希臘政府完全不知，問題的聲明書，係由奇萊斯克單獨所發表的，他竭力裝着對於中歐的問題不關心的樣子。但是無論他如何的辯解，他的外交政策建築於巴爾幹公約之上，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而且由巴爾幹公約所結合的四國，其中以羅馬尼亞與猶哥斯拉夫爲楔子，與小協約國家密切的連繫着。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日巴爾幹半島四國總理開會於羅馬尼亞首都不加勒斯多，到會者曇夫鐵斯（猶哥斯拉夫總理兼外長）碼奇細莫斯（希臘外長）阿拉斯（土耳其外長）奇萊斯克（羅馬尼亞外長），經七次會談後，發表聲明

書述說了期待巴爾幹協約國能於最近的將來強化並擴大互相的連帶，更對法俄協定的成立，表示滿足之意，在爲參加羅馬尼亞皇室的祝典而來不加勒斯多之保朋考爾的歡迎席上，四國會議主席奇萊斯克於其演說中，伸述了聲明書中「連帶的強化與擴大」富於暗示的詞句，「巴爾幹協約國之與法國，及小協約國之與法國是不可分的，」斯托萊沙會議後，奇萊斯克代表巴爾幹協約國，口頭上發表此種言詞，頗值注意何則？因此乃由奧匈及保加利亞的再軍備而刺戟起來的事情，由此刺戟，小國的共同戰線，由巴拉加延長至安卡拉了，此共同戰線與奧匈及保加利亞三國對峙同時對於此二國的后台意大利，亦形成了對立之勢。

如此性質的共同戰線存在着，然不如德麥爾斯所辯解的與中歐問題毫無關係的道理，焉能存在！希特拉的羅加諾協約破壞宣言與萊茵的進軍，使小協約與巴爾幹協約國受到了刺激，乃勢所當然。日內瓦發表的聲明書，縱令爲德麥爾斯所述爲奇萊斯克單獨所發表的。然而已經明白的表示了巴爾幹協約國的共同意向的，巴爾幹的協約國家中未能對此加以反對，即其確證。

維尼捷羅斯死後未及一月，四月十二日德麥爾斯相繼

逝世，前外長麥牠克沙繼任首相，麥牠克沙雖然代替了德麥爾斯，然而走向集團安全保障方向的外交政策，未曾變更。

三

斯特萊沙會議之後，莫梭里尼所招集的意奧匈三國會議是多腦會議的準備工作；但因不久意亞紛爭爆發，多腦會議的招集延期了，然而莫梭里尼忽於三月初，開始進行與奧匈二國的交涉，三月二十一日招集了意奧匈三國會議，近來莫梭里尼與奧總理琇琇尼克匈總理革本伯奇之間，經過了數次會談的結果，三國間成立了新的協定，於二十三日在凡帝坎宮簽字了。

新協定的意圖，係在政治與經濟兩方面，三國協調形成一個中歐集團，以期應付以萊茵武裝問題為中心而動搖的歐洲政局，莫梭里尼依此連結勢力，一方面當德國侵略之前，保障奧國獨立；同時企圖與以法國為後台之小協約國及巴爾幹協約國集團對抗，因德國之「德奧合併」的野心，尚未放棄，此次為萊茵武裝行動，對於奧國不啻一大威脅，同時希特拉的羅加諾條約的放棄，給與了蓄志軍備

再建的奧匈，絕好的機會與口實。

果然，新協定簽字後，未經幾時，四月一日奧國議會全場一致表決了政府提出之國民強制徵兵法案，琇琇尼克總理當此法案提出之時，謂：

「奧國始終以和平為念，忠實的履行着國際條約，此次國民強制徵兵法案的目的，乃在對付國內外的敵人，保障疆國及加強其安全。新法規不過是在此自由祖國之內，一種新國民的渴望而已」。

但是Saint Germain條約第一百十九條規定，禁止奧國強制徵兵制度的實施，又第一百二十條限制其陸軍總數不得超過三萬人。但此次強制徵兵法案增加了正式軍隊至十五萬之多，事實上很明顯的表示着對Saint Germain的破壞。

使奧國敢破壞條約者，即意大利。苦於經濟制裁的意大利，為報復英法計，嗾使奧國毅然出此行動，奧國之重整軍備，眼看着刺激了匈牙利及保加利亞，使英法恐懼彼等或將出於破壞 Trianon Neuilly 條約的行動，奧國此次行動，對於要求對意制裁強化的英國，不啻背面一擊，也是一種牽制政策，使採取機會主義的法國，躊躇其對英協助。

奧國法西斯主義者，因小協約國及猶哥斯拉夫的猛烈反對，未敢公然進行其漢布斯堡家復辟的計劃，然在Saint-Germain條約事實上已經破壞的今日，為完全重建奧

帝國主義計，公然採此一途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傳說伯爾格刺總的巴爾幹四國總理會議上，反對將對

於法俄協定表示滿意之詞句挿入聲明書中的猶哥斯拉夫，為阻止漢布斯堡復辟事，得到了其他三國的協助，頗為得意。此種事實有無，暫作別論，要之巴爾幹協約國亦與小協約國，同樣的不願意漢布斯堡家復辟事體的發生，乃是事實。猶哥斯拉夫對於漢布斯堡家的復辟，較之對於德奧合併尤為恐慌。此蓋起因於內政上的困難。漢布斯堡家的復辟，對於克勞典有重大的影響。猶哥斯拉夫方面認為這必將成為誘發戰爭的原因。

巴拉加至安卡拉的共同戰線，亦將成為防止漢布斯堡家復辟的強大鐵欄吧！但此問題，亦頗微妙，動輒即有被認為干涉奧國內政的危險。唯其如此，意奧匈三國的新協定規定着絕辦排繫或干涉奧國內政上的任何勢力。意奧匈三國新協定，成立以後的情勢，將愈使多腦集團對於小協約國及巴爾幹協約國的對立尖銳化，這是難以掩蔽的事實。

維諾夫謂：

「我們與大土耳其國的關係，可謂對外關係的模範。最近十數年來，兩國的關係，逐年改進，已達親善之境，給與兩國以完全的滿足。國境方面，毫不感到有任何不安。親善與互相信賴的政策，在國際舞台上亦創出了充分協力的素地」。

李維諾夫所走的土耳其與蘇維埃聯邦的關係，沒有着絲毫的誇張。且自此演說以後，兩國的關係更加親善。兩國外長的互相首都訪問通商條約軍事協定的締結，不僅是新的世界大戰的準備，而且對於互相文化的融合亦有不少的努力。列寧格爾催開意蘭藝術大展覽會，蘇維埃的俳優，在安卡拉介紹了新的演劇。更當注意的，是兩國金融及工業關係的緊密化。土耳其之所以與蘇維埃聯邦接近的動因，乃由於戰後英法意等國對於土耳其採取了侵略政策故。此三大帝國主義國家中，法國態度較緩和，而英意則極形活躍。特別是自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出現以來，公然的標

四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李

榜侵略土耳其的政策。土耳其的最大威脅實即意大利武力侵略的現實可能性。

奧國強制徵兵制度實施宣言後，經過了十日，土耳其政府決定了對於五月開幕的國聯理事會，要求廢棄一九二三年關於海峽制度的洛桑條約第四條以下，博斯破魯斯及達達納爾海峽的非武裝條款，四月十一日請求理事會於下次會議上，討論對意大利威脅的防備。

英國政府急遽的變更了從來的態度，支持土耳其要求的事實，自以意亞紛爭為中心，英意對立時起，這是值得注意的。據謂英國當局對於本問題抱了以下的見解：

一、英國政府從未反對修正洛桑條約。蓋因容許土耳其政府的修正條約要求之後，德國政府勢必倣此，要求廢棄萊茵非武裝條款。但是今日的情勢，已經變了。若土耳其政府以外交及合理手段要求廢棄不平等條約時，除容許之外別無他法」

蘇維埃聯邦向巴爾幹協約國及小協約國接近的事實，

自集團安全保障政策提倡以來，特為顯着。一九三五年十月愛理奧在法國急進主義大會上，讚賞了李維諾夫的活動特別重視於蘇維埃聯邦與羅馬尼亞間鐵道計劃的實現。此種事實，說明着蘇聯與羅馬尼亞親善的增進化，同時蘇法的友好關係亦緊密了。不久，羅馬尼亞外長聲明了蘇聯與羅馬尼亞間正在進行着亦軍於必要時得通過羅馬尼亞領地的交涉，此外，捷哥斯拉夫與蘇聯間的軍事互助條約的締結，亦是衆所周知的。

小協約國與巴爾幹協約國的連繫勢力，及與此形成對立之勢的多腦集團，是一方以德法對立，他方以英法對立為背景而形成的。此等強國的對立，日漸尖銳化，同時小國集團的對立，亦必隨之尖銳化。而且小協約國與巴爾幹協約國的背景由蘇聯的親近而顯着強化的事實不容忽視的，此種事實，在歐洲現勢發展之上，集團安全保障的政策

保加利亞法西斯帝獨裁的危機

蘇聯歐·愛別耳作
葆煦譯

一 威耳柴夫與節奧爾吉耶夫的法西斯

蒂陰謀計劃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保加利亞托塞夫治下的政府，公布了「椿陰謀案」，這椿陰謀案的目的，據說是推翻政府

，消滅王室，逮捕國王與政府大員宣布共和。這件陰謀案裏的主要人物是威耳柴夫大佐。他是「軍官聯盟」的領袖盟員之一。這個軍官聯盟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的法西斯蒂大政變裏佔過指揮的地位。除了威耳柴夫大佐之外還有舊內閣總揆節奧爾吉耶夫所組織的法西斯蒂「鏈環」團裏的許多政治家。

政府預備在十月三日鮑力斯國王登位十七年紀念的那一天，舉行大規模的閱兵典禮。但是在十月二日，這種典禮，突然宣告停止，並召集內閣非常會議，宣布全國戒嚴。採用緊急手段的動機，完全是因為六月裏逃亡南斯拉夫的威爾柴夫大佐，在九月底，又化裝逃回保國，領導着多

數的青年軍官，準備作顛覆政府的舉動。其全盤的陰謀計劃還在幾個月前，擬製妥當了。據一般觀察：這種陰謀大概是想在舉行典禮的十月三日那天發動，而是打算先由各省着手的。因為在那一天，各省的大批軍隊都要調到蘇菲亞京城去，並且在閱兵的時候，蘇菲亞的衛戍軍。也要參加的。

威耳柴夫在司里夫尼采地方被捕，移交軍事法庭審判。此次政府所逮捕參預陰謀的人物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有：

馬耳潤列夫——前蘇菲亞警察廳副廳長。
扁柴夫——前法西斯蒂宣傳機關『新生』的主任。
安特列夫——前國家農業銀行經理。

托多洛夫——前財政部長。

喀拉庫拉潤夫——『鏈環』團員。

唐諾夫斯基——蘇菲亞陸軍第一大隊隊長。

伊里耶夫——司里夫尼采地方衛成長。

還有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政變後組閣的節奧爾吉耶

夫，當時也在被捕之列。政府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革退了四十九名現任軍官，更有幾百名現任軍官，大受降職的處分。

托塞夫政府，不但利用全國戒嚴的機會及他製造的不安空氣，來加害於法西斯蒂主義陣營裏的傾軋者，並且利用這種情勢，對於那些代表舊資產階級的國會黨派中諸殘餘的公開的或半公開的政治團體加以壓迫。因為這些政治團體，常常要脅政府，恢復議會，與特爾諾夫憲法。在這些政治團體中，首先值得我們留意的乃『普拉特惶』的組織。該組織的一部分，受農民聯盟的左翼所驅使，對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誕生的公開的軍人的法西斯蒂狄克推多，顯然不能鞏固起他的政權，更不能高築起他的社會基礎。他所以這樣脆弱的，可謂為盡由於法西主義陣營裏的各派別互相傾軋所致，同時在代表軍人法西斯蒂狄克推多的軍隊裏更有若干軍官，起着分化作用。

得涅』的分子。

保國法西主義者政府的這種新鎮協，要在壓服農民聯盟的左翼，國民革命馬其頓的組織，尤其是保加利亞的共產黨及領導該黨的工人階級。這些團體，都是反法西斯的民衆陣線最前鋒，他們謹遵共產黨的信條，任何的法西斯蒂狄克推多，都是他們所堅決反抗的（法西斯蒂狄克推多，自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迄現在，已更替三次），這就

是說，他們不但反抗托塞夫政府，而且也反抗法西主義陣營裏的任何派。

十月事變裏，被逮捕的共產黨激烈分子農民聯盟左翼分子，革命職工聯合會會員及馬其頓國民革命分子，總計不下數百人。

由這次保國發現顛覆政府的陰謀中，吾們可以知道，該國法西主義陣營裏，最近的一年半來，已潛伏着很深刻的危機。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誕生的公開的軍人的法西斯蒂狄克推多，顯然不能鞏固起他的政權，更不能高築起他的社會基礎。他所以這樣脆弱的，可謂為盡由於法西主義陣營裏的各派別互相傾軋所致，同時在代表軍人法西斯蒂狄克推多的軍隊裏更有若干軍官，起着分化作用。

二 不景年度中的保加利亞經濟狀況

保加利亞是農業國，所以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從事於農業及林業。

保加利亞全部的耕作面積，是四百二十九萬一千公畝，其百分之五十八又一（二百四十九萬四千公畝）劃為地段，每個地段的面積，至多為十公畝；其百分之三十六，三

四（一百五十七萬三千公畝）劃爲領地，每塊領地的面積，是由十公畝到三十公畝；另外還有百分之五·二五（二十二萬五千公畝）的領地，其每塊領地面積，則在三十公畝以上。

從一九三四年夏季所舉行的選舉調查中，按照土地所有及農業生產關係，平均一百個農村裏，有一萬五千個農戶，其中三分之一（確實說是百分之二八·七），爲貧窮農戶，他們所有的地段，僅是由〇·一到三公畝，簡直不能保障最低限度的生活。而有些區域裏，還不足這樣的百分比。即普列夫那附近十六個農村中，雖有百分之九五的農戶，擁有土地，但是這些農戶，一半（百分之四五）是不能藉土地以豢養牲畜和贍養家口的。

不特爲此，選舉的調查，更指示給吾們，小農戶無力將其應用的牲畜，一一準備，而經營農業，根本無利可圖，這是農產品價格過低租稅負擔過重的原故；所以小農的土地，大半是出售或租出。至於有力租入土地以耕種的農家，他們自己所有土地的面積，往往是在五公畝以上。同時把土地租出的農家，他們自己所有土地的面積，都是由一公畝到五公畝。依據調查，專以農業爲生活的農家，佔百分之四十，他們所有的土地，僅在六公畝以下，同時這

樣農家的百分之六十，爲維持他們的生活，不得不另外去找副業的收入；他們百分之三十五，是向其他農戶出賣勞力的。但實際上，這出賣勞力的收入，竟成了基本的生活資源。有土地二公畝以下的貧農，竟佔出賣勞力以維持生活農家百分之五十。這樣一來，吾們可以無疑的說，小農及貧農的廣大羣衆，已是走到無產化的階段。而這些農家，也只好在農村裏當農工，或是在城市裏當工人，以謀其身家的生活。

一九三四年農產品價格，較一九二九年，降到百分之五十五到六十，同時，一九三四年工業品價格，較一九二九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五。

有一個長期間，小農的收入，不及生活水準的一半。

保加利亞經濟雜誌記事裏，估計保加利亞在農業危機時期內所受到的損失，有三十六萬萬列孚。如果說一九三四年保加利亞的農家有七十五萬多的話，那末，每個農家平均算來，要攤到五千列孚的損失。這個雜誌裏有一段說：『這種情形，分明是吾們農村經濟的極大損失，更不能保有最近一年內自用的糧食了。農村經濟，顯露出這樣十分艱窘的狀況，即向來極凶歉的年頭，也沒有如此

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所以自從經濟危機開始以來，耕作地的面積一天減少一天，就無足奇怪了。試看下表：（面積以千公畝為單位）。

年 度	耕作地的全部面積	食料植物的面積
一九二九——三〇	二八七一	二六一八
一九三三——三四	二八〇五	二六七五
一九二九——三四	平均二八三七	二六七五
一九三四——三五	二六六一	二四一九

據此，我們看到：一九三四——三五年的耕作面積，較一九三三——三四年度，少百分之五，較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少百分之七，較一九二九——三四年度中，

平均少百分之六，其中食料植物的面積，則有激劇的增加（大麻，向日葵，煙草，嬰粟等），試看下表：

（面積以千公畝為單位）

年 度	原料植物的面積
一九三〇	一三四一
一九三〇	一三六三

平均少百分之六，其中食料植物的面積，則有激劇的增加（大麻，向日葵，煙草，嬰粟等），試看下表：

（面積以千公畝為單位）

一九三四年度 一八七
一九三五年度 三四二

據此，原料植物的耕作面積，一九三五年較一九三〇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八，較一九三四年，增加百分之三十。

這種食料植物面積銳減，原料植物面積的劇增，很顯明的告訴我們，保加利亞的農人，因為危機所迫，食料植物的耕作獲利日減，而其糧食出口額，亦不得不日下。同時煙草等原料品出口額，則比較日增，因而農村的結構，根本發生變化。至於輸入保國農產物的諸重要國家，亦自然受了影響，首當其衝的要算是德國。德國無時無地的不想變保國為一原料品的農產國家，因德國早已視保國為其「第三帝國」的原料供給地，且盡力更變保國為其資本的寄生虫。

保加利亞的農業生產，在資本主義化上而言，其進程之速度，固較其他的巴爾幹國家是要高的，但在工業化上而言，則遠遜於其他的巴爾幹國家。保加利亞的工業化，外國資本定要佔着很重要的地位。保國國內的全部經濟投資佔着百分之四六·六。據該國國民銀行統計，一九三四年諸股分公司的投資數目分配，有如下表：

股 份 公 司 種 類	數 目	保 國 資 本	外 國 資 本	百 比 分 數 目	保 國 資 本	外 國 資 本	百 分 比
(百萬列孚)							

信 用 機 關	七 八	五 一 七 · 一	六 一 · 三	九	三 二 五 · 九	三 八 · 九	
工 業 機 關	三 五 五	一 , 五 七 · 一	四 九 · 一	五 五	一 , 六 三 · 一	三 五 〇 · 九	
貿 易 機 關	三 二 〇	四 三 九 · 八	六 一 · 〇	三 二	二 八 一 · 三	三 九 · 〇	
運 輸 機 關	二 〇	一 六 · 六	六 〇 · 〇	五	七 七 · 七	四 〇 · 〇	
保 險 機 關	九	八 九 · 八	七 四 · 五	一	三 〇 · 八	二 五 · 五	
共 計	七 八 二	二 , 六 三 四 · 五	五 三 · 六	一 二 · 二	二 八 〇 · 四	四 六 · 六	

從這表裏，我們可以看出，保國利用外資的企業，其資本平均額為二千零三十萬列孚，利用自國資本的企業，其資本平均額為三百四十萬列孚。由是而言，外資的勢力，多在大規模的企業裏，而保國自國的資本，則僅喘息於小規模及中等的企業裏。且依百分比而觀，外資亦在保國佔有雄厚勢力。茲依國別，將外資分配的數目列記於下：

(資本以百萬列孚為單位)

國 名

資 本 類

比利時	五 三 九 · 六
瑞 士	五 一 七 · 〇
法 國	三 五 四 · 三

外資在保國經濟上所佔的地位及其牽制保國的程度，在保國國債裏，更可觀察出來。截至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保加利亞國債，其二百一十六萬列孚，其中屬於外

國者，爲一百四十六萬萬列孚，屬於自國者，祇七十萬萬列孚（包括國民銀行的庫卷及各種公共基金的債款）。外債中大部分爲一九二六年十六萬萬列孚的別任斯借款（由英美法三國財團共同借給國際聯盟的），和一九二八年二十一萬萬列孚的金融穩定借款（由美法英瑞士四國借的）。因此，現在保加利亞的整個經濟活動，完全受着國際監督，如國聯委員會及巴黎借款委員會是。一般有較大的經濟力的資本國家，都停付外債的時候，保加利亞竟在一九三二年被迫着償付外債。保國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十，是靠着農業，然農業本身危機重重，該項收入，現較一九二九年，已跌落了百分之四十四，確實數目爲二百萬萬列孚。

（每月平均計算）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鐵路運輸

載客數目（千人）………	七二二·七	六六八·二	六二七·八	五四三·九	五〇六·六
裝車數目（千輛）………	二九·一	二七·五	二八·〇	二四·六	二四·一
貨載數目（千噸）………	三八四·一	三六六·四	三七五·六	三三四·六	三三六·八
價格與工資					
（以一九〇六年爲百分）					
批發價格………	九四·六	七九·一	七〇·三	六一·八	六三·六

在工業方面，一九三四年生產品額，稍有增加。但保加利亞的經濟狀況，並未因此好轉，不及多瑙河流域和巴爾幹半島諸國遠甚。這是因爲保加利亞農產品的國外市場繼續縮小，因而一九三四年農產品價格，並沒有怎樣的高漲。對外貿易在大的階段上，仍舊是站在優待關稅協定及補償條約的路徑上。在這種條件之下，保國對外貿易的容量，定要繼續縮小的；保國經濟學家亞努洛夫一九三四年統計，已給吾們證明了。一九三四年保加利亞的人口，較一九二九年減百分之七十三又六，出口減百分之五十五又五。下面的表，說明保加利亞經濟情況。

生活費	一〇二·七	八九·三	八二·二	七九·六	七五·五
工資	八六·六	七八·七	七一·三	六八·六	六三·〇
銀行業務的流轉	三，四二六·〇	三，一五四·九	二，六九八·六	二，六七九·〇	二，五六一·〇
(百萬列孚)					

國家收入(百萬列孚)……	四六六·四	四三四·四	三九五·九	四九二·五	四二一·九
其中：					

直接稅	五〇·二	四〇·七	三二·六	四五·三	四六·七
間接稅	一八一·四	一七六·〇	一九八·一	一七一·二	一六〇·八
國家支出(百萬列孚)……	五三一·三	四八五·一	四四五·〇	五七九·四	四九二·四

保加利亞失業人數，並沒有任何正式的統計，但據政府所公佈的失業工人，約有七萬。然實際上失業的人數，恐怕這個數字的兩三倍，也不止呢！

三 法西斯蒂獨裁的發生

(衡奧爾吉耶夫政府時代)

自一九三四年，同外國債權者舉行債務緩償的談判失

敗後，『國民會議』的政府地位，越發的困難起來。此外更因為國際聯盟方面的態度，表示不能援助給予新債，所

以穆沙諾夫政府的財政政策，已經步上了絕路，繼續着發生了農民暴動。工人階級因為反抗低減工資，同情群衆的失業，及勞動羣衆肩上承受危機的負擔，所以罷工的浪潮漫瀉，漫沒全國。保加利亞革命工人唯一的合法的政治組織——工黨——滋長起來。在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的兩年的國會及地方選舉中，牠已經佔着全國各黨中的第三位，而在蘇菲亞京城地方及許多其他的工業中心地方，他已經算是最大的政黨了。

彼時，有若干資產階級的人們，在經濟的立場上，對於政府親意的政策，非常反對。一九三四年四月『國民會

議」的制度，因農民聯盟，自由黨及平民黨彼此間發生激烈的衝突，其前途益陷悲觀。自希特拉擇得德國政權後，列強在巴爾幹的相互關係，發生變動，尤以意法關係好轉以來為甚；小協約的態度，突然強化；巴爾幹協約，組織成立；這都是使保國與一切維持現狀和擁護和平的國家，要隔絕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保國只有和意大利攜手，視爲一個興國。但軍閥及『國民會議』政府的親意政策：終於失敗，益使一般民衆，對於專制政體；及與意大利有關聯的國王，表示不滿。政治危機，遂在當時顯露出來。而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法西主義者，奪到政權。這次政變的領導者，是『軍官聯盟』及『鏈環團』，其首領是節奧爾吉耶夫。節奧爾吉耶夫的政府，鑑於過去全國民衆不滿穆沙諾夫的親意，於是牠的對外政策，遂和南斯拉夫，小協約國，法國合作。而同蘇聯復交，也是對外政策裏很重要的一著，因爲牠想獲得一般民衆歡心的緣故。保國一般民衆所以希望對俄復交的，乃因保國以後，可利用蘇聯的勢力，以增高其國際的地位。

該獨裁政府的對外政策與其經濟政策，多帶社會主義的色彩。政府以各自由團體的利益爲前提，來刷新政治，財政，及社會的固有病態。政府以壓制軍人和官吏的專橫

，來滿足一般民衆的願望——無論是商人，工業家，農民，工人，手工業者都包括在內。該政府施政的第一確，解散國會。一九三四年六月又解散一切政黨及政治團體；改造職工聯合會，而代以法西主義的職工聯合組織；統制出版界。嘗爲純屬宣傳的『新生』機關，負起組織工業，商業，工人，農民的責任，利用報章，集會，無線電，廣播台，作擁護現政府的激進宣傳。

此外政府更以籠絡的手段，頒布了一個低減債務的法案。根據這個法案，一切商人的債務減少百分之二十，手工業的債務減少百分之三十，農民的債務，減少百分之四十，其餘的債務，延長二年到十年，每六個月償付一部分，利率一律百分之五。同時政府大增捐稅，以達到國家收入的增加。

國家官員，國營企業的職員，和工人，政府一面強使他們加入了各種法西主義的職工聯合會，一面減低了他們的薪水與工資。

在行政改組的程序中，政府取銷了七百個到八百個市政公所，恢復市政管理局的組織。保加利亞的十六個省分，現在劃爲七個大的行政區。這樣一分，原來是馬其頓的彼得維赤自治區，——抱親意政策的馬其頓自治者的堡壘

——現在要受兩個行政區的管轄了。

馬其頓派首領，米哈依洛夫（親意派）的代表人物，一一的被擠而拋棄了具有領導地位的職務，這些人物，自一九二三年六月政變以後，就在政府裏佔重要的地位。經過三個政府——藏可夫政府，梁普柴夫政府，穆沙諾夫政府——，他們的勢力，迄未稍減，這是因為保國一向親意的關係。節奧爾吉耶夫政府，把這些親意的人物，從政治舞台驅逐下去，但同時却把馬其頓普洛托階洛夫（親南派）的人物，牽引上台。此外凡有親意色彩的軍政官員，大都撤換了。

節奧耳吉耶夫政府的社會的籠絡手段，又在限制及調整商人居間操縱上得到了他的反響。一九三〇至三一年梁普柴夫政府所施行的，而經『國民會議』政府保持下來的糧食貿易獨占，到節奧耳吉耶夫政府越發的變本加厲起來。此外還決定施行許多新的國家貿易獨占，例如火酒，鹽，煙草，石油製造品等等。政府的意思是想利用這些獨占的辦法。去實現對於居間及批發商業的統制。這種商業資本的來源，完全出之於保加利亞的大銀行。政府提出了一個『國家統制的經濟』的籠絡的口號，作他自己的法西主義經濟政策的基本指導原則。政府之所以限制商人居間業

，以及政府組織大綱裏之所以有『反對自由貿易主義』的明文，不外是政府想要使擔負債務的農民，手工業者，工人羣衆，感覺到政府的政策是向反資本主義的方面走。法西主義獨裁的擁護者也公然把這種方策當作了『反資本主義』的方策來宣傳他們。事實上呢，政府所施行的種種獨占，也不過是榨取消費者大眾來增大國家收入罷了。

政府更採取了一種步驟想把保加利亞的合作運動隸屬在銀行資本的統制之下。這種合作運動在史塔包力司基政府時代，很有過相當的勢力，同時是『農民聯盟』的主要柱石。政府爲整頓在銀行資本政策上的勢力起見，派些政府委員們到銀行理事會裏去。供給保加利亞合作事業款項的中央合作銀行，不得不半國營的農業銀行合併，也是政府施行方策所促成。

節奧耳吉耶夫政府，因爲了解一般民衆對於君主專制的不滿，所以就利用這種情形來鞏固他的法西主義獨裁的政策。他開始限制國王的大權制定了一種法案，根據這個法案，內閣總理可以有權任命他的候補人，而且有一種特權來任命所有的關員，本來這些關員在以先都是由國王任命的。這種政策實際上的目的，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在對內政策方面，可以說是鞏固政府的對付王權及軍閥權的

獨裁政治的地位。在對外政策方面要想打斷那些反對同南斯拉夫合作的暗地的陰謀。政府裏的領袖人物，尤其是節奧耳吉耶夫與威耳柴夫漸漸的公開的鼓吹造成由喀林其阿耳普到孚拉其及愛琴海各國的大南斯拉夫聯邦的口號，這種聯邦是可以把現在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民族聯合起來的。這種口號漸漸的成了節奧耳吉耶夫政府政綱裏首要的條款。而且在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馬賽遇害之後這種口號已經公開的在保加利亞軍界裏討論起來，這無疑的，是完全反抗與意大利暗中聯絡的保加利亞王室近臣的現象。

節奧耳吉耶夫這種企圖增強對抗王室的獨裁地位的趨

向，很快的就引起了政府與王室的公開的衝突。站在政府方面的除了政府陣營之外，還有中級及下級軍官們；站在王室方面的，除了王室近臣之外，還有軍閥。此外大資本家對於這個法西主義政府在經濟方面的作用，究竟是有什麼樣的意義的問題，比較起『鏈環』法西主義組織及威耳柴夫軍官聯盟來，是又有另一種看法的。這些大資本家，往往同外國資本，尤其是英、法，比各國財政界有極密切的關係。他們絕不願意政府掛起國家獨占的招牌，而實行國家調整，更不願意為國庫的利益去犧牲自己口袋裏的東西，而進一步維持政府『社會的公道』的口號的虛偽籠

絡。

許多大的工業家及銀行家，例如保加利亞林業大王巴拉般諾夫（里拉省國家森林的承租者），銀行家庫雲吉司基（幾家銀行董事會的董事，法比銀行的董事。許多大企業的股東）等等，開始在報章上及股東各種會議席上反對政府這種反對的線索，歸根還是操在國王及軍閥手裏。這種反對政府的聯合發動，其結果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節奧耳吉耶夫政府的解體，及法西主義獨裁向軍閥代表手中的轉渡——茲拉且夫將軍作了總揆。

四 法西主義獨裁的第二個府政

茲拉且夫將軍

節奧耳吉耶夫的失敗是不可免的，這完全因為他不懂得怎樣去造成政治組織——有群衆基礎的，及可以保障獨裁的政治組織。所預定造成的法西主義聯合組織，祇不過頒布了些個法令。茲拉且夫新政府立定一個使命，對於軍官有共和主義激進思想的，及同南斯拉夫造成聯邦的口號，予以徹底的打擊。茲拉且夫新政府，為王朝利益設想，應當把不可靠的軍官由軍隊中清除出去。同時他在實行國

家繼續法西主義化的時候，一方面同銀行界及職工聯合會樹立密切的關係，一方面儘可能的放棄『社會籠絡』的方策。

德國及意大利的外力侵襲，對於保加利亞政府遞變上

也有相當的影響。因為這兩個國家決不想保加利亞國家裏面樹起法國的勢力，更不滿意保加利亞同巴爾幹協約及小協約國家的互相提携。尤其使這兩個國家起反對作用的，就是因為在保加利亞的政策中，發生了一種新的，與王朝親德親意政策勢不兩立的有力的原子。

不錯，茲拉且夫在他的宣言裏曾聲明過，說他願意繼續節奧耳吉耶夫舊政府的外交政策的路線。節奧耳吉耶夫政府的親法的外交部長巴塔洛夫的留任，也正可以實際的證明其外交政策的不變。可是茲拉且夫上台以後，無論如何無疑的在對外政策中標明了相當的轉變，因為在這個政府的閣員之中，固然有親法的及主張聯絡小協約國家的人物，但是親德的人物也佔有相當的地位。這種對外政策方向的轉變，已經可以在下面這個事實中，看得出來。就是茲拉且夫政府組成不久，國王在其取得國家社會黨政權後第一次旅行到德國，同希特拉舉行談判。同時蘇菲亞與別耳格拉爾京城之間，也開始了很熱烈的談判，其討論的

焦點，在乎南斯拉夫幫助保加利亞對於充實軍備的要求，及加強兩國的貿易關係。因為同波蘭及匈牙利接近的政策也抬頭，所以保加利亞對於巴爾幹公約方面抱了很重要的堅決的態度。

但是茲拉且夫政府所依賴為柱石的階級，較比節奧耳吉耶夫來得更為狹窄。他祇是做了大資本家及軍閥的代言人，他所依賴為唯一的柱石，就是軍隊。這樣一來，他的政府的壽命也就僅僅能維持幾個月。保加利亞法西主義的陣營的深邃的隙孔已經是無法彌補了。『鏈環』組織及威耳柴夫的軍官聯盟，自從一九三五年秋季起，對於茲拉且夫政府的所採取的態度，變成了『正統法西主義』的。他們設法在民衆面前去毀謗王室及軍閥，洩漏他們同銀行的密切聯絡，用這種手段來鼓動群衆反資本主義的心情。茲拉且夫政府之所以難於應付，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保加利亞法西主義陣營之中，又有第三個組織，叫作『社會國民運動』。這組織裏面的首領是有名的藏可夫，他曾作過一任總揆，他是保加利亞勞動者的血腥的劊子手，他發作了。一九二三年的六月政變。在他所組織的『民主約定會』崩潰以後，現在他又想按照德國國社黨的方式造成一個新黨。這個運動可以說德國法西主義伸入保加利亞的一個前鋒

隊，他活動的辦法，完全變用德國國社黨的籠絡及盲然愛國的故技。他承起反蘇聯的大責任，自一九二三年六月政變起，他已經同居留保加利亞的白俄互通聲氣，更聯合德國、波蘭及匈牙利反抗蘇聯及擁護集體安全保障的國家。

藏可夫提出了『樹立穩定的王室政權』的要求，來反對過去節奧耳吉耶夫及威耳柴夫的削弱王室大權的主張。藏可夫的激進情形，使茲拉且夫不但感覺到自己的危機，而且感覺到無以應付，因為藏可夫已經籠絡了很多城市小資產群衆及農村裏的富農們來做他的羽翼。茲拉且夫無法去事實上施行節奧耳吉耶夫政府所頒布的關於造成法西主義聯合組織的法令，因為工人、手工業及農民群衆仍舊反對這類聯合組織。茲拉且夫感覺到這種種困難，所以爲保護他自己的政權的獨占起見，在法西主義陣營中立下兩道戰門線，一方面反抗『鏈環』組織及軍官聯盟，一方面反抗『社會國民運動』；他把威耳柴夫，節奧耳吉耶夫，藏可夫逮捕了並且準備放逐出去。那時留在茲拉且夫內閣裏的親法人物也就不得不呈請辭職。但是王室近臣認爲茲拉且夫處置藏可夫的手段不對，結果準備放逐的三個人都被釋放出。到這時候，茲拉且夫政府的無力，已經十足顯露，而其解體也已經是不可免的了。

五 法西主義獨裁的第三個政府

托塞夫

說起來，好像是王室及軍閥想試驗形形色色的法西主義獨裁，來達到他們的幸福。一九三五年四月裏組成的托塞夫政府，更避免五月十九政變的社會籠絡綱領，而在大資本家及軍閥面前獻殷勤。在這個政府的成員中，有三位將軍——藏聰夫，阿塔那索夫及拉節夫，還有三位『專門家』——有能幹的外交家基些汪諾夫，財政部長銀行家梁司闢夫，前高等檢查官加拉節作夫現在做了司法部長。藏可夫派的近人闊舒加絡夫也作了交通部長。爲勾引解散的農民聯盟裏的羣衆起見，在政府的成員中也拉進了一個前農民聯盟代表姚托夫，也是擁護德國農業部長達列的國家社會農業的綱領的人。托塞夫政府立下了一個目標，就是想要倣照南斯拉夫的辦法，利用準民主主義的操縱來改造法西主義獨裁的制度。

保加利亞的托塞夫，因爲看到在南斯拉夫，軍事法西主義獨裁之所以拿到穩定的政權完全利用漸漸脫離一九二九年一月六日造成的政局的手段，利用製造恢復議會制度

及其他『民主主義』制度煙幕彈的手段。所以保加利亞法西主義獨裁（本來這個獨裁自開始的時候起，就不能夠集合起羣衆來），不得不把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的法西主義政綱拿出來重新修正一下；一面放棄那許多社會籠絡手段，一面以他自己的計劃，公然表示他所組成的政府，是要實行獨裁本國及外國大資本方策的政府。在這種意義上，托塞夫政府與南斯拉夫在國王亞歷山大被刺之後的軍事法西主義獨裁的情形——差不多在葉夫其赤政府的時候——很有相當類似的地方；這個自然要把經濟的社會的及政治的情形的許多具體特點算出去。

六 法西主義聯合組織的崩潰

獨裁政治的企圖——用經濟的聯合組織及設立新的立法機關以代替解散了的國會——其結果是非常失望。托塞夫只能做成聯合組織的外框，至於怎樣去填滿這個框心，他是無能為力的了。根據工業，手工業，商業上組織聯合會的法案，這種聯合會的會員，其單位並不是個人的，而是整個企業的，換句話說，會員不是企業家而是企業本身。這當然是公開的給大規模的企業及資本家同盟一種利益

，而使小規模的個人企業犧牲。法案裏明白的規定一種辦法，就是有幾家企業的大工業家，他能够佔有幾個會員單位，同時他因之也多佔幾票，而小規模的工業家自然要免不了感受相當的損失。在這種情形之下，小企業家對於這種聯合的組織，是抱一種反對的態度的。截至一九三五年九月止，政府在商業，手工業及工業的聯合會裏僅僅能拉進來十一萬三千個會員，但是這個數目還已經是把七萬六千個強迫趕進法西主義職工聯合會的工人加入的，若是把這種工人不算在內，那麼祇有六萬多會員。可是應當加入這種聯合的企業家，工人，職員，商人，手工業者的總數目。差不多有七十萬。

在蘇菲亞行政區之內，六萬個僱傭工人，加入法西主義職工聯合會的祇有六千個人。加入『法西保加利亞全工人聯合會』的事，按照條款的規定，並不是必定的。但是一有一件，無論工人是否加入了這個會，然而每個是必定要繳納會費的。這樣一來，大多數立在法西主義職工聯合會門外的勞動者，不能不去繳納相當的會費去維持職工聯合會的物質基礎。這種法西主義職工聯合會更有另外一種意義，就是他是國家施行經濟與政治的政策的機關之一。他們有一種獨有的特權，去訂立集合契約，以調整企業家與

工人之間的互相關係。企業家方面也把這種獨有的特權付於工業，商業聯合組織，在集合契約之中，按照法案，僅規定出企業家保障一定的最小限度工資的義務，但是酌定工資率的權利，仍是由企業家任意的去使用。工人方面呢，也交換條件式的負一種責任，就是放棄為保護他們自己，政治及經濟利益的一切激烈的行動，如同示威，集會，罷工，消極反抗等等。

根據維護國家法案及社會安全法案受裁判的，及發覺有仇視國家及社會的意識形態的人，都不能作職工聯合會及其他一切聯合組織的會員。這些組織的下級指導機關，是由上級委派。當然比較重要的職位，是由政府派人去做的。

有兩件事實，足以証明政府不能使保加利亞工人階級，對於這種法西主義職工聯合會的性質，發生什麼樣的好感。第一、獨立的（革命的）職工聯合會，縱然在殘酷的陰謀，軍警的煽惑，以及他種法西主義壓迫方式的情形之下；也居然能够恢復了他們的組織而且最近幾個月來實行了

許多次勝利的罷工，尤其是在礦業及紡織業裏面。第二，十月二十七及二十八在蘇菲亞召開的法西主義國家職工聯合會成立大會上表現出現在保加利亞的反法西主義運動又採取了攻勢。雖然革命的職工聯合會。在暗中要同許多大

障礙大困難奮鬥，但是他們還是能够在許多地方派遣他的代表去參加前進的意志堅定的工人大會。如同在蘇菲亞，在別耳尼克及洛木的礦廠。

因為法西主義制度不能在農業勞動羣衆中，樹立他們的根基，所以政府不得不延期實行農民聯合會的組織。政府放棄了直接選派代表組織農民聯合的最初計劃。現在正想恢復以前的農村互助辦法（現在保加利亞有的農村裏還用這種辦法有的已經廢止，他的辦法就是共同管理土地，生產農作品）。而把這種互助辦法當作農民及農村階級聯合組織的基礎。

因為大工業，批發商業及銀行反對實行國家獨占制度，所以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把剛剛實行的火酒及石油的獨占廢除了。節奧耳吉耶夫政府打算實行的鹽及煙草的獨占，現在也已經根本打消了。托塞夫政府已經走上準備回反到自由貿易主義的路去。

七 法西主義經濟政策的末路

政府因為以上的這種屈伏及讓步，以致於整個的法西主義經濟政策頻於破產，政府所定的經濟政綱，無論在

那方面的經濟情形上也沒有達到任何顯著的改進。根據國際聯盟財政委員會的報告，一九三五年前七個月保加利亞財政狀況的結果，一九三五年前七個月保加利亞的國家收入是三十三萬萬零九百七十萬列孚，而國家支出是三十六萬萬二千萬列孚。（見表）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到七月三十一日保加利亞預算收支表

（以百萬列孚為單位）

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七月	一九三四年一月到七月
國家收入……三，三〇九·七	三，五〇八·五
國家支出……三，六二〇·〇	三，八一七·二
不足………	三一〇·〇
	三〇八·七

雖海政府以減少生產投資及國民教育衛生費，特別提高稅率（百分之二十五）尤其是間接稅（紙張，紗布，玻璃，磚瓦及其他建築材料的附加稅）的辦法，對於支出特別的緊縮，但是始終沒有能够「恢復預算的平衡」，國民對於政府想要犧牲生產者與消費者廣大羣衆的利益，而去保全國家預算的企圖，其反抗心情是日益加強。例如，農民因為政府要增加每頭牲畜百分之二十五的附加稅，就用大量屠殺牲畜的方法去反抗他。保加利亞現在所公佈的國家收入各個項目的數字，僅僅是一九三五年前半年的。從這

些數目字裏，我們可以看得出，一九三五年前六個月稅收的總數是二十一萬萬列孚，比較一九三四年前半年減少了二萬萬列孚。直接稅的稅收由二萬九千四百萬列孚減少到二萬一千三百萬列孚。關稅的稅收由四萬一千二百萬列孚減少到三萬八千三百萬列孚。間接稅及附加稅的稅收由五萬七千六百萬減少到五萬七千一百萬列孚。郵政，電報，電話的收入由一萬四千四百萬減少到一萬一千九百萬列孚。國有工場機械的收入由一萬六千三百萬列孚減少到一萬三千四百萬列孚。鐵路收入由五萬七千四百萬列孚減少到四萬七千八百萬列孚。

紙幣流通是二十萬萬九千六百列孚，比較上年減少四萬萬九千二百萬列孚；全部貨幣流通（小型找換硬幣也包括在內）由三十五萬萬一千五百萬列孚減少到三十二萬萬零一百萬。同時在流水項下存款的剩餘，由一九三四年六月的十六萬萬六千一百萬列孚增加到一九三五年六月的十二萬四千九百萬列孚。但是國際聯盟財政委員會方面，所以認為這種是保加利亞金融情形改善的表現者，也不過是誇大而已，因為這完全是發行代用付償工具的增加的結果。在這裏有一種紙幣流通暗中的增大，換句話說，實際上就是通貨膨脹。截至一九三五年年中為止，保加利亞國

家銀行已經發行了十四萬萬列孚的債券（其限度已佔國家預算三分之二）。經了國際聯盟財政委員會的同意，還要發行三萬萬列孚的債券。這種債券自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起分三年還清。政府用這種債券去償付國家的訂貨及國家的其他的債券。這樣看來，這種債券很有強制作償付工具使用的性質，而且整個看起來同一種短期的國內公債；政府得了國聯財政委員會的許可，希望用他來澈底解決國家預算裏遷延下來的赤字財政。

保加利亞的不久以前才成立的勞工部，公佈工業裏在勞工部登記過的工人數目，至一九三五年六月底，已經由一九三四年六萬六千八百十九人增加到七萬三千四百六十三人。同時工人增加數目最多的煙草工業在那裏增多了五千二百人。這種情形的產生，一方面是季節增加的現象，還有德國煙草銷暢，因而使保加利亞的煙草工業特別活躍起來。另一方面，在節奧耳吉耶夫與茲拉且夫政府時代，爲實行他們的社會籠絡計策，對於幾個企業許以納稅的優待，要求他們儘量收容失業工人。

工業生產發展遲鈍，也可以證明經濟狀況的惡化。根據國聯委員的估計『除了幾個例外，大都是不見起色』。一九三五年前半年水門汀的生產不過是六千九百二十二噸，比

比較一九三四年同時期要減少六千噸的樣子。棉織工業出品三百八十九萬米突紡織物，比較一九三四年同時期要減少一百萬米突左右。造紙工業的生產因外國競爭加強也就低落了許多。認真的說起來，只有胰皂製造業及紡織業裏幾個部門的生產是增加了。別耳尼克國家礦坑的石煤的出產，一九三五年前半年是五十三萬噸，比較一九三四年來減少了三萬噸。同時私營擴坑的石煤的出產由一九三四年前半年九萬三千噸增加到一九三五年前半年的十一萬九千噸。一九三五年前半年石煤出產總量，比起一九三四年前半年來減少三千噸左右。

一九三五年前五個月的對外貿易的出超，比較一九三四年同時期減少百分之五十左右，因爲入口（機器軍事用品，大部由德國輸入）已經比出口大量的增加了。出售的大宗仍舊是煙草，其最大銷路也仍舊是德國。（見表）

保加利亞對外貿易（以千噸爲單位）

	出口	入口	出入超
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五月………	一〇五	八五	十二零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五月………	一七一	一〇六	十六

增加額………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五月………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五月………

在國內貿易方面，一九三五年前半年貨物的流通，比

較一九三四年同時期來多少增加了些。煙草由一九三四年的一千四百三十九噸增加到一千六百二十三噸。糖由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九噸增加到一萬一千三百五十八噸。鹽由三千七百十二噸增加到五千七百五十七噸。麻織品由一百零五萬米突增加到一百零八萬米突，紗布減少了很多，由八百十三萬七千米突減到五百二十八萬一千米突，這很可能表現出農民購買力的衰頹。

一九三四年六月到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年的批發價格，差不多沒有什麼變動，一九三六年是百分之一九三四年是百分之六四·二。一九三五年是百分之六四·三。

工資是由一九三四年六月的百分之六三·七減到一九三五年六月的百分之六一·二。

八 托塞夫政府的沒落

法西主義獨裁的經濟政策，一年半以來，那樣無生氣的平衡；法西主義的現政府，對於五年來經濟危機的主要因素，絲毫未能加以克服；保加利亞在國內聯系統的基礎

上，未能把國家制度，改組成功，蓋政府想在國聯組織範圍內造成平民政權的基礎；最後勞動羣衆反抗的情緒日益

加深——這種種都阻礙了法西主義獨裁的穩定。

政府宣佈不久要施行新的法西主義憲法，根據這個憲法，要成立一個新的國會。想拿南斯拉夫作一個榜樣，在新國會只要一個屬於政府的政黨。究竟這個政黨是把一切聯合會聚在一起呢，還是由法西主義政黨獨占呢，關於這一點，就在政府裏也沒有統一的意見。在內政部長阿塔那索夫及姚托夫的意見，是主張在法西主義新政黨中加入農民聯盟的政治組織。反之藏可夫代表蘭舒加洛夫就主張加入「社會國民運動」的國社黨的組織。但是政府提議根據新選舉法去造成法西主義國會，新選舉法是用波蘭最新的選舉法作榜樣。政府的這種主張，頗引起了一般的反對，尤其擁護前次所解散的國會的那種黨人；他們一向的活動，都在要求恢復一九三四年政變以前的憲法制度，這次他們又起來反對政府這類的計劃。一九三五年九月底，他們作了參加國內政的第一的企圖。有些個『國民自由黨』及『民主黨』的舊代表發起在蘇菲亞舉行示威運動，來要挾召集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解散的國會，並且恢復民主權利及自由。

簽定召集國會日程的，是『國民自由黨』代表索波夫，他在五月政變前作過國會副議長。政府在這時候，也正

從事造成準國會立法機關的工作，當然對於外黨的這種舉動，不能容忍，這不但因為政府恐怕這般解散了的政黨領袖們，重新施展激烈的威脅，而且因為那種示威運動，將要成為羣衆利用來攻擊政府的東西，何況任何的自由選舉，能够佔大多數的，絕不會是舊的右派國會黨，而是民衆聯合，在這聯合中除了共產黨及革命的職工聯合會以外，還有農民聯盟的『普拉得涅』組織，以及其他許多左派政治組織。同情於法西主義的政論家安頓洛幹在一個報紙上發表過一篇論文，裏面講：『在自由選舉的條件之下，根據以往的各黨自由預選的經驗，共產黨的實力在保加利亞差不多要佔全國民的三分之一。』

國會黨派所要舉行的示威運動，並沒有成功，這因為警界當局探得了這種計劃，已經採取了相當的辦法。由各省來到蘇菲亞的代表，在車站被發覺之後，就勒令返回各省，而居住在蘇菲亞的，大都受了檢查。索波夫及瓦西列夫——前右派民主黨出色的政治家——，前總揆梁普柴夫的代表，『普拉得涅』組織重要份子波波夫，都前後被官方逮捕。

在這種情形之下，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政變的組織者，尤其是軍官聯盟認為現在已經到了發動的時候。在威

耳柴夫及節奧耳吉耶夫的指導之下，他們製定了計劃，其主要的自的自然是恢復五月十九日所造成的制度，而且這計劃的基礎有三個要點。

第一點，在托塞夫政府對內政策及經濟政策方面，威耳柴夫及節奧耳吉耶夫認為是脫離了去年政變的立場，尤其是廢除以前所實行的國家獨占，及放棄法西主義『國家調整經濟』的口號。

第二點，在於上面所講過的舊政黨的復起，及政府中準民主主義的囂張，這完全表示政府對於那些不滿意軍事法西主義獨裁制度的民衆，無法應付，以致於讓步。五月十九日『政變之父』曉得托塞夫政府的污點也在於沒有社會的立腳點，所以他所遇到的困難，比起第一個法西主義獨裁政府還要利害。

第三點，在於對外政策方面；威耳柴夫及節奧耳吉耶夫覺到軍閥及王室，是防礙與南斯拉夫樹立更密切合作關係的重要因素。

原來呢，托塞夫政府的目標，是在保加利亞對外政策中，要達到周旋於英，意，法，德，四國之間是更大的自由。一九三五年夏季托塞夫政府一方面加緊親近德國，另一方面與意大利謀提携，但是犧牲了小協約國及法國。托

塞夫政府向土耳其提出領土上的要求，就是想土耳其滿足保加利亞出愛琴海的要求。同時保利亞報章對於土耳其擴充海峽軍備的政策，加以嚴重的攻擊，這無疑的是有德國的作用在裏面。保加利亞之反對巴爾幹協約國；戈林之拜訪保京蘇菲亞；保加利亞拉節夫將軍回拜柏林及華沙；波蘭教育部長恩乍維赤訪蘇菲亞時候所訂立的波保文化合作協定；與德國舉行關於設立保加利亞航空隊的談判；——所有這些事實，都足以證明，德國想把保加利亞拉入德波匈三國聯盟的意志，很得到托塞夫政府十足的了解。

托塞夫政府能以消滅節奧耳吉耶夫及威耳柴夫的陰謀，但是不能維持他的政權。想在威耳柴夫及節奧耳吉耶夫陰謀家與擁護恢復國會民主黨之間樹立起關係來的企圖，是已經失敗。而政府又不能不將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所逮捕的革命組織之外的各組織代表釋放出來。

在政府陣營的隊伍中，關於對外政策方向的問題，更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尤其是在意阿戰爭開始及英國在多瑙河與巴爾幹各國家外交活動以使意大利孤立以後。交通部長闊舒加洛夫左右的人物，在「政府健全化」的口號之下主張把藏可夫的「社會國民運動」拉進來，不但能推動已經擋淺了的政府施政計劃，而且在法西主義獨裁的政治羣

衆組織上更可有極大的幫助。在對內政策範疇中，這種聯合是想利用準民主的讓步，可以把一切反動力集中，而增強法西主義制度將來的勢力。這種聯合是一九二三年六月流血政變「傳統」的復演。在對外政策方面，這種聯合是想用親近德國的方法，來加入反蘇聯的陣線，而把保加利亞變作「第三帝國」的前哨。

另一派是在政府陣營裏，他的代表人物是外交部長基些汪諾夫與內政部長阿塔那索夫。對內他們主張聯合農民聯盟，對外他們主張聯合英法，小協約國及巴爾幹協約國。在這裏值得留意的政府既然逮捕了謀與南斯拉夫親善的威耳柴夫及節奧耳吉耶夫，同時保加利亞報紙又極力攻訐南斯拉夫，有維護此次政變計劃的行為，這樣一來，保南關係遂重新緊張起來。

托塞夫政府在國聯領袖會見國中也沒得到什麼樣的好感。法國及小協約國因為他聯合德國深表不滿。英國對於保加利亞的不實際去實行對意制裁，也起了反感，但是意大利佔保加利亞出口貨購買者第二位，所以保加利亞為切身的利害，對於國聯制裁意大利的議決案，就不能唯命是聽了。希臘與土耳其因為保加利亞武裝南界一天天加強起來，由恐懼而變成嫌惡。這樣，保加利亞陷落在法西主義

國家與關心世界和平的民主國家勢力的矛盾中。托塞夫政府現在雖然由某些汪諾夫臨時代理，但是很明白的表示出來，因為英、法兩國勢力的壓迫，他的對外政策方針不得不轉變方向了。

霍爾與拉發爾調解意阿戰爭計劃的失敗，艾登之被任英國外相，更促成保加利亞同國聯合作的堅定。這樣意大

利與德國，及藏可夫的『社會國民運動』無形中受了打擊。某些汪諾夫處在這種左右爲難的局面之下，很想周旋在法西主義陣營各派與以前國會黨派之間。但是這個政府的壽命的飄忽不定也是很顯然的事啊！

工職通報 第四月卷要

關於職工子女教育的我見	林仲文
奧國郵政儲金局匯票稽核科工作概況	張金恭
蘇聯的廣播事業	侯敬鑑
日本航業政策	劉銘傳
法國航業政策	劉義茵
一九三六年度的蘇聯水上運輸計畫	胡一聲
海運的發達及其存在的意義	方文正
保証絕對安全的近代空中旅行	楊朝曦

行印會員委務事工職部通交

定預分一費郵角壹册每售零：目價
內在費郵圓壹年全角伍年半

書評

介紹幾本新版的國際法

崔書琴

法律的發展，總是較事實的發展慢的，在國際法尤是如此。歐戰以後，國際情勢時時發生變化，若干原有的國際法則已不合時代的需要，而許多新的理論又不能稱為現行的法則。在這種情形之下，不但寫一本說明現行法則的書是很難的，就是修訂原有的書也非易事。例如國聯盟約和非戰公約既經訂立，戰爭究竟是否還合法呢？素為國際法一部分的戰爭法與中立法到底還存在不存在呢？假使存在，是否還應和以前同樣的注意？這種種問題，最初很難圓滿置答。近幾年來，有幾種重要國際公約已經過嚴重試驗，有許多新問題，也已經過仔細研究，確切的說明國際法的現狀，並不似以前那樣困難了。因此，在最近一兩年裏，有幾種很通用的國際法課本新版出現。第一是Charles G. Fenwick,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1934, \$400)。第二是Wilson and

Tucker, International Law (9th ed., by G.G. Wilson, New York: Silver, Burdett and Co., 1935, \$400)。第三是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Vol. II. Disputes, War and Neutrality (5th ed. by H. Lauterpach, London: Longmans, 1935, \$455)。第四是J. L. Brierly, The Law of N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peace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1.75)。這些書當為研究國際法的人們所歡迎。現在一一介紹如下：

凡讀過初版Fenwick國際法的，總可承認它是一部極翔實的課本。作者所注重的是些基本原則，很合乎大學學生的需要。新版在兩年前就出來了，其價值與初版相較實在是有增無減。全書的結構，與原有的大致相同。初版共分四編，新版則增為五編。各編的標題，略有變更，多可

以表現作者十年來思想的變化。第一編原來是「國際法學」，今則改爲「國際法的性質」。以前他相信「同意」爲國際法的根據，現在他已否認這是一個充分的說明。第二編原來是「國際人格者」，今則改爲「國際社會的組織」，除講國際人格外，並增加一章說明國際聯盟及其他國際組織。嚴格說來，這雖不是法律本身，但於了解現行國際法則是很有幫助的。第三編新舊版是相同的，都是說明實體國際法。這一編的前兩章，略有增減。初版的第四編，在新版分爲二編，一是講解決國際爭議的程序，一是講自救的程序。前者論述和平解決國際爭議的方法頗詳，後者則係討論次於戰爭的手段，戰爭和中立。作者認爲新的廢戰理論雖多，戰爭法與中立法仍是不能不講的。這顯然是一種合理的態度。此外，初版附錄的參考書目，在新版都分列在適當的小註裏。初版引用 Evans 及 Scott 編成案，新版則改用 Hudson 所編的。最近作者自己編的成案也已出版了。

Wilson 與 Tucker 合著的國際法，是一部很好的適合大學用的課本。不但爲美國多數大學所採用，我國大學用它的也是不少。它的優點，在祇說明現行的法則，而不發表空論。如此可使學生不致把法律與意見混爲一談。編制

的方法和材料的分配，都很得當，文字也很清楚流暢。最近的一版，爲本書的第九版，是由 Wilson 自己修訂的，因爲 Tucker 在一九一九年就死去了。新版沿用原有的大綱，仍分五編。補充的地方很多，例如第六章的「不完全國際人格者」和空中法權的一節。「和平解決國際爭議」一章，增加的材料尤其不少。書中引用的新成案很多，小註多與前不同。本書原來的另一優點——附錄材料豐富，新版仍然保持，不過內容略有變動。關於使用潛水艇及毒氣的公約和「捕獲法庭程序」以及重要成案彙編」均已取消，新增的非戰公約。原有的一九〇六年日內瓦互助公約則代以一九二九年的公約。總起來看，新版足能繼續舊版作一部很好的課本。

Oppenheim 國際法在國際法著作中所佔的地位如何，是用不着說明的了。我們與其說它是大學的課本，不如說它是一部偉大的論著。作者的見解，雖未見得能完全使讀者贊成，但其爲權威則是公認的事實。他的思想是很細密的，態度極公允，敘述頗清楚，取材很豐富。第四版是由 McNair 教授修訂的，因爲他事務很忙，所以最近的一版改由 Lauterpacht 修訂。現在已刊行的是卷二（爭議，戰爭與中立），卷一不久也可問世。Lauterpacht 仍沿用舊版

的方法，不把原作與編者變更的地方分開。這對於編者和讀者，都很便利，但讀者如欲知道 Oppenheim 自己的真正意見，還須參考第二版。新版中編者增加了不少的節目，最顯著的是關於非戰公約的幾節（52g-52q）（29zh-29zi）。他認為這個公約已使國際法制度發生重大的變化，但它的意義若不弄清楚，和平解決國際爭議的方法若不改善，將來仍不免為一種空洞的文件。

關於病傷兵士的待遇（119-124a）和俘虜（126-132）編者添了不少材料。其餘增加的地方有：法律的與政治的國際異議（1），調解委員會的價值及其可能性（11e），公斷書的拘束力（16），仲裁的歷史（18），國際裁判常設法庭規約的修改（25aca），調解，仲裁與國際訴訟（25ah-25aj），中日滿洲爭議（52aa），國聯制裁（52f），海牙公約中的「全體參加」條款（69a），毒氣（133），空中轟炸與非戰鬥（214ea），公正待遇的拋棄（306a），國際法庭與捕獲法的現狀（447e）等節。

Briely 的國際法是適於一般讀者流覽的一本小書，並不很宜於作大學生的課本。論述的範圍只限於和平法；戰爭法和中立法則均從略。這本書的特點在簡單而明瞭，但

同時意思也很正確。當第一版問世的時候，就已得到好評。新版較舊版尤為精彩。在編制上有不少的變動。原來的第一章「國際法之起源及其性質」改分為兩章，原來的最後一章「國際組織」則移為新版的第三章。原來的「公海上之法權」一章併入新版的第六章「國家之法權」，「干涉」一章則併入新版的第九章「國際法與訴諸武力」。

Briely 新版發揮最多的地方，正和上面所舉的幾種新版

國際法一樣，也重在解決國際爭議的方法（第八章）。他認為平常對國際間可裁判的與不可裁判的問題（justiciable and non-justiciable questions）所下的分別是很不客觀的。他說國聯盟約第十六條關於制裁的規定，目的祇是在反對特別殘暴和不可恕的戰爭。論到司汀生的不承認主義，作者的議論很值得注意。他說若以這個主義為一種政策，自然是很重要的，但它的法律效果則很不一定。如果祇實行這個主義而不使它所不承認的事實變更，結果法律與事實勢必不合，那時就會表現出法律之無能。

這四種國際法新版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在和平解決國際爭議一點，都有很多的補充。這可以反應歐戰後的發展。

人 口 思 想 史

經 濟 學 球 博 士 吳 希 著

定 價 元 二 角

本書已於本年七月出版。全書二十餘萬言，三百餘頁。凡古今中外之人口思想皆有一貫之體系。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北平東安市場

經售處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佩文齋

天津法租界世界圖書公司

經售處

南京上海各大書店

經售處

天津書局

(郵票十足代價)

經售處

南京上海各大書店

編輯部

外交論文索引

由八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論文題目

雜誌名稱

中
國

一七八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中美關係之研究

外強有華綠源戰爭之現勢

微觀轉變中的外蒙古

日本攫取華北資源的鬥爭

我國派使設領之沿革

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之過去與現在

中起寶易與申注起終

中華民國對外政策

中俄貿易與華茶銷俄之今昔觀

中日問題的現階段

怎樣在中國建立救亡統一陣線

卷之三

外交論文索引

雜誌名稱	卷	期	著者
外交月報	二	李抱宏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二	歐陽執無	
時事類編	十五	高璘度	
世界動向	二	王普光	
同上	高璘度	阿林斯	
民族	八	邱祖銘	
同上	八	曾特	
新中華	十五	李休龕	
人文	六	古蕉	
現世界	創刊號	章乃器	
東方雜誌	十六	徐潤身	
時代論壇	十	念言	
同上	十	葉炎培	
同上	十一	劉列夫	
石崗譯	十一	石崗譯	

關於走私問題	前途	肆	壹	八	茹春浦
綏東問題與目前華北的新形勢	同上	肆	十二	陳是訓	
廣田三原則論	同上	四	十二	紀元	
綏東問題	同上	三十四號	第三十四號	樊仲雲	
綏東問題之剖析	同上	十六	十六	方秋葦	
暹羅考察團之任命與觀察	新中華	肆	方秋葦	方秋葦	
演繹界務問題	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月刊	壹	凌永	凌永	
綏東問題的嚴重性	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月刊	壹	方秋葦	方秋葦	
關於抗敵聯合陣線的諸問題	獨立評論	四	張熙若	張熙若	
華北走私與中國關稅自主	讀書生活	四	漢夫	漢夫	
日本對華外交之新姿態	國聞週報	四	李光震	李光震	
華北走私與中國關稅自主	世界知識	三十一	凌永	凌永	
日本軍備擴張的中國	同上	肆	金則入	金則入	
(備考)：有願研究國防問題者請參閱國論二卷一期「國防問題專號」	肆	十	J.B. Powell	J.B. Powell	
遠東	拾卷	九	立志	立志	
日蘇衝突原因的分析	外交月報	九	黃德祿譯	黃德祿譯	
東亞之穩定力？	同上	二	許興凱	許興凱	
三三菱財閥的軍需工業及其主要事業	時代論壇	二	十五	許升階	許升階
征服中國與進攻蘇聯	東方雜誌	一			
日本藩閥軍人的過去與現在					

日本政局不安之觀察

民族

林雲谷

八

一九三六年上半期日本軍事景氣的分析

時事月報

張白衣

二

日本青年軍人之立場

中國新論

陸離

「日滿」經濟的調和與對立

新中華

于葦

七

躍躍欲試的日本南進政策

同上

莫澤譯

十五

日本統治階層間的鬥爭

新世紀

于葦

十五

論日俄之戰

政問週刊

楊東蓴

拾伍

我所見之日本

時代論壇

左舜生

肆

日本法西斯的動向

日本評論

譚振民

壹

廣田內閣之戰時統制經濟政策

日本評論

符文彪

一

日本之革新國策

日本評論

周伊武

一

日本政治之轉向

日本評論

林雲谷

一

日本財閥之轉向

日本評論

林紀東

一

日本軍需工業之發展

日本評論

張覺人

一

日本南進政策之新發展

日本評論

王漢中

一

日本政治之實際及其機構之變遷

日本評論

楊守成

一

日本侵略政策之經濟基礎

日本評論

余甘雨

一

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史論略

日本評論

張廷鏗

一

日本二二六事件全文

日本評論

日本陸軍省

一

太平洋會議中的太平洋問題

蘇聯「東北航空線」試飛的成功

英日在澳洲的角逐

歐洲

十七年來德法關係之分析

蘇聯外交政策之轉變其及背景

德國外交今後之動向

意大利民族奮鬥的精神

英國的國防計劃

多瑙河畔的危機

英國在國際政治中之路線

歐洲各國的軍事策略

德國威瑪憲法與Nazism

威脅和平的德英協定

英國外交的混亂

西班牙革命的經濟背景

一九三六年法國軍隊概況

西班牙武劇演出及其前途

法蘭西人民戰線的勝利

西班牙人民的陣線的勝利

生活星期刊

同上

新中華

外交月報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中山文化教館育季刊

時代論壇

時代類編

同上

同上

汗血週刊

世界動向

同上

伏生

十二 張仲寶

十二 任鶴

十二 陳芳芝

二 姚曾慶

二 鄭祥達

二 丁作韶

二 儒育五譯

二 儲玉坤

二 賈全祥譯

二 邢建平譯

二 金則人

三 薩孟武

九 李孟達譯

十五 潘惠田譯

五 百寧

榆甫譯

孔昭

柒肆肆肆參玖玖玖玖玖玖

創刊號	卷	頁	書名	著者
十五	卷三	肆	郭子雄	林 薈
十五	卷三	拾伍	張佐華	唐崇慈
八	同上	二	楊公達	儲玉坤
二	同上	二	翟鳳陽	翟鳳陽
二	同上	二	張國安	王陵雲譯
二	同上	二	張國安	傅于深
六	第三期	陳道源	武 貳	武育幹
七	第三期	張鐵生	肆	殷公武
七	第三期	凌青	七	張鐵生
十五	第三期	伯韓	七	凌青
十五	第三期	瓦爾加	七	伯韓
八	同上	宋家脩譯	八	周潛六
八	同上		八	
同上	蘇俄評論		八	
同上	新世紀		八	
同上	讀書生活		八	
同上	新中華		八	
同上	中國新論		八	
同上	生活知識		八	
同上	社會生活		八	
同上	德奧親善協定與歐洲政局		八	
同上	西班牙到那裏去？		八	
同上	德奧協定對於歐洲政局的影響		八	
同上	蘇聯的近東聯軍陣線		八	
同上	意大利組合國家的現狀		八	
同上	歐洲集團外交政策之研究		八	
同上	蒙特婁會議中列強爭鬥的姿態		八	
同上	海峽問題與蒙特婁會議之結果		八	
同上	英國的外交政策		十五	蘇聯新憲法草案研究
同上	蘇聯新憲法草案研究		十五	英國的外交政策

西班牙之動亂與蘇俄

胡世杰

蘇聯對外態度之特質

布哈林

波蘭政治的新動向

拉狹克

蘇聯的新憲法

布哈林

蘇聯與各國通商關係

植生

歐洲兩大營壘的檢閱

錢亦石

盪動中的西班牙

姜解生

暴風雨前夜的希臘

柳乃夫

德奧協定與國際政局

袁道豐

以國防爲中心的德國經濟政策

褚葆彝

整軍經武的意大利

晏仲

澳大利與歐洲現狀

徐公肅

德奧協定與歐洲諸問題

張鐵生

西班牙的內戰

曾建屏

西班牙革命前驅

杜若君

蘇聯的現狀

傅孟真

歐洲兩集團對峙的再起

儲玉坤

蒙特婁會議中的英蘇關係

儲玉坤

西班牙內亂之透視

吳鐵峰

蘇聯外交與國防

中蘇文化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現世界

同上

同上

同上

東方雜誌

參參

前途

參參

政問週刊

肆肆

同上

肆肆

新中華

肆肆

同上

肆肆

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月刊

壹壹

獨立評論

第三十四號

國聞週報

十六

同上

三十三

中蘇文化

三

三

一八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十六

十六

八

十六

十六

十六

四

四

三

三十

三

三

壹

壹

拾叁

拾叁

三

三

德奧協定後的歐洲新情勢	世界知識	十	錢澤夫
大博鬥中的西班牙	同上	十一	沈志遠
蒙德婁會議的透視	同上	十二	張健甫
蘇聯的國防大演習	同上	十三	孫師毅
美 洲			
美國的商業政策	建國月刊	一	壽昌
最近美國互惠貿易協定之檢討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三	何肅朝
美國總統競選各種運動的分析	時事類編	十五	渝甫
美國的國際收支	民族	八	侯厚吉
美國獨立之運動與南北戰爭	文化建設	十一	李建芳
菲列賓與太平洋上的美國國防	汗血週刊	八	扶子
美國之中立態度	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月刊	四	崔宗彌
羅斯福新政的回顧	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月刊	三十一	董時進
美國之富源保存運動	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月刊	三十二	季廉
國 際			
巴勒斯坦之回猶問題與英國	外交月報	玖	楊繹桐
海軍限制的破產	同 上	二	孔叔東譯
遠東問題與世界問題（下）	時事類編	十五	李萬居譯
一九三六年果將爆發大戰麼	中心評論	二	田倬之
巴力斯坦事件之剖視	東方雜誌	十五	耿淡如
德俄關係與世界大局	時事月報	二	周子亞

七月間的國際大勢

世界和平還能挽救嗎？

英埃新約談判

世界大戰一九三九年

魔頭降臨於未來世界大戰

國際近事述評

西班牙內亂與國際兩大勢力的搏鬥

西班牙內亂與國際政治動向

阿比西尼亞抗戰的現勢

德意日三國要求殖民地的理由及其與世界和平的關係

國聯

國聯已經失敗了嗎

從對意實施制裁說到撤銷對意制裁

蘇聯，國聯與和平

國際勞工組織

日內瓦簡述

德國元首希特勒

統一戰線的意義

法西斯主義與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下怎樣實踐

國際的道德與國家的力量

殖民地統治

半殖民地政治

讀者生活

新世紀

汗血週刊

文化建設

汗血週刊

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月刊

讀者生活

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月刊

世界知識

同上

時事類編

民族

蘇俄評論

中國國際聯盟同鄉會月刊

同上

外交月報

世界動向

同上

民族

同上

讀者生活

同上

肆 肆 肆

玖

肆 肆 肆

肆 柒 柒 柒

創刊號七

張健甫
錢亦石

柏鑑
扶子

石九藤太

周書楷

張健甫

子脩

凌青

十一
三十二
四十八
十
八

Q. Graham

馬潤昌譯

何炳賢

十五
八八四四
八

亞勃特不雷

程海峯

呂浦

丁鶴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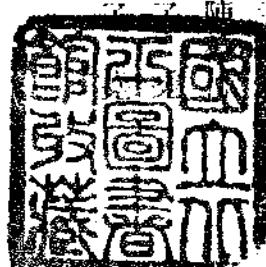
鐵堅

王鍾英

尹希林

創刊號二

七八七八



紹介人物外交外

王正廷字儒堂，浙江奉化人，國美耶魯(Yale)大學學士，聖約翰(S. John)大學名譽博士(Honorary LL.D.)。民十二，民十四至民十五，民十七年六月至民二十年九月歷任外交部長。民十四至民十五年兼國務總理並財政總長。民二十一年一月任國民政府委員。民十九年十一月起任國民黨中委執行委員。民十二年起充全國礦公司總辦，並膠濟鐵路委員長，民十五年起充全國路政協會主席，兼全國體育協進會會長。民十七年起任北平私立中國大學校長。現任駐美大使。

王 正 廷



張歆海浙江海鹽人，年三十八歲，清華學校畢業(民國七年)，美國Johns Hopkins大學學士(八年)、哈佛大學文學碩士(九年)，文學博士(十一年)，華府會議時，應施肇基代表之招，特為該會議撰說帖數種，十二年回國，歷任清華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外國語文教授及文學院院長，十六年任光華大學西洋文學教授兼副校長，十七年任外交部參事，二十一年兼歐美司司長，同年兼參與國聯調查團中國代表處編譯處主任，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國民政府任命為駐葡萄牙特命全權公使，三十三年任世界郵政會議代表，是年六月調使駐波蘭兼捷克特命全權公使，九月專任駐波蘭公



張 睿 海

本社發行章程

一本報每月一日出版乙次，出版後對於所定各戶，儘先發送。報費概須照本報價目表先惠；否則，恕不照寄。

訂閱須註明起期，如不註明，或起期已早經售罄，即自最近一期起寄。定單開出，概不退歟，或更改期數。

預定來歎不足時，暫准發歎，並予通知，俟補足欠歎時，再發給正式定單，否則，以零售論，照來歎發報。

定期，須將詳細住址填明，如改變住址，或查詢未到，請註明定期號數，定期名稱，在何處定，及原寄何處諸項，以便查考。

到期如欲續訂時，請於前一月通知。

定期以國幣為準，本報現行郵票十足代價，但以一角以下者為限，外國貨幣照平市合價，不通用者退還。

如有匯款不掛號遺失等情，本社不負責任。預定期不得全在已出各期之內。

各種刊物，欲與本報交換者，請寄樣本商定。

預定期向本社或代售處辦理，書肆代售處價目一律與定期價目相同，不得妄事變更。

代售章程另定之，其額擔任代售者，請向本報經理部接洽。

外交月報代售章程

代售處除承擔零售外，並得代辦定期。代售處無論零售，或代辦定期，收費均須與本報定期價規定相同，不得妄事增減。

代售處代辦定期，每份僅照定期價扣除百分之十五為押金，歎到本社核，即給定期單，直接寄報，以省手續。

代售處須於左列辦法任擇其一，以爲履行條件之保證：

甲 拙金代售處須預繳押金若干元，在押金額內可自由請求發報，每月終結賬一次，經算銀數除應得折扣外，統須即時繳納，否則由押金內扣付。押金扣完不續交時，即行停止發報。

乙 取保 凡不能預交押金者，須於北平南苑具委實商店作保，每月終結賬一次，將本月份銷售數目連同扣淨舊歎一併開單，逕交本報經理部，或由保證處代付，遇有不清，除停止發報外，所欠之歎以合法手續向保證人索還。

現此 凡願代售本報而不願預繳押金，及在平覓保者，可用現歎交易。

代售處每月銷歎在五十門以下者，給予佣金百分之二十，（即八折）在五十門以上者，給予佣金百分之三十。（即七折）凡代售本報每月在二十門以上者，得自行刻製「外交月報社特約代售處」印章及懸牌於門首。

繳歎須用通用銀鈔，郵票代洋，以一角以下者為限，不折不扣，外埠匯歎，其匯水與郵費概由寄者擔負，如有中途遺失情事，本社不負責任。

代售處對於代售本報應負保管之責。

除採用第四條內項辦法之代售處外，經預先聲明允予退貨，郵費由承銷者擔負，污損散亂者不收。

承擔代售者，為謀增加銷路起見，所有為之宣傳費用，歸代售者自己擔負。

本報如有發報請求單，及結賬報告單，代售接洽妥協後，即寄若干備用。

異軍突起之西北權威刊物

大路週刊

第十三號要目

- 關於地方自治法規原則 (怡)
新聞檢查之時代的要求 (化)
日本人口過剩說的反駁 唯
國難聲中我國防的進路 澤
整理聲中田賦繁重的剖視 鄭健之
民族正氣文鈔述評 仲子
總發行所 陝西西安端履門七十一號
價目 零售四分半年八角全年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中國建設

第十四卷 第二期 要目

- 國民經濟建設之具體意見 顏悉達
統制聲中之森林問題 李文
我國糧食自給問題之研究 徐自昌
列強新兵器發明之鳥瞰 王冀曾
田賦征收改制之商榷 薛春浦
白蟻與木材建築 朱一清
走私與緝私 鄭力拓
價目：全年連郵二元 零售每冊二角
發行者：南京西華門西華巷中國建設協會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中央時事週報

- 論西班牙班西德西法邊境關係之局政歐視剖的關係視透的運動運動之大外國間經濟之間要述軍事經濟之間訊僑
日本政局不安的觀察 林雲谷
我國派使設領之沿革 邱祖銘
今日之經濟國家主義 陳岱孫
從對意實施制裁說到撤銷對意制裁 何炳賢
日本政局不安的觀察 陳之邁
民族雜誌社出版 上海北蘇州路一〇四〇號五樓
總經售處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生活書店

民族雜誌

第四卷 第八期 要目

- 鐵路經濟之剖視 吳紹曾
對於吾國鐵路整車貨物裝卸制度之商榷 沈奏廷
海運中之運費保險 胡繼璣
改革我國鐵路旅客列車統計之我見 許靖
公共運輸人之業務 湯心濟
及論鐵路價格率之釐定 舊慎夫
大綱之編訂 總發行所南京新街口燕慶坊一號交通
雜誌社

海軍雜誌

國際貿易導報

第八卷第七號要目

鐵路雜誌會計雜誌：中國鐵路的現代化：貨物特別運價制度之統計制度；鐵路採用貨物接送業；鐵路的面面觀；津浦線之比較與華北經濟；出一期每期三角全發行所：中華全國鐵路會；南京金川門

第二卷第三期要目

英日在澳貿易戰
最近英美資本市場之動向
日本上期貿易的逆態
美國國內外貿易局之組織及行政
日本貿易局之組織及行政
英國海外貿易部之組織及行政
發行者：實業部國際貿易局
價：零售每冊三角
定

丁增祿
李芸生

刊月國建
目要期 · 第卷五十一
學文興復族民」設建紀
議「十二年週年
中念華題
島間問題
革命黨
國美西
的礦業商
策政要紀
藏北西
要紀
牧畜北西
況概業
冊每總
大發定
預角
二洋所行
定處
局郵地各
京南
賢成
樂安街
號五里
外國圓
倍加
郵社
刊月
國建

第九卷第一期要目

南京海軍部海軍編譯處出版

所得稅實施後若干會計問題之討論 徐永祚
會計學術進展之鳥瞰 錢素君
內部牽制組織論（一） 李安素
改良中式簿記賬簿格式及其登兒法之商榷 李夢白
修訂吾國會計師公費標準之芻議 吳子澤
記帳經驗談（續完） 程廉

中美條約及公文彙纂

尹壽松編

定價國幣一元

(一) 本書搜集中美條約及公文凡七百件，所有材料：多採用官署文書，間有採用人著作者亦於條約名稱下，註明來源，俾讀者易於查閱。(二) 本書除條約合外，私所有附件及訂約後雙方關於約文之解釋或變更效力之公文，均附載於各約之後。(三) 本書對於各條約合同，有因新約成立，舊約已廢止一部或全部者，或因時效已過例應作廢者，以其常因效力問題發生糾紛，或因過去事實必須參考，均未割棄，俾供參作研究遠東問題者參考之藍本。(五) 中外約章，採其易於明瞭者用之，但官文書內之名稱未便更名考應。

(四) 本書末附載美國遠東政策重要關係文件，以作研究遠東問題者參考之藍本。

易者，仍存其舊，於書末附載中英文條約名稱異同表，用資檢閱。

本書編排依年月先後為次。在約名下分註中國年月及訂約地點。本書用二十四開紙精印壹厚冊，凡六百八十六頁。

本書乃研究中美國際關係之正確的參考資料，乃關心國際問題者未曾見過的萬有文庫，存書無多，購請從速！

增版訂中日條約彙纂

尹壽松編

定價國幣貳元

一、本書今為第三次增訂印行，添加新材料極多，比較再版約增加三百二十餘頁之多，於中日條約合同及關係文件，羅列殆盡。一、本書款式依年月先後為次。除光緒，宣統，民國三編外，更增加「第四編國際公約及互約」，將有關中日之公約，及日本與英法俄美等國所訂之互約，一一列入，俾知協以謀我之內容。全書八百四十八頁精裝一厚冊實為不可多得之參考資料。關心中日問題者不可以先觀為快。

總發行所：北平府右街連料門裏外交月報社
代售處：各省市大書房

北平晨報

華北日報

爲新時代國民必讀之報紙

銷行普遍
廣告效力偉大

言論公正，把握輿論中心；消息敏捷，特載系統通訊；

報費低廉，印刷美觀醒目；
週刊副刊，內容精采充實。

定價：本埠每月八角

篇幅：每日三大張。

十一

社址：北平王府井大街。

天津法租界二十六號路第二十七號

全年十二元

北後起之秀

華唯日報
庸報創辦至今不
過六年良以宗旨
純正消息靈通編
輯新穎內容豐美
印刷精良是以備
受社會各界所歡
迎逢星期日加出
星期畫報現裝用
最新式輪轉印報
機每小時能印報
七萬五千份

本月報讀者的大便利報局全月訂本

本月報為便利全國各地讀者起見，已向郵局登記。此後凡國內各地有郵政管理局及二三等郵局者，均可代訂。此種郵局，代辦局者，亦可代訂。請各讀者，敬希注意！價目表另定。

內門料運街右府平北：址地		郵費在內	四元七元	國外	二元四元	國內	六半年冊（十二冊）	預定	價目表
部理經社報月交外									零售每册大洋四角，國外八角，特號另定。
內門料運街右府平北：址地									各代售處均可代辦定閱不另收費
內門料運街右府平北：址地									小報的金剛
內門料運街右府平北：址地									小報的典型

廣州	南京	上海	天津
長沙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花牌樓書店	鴻文齋 岐山書社 環球書店	華北書局 錄津書社 漢書社 文具部 知行書店
成都	現代書局 民智書局 雜誌公司	現代書局 大公報代辦部 作書社 新中國書局 民智書局 上海生活書店	天津書局 大公報代辦部 博古書局
昆明	民治書局 金城圖書公司	東方書社 濟南雜誌社	上海生活書店
濟南	開封	世界派報社 四方書報社	東方書社 濟南雜誌社
西安	南陽	歡呼社雜誌社	東方書社 濟南雜誌社
青島	漢口	現代書局 大公報分館	東方書社 濟南雜誌社
重慶	太原	農民書報社	東方書社 濟南雜誌社
瀘江	青島	明記報局	東方書社 濟南雜誌社
南京	瀘江	大公報分館	東方書社 濟南雜誌社
上海	瀘江	今日出版社	東方書社 濟南雜誌社
天津	瀘江	現代供應社	東方書社 濟南雜誌社
北京	瀘江	工業出版社	東方書社 濟南雜誌社

代 售 處

後新草閱訂請

小報的金剛	小報的典型
軍	威

快報 東方

材料最豐

趣味最濃

副刊最多

編輯最新

排印最精

定價最廉

定價

大洋三角 外埠四角

社址

北平府右街運料門裏